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

主编　管志光

地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管志光主编 —北京 地震出版社,2002 3
ISNB 7-5028-2034-5
Ⅰ20 Ⅱ管 Ⅲ自然灾害—河南省—20世纪
Ⅳ X432 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8299号

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

主 编.管志光
责任编辑 刘鹏飞
责任校对.庞娅萍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68423031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72
总编室 68462709 68423029 传真 68467972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郑州中原豫新印刷厂

版(印)次 2002年3月第一版 200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40千字
印张 16 375
印数 0001~3000
书号 ISNB 7-5028-2034-5/Z·110(2587)
定价.28 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编委会

主　任：王保斋

副主任：梁宪章　于建民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合领　王晓予　韦保新　田常俊　李兴衡

李明安　李　伟　赵中远　赵友林　郝建平

徐　铁　高黎民　张抗美　张联保　崔道山

秦重义　雷战龙　管志光

主　编：管志光

编　辑：慕　明　贾英华　杨　森

防灾减灾
造福人民

任克礼题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任克礼为本书题词

前　言

1987年，联合国第42届大会通过第169号决议，确定从1990年至2000年为“国际减灾十年”，其宗旨是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以减轻由于自然灾害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和经济的停滞；把减灾工作纳入政府职能，把政府的权力变为民众的行动，争取在20世纪末减少或减轻灾害损失。我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的这一倡议，于1989年4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坚持经济建设同减灾一起抓”的指导思想。我国各级政府及人民团体、科研机构、新闻宣传等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减灾活动，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中，除做好防灾减灾的工程性措施外，如何提高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是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写《唐山大地震》而闻名的作家钱钢，原《中国减灾报》常务副总编、地震科学家耿庆国，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于1993年提出了建设“减灾文化”的倡议，并决定编辑出版《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一书，作为建设“减灾文化”的首选工程。他们的这一倡议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因为，只有文化才具有民族性、广泛性和扎根性。

1994年夏，钱钢同志来河南，就编辑出版《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一书作调研、选题。最后将1933年黄河大水灾、1942年河南大旱灾、1958年黄河大水灾、1975年驻马店大水灾入选，并分别由《中国青年报》河南记者站记者郭家宽、河南籍著名作家刘震云、钱钢和管志光执笔。其实，河南的重大灾害事件远非这些。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河南因旱灾就有“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卖儿卖女，尸横遍野，人争相食”的记载，40年代又以“水、旱、蝗、汤（汤恩伯）而闻名。每次大的天灾人祸，河南人民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历史是多元的，我们不仅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眼光去看历史，还应从灾害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影响的角度去看一部真正的“大历史”。因此，我向钱钢同志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收入一些发生在河南的重大灾害事件，出版《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使人们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做好新世纪的防灾减灾工作。这一想法，不仅得到了钱钢同志的首肯，而且得到了河南省灾害防御协会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书中的作者更是这项社会公益活动的志愿参加者，他们为了使人们远离灾难，走进了灾难，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前车之鉴”的宝贵财富。

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令人痛心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在河南人民头上。2000年焦作“3·29”、洛阳“12·25”特大火灾，许多人无辜丧生，社会各界为之震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指挥抢救，广大消防官兵、公安、医护工作者舍身忘死，生死线上大营救……本书均作了真实的记录。

灾难中故去的人们固然不可生还，而幸存的人们却永远不可忘记一幕幕人间悲剧。痛定思痛，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可以说，21世纪的人们，将比他们的先辈享受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安全，也不会一次又一次去被动地“救灾”，更不会再高喊“人定胜天”的口号。新世纪的人们，将把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用积极的防御行动，为生存与发展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空间，从而体现21世纪“以人为本”的主题。本书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第一、该书以历史为经，以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事件为纬，精选31起不同灾种的重大事件，采用纪实文学形式，真实、客观、公正地记录了灾害事件的全过程，而且场面宏大，内涵丰富，文字流畅，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是文学、灾害学、灾害历史学有机结合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第二、本书的资料来源多为作者实地调查、采访，并参考了一些事故的调查处理报告，而且有些内幕的细节是首次向外界披露。因此，该书所写内容具有权威性和历史价值。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元的河南“大历史”，是为21世纪的河南人民留下的一部历史备忘录。

第三、作者不是单纯地记录灾害事件的全过程，而是全方位探讨了灾害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冲击，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它的严重性，科学地分析了事故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防御对策。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世纪的防灾减灾工作，更好地处置突发性灾害事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第四、在组织撰写该书的过程中，有些灾害事件因史料阙失搜集有难度等原因，未能单篇写入，须留待再版时增补。为此，编者以“存目”形式，按时间顺序保留灾害的基本资料，附于书后，供读者查阅、研究使用。因此，该书也不失为一部河南灾害史料工具书。

当然，一件事情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该书能如期出版，除了作者热情提供稿件外，还得到了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南省图书馆、河南日报社图书资料室、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农牧厅、河南省社会劳动保障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河南省黄河河务局、黄河博物馆、《河南消防》杂志社、河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

挥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任克礼为该书题词。地震出版社副社长、本书责任编辑刘鹏飞同志，多次审阅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河南省地震局原局长、河南省灾害防御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许志荣，《防灾博览》杂志主编谭先锋、社长郭宗福，河南省地震局地方处原处长缪风舞，河南省信阳市科委副主任邬大勋，《郑州晚报》高级记者、编辑王嘉贵、苏勇，《农家参谋》杂志社副主编吴丽莉，《河南科技报》记者部主任张代，《大河报》记者胡杨、胡秋萍，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李虹以及丁建玲、全雷、蔡立军、王士华、董铁军、赵兴秋等各界同仁，都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帮助。在此，我一并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这本书就要出版问世了。诚恳希望所有从事和关心防灾减灾事业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同行以及广大热情的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管志光

2002 年 3 月

目　录

庚申奇荒
——1920年河南大旱　管志光(1)
癸酉洪荒
——1933年黄河大水　郭家宽(15)
荒无人烟的黄泛区
——1938年黄河花园口大堤决口　管志光(29)
温故一九四二
——1942年河南大旱　刘震云(43)
腰斩黄河大铁桥
——1958年黄河大水　管志光(79)
“75·8”劫难
——1975年驻马店大水灾　于为民(90)
豫北大地的震憾
——1978年新乡4.9级地震　张祖玺　郭　澜(135)
血肉铸起的墓碑
——1978年陇海线杨庄列车相撞　陈继红(145)
134位亡灵在呼唤
——1981年平顶山五矿瓦斯煤尘爆炸　管志光(152)
100多名中学生在这里遇难
——1985年青天河水库特大沉船事故　皇甫尚让　皇甫幼宇(162)

愚昧的火种　深重的灾难
——1987年鲁山县森林大火 …… 曹冠武　管荣光(171)
小麦大省大减产
——1990年河南小麦病虫害 …… 管志光　吕国强(177)
水！水！水！河南水贵如油
——1991年河南西北部大旱 …… 管志光(190)
世纪洪荒祸豫南
——1991年河南南部大水灾 …… 张希昆(203)
虫！虫!! 虫!!!
——1992年河南棉铃虫害 …… 管志光(227)
警报，祸起校园
——1992年河南财专780名大学生中毒 …… 管志光(235)
循着红旗渠的爆炸声 …
——1992年林州红旗渠爆炸 …… 解国记(250)
飞来的灾难
——1992年原阳空难 …… 管志光(257)
赵河，赵河
——1992年邓州市赵河交通惨祸 …… 王根义　李红锋(267)
多灾多难的小煤矿
——1993年鲁山县梁洼矿透水事故 …… 管志光(272)
喂，我所在的巷道出事啦！
——1993年平顶山十一矿特大瓦斯爆炸 …… 管志光(280)
添加剂竟成TNT
——1993年郑州食品添加剂厂爆炸 …… 管志光(291)

灾难悄悄向列车逼近
——1993年京广线列车相撞 …… 管志光(299)
金山上亮出“黄牌”警告
——1994年灵宝文峪金矿泥石流 …… 陈学军 管荣光(309)
天然:并非是“天燃”
——1995年郑州天然商厦大火 …… 管志光(314)
窃油酿灾祸
——1996年内黄县输油管线大火 …… 葛柱宇 贺德敬(321)
河南黄河滩区最大的一次水灾
——1996年8月灾后黄河滩区纪实 ……
…… …… …… 孙双俊 杜 超 李运海(326)
惊心悲怆的火难
——1999年南阳“4·15”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343)
天堂噩梦
——2000年焦作“3·29”特大火灾 …… 吴国林 李 凌(359)
小震并不小
——2000年南阳4.7级地震 …… 贾英华 杨 森 管志光(382)
世纪末大灾难
——2000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 …… ……
吴国林 李 凌 李红锋(397)
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存目 …… (447)
本书资料来源 …… …… (501)

庚申奇荒

——1920年河南大旱

管志光

时间：1920年自春至夏

地点 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受灾县60余个，受灾人口1500余万人，极贫待毙者350万人，死亡30多万人

□ 寸草不生，五谷不登，赤地千里，十室九空

□ 贩人生意大兴，方式之奇，价格之廉，令人瞠目结舌

□ 揭杆而起，土匪横行，“肉票”之多，甚称之最

□ 蔡元培发起北大赈灾会，北京各校组织募捐

□ 北洋军阀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为灾民解囊

据《清史稿》和《十一朝东华录》记载：清光绪年间（1875～1879年），在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5省，发生了一场连续四载的大灾荒，造成900～1300万人死亡。“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卖儿卖女，尸横遍野，人争相食”，其惨重程度令人怵目惊心。当时国内外人士都称其为“古所仅见”的“第一大荒年”，后世记录其为“丁戊奇荒”。

然而，事隔40年后，1920年（民国九年，农历庚申年），在同一片土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庚申奇荒”的悲剧。历时一年的灾荒导致5省317个县受灾，灾民3000万人，饿死50万人。

在这场旷古的大灾难中，河南有60余县受灾，灾民1500余万人，极贫待毙者350万人，饿死30多万人，占5省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

春秋无雨　旱魃为虐

常言说“十春九旱”。河南人民对春旱似乎习以为常了，民间谚语中就有“春雨贵如油”之说。然而，1920年的春天过后，本应多雨的夏天，仍然降雨十分稀少，烈日炎炎，禾苗尽枯，直到秋天也没下一场透雨。

一场旷日持久的特大旱灾，就这样降临在河南人民头上了。

当时，河南北部旱情最为严重，年降水量还不足300毫米，安阳、濮阳、新乡地区的年降水量更少，一般不足200毫米。在正常年景，河南的年降水量一般在600～800毫米之间，南部山区在800～1000毫米以上。而1920年河南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只有200～400毫米左右。将1920年的降水量与常年同期降水量相比较，1920年降水量至少较常年同期偏少20%～70%，农作物生长季内(5～9月)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40%～70%。

更糟糕的是河南南部13个县，1919年5月，连降暴雨，山洪爆发，白河、沙河、唐河等各条河流，多处漫溢决口，沿岸的村庄，房倒屋塌，无数的财产被洪水急流席卷而去，人畜伤亡严重。其中桐柏县淹死245人，牲畜457头，南阳县白河两岸，水涝以后，五尺到丈余的河沙，淹没良田无数；南召县沿白河60公里尽被水冲，毁耕地13万亩，淹死38人；西华县沙河南仓决口，洪水过后，霍乱盛行，死亡甚多。7月以后又大旱，秋季的庄稼收成平均只有十分之一。1920年春天，灾民盼个风调雨顺，讨个好年景，可谁知，先是蝗虫、风暴，接着三个多月，老天爷不赐一滴雨。除了早秋作物略有一二分收成外，晚秋颗粒无收。

由于这次旱灾范围广、灾情重，在河南各地的县志中，其记载比比皆是——

安阳·自上年6月始旱，持续15个月不雨，五谷不登，饥民流离失所，父老传闻，数百年来未有如此灾情之重者。内黄.旱灾，蝗虫，禾枯，民多无食。清丰.夏、秋大旱，秋苗颗粒无收，百姓遭饥荒。林县：大旱，夏秋无收，全县到山西逃荒者达50%以上，仅漆峪村就饿死数十人。济源 麦季歉收，秋禾全槁，十室九空，人民几将树皮、草根食尽，疫病大发，死亡约5000人。淇县 大旱。浚县 春无雨，早秋未播，夏蝗灾，秋禾欠收，民众无食。辉县.连续大旱，井泉枯竭，河水断流，秋麦无收，粮米昂贵，树皮草根为食，百姓颠沛流离，抛妻弃子，流亡他乡。卫辉.春、夏大旱，约10万亩土地麦收无几，秋又绝收；百姓离乡背井，卖儿鬻女，人称"光绪三年"重演。温县.夏秋大旱，粮食减产，形成饥荒。沁阳：是年，特大旱，夏、秋二季颗粒无收，成重灾。原阳·自春至夏均旱，野无青草，庄稼颗粒未收，旱情为数十年罕见。新乡：是年大旱10余月，二麦歉收，秋禾全死，赤地千里，民食维艰。修武：入夏久旱不雨。获嘉：是年大旱，麦秋绝收。长垣.秋大旱，岁歉。封丘：大旱，五谷不登。范县：大旱。密县：夏大旱，禾尽死，西至潼关，北达京师，赤地千里不止，大饥。荥阳：遇大旱，多断粮，饿死1684人；9月发生霍乱，蔓延殆遍全境，患者5907人，有一家伤及数口者。洛宁：大饥，当年灾荒严重，乡民饿死，逃亡者很多。宜阳.是年，干旱成灾，夏季薄收，秋季绝收。偃师.春夏大旱，洛河将涸，棉花枯萎。栾川：自春至秋大旱，麦、秋收成减半。渑池.夏旱，蝗虫遍地，饥。新安 夏大旱，无禾。灵宝：大旱。陕县：大旱成灾。卢氏：大旱六、七、八三个月。伊川·春季少雨，麦减产。嵩县.6月旱，灾民饥饿，流离失所。淅川：今春麦禾全生虫，夏秋雨泽稀少，旱魃为虐，秋禾尽黄萎，灾情奇重，民食维艰。桐柏 9月蝗灾.庄稼收成四成。邓州.因灾荒歉收。南召：春，百日无雨，夏、秋仍无透墒雨，特大旱。方

城:夏秋之间大旱,北境大饥。镇平:春大饥。唐河:大旱,夏秋两季籽粒无存。新蔡:久旱成灾,野无青草。确山:7、8月,盛夏大旱,秋季收成大减半。虞城:春大旱,大秋作物失种,小麦减产8成。柘城:大旱,为数十年所罕见。尉氏:秋旱,蝗虫食谷叶尽。郸城:春饥荒严重,粮价陡涨。汝州:秋发生旱灾,庄稼绝收。鄢陵:秋霍乱症发,流传甚广,死亡枕藉。

县志记载之多、之广,足见灾情之重。对完全靠天吃饭的河南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寸草不生　五谷不登

干旱,旱得出奇!

白天,太阳总是火辣辣地挂在天空,烘烤着广阔的土地,静静的,没有一片阴云,一缕凉风。空气异常干燥,稍有风吹,就会扬起沙尘满天,使人睁不开眼睛。大小河流普遍出现断流现象,露出河床。大片大片的土地龟裂,一抓一把沙土,田野漠漠,尽是不毛之地。出城远眺,赤地千里,寸草不见,树为之枯、叶为之干,数十里无人烟……

河南农村常年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谷子和高粱等。其中冬小麦和春玉米在生长期间大约需水400～500毫米。棉花生育期需水550～650毫米。从常年的降水情况来看,即使正常年景,这些地区的降水量也不能满足多数农作物全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而1920年的降水不仅远不能满足各种农作物全生育期对水分的需求,作物生长关键时期的降水量更差了一大截。

从各地县志中看到,豫东和豫南山区的冬小麦略有收成。但随着旱情加剧,气温升高,河道断流,库塘干涸,秋庄稼几乎全部枯死,没有枯死的也蔫蔫地趴在地上,叶焦枝干,一片枯黄,

手抓成沫，火点即着，颗粒无收。豫北、豫西山区、丘陵地区和水源缺乏的地方，人畜饮水都很困难，抗旱浇地更是无能为力。麦苗未出，秋禾未得播种，即有种者旋亦枯死，两季绝收，实属罕见。

当时的北京《益世报》，对旱情和灾情作了大量报道：河南自去夏以来，雨贵如金，河北彰卫怀等处绝无秋禾，豫东豫南亦有二分收成，以故今春粮价腾贵、流民日多，麦苗、秋禾均已枯槁。武安、涉县、内黄、安阳、汤阴等县，去岁刈罢之麦根，尚存田垄间，其他可想而知。刻下各处已成巨灾，饥民相聚抢粮…　又据豫绅马占樟致佛教等赈会报告的灾情，彰德卫辉20县，13个月不雨，无麦无禾，树秃草尽，道殣相望·

各地县志还记载，9月间发生蝗灾，有些地方遮天蔽日。蝗虫没食物，落地吃枯叶，飞树上吃嫩芽，与人争食。当时报纸报道灾民：乃食青草之茎，野木之皮，久久并草木而尽矣 · ·

老百姓实在熬不过绵绵不绝的干旱，无计可施，纷纷倾其所有，求神拜佛。乡村往往出现一幕幕奇怪的景观：散布乡间各处的大大小小的龙王庙，香火异常兴旺。乡人敲锣打鼓，吹着唢呐，抬着供品，来到龙王庙前，匍匐于地，嘴里呐呐有词，“老天爷，发发慈悲吧！”“龙王爷，赐点雨吧！”然而，雨没求来，倒是有的人跪下去，再也没站起来。

粮食价格飞涨　牲畜土地跌价

民以食为天。大旱造成的农业歉收和绝收，导致了粮价的飞涨。据地方县志记载，新乡、安阳一带，春夏之交，生麦1斤约值80文，到了9月，麦价每斤涨至200文。去岁小米每斤亦不过2元上下，现今（8月）已涨至四元三四毛。《宜阳县志》记载：“三月盐镇麦价每斗四千有零，银元1块，始买麦1升。

省府为了赈济灾民，要求各县知事实行粮食平粜救灾措施。“平粜”的救灾办法，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据《周礼》记载：“地方官”就有司稼的职守，用以巡田野，视察庄稼。以一年收成的丰歉来定粜价的多少，收成少就减价粜，收成多就增价粜。这样，在凶灾之年，就可周济人民急切的需要。这就是平粜政策的初始。春秋、战国年间，管仲、李悝加以补充发展，创立了平粜法。晋武帝泰始二年，诏令立平粜法，以后各朝都有实行。

一些县知事将用于救灾的赈米改为平粜，从中饱利。新乡县知事卢耀，联合粮商乘机外运粮食，进行平粜，牟取暴利，激起城关镇民众义愤。7月初，城关镇民众发起阻粮出境斗争，将火车站、饮马口码头外运粮食一抢而空，迫使省长张凤台撤掉卢耀知事之职。

与粮价飞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地牲口价跌。土地本是农民种庄稼之本。在过去，农民一生的积蓄都为了置几亩地，再有几头牲口，算为富户，可光宗耀祖。然而，在大旱之年土地似乎变得没什么用了，牲口作为庄稼人的好帮手，在大旱之年似乎成了多余而累赘之物。没有灾荒的时候，河南新乡、安阳一带，每亩地价值200串，大旱灾的1920年每亩20千尚无人过问，先前值百千者，今则10千、8千亦无人问津。牲口价格，大旱之前新乡、安阳一带每头骡约值一百四五十串，每头牛价格百余串，每头驴四五十串，而现今一头骡只可卖大洋八九元。

其实，土地、牲口卖去，农民心里好似刀割。北京《益世报》曾载有这样一件事：安阳北乡有人卖牛，将牛卖与屠户，得大洋2元。回家后人均责其不应卖与屠户。卖牛者复到城内将牛牵回，途中向牛言曰，我若将你卖与屠户，自问殊觉不忍，若将你带回，我自己尚不能糊口，何能养你？遂将笼绳等物解下，纵之使去曰，咱两个各逃性命罢。你若自投死路，与我毫不相干，言讫哭去。

饿殍载道　卖儿卖女

由于天降奇灾，野无青草，禾无收成，草木食尽，河南饿死者竟达30万人，各地县志均有记载——

济源：死亡约5000人。林县：仅漆峪村饿死数十人。鄢陵：死亡枕藉。安阳：饥民流亡失所。荥阳：饿死1684人。正阳：每天有几百人饿死。南召：饿殍盈野。西华：死亡甚多。遂平：每日从四门抬出的尸体不下四十五具。密县·死者无数。

……

1920年9月4日，北京《益世报》以“直鲁豫饥民载道”为题，报道了河北、山东和河南灾民的惨景。路透社天津2日电，接河南、山东各处报告，力称各处粮食问题极形吃紧。去年收成荒歉，今岁春秋两季又复继之以失收。至少有2000万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饿死者已有数千人之多。所有各处人民现均倚野草树叶及秕糖为生活，甚至有举家人口实无法足以图存，而阖门自尽者。此种案件已发生多起；又有多数鬻卖其所生子女，仅易代价数元；所蓄牲口以缺乏饲料，已有数千头宰杀或以贱价售出。现各处居民纷纷逃荒，迁向西北方向者已为数不少。据有经验外人之观察，谓在夏秋之交有此景象实属罕见。

11月20日，北京《益世报》又以“寒饿交迫之灾民”为题，报道：　林县西接太行山，为入山西之孔道，这里逃荒灾民络绎不绝。行至该处，有无食可觅，将幼儿抛弃峪者。为了度日，安阳南乡魏家营某甲夫妇拟将其女（19岁）售出。惧女不从，婉言探亲，以驴乘其母女，中途并驴与女售出，得洋10余元，母女抱着大哭。甲以杖击妻曰，此岂哭泣时耶，不意误中要害，其妻立死。甲大痛，奔林中自缢。又东乡某村夫妇2人，年约30余岁，携两儿赴城行乞，长约六七岁，次三四岁，乞食不得，将其长子卖去，仅得300文，

不足俱三人一餐，愤将次子投入井中。妻痛子心切，赴井而死。其夫见此情形大为懊悔，亦投入井中，一家3口同入黄泉。

当时人口贩卖兴盛一时，方式之奇，价格之廉，令人瞠目结舌！有的地方按岁数来买卖人口，15～20岁的少女，每岁1块钱，15岁以下幼女，不论年龄大小，每个售价3～5块，这些被卖出去的少女大多被富人买回去做奴仆，做姬妾，有的则被辗转卖到城里成为娼妓。5岁以下的幼女还卖不出去，抱在怀里的婴儿更不用说。养不起，又买不出，竟然把亲生子女投入河中淹死。安阳一带，贩卖妇女的办法更加离奇，是以体重为标准，已婚的按80斤计算，未婚的按70斤计，大概每斤卖当时的一百文左右，十四五斤体重等价于一块大洋。

与此同时，大批灾民外出逃荒，但途中乘车也有许多苦难。据北京《益世报》在"灾民他乡谋生"的报道中说："灾民流民出外谋生者甚众，然于火车运赴各地时，每多为地方官所禁阻，不得自由下车，迫令仍乘原车运回原处。于是灾民既寒且饥，流离道路，时有倒毙中途者……河南彰德有逃荒饥民数百口，均上货车，而如狼如虎之铁路巡警，持棍驱逐其下车，此难民扶老携幼、拖男带女进退无路……在新乡、彰德各站南北火车一到，饥民数百求钱求食。哀呼叫号之声惨不忍闻。火车既开，因争抢一钱致碾伤轧毙者有之。

揭杆而起　土匪为患

民国年间，新老军阀长期混战中原，轮流在河南执政。河南各专区、县（市）的政权也大多操纵在军阀的心腹、地方豪绅或贪官污吏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更谈不上什么防灾富民了。

大灾之年，一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揭杆而起，自封官长，成为土匪。他们抢占地盘，招摇过市，征粮派款，公开抢掠，奸淫烧

杀，无辜九人。给水深火热之中的河南人民雪上加霜，酿成大灾人祸。

宜阳：是年李老么（李万如，邓州人）、张吉臣、郭世法（伊川人）合杆进入宜阳东南部，攻打门杨镇，拉走肉票（肉票，旧时土匪强行拉为人质，借以勒索讹诈钱财。被拉走的人俗称“肉票”或“票子”。）20余，抢劫财物不计其数。7月，杆首刘武（伊川人）率40余众，打进丰村，烧房80多间。

宝丰老洋人（原名张庆，后改名张国信）。因身材高大、头发卷曲，很似洋人而得名，纠合绿林武装李鸣盛、王振等部“揭杆而起”，号称“河南自治军”，从汝州发兵西进，经宜阳、洛宁、灵宝等县，路过白杨附近张村寨要水喝，求借宿，遭守寨人拒绝，老洋人怒，积柴烧毁寨门，杀数百人。

11月4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杆首（老洋人）张庆率众数万，由确山进入泌阳，将县城围困两日后，城内派人送出500块银元，得解围。

禹州：1920年4月8日，宏威军兵变攻禹。变兵自朱仙镇来禹，在无梁、石门一带劫人掠物，数十家遭害。7月直系军阀阎相文旅驻禹两旬，强迫禹人供应粮草，价值9000多元（银元），走时又勒索2万元。8月禹县购枪500支，装备各里所养自治团500名团丁。

内乡：春，卢氏杆首杨木杆等10余杆八九百人，活动在北部山区，黄沙河、万沟被焚掠者数十家。5月26日，天平寨被杆首薛兆林、樊金川攻破，枪杀11人（男5女6），掳男女票33人，烧房120余间。10月，杆首吴凤山攻破师岗寨，掳男女肉票100余人，全寨1/3房被烧。11月24日，北二区（赤眉）牛广寨（狼窝寨）被杆首李成彦等攻破，抢杀6人，拉男女肉票30余人，烧房200余间，后又潜入兴隆寨，抢杀3人，拉男票13人，烧房300余间。

淅川 1月9日，杆首吴凤山、艾松年、张凤台率部千余，攻西

峡口未克，转攻上集，激战一夜寨陷，保卫团副团总杨春藻及团勇10余人战死，拉走肉票100人。

南乐：腊月二十八日，梁庄民团局子班长李启明到马庄勒索民财遭农民抵制，李向北召"守望社"（民团武装）谎报"马庄有土匪"，致使马庄史振山等7名无辜农民被打死。

以上均摘录自各县县志。旱灾加之匪患，更使百姓生活火上浇油。

然而，当时的新闻披露：河南出现了报灾不准过三分、报匪必须肃清的规定。豫人向报纸投稿说，今年灾区甚广，直、鲁、豫、秦、晋5省都是两季未收，哀鸿遍野，四方流逃，京汉、津浦铁路各车站饥民云集。最可笑可痛的就是河南。河南豫西豫北为灾区，豫北旱灾过于豫西，而匪灾则轻10倍。豫西各村各市受兵匪燹惊的妇女老幼坐道旁哭者处处都是。而豫军民两长，通电豫西各县知事，报旱不准过三分，报土匪则曰肃清。

河南灾荒以彰德为甚。时值隆冬，天降大雪。北风凛烈，皮骨为寒，饥民冻饿而死者不可胜数，加以土匪到处抢劫，动辄数百成群焚烧民房，闾阁为墟，无一幸免者。阴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早五点钟城西北乡稻田村忽有五六百土匪闯入。当时大雪纷飞，火焰与雪光相映，鸡犬无声，任斯掳惊。抬去男女肉票不知其数，有少妇而有孕者，亦被拉去，泥泞血迹惨不忍睹。同时又到龙村庄村，其惨状较稻田村更甚，有被打死者，有架去者，全村房屋之未被烧者仅剩3家。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水冶驻防之陆军，某某二连长带领一二百名到众乐村，逢门就进，见物就抢。小户人家有掩门者，则用石头撞开。居民敢怒而不敢言。

《饥民与军阀之比较》一文则概括了饥民之苦，军阀是怎样发财的，以及各自的心态：

我国今日最苦者饥民也，最闹者军阀也。然以我屑稽的眼光观察之，则其中有相同之点，兹试列比较如下：

饥民吃树皮，军阀吃地皮；饥民卖儿女，军阀卖国；饥民做逃荒，军阀做逃将军；饥民向富家乞食，军阀向中央索饷。

饥民但求一饱，军阀但图中饱；饥民抢饭盘，军阀抢地盘；饥民成群结队，军阀营私结党；饥民面目黧黑，军阀心肠黑；饥民似野田哀鸿，军阀似深山饿虎。

饥民不得食，愤于忍饥挨饿；军阀办交涉，愤于忍辱含羞；饥民逃难，托庇于慈善团体，军阀失败，托庇于外人势力；饥民日日预备作饿军，军阀日日预备作亡国奴。

募集捐款　赈济灾民

"灾荒！灾荒！赈济灾民！"，在一片"赈灾"的呼救声中，各种赈灾组织相继成立。如全国急募赈款会、各省急募赈款会、北方救灾总会、华北赈灾会和北方工赈协会等。与此同时，民间也成立了各种赈灾组织，如游艺急赈会、佛教筹赈会等。这些赈灾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募集捐款、赈济灾民活动。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捐 1 万元，北洋军阀段祺瑞自"安福系"败，颇抱消极态度。近日因 5 省灾民生命堪虞，段氏不忍灾黎之嗷嗷，特捐款 5 千元以作赈济，函请内务部代为散放。

北京政府代理教育总长范源濂曾通电各省教育团体及南洋各埠华侨，在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发起全国募赈款大会期间通力合作，并就本地情形商定募款办法。届期教育行政人员及学校教职员应量力捐助，各校学生倘能节省零费，集腋成裘，唤起对灾民休戚相关之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发起了北京大学赈灾会，筹集捐款数千元实施于民。清华学校教职员工曾三批奔赴灾区救济灾民。北京各校学生还组织了"旱灾纪念日"(12 月 27 日)，开展多种形式的募捐。

1920年的大旱灾给灾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在世界上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经商议成立了国际统一急募赈款大会，自2月20日至28日为全世界统一劝募急赈之期。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在各灾区内，将教会机关作救灾公所，并请学校人员出面相助。

美、英、法、日、意、西班牙各国在华公使，除筹商赈济办法及捐助外，还向本国政府要求协助，以惠灾黎。

与此同时，河南各地的赈灾工作也全面展开。河南省公署在开封成立了"河南灾区救济会"，并设分会于各县，共计发放出赈款350万元。这些赈款大多来自美国赈款顾问、加拿大救灾会及北京赈务处财务委员会之附加税。办赈人员中有西方国家妇女和传教士200余人。各县分会办赈三人中也必有一个洋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七月，"河南灾区救济会"改组为常设机构——河南华洋义赈救灾会。

河南省的赈灾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施粥。这是临到灾荒时所实行的一种最急切的办法。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礼记》就有"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饥者而食之"的记载。汉代时施粥赈济已成为救灾的普遍措施，屡有诏令颁布。宋以后，施粥办法推行更盛，明代还建立和推广了粥厂制度。清代和民国继续实行施粥政策，政府及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公团，每遇大灾时，都要设置一些粥厂、粥棚。1920年，河南各县知事按这一贯例，设粥厂放饭。

二是常平仓：常平仓的作用在于平谷价。就是在丰年谷贱的时候，政府用较高的价钱籴入，广为收贮；等到凶灾年谷贵时，使用较低的价格，供民间籴买。这样一出一入之间，也可稍获微利，用以充常平的基金，是各朝共同的办法。据密县、内黄县志记载，县知事奉令变卖常平仓告，办理平粜。

三是捐义仓：即富户出钱集资购运粮食，只加运费卖给灾民；还有者吃富户"围饭"。《邓州县志》记载：饥民群集厚坡，吃富

户唐景勋“围饭”，至芒种节，每日就食日二、三百人。

不论政府施粥，还是办理常平仓，因受灾面广、灾民多，加之地方官员、土豪劣绅敲诈勒索，从中渔利，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奄奄得毙者甚多。

当时的报纸报道了郑州的情况：郑州为东西南北要道。陇海铁路总局路员，见灾民来郑无地安置，难民扶老携幼，露宿于荒郊旷野，以至柳阴垄畔，轨上桥边到处都是，而天公有意恶作剧，连旬露雨缠缠，北风助虐，饥寒交迫，妻号子哭。路局员司目击此惨状，深滋不忍，乃集议稍筹绵薄，从速筹资救济。遂由某路员等想出一法，力避强迫抽薪手段，自由捐助，制木箱数个悬挂局中各处，员工捐款不拘多寡随意投入，日开一次，并推专人收存该款，积至若干元即兑换铜元，散发给灾民。首先给妇孺病老，然后分发余众。该路外国职员见灾民惨状，打破种族之见，不分国界各捐薪水一月或半月。总工程师卜尼威首捐200元，其余亦踊跃捐出。

天降大雪　旱情结束

据《辉县志》记载：十二月，大雪，深三天有余，地裂入指，人鸟冻死者甚多。《林县志》记载：冬，井水结冰，屋里结霜刺2毫米；大雪，平地积雪670毫米，房屋被压塌。《鄢陵县志》记载．冬大雪严寒，平地积雪二、三尺，地面崩裂，树多冻死。《新乡县志》记载：十二月初大雪，积雪二三尺，雪后奇寒，地面裂缝盈寸，果木树被冻死，素称暖河的卫河结冰，田野路沟尽被埋淹，交通断绝。

……

往年冬天，人们盼个“瑞雪兆丰年”。可这一年的阴历年，这场大雪更把无数的灾民推向了无底的痛苦深渊。饥寒交迫，冻僵冻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随着这场大雪的降落，这场历时一年，覆盖范围之广的“庚申

奇荒”终告结束。

后来，据有关专家分析，造成1920年大灾荒年的原因有四：一是久旱不雨；其次是人口剧增，造成人地比例失调，现有耕地不能养活剧增的人口，而由此引发的毁林开荒的做法又造成了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导致水旱灾害频繁；三是外国列强诱使农民弃粮植棉植烟，甚至种植鸦片，造成粮食储备不足；四是军阀、土匪的割据混战和当政者的腐败致使民众蒙受天灾之外，又遭人祸。

癸酉洪荒

——1933年黄河大水

郭家宽

时间.1933年8月

地点:黄河

灾种:洪水

灾情:22000立方米/秒特大洪水。黄河决口50余处,6省65县受灾,受灾面积达8637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64万,淹没村庄9224个,伤亡人数18293人,总毁房屋168万间,损失庄稼1280万亩,损失牲畜63639头,损失2 3亿银元;是为20世纪黄河决口重灾之一

□ 流尸千里,水平黄河铁桥
□ 开封惊恐万状 等待黄河大决口的一夜
□ 洪水从四个城门同时灌进城内
□ 一只獾打的一个洞,使山东22个县被淹
□ 土匪混战扒大堤,水淹300里

公元1933年,夏历癸酉年。

在中国现代编年史上,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与痛苦,灾荒与饥馑,鲜血与眼泪的年头·

1月3日,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的日军,又进一步侵占了东北通向华北的门户山海关,屠杀中国军民3000余人。

3月9日,日军占领长城喜峰口阵地,平津一带受到严重威

胁。

8月，一场数十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溢出了河槽，冲决了堤坝，使数百万人民遭受了一场奇惨的洗劫。

这就是1933年的黄河特大洪水。

百年罕见的暴雨

地处黄土高原的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历来是旱魃逞凶施虐的地方。

从1927年开始，这一带连年遭受旱灾的袭击。然而，1933年，龙王却将旱魃从这里赶了出去。从7月下旬开始，黄河中游地区连降大雨，一时间，山洪怒发，河水横溢，饱受旱魃之苦的人民又被龙王玩弄于股掌之间。

8月5～10日，黄河上中游又出现了两次暴雨过程。8月6日，陇东首降暴雨。雨区迅速向东北偏东方向发展，晚间至7日凌晨先后在泾河、渭河中上游及陕北的清涧、大理、三川等河区连降暴雨。7日雨区扩展到晋中。8日雨区呈斑状分布。9日至10日，渭河上游和泾河中下游又出现了两次暴雨过程。

这两次降雨的范围是黄河中游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清涧河的清涧站，5～8日4天内降雨达255毫米，无定河的绥德站，8月6日一天降雨71毫米，渭河中游支流散渡河当地居民回忆说："民国二十二年雨很大，像提着桶倒的一样，使人很害怕。"

短短5天时间，两场百年不遇的暴雨铺天盖地地倾倒在无遮无盖的黄土高原上，汹涌的洪水挟带着大量泥沙，顺着千沟万壑汇入黄河各支流，一时间各河暴涨，河水横流，各暴雨中心区内，一般都发生了近50～100年间的最大洪水。

黄河膨胀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大诗人李白当年以豪雄无羁的气势写下这千古绝唱的时候，无意中竟道出了黄河的一个可怕趋势。

黄河中游流经土层丰厚而又缺乏植被保护的黄土高原。无数条河壑和大小支流撕咬着高原裸露的肌肤，携带着大量泥沙汇入黄河，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平均每年要将16亿吨泥沙搬运到下游和海中。在正常情况下，平均每立方米黄河水中即有35公斤泥沙。黄河进入河南孟津以后，渐达平原，流速减缓，河道变宽，水中泥沙，渐渐沉淀。天长日久，河底逐渐高出平地，全靠两岸在堤挟持，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悬河”。因此，黄河下游一旦决口，便应验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自高而下，瀑布般倾泻下来，除非拚力将决口堵上，否则河水绝不会归入河槽。千百年来，黄河下游河道便在北至天津、南至江淮的广大范围内滚来滚去。这也便是黄河水患远远甚于其他各河，而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心腹大患的原因。

8月5～10日黄河上中游地区的两次暴雨过程，使黄河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特大洪水。9日。黄河干流洪峰与各支流洪水遭遇，在陕县形成了220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峰，为1919年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的洪水，与历史上能够定量的洪水相比，仅次于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36000立方米/秒)和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超过30000立方米/秒)的大洪水。

滚滚洪水流入下游河段以后，部分年久失修，低矮单薄的大堤承受不了巨大压力，或漫溢，或溃决，遂在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四省演成了一场数十年罕见的大水灾。

平汉铁路中断十天

8月10日，洪水首先在黄河桥以西北岸温县境内决口。

温县历来没有大堤，一直到1916年才开始筑了一道土堤，堤身不高，基础也十分薄弱。当大水到来以后，很快漫溢决口，堤以北东西40余里，南北20余里范围内，均成泽国。计淹毁农田20万亩，倒塌房屋2万多间，受灾人口达2 7万多人。温县百姓于无法之中，无不焚香叩首，恳求大王保佑，县长亦应民众要求，如水退落，许戏三天。

9日夜12时，平汉路（今京广铁路）黄河铁桥处河水飞涨8尺，水面与桥身相平。这座铁桥系由比利时工程师设计，于1904年建成，桥长10华里，共102孔，到1920年保险期已满。由于无钱进行重大维修，每年只是向桥基下抛投石块，并禁止重载机车通过。洪水到来之后，第1～29孔几乎完全被泥沙淤满，第68孔被冲坏，第77孔被冲向东偏移20厘米，铁路运输遂告中断。

黄河铁桥北端有一段路基伸入河中，洪水到此受阻，从而在北岸詹店大堤出水。詹店车站被冲毁殆尽。车站附近有一邮局，洪水到来时，邮政局长闻声两腿发颤，竟不能行走。邮局职工急忙架着他，刚刚跑上附近一个高地，回头望时，邮局已被洪水吞没。

南岸的南阳车站平地水深8尺，汜水县全县一片汪洋。据当时报纸报道，有十几艘搭救难民的帆船，因浪大沉没，船上难民全数灭顶。

詹店附近的农民为让洪水尽快向东泄流，将铁路挖断8处，并把桥头路基挖开一丈，水始见落，而詹店大堤幸免决口之患。

经全力抢修，黄河铁桥于8月16日勉强通车。仅一天后又发现第58～82孔桥墩动摇，南北交通第二次中断。经向桥墩抛石加固，才又于21日恢复特快列车通车。但所谓通车，只是将机车停在两岸，用人力将车厢一节一节推过桥去，到对岸再挂上机车继续开行。

开封市民对小死蛇顶礼膜拜

黑岗口位于黄河南岸，距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25华里，历史上就是一个重要的险工地段。黄河平时的水面就比开封高出8尺，洪峰到来时就更是可想而知，一旦决口，如向穴中注水。10日夜，洪水距堤面最险处只有三四寸，堤坝多处塌陷，情势万分危急。河南省主席刘峙急忙派出500名保安队，10辆汽车，40辆大车协同民工上堤抢险，并亲往大堤，通宵督饬。黑岗口所存石料，居然还是清朝时所购置。由于水流湍急，抛下的石块旋即被水冲走，石料很快不敷应用。马上通知巩县装运石料，4艘帆船过黄河铁桥时竟有3艘沉没，只有一艘到了黑岗口。

当夜10时左右，河南《民国日报》发出号外，开封全城顿时哗然，所有娱乐场所为之一空。历史上开封曾数度被黄河淹埋，每到伏秋大汛，当地人便惶惶不安。午夜时分，公安局通知市民准备万一，如有险情，则以鸣炮和撞钟为号。全城空气紧张异常，河务局电话无一刻间断。人们纷纷涌向楼层高的公共建筑避难，龙亭、河南大学等处拥挤异常，汽车喇叭声，人群嘈杂声彻夜不绝。铁路职员家属都坐在铁闷子车内，机车升火，随时待发。

第二天，兰封县（今兰考县）小新堤决口，黑岗口水位开始回落，开封险情才告缓解。

13日上午，人们在南城墙搬运沙土时，发现一条小蛇，黑质红章，长半尺左右，有迷信者指为司水的“朱大王”，将其供奉在南关

八角亭内。消息传出，全城男女纷纷前往拜祷，城内各杂货店的祭祀品顿时销售一空。午后小蛇已死，省河务局又觅蓝呢轿一顶，将死蛇抬送到城北柳园口，供人焚香祈拜，并演戏三日酬神，以求避免水灾。

省政府秘书长方其道后来说："查此蛇系一小死蛇，本府以际此筑坝防河工作紧张之时，为安定民心计，未予制止。开封之脱离危险，又岂在此乎。"

徐州城虚惊一场

黄河铜瓦厢改道以前，是从兰考县循东南方向，经由砀山、徐州、宿迁等地，从江苏滨海县入海。1855 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今兰考县境内北岸铜瓦厢决口，全河夺溜，先折向西北，然后折向东北，绕了个 S 形后，循现今河道从山东省大清河入海，这就是历史上黄河最近一次大改道——铜瓦厢改道。黄河改道以后，由于故道河床较高，口门处极少漫溢，向来不为人注意。后来当地农民为保护故道内的庄稼，才在口门处筑了一道一人多高的民埝，名为小新堤。

滔滔洪峰自东而来，低矮单薄、土质疏松的小新堤根本抗御不了大洪水的冲撞，11 日凌晨 2 时左右，在南北庄处小新堤漫决，口门宽达半里，一丈多高的水头挟带着令人恐怖的呼啸声冲入故道。自铜瓦厢改道以来，故道内已 76 年无水，经农民逐年耕种，已大都变为农田，洪水袭来，故道内的庄稼、房舍、人畜尽付东流。

水入故道最危险的是徐州。在改道前，徐州城西、北、东三面临黄河，河面高出地面丈余，大堤早已残破不全，徐州城墙又已拆除，无险可守，其危势不亚于开封。小新堤决口后，徐州城锣声震天，紧张万分，当地驻军和民伕一起抢修大堤及城墙缺口，全城麻

袋、蒲包被收购一空。

8月17日晨，高一丈二的水头到达江苏丰县高寨，由于此处大沙河比黄河故道低一丈多，大部分洪水涌入大沙河，经丰县、沛县，向东北奔昭阳湖而去，徐州及陇海、津浦铁路的威胁才告解除。

进入大沙河的洪水，在丰、沛两县均造成漫溢，部分农田、村庄被淹。这一路洪水由于基本未出老河槽，没有造成太大损失。

“大意失荆州”

8月11日上午9时，小新堤以下考城县境内的四明堂圈堤溃决。

此处曾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决口，由于决口处被冲成深潭，只得在西面滩地上筑成一道半月形的圈堤。圈堤面临河水，背临潭坑，是南岸十分薄弱的堤段。

决口之前，堤顶已开始漫水，考城县长张育之接报后骑马上堤视察。此公是江西人，从未领教过黄河的厉害，一看漫水并不大，竟说：“还没有我们南方放鸭子的水大。”并嘱百姓不要紧张。及至他回到县城不久，四明堂圈堤即告溃决，口门宽约半里。汹汹洪水由高而低瀑布般倾泻下来，水头由西向东直冲考城，所过之处，村庄、人畜、田禾席卷殆尽。由于考城县毫无准备，洪水由四个城门一起灌入，县城水深六七尺，城内除文庙大殿和城隍庙戏楼外，房屋全部倒塌，人们或上树，或逃往旧城墙避水，来不及逃避者或淹死，或被倒塌的房屋砸死，其状极惨。监狱内的犯人淹死、逃亡40多人，其余用木筏转至高处。县府所有案卷、钱财均被冲没，被迫迁往距城3里的何庄办公。树上的人久等援救不至，不少人又因饥疲落水而死。10天以后，进城仍需撑船，到处腥臭扑鼻。

这一路洪水由考城向东，直扑山东曹县、单县、定陶、成武，然

后向东北经金乡，再向东南经鱼台，夺旧运河入南阳湖。曹县县城西、南、北三面10里内外尽被水淹，村庄大多被水包围，平地水深三五尺不等，全县被淹面积达百分之七十。单县、定陶、成武等县受灾也十分严重，成武至济宁间平地水深数尺。陆地可行舟。

獾狐洞酿成大患

四明堂以下的小庞庄地处黄河南岸，今属山东东明县，当时属河北省长垣县管辖。这一段堤原系1877年（光绪三年）在山东境民埝基础上修筑而成，故名山东小堤，一直由山东民修民守。1923年，冀鲁两省议决收归官守，每年修守费由两省分担。但从1926年以后，山东方面经费未照拨，民伕亦不上堤，洪水到来时，堤上竟无人看守报警。由于年久失修，堤内常有獾狐打洞，隐患甚多。据当地群众反映，当时漏水的洞内曾跑出一只獾来。

8月12日，小庞庄圈堤溃决，不及一时，庞庄西北的大堤也告漫决，初决时口门宽20丈，后经大浪淘刷，宽及3里。洪水经长垣、东明、菏泽、郓城、巨野、嘉祥等县入南阳湖，历时一月才断流。

东明县全境有一半泡于水中，近堤一带为水势所汇归，深达丈余，到大堤上避难的灾民多达数万，食宿俱无，惨苦万状。县城四面被水，交通阻绝月余，只是由于拚力防堵，幸未进水。菏泽县城被洪水团团包围，四面一片汪洋，城外水深一丈有余，西、北两面水宽数十里，全县被淹面积达五分之四。难民纷纷逃往县城，缺粮缺水，嗷嗷待哺。鄄城县、巨野县城均被洪水包围。菏泽至济宁的公路仅见路旁的树梢，汽车路变成了行船道。

这次各路洪水大部流向鲁西，山东省受灾县达22个，损失十分惨重。省主席韩复榘一方面致电中央，要求拨款，一方面在省内筹集资金，施放急赈，另外，还派出钢甲车到济宁接运难民。哪些人能乘钢甲车到济南避难，已无从查考，但一般平民百姓大概是无

此荣幸的。

黄河差点又一次改道

这次洪水，决口最严重的是长垣县（今河南省，当时属河北省，境内的黄河北岸，从石头庄至大车集间21公里的堤段上，共有大小决口33处，尤其是香亭、燕庙、石头庄三大口门，水流湍急，溜势几夺全河，长垣是这次洪水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县。

如果说洪水纯属天灾的话，那么长垣县的水灾则是与人祸交织在一起的。

大水到来的前几天，长垣县匪首姬七纠集数百名土匪围攻石头庄以北的铁炉村，久攻不下，姬七于8月3日晚在石头庄将黄河堤扒开，打算水淹铁炉。这时水势不大，口门过水不多。姬七听说长垣县的团队要出兵来围剿他们，于是在这口门以南约70米处又扒开一口，以加大过水量，企图既淹铁炉又拒官兵。此时水势回涨，两口门不断扩大（北口门约40多米，南口门约70多米），待团队赶到时，已无法渡过，姬七等闻风逃窜。

河北省黄河河务局得讯后，派出河兵30多人堵复土匪扒开的口门。由于河水回落，口门水深尚有2米多，工程进展比较顺利，只5天功夫就闭合。

8月10日，口门复土离堤顶只有几十厘米时，大洪水突然来临。河兵们在堤上眼看着堤边水位上升，洪水像开了锅似地往上翻腾。尽管拚力加快运土，但也没有赛过洪水上升的速度。当晚后半夜月亮升上头顶的时候，刚刚堵上的口门被洪水冲开。大水奔涌而出，不多时就冲开数10米，很快，两个口门相距只有10多米了。

黎明，河兵们站在堤顶望去，只见堤里堤外一片汪洋，大小村庄只露树梢、屋顶、草垛，木料、箱柜、牲畜满河漂流，有时还能见到

人的尸体。

据长垣县志记载，香亭及石头庄一带，“两岸水势皆深至丈余，洪流所经，万派奔腾，庐舍倒塌，牲畜漂没，人民多半淹毙，财产悉付渡臣，县城垂危，且挟沙带泥淤淀一二尺至七八尺不等。当水之初，人民竟趋高埠，或蹲屋顶，或攀树枝，馁饿露宿。器皿粮食，或被漂没，或为湮埋。人民饥寒之后，率皆挖掘臭粮以充饥腹。情形之惨，不可言状，被灾区域…… 约占全县十分之九，实为长垣空间之大灾。”据报纸报道，有一棵大树上，竟攀援了 60 多人。有一妇女，一手抱小孩，一手牵牛，俱被淹死，死后竟仍未撒手。更惨的是，由于洪水时水中含沙量极高，水退后村庄土地全都淤埋在泥沙之中，有些地方淤淀厚达两米多，只露出屋顶和树梢。由于北岸洪水流势凶猛，淤淀层多系流沙，少有粘土，水退后仍不能耕种，被毁耕地约占全县三分之一。有些侥幸未被淹死的人，水退之后竟又被饿死。

这一路洪水，由长垣向北直灌滑县、濮阳，为金堤（东汉时遗留下来的一段黄河旧堤）所挡，折向东北，经山东聊城阳谷、东阿，由陶城埠回归正河。整个北金堤之间长 300 里、宽数十里的广大范围，均成一片泽国。要不是为北面金堤阻挡，受灾范围还要更大。

与其他几路洪水相比，这一路洪水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

滑县被淹范围南北长 90 里，东西宽 50 里，水深丈余，占全县面积的一半，受灾人数达二三十万。濮阳被淹范围长百里，宽 10 余里到 50 余里不等，水深四五尺至一丈多，占全县的三分之二，受灾人数达 26 万余人。洪水过处，只有十几个村庄垮寨未被冲毁，其余悉付洪流。10 天以后，从飞机上观察鲁西灾情，汪洋一片，只见树梢，不见村庄。

洪水过后，水势回落，其他口门逐渐自行断流，只剩石头庄一带四个口门仍继续过水。直到 8 个月后口门复堵合龙，这一路洪水才算最后断流。

冯楼堵口成功

8月30日，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123次会议，讨论救灾事宜。决定成立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以内政、财政、实业、铁道、交通各部部长、赈务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主任、卫生署长为常务委员，财政部长宋子文领衔任委员长，并决定拨款400万元进行救灾、堵口和复堤。

洪水横流之际，黄河水利委员会于9月1日在河南开封成立，李仪祉危难受命，出任"黄委会"第一任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李仪祉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水利科学家，是我国由古代科学技术进入近代科学技术治河的开路人。

1933年长垣大堤北决，金堤临水，东趋陶城埠，仍回归大河，李仪祉从中看到了金堤的阻水滞洪作用。大水之后，倡议并主持了修复金堤的工程。自河南滑县起，经濮阳县以迄山东东阿陶城埠东官堤民埝交界止，一律培修完竣，计长183 68公里，堤顶高出1933年洪水位1 3米，顶宽7米。直到今天，北金堤之间仍是预防黄河特大洪水的重要滞洪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接替科学家李仪祉担任"黄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的，竟是一个不学无术、专以扶乩定行止的官僚政客孔祥榕。

孔祥榕的后台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虽然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山西人，但二人却认了孔姓的同宗兄弟。1933年大水后，孔被任命为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工赈组组长，参与了长垣县冯楼堵口工程(即石头庄一带的四个口门)。

孔祥榕不懂水利，又迷信至极，但"水运"却颇好，他参与的几次堵口工程，基本都获成功。每次主办堵口工程时，他都要在工地设立临时"大王庙"，庙里敬奉的"大王爷"、"将军"，都是些从水里

爬出的蛇、蛤蟆、老鳖、蜥蜴等东西，不仅尚飨馒头、肉菜，有时甚至还要搭台唱戏。孔祥榕既迷信鬼神，又迷信吉凶祸福，极讲忌讳。当时开封宴席上有一习俗，上菜之前先上一道汤，谓之“开口汤”。孔忌讳“开口”二字，认为“开口”就意味着黄河决口，于是改为“安澜汤”。堵口时，他要在水边念念有词，并向水中抛下所谓“镇海砂”。身为政府要员的这些愚妄行为，使他周围的人甚至下属都哭笑不得。

此公虽说迷信无知，但有一个长处，即对下属老河工比较宽厚。在冯楼堵口工程中，发生了一次事故，七八名工人落入水中，杨庆坤、耿高升2人淹死，其余几人死里逃生。这样一来，在工人员都很害怕，没人再敢上工，眼看工程被迫停顿。这时除河务局多方动员安抚外，孔祥榕对落水死难人员重加奖抚：死者每人抚恤3000元，并封为“将军”，建庙供奉。对未死者也给予优厚奖励，如给王德安、张得功2人各佩带光荣牌一枚，令所有在工人员不分官兵，包括孔自己在内，见了王、张二人都必须立正致敬，因之这种光荣牌又被称之为“立正牌”。经过这些鼓励措施，工人才又复工，直至把口门堵塞合龙。堵口坝上因建有“杨耿将军庙”一座，大坝亦被称之为“杨耿坝”，至今当地群众仍简称为“杨坝”。

韩复榘刘峙大打笔墨官司

当时的山东省主席是原冯玉祥部下，后又归顺蒋介石的韩复榘，河南省主席则是蒋的嫡系刘峙。从当时报纸的报道看，韩复榘救灾的舆论和动作明显大于刘峙。

水灾发生后，刘峙曾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请求中央速拨巨款，“以拯孑遗”。同时通令政府各机关公务员捐薪3个月。韩复榘则“迭电中央”，口气似乎也强硬得多：“…… 堵口方法，有款即能着手，并非难事。中央如惜此小费，延迟日月，固与一般安富尊荣者

无所影响，然号称国家主人翁之民众，竟令长处于波涛汹涌之中，欲求一干净之土，糟糠之粮，尚不可得，凡有血气，能不痛心。或有谓榘系军人，性情太急，实则黄河决口，在一省固是大事，在全国则筹数百万元，救数千万人，论事似不甚难，论理尤无可缓　·复榘自闻水至，废寝忘食，一介武夫，罔知忌讳，用敢披沥直陈，伏乞原谅采择·· ·"甚至表示"如中央无办法，以去留力争。"同时，韩复榘在省内也采取了一系列减政救灾措施：自8月份起，省府办公费月减3千，各厅办公费月减5百，公务员月薪50元以上者发八成，各县办公费亦发八成，5月内为期；又自9月份起，灾区公安局、民团人数减一半，建教费停发，市长及区内职员，月薪减半，6月为期，以便节款赈灾，裁撤实业厅；对省府三周年纪念决不扩大举行，亦不演剧，只行普通纪念等等。

至于两人对中央态度的差异，知情人分析说，主要因刘峙是蒋的嫡系，要钱比较容易，而韩复榘要钱则要困难多了。

8月26日，报纸刊出一条轰动全国的消息：鲁西灾民代表电呈中央，豫省主席刘峙以邻为壑，拥兵决口，请究河决责任问题。其电云："·　追源祸始，情难缄默　·　决堤出于土匪，无可奈何。乃无独有偶，豫主席刘峙公然派队一旅，至兰封以护堤为名，决堤大灌。兰封河堤即当夜决口，洪水横流，灌注鲁西菏、寿、范、曹、单、郓、巨、濮、鄄、曹属十数县及济宁一带，并东阿东平等处，水势奔腾，骤成巨灾　·　似此方面大员弄兵决口，以邻为壑，视民命为戏，真历史奇闻，民族败类，如不惩治，纪纲扫地　　"

此消息一出，全国震怒，舆论大哗。刘峙一方面致电蒋介石、韩复榘辩诬，要求中央派人彻查；一方面通电全国，也在报纸上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河南省各社会团体纷纷发表声明、通电，对山东的指责表示义愤填膺，"所谓代表，恐系受人利用，别有怀抱。"

实事求是说，刘峙是冤枉的，且不说没有此事，即便就是派兵

掘开了兰封大堤，洪水也只会循故道东去，决不致淹到菏泽、巨野、郓城，更不会淹到范县、寿张、东阿。鲁西的“灾民代表”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但究系受“何人”利用，就不得而知了。

这场喧腾一时的吵闹，最后以蒋介石一纸息事宁人的电报而告结束：“剑政电悉，既据电韩主席查究，事实俱在。报载谰言，不足介意也。”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当时不完全的调查，这次洪水共有 6 省 65 县受灾，受灾面积达 8637 平方公里，受灾人口 364 万，淹没村庄 9224 个，伤亡人数 18293 人，总毁房屋 168 万间，损失庄稼 1280 万亩，损失牲畜 63639 头。

荒无人烟的黄泛区

——1938年黄河花园口大堤决口

管志光

时间:1938年6月9日

地点·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

灾种·水灾

灾情:89万人死亡,391万人外逃,淹耕地177万多亩,经济损失10917 62万元

□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为了阻止日军西进,悍然掘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使黄河水奔腾直泻,夺淮入海,人为地造成了一次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大浩劫、大灾难

□ 大水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呼号震天,悲骇惨痛,横尸遍野。豫东、皖北、苏北大片大片的土地成了荒无人烟的"黄泛区"!

□ 复河复堤,反蒋抗黄,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掘口"和"归口"成为黄河历史上的两次重大事件

如果说天灾尚属人们难以避免的话,那么人祸则是令人切齿的罪恶。在近代中国水灾史上,黄河"花园口决口"即为最痛苦的一章,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89万人死亡的大浩劫,而且是因为这一浩劫竟然是人为所致。灾难中故去的人们固然不可还生,而幸存的人们却永远不可忘记这幕人间悲剧。

花园口扒口经过

本世纪30年代，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大举进攻。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严禁东北军抵抗，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1937年7月日本进攻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8月13日在上海发动进攻。两地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从此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然而，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抗战后，蒋介石军队却节节败退。

1938年5月豫东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向西溃退，6月日军攻占开封后，准备夺取郑州，为进攻武汉创造条件，此时，在武汉抗战大营里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在陈布雷的安排下，他急忙飞往郑州，在第一战区长官部新址——陇海铁路局24号宿舍下榻。

蒋介石立足未稳，第一战区就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5月23日，日军攻陷开封。蒋介石没听完就火了：“你们的部队，都是干什么吃的！”随即命令其护航飞机，“马上前往侦察，看看土肥原的兵将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么厉害！”但他很快得到急报，说他派出侦察的飞机，全被日军击落。蒋介石怒火冲天，立即把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叫来，大声命令道：“你去告诉程长官，我要到开封去指挥作战！”

程潜得知后，这位颇具修养的老将军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土肥原这个秃驴，哪用委员长亲自对付，我们去！”

在抗战之初，蒋介石曾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负责平汉线方面的作战，但一败涂地。不得不找了一套客观理由，把烂摊子丢给了程潜。程潜花费了很多心血，也没能使平汉线方面的战局从根本上改观。说心里话，他也想利用这一机会在战场上干出点名堂，叫老蒋看看他这员老将乃非等闲之辈。

土肥原任日本关东军特别机关长，对我国情况相当熟悉，深受

日本军界器重，一流的奸滑将领。程潜不甚了解这个人的底细，使尽浑身解数，也没有降伏这头秃驴。

就在这燃眉之际，有人提出了掘堤阻敌的建议。军委成员何成璞在5月26日给蒋致电说

“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则黄水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斗力，使其打通津浦之企图仍归泡影，幸及早图之。”

其实，在此之前，国民党军政要员陈果夫、陈诚、刘仲元、晏勋甫等人，均给蒋介石提出过“掘黄河之水，陆沉敌主力”的建议。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根据这些人的建议，为方便蒋介石定夺，寻章摘要搞了一个送蒋介石呈批的文件，蒋介石曾在此呈阅件上批示：“电程长官核办！随时可以决水反攻。”这次何成璞又提此建议，更坚定蒋介石的决心。

6月1日，蒋介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在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转进的同时，定下决心：掘开南岸黄河，拦阻西犯之敌！并将任务明确交给了第一战区，由国民党新八师中将师长蒋在珍付诸实施。

在一个晦暗无光的夜晚，蒋在珍把有关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郑重其事地传达了蒋介石的严令，重申了军纪：“对这一有损党国和最高统帅形象的工作，要守口如瓶，严守机密。谁要是胆敢泄露一点儿情报，军法无情，轻者坐牢，重者枪毙！”并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1938年6月4日拂晓，大地一片寂静，国民党五十三军一团，奉蒋介石严令，在中牟县境内赵口两处掘堤，并限于当日晚12时放水。但因无决堤经验，爆炸后泥土散落原地，水不能流出。第二日，因一团昼夜未得休息，官兵极度疲劳，又加派三十九军一团助之，并悬赏千元。傍晚8时许，用炸药炸开堤内斜面过于急峻，即

被塌方堵塞，水道阻塞不通。蒋介石闻之焦急万分！时任杨桥、黄河铁路桥间河防新八师师长的蒋在珍每日到掘口现场查看，眼看在此掘堤无望，遂于6日晚紧急召集所部，选择花园口决堤，得到了蒋介石允准。

次日一早，成群结队的国民党兵，就向花园口周围村庄的老百姓传言，说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些人打红了眼，见房烧房，见鸡逮鸡，见了人白刀子进来，红刀子出去。还吃人肉，剥人皮，奸污妇女。于是，久闻日本兵残暴劣行的老百姓们，不用动员，就按着国民党的意愿，扶老携幼，哭哭啼啼地慌着逃命去了。

从6月7日至9日，新八师在花园口掘堤。蒋在珍挑选精壮士兵800余名，分成5队日夜的疯狂挖掘，并征用农民水缸10口装炸药，派工兵爆破。他们吸取赵口决堤失败教训，遂将花园口决口上口幅度加宽30～40米，使斜面加大，放水时不致泥土颓塌阻塞。9时许，新八师掘堤4米，黄河水破堤而出。当黄涛冲出口门，呼啸而下之时，蒋在珍气昂昂地用电话向上司报喜："公元1938年6月9日9时一刻，花园口掘口成功！"

掘口是成功了，但因水小，口门没有扩大，过水不畅。蒋在珍请示前敌指挥官薛岳后，调来两门平射大炮及炮兵一排，对准已经掘开的口子两边，一口气轰了70余炮，把口门扩宽了好几丈，才使黄水夺流，汹涌南泛。此时，中牟赵口亦被掘开。由于口门越冲越大，又逢6月10日天降大雨，滔滔黄河水愈来愈猛，终于酿成了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一场大浩劫、大灾难。

空前的浩劫

黄河大堤被炸开以后，河水穿堤而出，汹涌的黄水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崖4个村庄，顿时被洪水冲毁，荡然无存。口门处刷成13米深，2500多亩的深潭。

黄河水由花园口奔腾而出，沿贾鲁河、颍河、涡河等河道向东南奔流，平地漫溢，由十几里扩展到100多里，在人口稠密的淮北平原上横冲直撞，然后在正阳关至怀远一段倾注淮河干流。黄水入淮后，横溢两岸，造成水灾，主流经洪泽湖、高宝湖以及旧黄河流入江海。

黄河决口之初，河南境内的洪水原分东西两股，汹涌同奔。西股是主流，泛滥地区特别辽阔，从西北至东南长约400公里，宽30～80公里。泛区的西界自花园口西面的李西河起，向东南经新郑城东祭伯城，中牟城南的姚家，尉氏西南马村、鄢陵东南的张桥，经追赶直至沙河畔的逍遥镇。自此沿沙河北岸到周口，再沿颍河西岸，经阜阳城西的襄家埠、城南的李集，颍上西北的四十里铺，直至正阳关。泛区的东界弯曲较少，自花园口东南的来童寨起，经朱仙镇、陈留又分两支，一支沿铁底河，另一支沿惠济河，先后注入涡河，因赵口南泛的水量不大，灾情较轻。后因豫东筑堤及自然淤塞等，不久即告阻断，上述东西两股黄水入淮后，下泄洪泽，高宝诸湖，一时宣泄不及，漫溢苏北里下河地区。使河南、安徽、江苏3省连遭9年的黄泛灾害，殃及44个县，54000平方公里。淹死89万人，逃离390多万人，1250万人受灾，1200万人无家可归。这种灾害的行径，不仅使人民惨遭洪水灾害，而且破坏了淮河水系，使沿淮地区连年遭灾，成为“黄泛区”。

花园口决口后9年未堵，在此期间，先是沿黄泛区西岸自郑州以下至中牟、开封、尉氏、扶沟、商水、淮阳、项城至沈丘豫皖交界处修一道堤防，长315公里，名曰“防泛西堤”。当时明确，这道堤防既是河防又是国防，因为隔河就是日军。工程标准很低，堤顶只高出地面1 5～3米。后来，又在黄泛区东岸逐步形成一道堤防，名叫“防泛东堤”。堤高一般也只有2～3米。由于堤防标准低，施工质量差，每到汛期沿堤险象丛生。而黄泛区河面宽广，若遇大风浪，洪水即越堤而过，几乎年年都有决溢发生。

1940年是大水大沙年，年径流量669 9亿立方米，年沙输量23 1亿吨。尉氏县新堤先后在寺前张、十里铺、通许县城、太康县东的朱口、刘寨，然后沿涡河至鹿邑城南，再向东南经十字河至涡阳县，黄水过此向西折，沿泯河南岸至淝河口，沿西淝河向下至王市集，又折向西入颍河，经颍河东岸的正武集，再折向东经板桥集、张沟集，自此沿西淝河东岸直至凤台入淮河。此股泛水势大而猛，经小河均难容纳，因而漫溢成灾。霍邱的城东湖、城西湖、淠河，寿县的瓦埠湖等，也因受黄水倒灌漫溢受灾。6月下旬，黄河水位上涨，冲开了赵口口门，从而形成东股泛流。赵口溃决的黄水分作两股，一股向东南直奔朱仙镇，与花园口的溃水汇合，一股绕开封城堤北面，折向东南，至后张铁、南曹等处决口，黄水泛滥于洧川、鄢陵一带，双泊河下游为黄水所夺。1941年凌汛期间，防泛新堤在尉氏县城南决口，河走鄢陵、扶沟两县间，使扶沟县仅剩一条半岛形成狭长地带。

1942年陕县最大洪峰流量1 7万立方米/秒，西华新堤道陵岗决口。以后由于河床淤积，主溜迁徙频繁，新堤年年决口，已失去防泛作用。泛区人民多方呼吁束水归槽，防治河患。而蒋介石政府却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理由，“维持泛区现有形势，分流入涡颍，并泛滥于涡颍之间，不得束水归槽”，使黄河毫无约束地泛滥于豫皖苏平原。

黄泛区灾害极为严重。蒋介石在6月9日扒掘开黄河大堤时正是麦收季节，农民正在忙着收割小麦。突然而来的黄河大水，使麦收毁于一旦，有些地方，如中牟、扶沟，夜间水到，猝不及防，河水犹如从天而降，房倒屋塌，人员大量死亡，有的全村随水漂流。《时报》6月14日报道：“中牟以北，水深四丈，逃难民众成千上万，嚎啕痛哭惨不忍睹。”黄泛区腹地的鄢陵、扶沟、西华、太康等县受灾尤为惨重。鄢陵县房屋半数倒塌，人口死绝1450多户；扶沟县被淹村庄896个，因遭灾死亡者达25万多人；西华县几乎全部被淹，

700多个村庄房屋倒塌殆尽,5 3多万公顷农田淹没,4万多人被淹死,外出逃荒者达20万人;水到太康县境内"经县西长营丁村口,东南过淮阳十二里王店,水势浩荡,冲坏田庐不可胜计(《太康县志》)"。

6月28日《大公报》报道:"本报特派员22日午后与行政院参事曹仲植君、郑州专员罗震君同往黄河决口处之花园口视察水势,其地在东北40里,因道路已毁,乃绕道广武县,沿大堤行。当离决口处三四百公尺时,已闻吼吼之水声,奔腾澎湃,夺口而出,口门宽约一百公尺。南流五六百公尺即汪洋一片,直冲至十余里之京水镇,向东南流,以达中牟,而与赵口之水相合,其间水面宽度有二、三十里或十五、六里或四、五里不等,深八、九公尺或二、三公尺,最浅处尚有过膝者。查赵口属中牟县,起初水量甚小,继而猛涨将决口冲刷二、三百公尺,分四股,流十余里又合为一,再向花园口之水合流,水势益汹涌,致全县三分之二陆沉。现其西北之沙窝地方,集有难民三千余人,多数系于开封沦陷时逃来者,镇小而存粮又不多,此数十日来树皮草根已食之将罄。幸派出三人求救,否则再有二、三日恐全饿毙矣…… 判断目前水势殆将入淮,若再涨,则将舍淮而入江。目前最急者,须将被水围困于各村庄中之难民救出,设法移入可以安居乐业之地,如此方免大汛来时悉数葬身水中。至难民数目,据现在所知计,郑州两万,中牟十二万,尉氏等县尚无法统计。"

《河南省黄泛区灾况纪实》说.据中央社6月11日电,"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人畜无由逃避,尽逐波去,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者,大都缺衣乏食,魄荡魂惊。其辗转外徒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亦皆九死一生。艰辛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那些恋家守户而不

肯外逃的,“更是迫于饥馑,无暇择食,每多以含毒野菜及观音粉争相充饥。草根树皮,亦被罗掘殆尽;糠秕杂食,反为上馔。食后面目浮肿,肌肤绽裂,或便泌脱肛,伏地惨呼·　。并有以枝掏取腹粪,俾免秘结胀死,蔽体益属鹑衣百结,栖身不外野处穴居,厥状之惨,未忍卒述,因之卖儿鬻女,牵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一位曾经目睹这场祸水的诗人写道:

我们是泛区的人民,
是苦难的灾儿,
是抗战的牺牲者。
但我们并没有死于日寇的炮火,
我们是在黄河的无情先劫下,
失掉了家乡,
失掉了财产,
失掉了儿女,
失掉了爹娘,
有的竟是全家覆没,
鸡犬不留,
我们从此便一贫如洗　··。

在这场水灾中,受灾最惨的是豫东。据1946年12月善后救济总署对豫东17县调查,淹没村落6141个,占原有村落的45%,中牟、通许、尉氏、扶沟、西华、商水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38%,除部分人外逃他乡外,其余均因遭受水灾而丧命。

黄泛9年间;皖淮雨量多,黄淮合流并涨,皖北无年不灾,尤以1938、1939、1946年灾情最重。淹地数以决口初年为最高,达1000多万亩,占耕地总数的49%。黄河大溜夺淮入洪泽湖后,分泄运河及高宝诸湖,由于渲泄不及,遂在高邮、宝应等6县泛滥成灾,共淹地177万多亩,占耕地的14%。黄水不仅淹没田园村寨,人们

的生命财产更毁于一旦，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泛区44县市共有391万多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总共109176 2万元。河南、安徽、江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分别如下：

1 按淹没耕地面积来说：计河南淹耕地450553公顷，占原耕地32%，其中以扶沟占原耕地面积95%为最惨，安徽淹没耕地284598公顷，占原耕地22%，江苏淹耕地109108公顷，占原耕地14%；总共淹耕地844259公顷，占原耕地24%。

2 按人口逃亡来说：计河南逃离人数1172639，占原人口17 3%；死亡人数325589，占原人口4 8%。安徽逃离人数2536315，占原人口28%，死亡人数407514，占原人口4 5%。江苏逃离人数202400，占原人口5 6%；死亡人数160200，占原人口4 5%。总共逃离人数3911354，占原人口20 3%，死亡人数893303，占原人口4 7%。

3 按动产与不动产损失来说 以战前法币折合人民币计，河南损失19328 5亿元，占原财产22%；安徽损失25265 8亿元，占原财产23%；江苏损失3210 3亿元，占原财产5 3%。总共损失47806 7亿元，占原财产18 4%。

4 按农业减收来说.计河南22452 7亿元，安徽18104 6亿元，江苏6916 7亿元。总共47474亿元。至于土壤变异、水利破坏等项损失，因资料缺乏，未能统计。其损失之惨重至足惊人。

利用水灾为军事战略服务之事古已有之，我国古代把这种人为的水害，称之为“水攻”、“以水代兵”。早在春秋时代就有水攻的记载。战国时期群雄割据，水攻战例更见增多，甚至还出现了关于防备水攻的专著，如《墨子·备水》等。公元前359年楚国攻打魏国时，就曾决黄河堤，以水淹长垣城。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水攻事例更多，陈代还出了个专门以水攻城的著名职业军人程文季(见《陈书·程文季传》)。在正常的情况下，渠堰堤坎等工程本是用来兴利的，由于两国交兵时在战争中杀敌即是利，因此战争中这类工程也

就被用来杀敌。然而，水火无情，用水攻敌往往要伤害平民百姓，一场大水往往使为数十万、百万的平民百姓受害，这无论如何是应该咒诅的。

历史上把水当成战争工具使用的形式颇多。有利用自然水灾的，如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八月，汉水泛滥，平地数丈，曹魏在樊城北面的军队都被淹没，蜀将关羽趁水攻击而获胜，有以水为防守工具使用的，这种形势除了利用自然水体以外，人工塘堰也可以利用，孙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把交通断绝，防止魏人进攻。而更多的则是利用水去灌淹敌人，尤以决地上河的堤防直接冲淹敌兵和城池最为常见。公元前359年楚国攻打魏国时，楚军就决开黄河南岸大堤以水淹了魏国的长垣城。公元332年，齐、魏攻打赵国，赵国也决开黄河南岸堤，借助黄河之水，打退了齐、魏的进攻。公元1234年，蒙古兵曾决开封城北20里淀灌宋朝赵葵人人汴的军队。除此以外，更有筑堰雍水灌城的，其中有在城的上游筑堤雍水而决堰灌城的，如白起灌鄢郢，韩信用沙袋雍潍水灌龙且的部队。也有在城的下游雍水，利用抬高水位的回水浸城灌市的。

花园口决口是一场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人为灾害。按说，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关头，本是允许动用任何手段消灭侵略者的。但是，花园口决口并不是什么真正军事意义上的水攻或防守，只不过是延缓日本侵略军队进攻进程的一个临时措施，其结果却事与愿违。蒋介石也许没想到，日军连裤腿都不愿湿，便调头南下，尔后沿江西上，攻安庆，占马当，陷九江，一个多月就完成了正式夺取武汉的部署，10月25日攻陷武汉；1944年4月17日，日军从中牟渡过黄泛区西攻郑州，仅仅用了6天的时间。

扒掘花园口黄河大堤，初有阻敌西犯之意，不但没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难以弥补的惨重灾难。

浚河复堤　　反蒋治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就不顾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的迫切要求，一方面积极策动内战，一方面又打着“黄河归故，复兴建国”的幌子，急急忙忙地就要堵塞决口，让黄河回归故道，妄图“以水代兵”淹没和分割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

当时的黄河故道，早已大部分辟为田园，村庄密布，农粮丰盛，居民已达40多万人，并且多在我冀鲁豫解放区管辖之内。同时，故道堤防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有些堤段甚至踪影全无，更谈不上抗御黄河洪水了。但是，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黄泛区人民，又不致造成移河移祸的恶果，酿成第二次人为的水患，我党以大局为重，毅然同意堵复决口，让黄河归故，并提出先复堤和迁移河床居民而后堵口的合理主张。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与我方协商，即于1946年3月1日在花园口开始打桩，动工堵口。全国各界对此深表不满，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与我党进行黄河归故谈判。于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

1946年3月3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堵复局局长赵守钰到新乡会晤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此后，各方代表先后会商了数十次。

5月26日，解放区开始复堤。至6月10日上堤群众达23万人。至月初，已开支工款80亿元。而国民党政府才拨付40亿元。运到工地的面粉仅300吨。

花园口打桩造桥工程于6月20日完工后即积极抛石平堵。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29日，黄河流量达4800米每秒，口门上游水面升高两米多，口门冲深到10米。次日桩倒桥断，平堵失败。

7月18日至22日在上海会商，签署“协议备忘录”。“协议备忘录”主要是请国民政府偿付解放区故道复堤的物资器材和粮款拨付等项。8月28日，国民党军进攻冀鲁豫解放区，抢劫复堤物资器材，用飞机扫射我方复堤员工，因此工程一度延迟5个月之久。

11月11日，花园口口门桥桩打通。12月15日通车抛石。20日桥断，27日开放引河。1947年1月12日，花园口口门抛石形成潜坝，上游水位抬高两米。15日夜半，黄河流量800立方米每秒，潜坝中部被冲毁32米，蛰深12米，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赶来督导，亦无济于事。平堵又遭失败。

对于蒋介石一方面签署复堤工程协议，一方面又破坏复堤工程的阳奉阴违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严正声明。

1947年1月8日，周恩来发表严重声明，强烈谴责蒋介石放水阴谋。

周恩来的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重新又坐在谈判桌前。

2月7日，各方在上海进行会谈，其要点是：“堵口工程正被冲毁之部分可继续进行，同时加紧进行抢修下游河堤工程及抢救河床居民工作。具体合龙日期视下游抢修工程及抢救工作具体情况而定。但以不发生下游泛滥及不冲毁堵口工程为原则，合龙工程开始之前，应通知中共方面取得协议，决定合龙日期。”以及拨款等事项。嗣后，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行堵口工程，一方面派飞机轰炸复堤工地。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浚河复堤，反蒋治黄”斗争。但是，必欲置人民于死地而后快的蒋介石集团，事先未同中共方面协商，单方面强行于3月15日立堵合龙，于是黄河回归故道。

尽管由于解放区广大军民的积极努力，基本保证了黄河的安全归故，但在这长达一年的堵复过程中，仍然给故道和沿岸人民造

成了一场旷日持久、难以估量的大浩劫、大灾难，其中为复堤抢险而死伤的解放区的干部群众就达3000多人！

然而，这场历时一年有余的“反将治黄”斗争，毕竟为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治黄历史，谱写了一个光辉的序曲。

“掘口”和“归口”，是黄河历史上的两次重大事件，也是蒋介石集团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浩劫、大灾难！这场空前绝后的人为大浩劫，以铁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反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各族人民真正的希望所在！

三代领导人亲临黄河

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黄河的治理工程，关注黄河流域人民的命运。1946年，在冀鲁豫解放区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新中国解放后，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曾多次亲临黄河视察。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来到黄河边，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也多次表示：“黄河的事情我挂帅”。1960年和1964年，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了郑州花园口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曾六次来到黄河流域视察。1991年，他第一次到黄河上就亲笔题词：“让黄河变害为利，为中华民族造福。”1999年6月，江主席又亲临郑州，主持“黄河治理开发工作座谈会”，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加强治理开发，让黄河造福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号召。如今，在花园口扒口处，黄河大桥像巨龙般横贯南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治黄职工和沿黄省区军民的共同奋斗，共战胜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大洪水10次，黄河连续50年伏秋大汛没有决口。全面治理开发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总计达13200亿元人民币。

回顾历史，蒋介石当初坐镇郑州指挥，投入众多精锐部队，还是希望打胜仗的。但他始终对日军缺乏正确了解和全面分析。开战之初，中国军队已处被动，但他仍被“速胜论”冲昏头脑，盲目乐观。指挥系统重叠紊乱，顾此失彼。毋庸置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导致黄河花园口决堤的罪魁祸首。但失去民心的蒋介石政府，在大敌当前，仓促选择“以水代兵”之下策，使黄泛区几百万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和灾难，89万生灵化为冤魂。对于这一惨剧，不但是河南人民，海内外炎黄子孙更应当世代铭记，没齿不忘。

温故一九四二

——1942年河南大旱

刘震云

时间:1942年夏至1943年春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300万人死亡

□ “救济豫灾”成为中外报纸头号标题。成千上万河南人以树皮野菜力食,吃带毒的“霉花”,吃坚硬的“柴火”

□ 陈布雷说 蒋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谢伟思向美国政府报告: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

□ 《豫灾实录》——大公报的文章激怒蒋介石,该报被停刊3天

□ 河南灾况见诸美国《时代》周刊。美国记者拿出狗吃人的照片,蒋介石两膝微微哆嗦

一

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荒,次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的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嫩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3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

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庄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1942～1943 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的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思维的隧道回到 1942 年时，我发现 50 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重写 1942 年灾荒）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

他极其沉重地说：

1942 年夏到 1943 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春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 500 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 110 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 300 万人之多。

二

我姥娘将 50 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50 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 92 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 92 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

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发生在1960年的另一场中国灾难。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人的存在。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和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1942年的忘却,并不是1942年不能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生命历程中,死人的事的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92年来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的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1942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无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场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我说·"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她点着头"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我问:"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300万了。我问"没死的呢?"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

时我已 20 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瓜舅舅的，在村里当过 24 年支书，从 1948 年当到 1972 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姥娘，你呢？"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我问."那年旱得厉害吗？"姥娘比着："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的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瓜舅舅。花瓜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 1942 年，他马上说："1942 年大旱！"我问："旱成甚样？"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 3 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秋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问 "饿死人了吗？"他点头："饿死几十口。"我问："不是麦收还有 3 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他瞪着我."那你不交租子了？ 不交军粮了？ 不交税赋了？ 卖了田也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我明白了。我问."你当时有多大？"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岁吧。"我问："当时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撇下花瓜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

1942 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1949 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给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 1978 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 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 1948 年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范克俭舅舅，

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1942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1942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1942年为何物,"1942年? 1942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1949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31年。谁知不提民国31年还好些,一提民国31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别提民国31年,31年坏得很。"我吃惊:"31年为什么坏?"范克俭舅舅."31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我不明白."为什么31年烧小楼?"范克俭舅舅:"31年不是大旱吗?"我答"是呀,是大旱!"范克俭舅舅:"大旱起蚂蚱!"我说:"是起了蚂蚱!"范克俭舅舅:"饿死许多人!"我说:"是饿死许多人!"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我为穷人辩护"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范克俭舅舅:"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我点头:"'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浸着油麻秆。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做鸟兽散!""唔。"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1949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体衰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1949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20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1949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18岁!"我点头。

说:“韩老,据说1942年大旱很厉害?”他坚持不摇头说:“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1991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救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当时旱象如何?”他说:“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我绕过义演,问:“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总有个几万人吧。”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了他,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50年后,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的采访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

这篇报道写于1943年1月17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3000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

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110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部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幸的是吃了不肿脸

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上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 900 元,高粱一斗 649 元,玉米一斗 700 元,小米 10 元一斤,蒸馍 8 元 1 斤,盐 15 元 1 斤,香油也 15 元 1 斤。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三

重庆黄山官邸。这里生机盎然,空气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满山的桃红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住处。当时蒋在重庆有四处官邸,这是其中之一。领袖的官邸,与国家沦陷、国家强弱没有关系,这里既不比南京的几处官邸差,也不比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 10 号逊色。黄山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蒋住云岫楼,仪态万方的宋美龄住松厅。在两处住宅之间的低谷里,专门挖有防空洞,供蒋、宋躲日本天皇陛下的飞机。至于蒋、宋的日常生活,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虽然蒋只喝白水,不饮酒,不抽烟,安假牙,信基督,但他也肯定知道,榆树皮和“霉花”是不可吃的,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多种菜系。

1942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在黄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欢而散，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说："将军，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这样怄气。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读到这里，我对他们吵不吵嘴并不感兴趣，反正吵嘴的双方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注意到：1942年，中国还是有"可口的咖啡"。虽然我故乡的人民在吃树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体中毒发肿的"霉花"，最后饿死300万人。当然，我也知道，对一个泱泱大国政府首脑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没有咖啡，只需他们每天不喝人血（据说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无论喝什么，吃什么，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就是一个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蒋为了拉拢一部地方武装，对戴笠说："你去办一办。记住，多花几个钱没关系。"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只是想说，1942年，当我故乡发生大旱灾、大饥饿的消息传到黄山官邸时，蒋委员长对这消息不该不相信。当然，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全信，他说.可能有旱灾，但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他甚至怀疑是地方官员虚报灾情，像军队虚报兵员为了吃空额一样，想多得一些救济粮和救济款。蒋委员长的这种态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受到许多书籍的指责。他们认为委员长不体察民情、不爱民如子、固执等。他们这样爱民如子、横眉冷对民贼独夫的态度，也感染了我的情绪。但当我冷静下来，我又是轻轻一笑。这时我突然明白，该受指责的不是委员长，而是几十年后这些书的自作聪明的作者。不设身处地，不身居高位，怎么能理解委员长的心思？书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吗？委员长头脑不比一个书生聪明？是书生领导委员长，还是委员长领导书生？是委员长见多识广，还是书生见多识广，委员长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非也。因为从委员长的出身观察，对于宋美龄小姐来说，委员长还算是苦出身。委员长自己写道：

我9岁丧父 ……。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

这样一个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下层大众所遭受的苦难。在一个省的全部范围内发生了大旱灾,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心里不会没底。但他认为:可能有旱灾,但不会这么严重。于是书生们上了当,以为委员长是官僚主义。其实在梦中的是书生,清醒的是委员长。那么为什么心里清楚说不清楚呢?明白情况严重而故意说不严重呢?这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饨不清需要处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须知,在东方饿死300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这时的委员长,已不是一个乡巴佬,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问题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1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同盟国有美、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但同盟国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如开罗会议,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成了一个小弟兄,成了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都不把蒋放到眼里。不把蒋放到眼里,就是不把中国放到眼里。由此以来,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哑巴亏;带给蒋个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2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蒋的军队吸引了大部分在华日军;虽然不断丢失土地,但从国度战略上讲,这种牵制本身,就给其他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他领袖并没认清这一点或是认清了这一点而故意欺辱人,所给的战争物资,与国民党部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使得共产党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于是牵涉到3。3 对共产党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

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 关于这一方针,他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4 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蒋曾很后悔地说:北伐战争之后,他不该接受那么多军阀部队;1949 年后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见平日心情。5 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史迪威已开始在背后不体面地称这位中华民族的领袖为"花生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都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这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 30 多个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来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后来 1945 年至 1949 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 300 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从历史地位上说,300 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灾,仍然要说 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这是站在蒋的立场上观察问题 如果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站在几千万灾民的立场上去观察,就觉得蒋无疑是独夫民贼,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了。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 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样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蒋的这种态度,使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霉花",而得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调济和帮助。于是,人口在大面积死亡。但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

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收不能缓免。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逃的逃了，1942 年情况确实十分悲惨，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 40 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 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变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保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至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

甘肃和川北　　。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的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歉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7月间，每天就有约1000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却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缴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关系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更严重的，即 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灾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

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他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四

花瓜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后来为什么要逃跑，没有在部队坚持下来呢？我问."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花瓜舅舅："国军。"我问："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花瓜舅舅："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阎之栋。"我问."再往上呢？"花瓜舅舅："再往上就不知道了。"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我问："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花瓜舅舅."当时说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迫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我说."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像话。"我又问："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一说到正题，花瓜舅舅的态度倒是变得无所谓，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抓着说："逃荒就逃荒么。"我问."怎么逃荒，荒怎么逃法？"他说："俺爹推着独轮车，俺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箩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我就被抓了兵。"我不禁埋怨."你也说得太简单了，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他眨眨眼："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也不敢说话。"我问."后来怎么抓的兵？"他说·"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

场，我去挤着打粥，回来路上，就被抓了兵。”我问：“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他摇摇头：“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 10 年之后了。”我点点头。又问“你抓兵他们怎么办？”他说“10 年后我才听俺娘说，他们扒火车去陕西省。扒火车时，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我问：“俺二姥娘家一股呢？”他说：“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扒着扒着，火车就开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小妹妹——你该叫小姨，也给弄失散了，直到现在没找见。”我点点头，又问：“路上死人多吗？”他说：“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我问：“咱家没有饿死的？”“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我问“就没有一些细节？”这时花瓜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撅撅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们打发回 1942 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 50 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

没有风，太阳直射在一大溜麦秸垛上。麦秸垛旁显得很温暖。我蹲在麦秸垛旁，正费力地与一个既聋又瞎话语已经说不清楚且鼻涕流水的 80 多岁的老人说话。老人叫郭有运。据县政协委员给我介绍，他是 1943 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损失最重的一个。老婆、老娘、3 个孩子，全丢在了路上。5 年后他从陕西回来，已是孤身一人。现在的家庭，属于重起炉灶。但看麦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经营 40 多年的新炉灶，证明他为人的能力，还属上乘，因为那是我故乡乡村中目前还少见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层小楼。但如果从他年龄过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不应算是他的能力，成绩应归功于坐在我们中间当翻译的留着分头戴着“戈尔巴乔夫”头像手表的 40 岁的儿子。他的儿子－开始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只是听说我

与这个乡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光屁股同学，才对我另眼相看。但听到我的到来与现实中的他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为了让他爹和我共同回到50年前，而50年前他还在风里云里飘，就又有些不耐烦。老人家的嘴漏风，呜哩呜啦，翻译不耐烦，所得的50年前的情况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在活人中打捞历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运在1943年逃荒中的大致情况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给他娘治病，卖掉一个小女；为卖这个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单纯是卖女心疼，而是老婆与婆婆过去积怨甚深，不愿为治婆婆的病卖掉自己的骨肉。卖了小女，娘的病也没治好。死在黄河边，软埋（没有棺材）在一个土窑里，走到洛阳，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没扒好，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剩下老婆与他，来到陕西，给人拦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个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麦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我逃荒为个啥？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这段话他儿子翻得很完全。我听了以后，也感到是一个怪圈。我弄不明白的还有，现在不逃荒了，郭有运的新家有两层小楼，为什么还穿得这么破衣烂衫，仍像个逃荒的样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节俭的习惯，就是现实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这个物质幸福的家庭，看来精神上并不愉快。这个家庭的家庭关系没有或永远没法理顺。我转过头对他儿子说："老人家也不易，当年逃荒那个样子！"谁知他儿子说："那怪他窝囊。要让我逃荒，我决不会那么逃？"我吃了一惊."要让你逃，你怎么逃？"他儿子."我根本不去陕西！"我说·"你去哪儿？"他儿子："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我点头。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观察历史，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

乡一样贫瘠。当然,1942 年、1943 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子谈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巴乔夫",发出惊人论调.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奴好呢,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奴,不也没人疼你爱你管你吗?"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我想这是蒋委员长的失算,及他 1949 年逃到台湾的深刻原因。假如我处在 1942 年,我是找不管不闻不理不疼不爱我的委员长呢,还是找还能活命的东北关外呢?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子,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没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就差点遭到她儿子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 70 岁,50 年前,也就 20 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路上夜里睡觉,全家的包袱、细软、盘缠、粮食,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路,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但人贩子将她领走,转手又倒卖给窑子,从此做了 5 年皮肉生涯。直到 1948 年,国共两党的军队交战,隆隆炮声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乡,像郭有运老汉一样,她现在的家庭、儿子、女儿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 5 年的肮脏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邻里吵架时,被别的街坊娘们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 80 年代后期,她的这段生活,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都觉得她这 5 年历史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纷纷来采访她,要以她 5 年接客的种种情形,写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传体畅销书。从这题目看,畅销是必然的,众多写书的来采访,一开始使这个家庭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值得这些衣着干净的人关心,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当儿女们意识到写书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身,而是为了拿母亲的肮

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为此，他们洋洋自得仍兴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受到了她的儿子的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50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经说过的，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我到这里来，又被她的儿子认为是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要把已经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捞救起来。因此，我还没能与老婆婆说上话，他儿子的大棒，已差点落到我的头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只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到处揭别人伤疤、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脓疮时，确实不怎么体面。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50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惟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300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50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话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实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竟也

起了作用，这让50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1943年2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物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抛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事实，去自己见识1943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1 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土，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白修德与他的伙伴在潼关车站睡了一夜。他说，那里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为了御寒，许多人头裹着毛巾，有帽子的把帽耳朵放下来。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车，虽然这种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2 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车和行走。扒火车很不安全。白修德说，他沿途见到许多血迹斑斑的死者。一种是扒上了火车，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有的是扒上了车厢顶，因夜里手指

冻僵，失去握力，自己从车厢顶摔下摔死的；还有的是火车没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车轧死的。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并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象，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唯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段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精疲力竭而倒下，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当娘的拉着，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的行列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们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3 卖人情况。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修德边走边看到，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

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9岁男孩卖400元，4岁男孩卖200元，姑娘卖到妓院，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因为那里有饭吃。如我的花瓜舅舅。

4 狗吃人情况。由于沿途死人过多，天气又冷，人饥饿无力挖坑，大批尸体暴尸野外，这给饥饿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说，在1943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白修德亲眼看到，出洛阳往东，不到一个小时，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女尸似乎还很年轻，野狗和飞鹰，正准备瓜分她的尸体。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处是尸体，为它们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食物场。有的尸体已被埋葬了，野狗还能从沙土堆里把尸体扒出来。狗可能还对尸体挑挑拣拣，挑那些年轻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脑袋上的头肉也被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骷髅，白修德将这种情况，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对日后的没被狗吃仍活着的灾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5 人吃人情况。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吃人。白修德说，在此之前，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开眼界，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如果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况往往是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人自我相残到什么程度？白修德见到，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8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

而食的。——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不去组成三K党，不去成立恐怖组织，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从这点出发，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沾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五

《大公报》被停刊3天。《大公报》停刊不怪《大公报》，全怪我故乡3000万灾民不争气。这些灾民中间，当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难的和留下的，饿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报》。《大公报》于1943年2月1日刊载了他们在灾难中的各种遭遇，这激怒了委员长，于是下令停刊3天。当然《大公报》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捕捉新闻，一半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被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也许还有上层政治斗争牵涉到里面？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派往灾区的记者叫张高峰。张高峰其人的个人历史、遭遇、悲欢、他的性格、为人及社会关系，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已无从考察，不过从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不失为一个素质优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许多地方，写了一篇前边曾引述过的《豫灾实录》。这篇稿子共6000字左右。没想到这6000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6000字里写了3000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3000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只写了6000字，6000除以3000万每人才平均0.0002个

字，这接近于零，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统治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大发肝火的原因，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主义。但如前所述，蒋决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3000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3000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有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决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3000万里死了300万，10个里边才死了1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不满的根本点，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豫灾实录》里除了描述灾区人民的苦难，还同样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那样，写了逃出灾区的灾民的路上情况。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场灾难与灾民逃窜是真实的了。他写道：顺着陇海线逃往陕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扒上火车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者是家常便饭。因为扒火车，父子姑嫂常被截为两伙，又遭到骨肉分离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挂图。没扒火车步行逃难的，扶老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的负荷而行。“老爷，5天没吃东西啦！”他写道：

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

他还写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真实的情况，《大公报》也不会停刊。要命的是在2月1日刊载了这篇“实录”之后，2月2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又根据这篇“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写了一篇述评刊出，题目是《看重庆，念中原》，这才彻底打乱了

蒋的思路，或者说，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发火。

这篇述评说：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3000万同胞，大部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限，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委员长就看到了。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3天的命令。《大公报》于是2月3、4、5日停刊了3天。

对于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对张高峰一样不甚了了。但从现有资料看，其人在当时与当局似过从甚密，与蒋贴身人物陈布雷甚至蒋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毕竟只是一个办报的，并不理解

委员长的处境和内心。不过对他写社评的这种稍含幼稚的勇气，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报》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认为，这篇文章不足尽写灾情之百一，为什么竟触怒委员长了呢？委员长提倡“民主”和“自由”，这不和他的口号相违背、公开压迫舆论了吗？为此，王芸生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说了一段我们前边曾引述过的话。由于陈是蒋的贴身人物（侍卫室二组组长），这段话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蒋的孤独和为难。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收不得缓免。

可见连陈布雷也蒙在鼓里。陈的一番话，说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丝与螺母不但型号不同，连形状都不同所以根本无法对接一样，王芸生怪委员长不恤民命，其实责任不在蒋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员长的心。反过来，蒋心里对王肯定是极大的蔑视与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门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这篇社评发表之前，1942 年末，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约定邀请王芸生访美。经政府同意，发了护照，买了外汇，蒋介石宋美龄还为王芸生饯了行。飞机行期已定，这时王谈到张高峰的报道，写了《看重庆，念中原》这篇文章。距出发的前两天，王芸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电话，说“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

于是，王芸生的美国之行就作罢了。王、蒋之间，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场外人看来还很热闹、令人很义愤其实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领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说，《大公报》的灾区报道和社评，并没有改变蒋对灾区的已定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和态度。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板子，停报。知道这是从古到今对付文人的最好办法。文人的骨头是容

易折断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报停了也就停了，美国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接下去不会产生什么后果，惟一的效果是他们该老实了。所以我与我故乡的3000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与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样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抛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1942、1943年的大灾荒中，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所谓帮忙，是因为这些帮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帮忙只给我们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个新的折磨过程。这也是委员长对待不同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这说明蒋也不是一个过于固执的人，他也是可以变通的。对待国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国有几万万治下，得罪一个两个，枪毙一个两个；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位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个顶一个的人，开罪一个洋人，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对待——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白修德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吧，看到"哀鸿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同情心与愤怒，也发了文章，不过不是发在中国而是发到美国。文章发在美国，与发在中国就又有所不同。发在中国，委员长可以停刊；发在《时代》周刊，委员长如何让《时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确地说，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白修德在灾区跑了一圈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的消息发出去。所以在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宣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押；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个好事），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良心发现，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

了纽约。于是，消息就通过《时代》杂志传开了。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斯福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当然，我想罗斯福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

一夜之间，白修德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他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他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密谋。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对白修德奈何不得，这是问题。这时，白修德已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也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还见到了中国的立法院院长，四川省主席，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白修德这样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的态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说谎，就是别人在对你说谎！"

立法院长、四川省主席都告诫白修德，找他们这些人是白找，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中国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动。

但见蒋是不容易的。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花了5天时间，白修德才见到蒋。如果没有孙的夫人、蒋的亲属帮忙，一切就要拉倒（所以，在专制制度下，裙带关系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风，有时也是为民请命之风）。据白修德印象，孙夫人风姿优雅、秀丽。她说："据悉，他（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问题……我建议

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身子，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修德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官员、中国文人、外国记者，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不答应就不罢休，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造成了世界舆论，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杂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型状、不同肤色的手，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　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误会了 50 年。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难以沟通啊。蒋听得无聊，只好没话找话，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他们（指灾区老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白修德接下去写道：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聪明和误会之处了。不过中国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误会，白修德就没有这么大的义愤；没有这么大的义愤，就不会直通蒋介石；而这种误会和直通，还真把蒋给逼到了墙角。因为问题在于：蒋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为一

国之君，又不能把3000万这个事当作小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他成了什么形象，这是蒋的难言之隐。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蒋的难言之隐上，所以蒋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修德也真把蒋当作不了解情况。白修德找到这样一个谈话的突破口，即说河南灾区正在发生人吃人的情况。蒋听到这个消息，也以为白修德这样的美国人不会亲自吃苦到灾区跑那么多地方，见那么多事情，估计也是走马观花，胡乱听了几耳朵，于是赶忙否认，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修德说："我亲眼看到狗吃人!"蒋又赶忙否认："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白修德便将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叫了进来，将他们在河南灾区拍的照片，摊到了委员长面前。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从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这下将蒋委员长镇住了，白修德写到，他看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白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

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20 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我想,两记者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地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从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供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修德写这句话时,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修德洋洋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

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六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1942、1943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话，譬如，一个妻子说丈夫或丈夫说妻子，"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3000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人头落地后，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灾也有不同。外国人救灾是出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不是罗斯福、丘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没有宗教教义（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又一区别。

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救灾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资料。也许读者对我不厌其烦地引证资料已经厌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就必须这么做。

△委员长下达了救灾的命令。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济工作的特点。由于各地地方官员的行为恶劣，可怕的悲剧甚至进一步恶化。

△本来，陕西与河南省相毗邻，陕西粮食储存较为丰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食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

免灾祸。然而,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 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此外,还可以从湖北运送粮食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战区司令长官不允许这样做。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当那里再无食物可以购买的话,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8000万元运到了这里。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100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10元至18元。但是,当地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5元和10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票要抽取17%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3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3000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救灾之时)灾民们仍然处在死亡之中,他们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区里、死在火车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内、死在荒芜的田野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我们都不管,只要为我们做好事。汤恩伯就在这时,站了出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

人的样子，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白修德写道：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4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

还有的好人在进行募捐和义演。所谓募捐和义演，就是在民间募捐，由演员义演，募得义演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去发放给灾民。1942年的《河南民国日报》，在11月份的报纸上，充斥了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会、书画义卖、某某捐款的报道。我们家乡县的县政府韩书记，就曾主持过一场义演。我相信，参加募捐和义演的人，心都是诚的，血都是热的，血浓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们的眼泪。但问题是，募捐和义演所得，并不能直接交到我们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由政府再有组织地分发给灾民，这样，中间就经过许多道政府机构——由省到县，由县到乡，由乡到村——的中间环节。这么多道中间环节，就使我们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济款，还层层盘剥，放到银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让大票兑小票，收17%的手续费，这募捐和几个演员赚得的钱，当经过他们手时，能安全迅速地到我们这里吗？我们不放心哩。

这些就不说了。政府是爹娘，打骂克扣我们，就如同打掉我们的牙我们可以咽下，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们民间一些志人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这时也站了出来。不过不是站到我们灾民一边——站在我们一边对他有什么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研究对付饥饿的办法。如《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2月14日载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7天

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任何一个中国人，50年后，在读到这条简短消息时，我想情感都是很复杂的。看来不但政府依靠不得，连一个科员，我们自己的下层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这种发明是真实的，可行的，当然好；政府欢迎，不用再救灾；我们也欢迎，不用再死人。不但当时的政府欢迎，在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事也是不断发生的，如有这种人工配制吃一次7天不饿的东西，中国千秋万代可保太平。但这种配制没有流传到今天，可见当时它也只是起了宣传作用、稳定人心作用，并没有救活我们一个人。也许刘道基先生是出于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细心，也许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个人出于什么动机，这配制对我们无用。我们的百姓照常一天一天在饿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车站旁。

——这就是1943年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救灾运动。如果用总结性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和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演出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说：我们死不死，有谁来管？作为我们即将死去的灾民，态度又是如何呢，《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记载，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

娘啊，多么伟大的字眼！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宗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向心力，是一盘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临这种情况，也不过说出这句话了。委员长为什么信基督呢？基督教帮过你什么？就帮助你找了一个老婆，而深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佛家教义，却在1942至1943年，帮了你政治的大忙。

当然，在这场灾难中，3000万河南人，并不是全饿死了，死的

还是少数，300 万。十分之一，逃荒逃了 300 万。剩下的河南人还有 2000 多万，这不死的 2000 多万人，在指望什么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后的土地。当然，土地上也充满了苛捐杂税的压榨，但这毕竟是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据记载，大旱过后的 1943 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7 月份又下了大雨。这是好兆头。我们盼望在老天的关照下，夏秋两季能有一个好收成。我们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倒能与我们心心相通，希望老天开眼。大灾过去，风调雨顺，能有一个好收成。不然情况继续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饿死了，政府建在哪里呢？谁给政府中的首脑和各级官员提供温暖的住处和可口的食物然后由他们的头脑去想对付百姓的制度和办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没有了，它又去统治谁呢？但老天没有买政府到民众 2000 多万人的账，1943 年祸不单行，大旱之后，又来了蝗灾。这更使我们这些灾民的命运雪上加霜。

七

蝗灾发生于 1943 年秋天。据俺姥娘说，1943 年的蝗虫个大，有绿色的（我想是年轻的），有黄色的（我想是长辈），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像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或诺曼底登陆时的轰炸机机群一样，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说俯冲，大家都俯冲，覆盖了一块庄稼地；一个时辰，这块庄稼地就没有了。1943 年的春天，风打麦，颗粒无收；秋天又遇到蝗虫，灾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蝗虫来了，人死了，正在继续一批一批地死去。据俺爹俺姥娘讲，蝗虫不吃绿豆、不吃红薯、不吃花生、不吃豇豆，吃豆子、玉米、高粱。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我故乡还没死光的难民，与蝗虫展开了大战。政府我们没办法，它的盘剥和压榨往往通过一架疯狂运转的机器，何况他们有枪；但蝗虫我们可以面对面地与它作战，且没有谋反暴

动的嫌疑。这是蝗虫与政府的区别。怎么搏斗？三种办法：一、把床单子绑在竹竿上挥舞，驱赶蚂蚱；但这是损人利己的做法，你把蚂蚱赶走，蚂蚱不在你这块田里，就跑到了别人田里，何况你今天赶走，明天就又来了。二、田与田之间挖大沟，阻挡蚂蚱的前进；蚂蚱吃完这块地，向另一块地转移时，要经过大沟，这时就用舂米的碓子砸蚂蚱，把它们砸成烂泥；或用火烧；这种做法有些残忍，但消灭蝗虫较彻底；我想被乡亲们杵死的蚂蚱，也一定像当年饿死的乡亲一样多。三、求神。我姥娘就到牛进宝的姑姑所设的香坛去烧过香，求神保护她的东家的土地不受蚂蚱的侵害。但据资料表明，乡亲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白费，蚂蚱太多，靠布单子、靠沟、靠神，都没有解决问题，蝗虫照样吃了他们的大部分庄稼。灾民在1942年是灾民，到1943年仍是灾民。

自然的暴君，又开始摇撼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了他们的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把他们赶上死亡的路途。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

腰斩黄河大铁桥

——1958年黄河大水

管志光

时间:1958年7月

地点:黄河中下游地区

灾种:洪水

灾情:洪峰流量达22300立方米/秒,横贯黄河的京广铁路桥因受到洪水威胁而中断交通14天。仅山东、河南两省的黄河滩区和东平湖湖区,淹没村庄1708个,灾民74 08万人,淹没耕地304万亩,房屋倒塌30万间

□ 千钧一发:长垣蓄水区运用在即,百万黎民即将撤离,水情急转……

□ 东平湖洪涛跃堤,花园口坝基塌陷,200万人上堤抗洪

□ 铁桥被腰斩!周恩来赶赴现场,电令工程兵司令派兵抢险

□ "奇迹"堪厌,代价不论

1958年,属于这片古老土地的一个畸型的年份。人类与自然间那种稳定和谐的关系,被遍地小"高炉"的烈焰和公共食堂的滚滚炊烟搅得一团混乱。

就在此时,就在人间狂症的策源地之一河南,大自然循着自身演变的节律,将灾难的黑色阴影悄悄移来。

黄河。

1958年7月14日至7月18日，黄河中游地区乌云沉沉，雷鸣电闪。

7月14日8时，山陕区间和三门峡到花园口黄河干支流区间普降暴雨。

7月15日20时至16日20时，降雨强度显著增大，并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区。

7月16日20时至17日18时，主要雨区在三花区间的干流区间和伊、洛、沁河中下游、汾河中下游，淮河流域的北汝河、沙河以及汉江的唐白河上游地区。这场暴雨强度大，暴雨中心降雨量达249毫米。

7月17日23时50分，黄河下游出现了21000立方米/秒的洪峰，冲毁了郑州黄河大桥11号桥墩，南北交通中断。

7月17日24时，花园口水文站出现了22300立方米/秒的洪峰，超过了保证水位。

7月18日8时至19日8时，为零星暴雨，局部地区降雨量较大。

这几场暴雨使黄河下游约有400公里的河段超过保证水位，对黄河下游的整个堤防工程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分洪不分洪

7月14日黄河下游流域出现雨情、水情、河道险情以来，各种数据都源源不断地传递到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防汛总指挥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2月22日。这一天，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行署决定成立治河机构，并在沿河各专区、县分别设立相应的治河部门，作为解放区治理黄河的专门机构，治黄序幕由此揭开。

7月16日下午，黄河防汛总办公室召开会议，听取水文处水

情汇报。按照当时的降雨和来水情况分析，预报17日午前花园口站约可出现一个13000立方米/秒的洪峰。

北京水利部决定由当时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的我国著名治黄专家王化云来主持这次建国以来最大的抗洪抢险。

王化云出生在山东省馆陶县南馆陶镇一个书香门第，1935年在北平大学法律系毕业。1938年国民党政府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致使黄河夺淮，造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死亡89万人的重大惨案。我党中央为了拯救受黄水泛滥之苦的黄泛区人民，与国民党展开了"黄河归故"的谈判。在成立治黄机构的同时，王化云被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任命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从此开始治黄生涯。

王化云听取汇报后，提出要密切注意雨情、水情变化，并通知河南、山东两省防汛指挥部，指出根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仍有降雨，可能有更大的洪水到来，要警惕汛情的突然变化，迅速做好防洪准备。

7月16日夜，雨情水情发生重大变化。三门峡到花园口干流区间和伊、洛、沁河普降大暴雨，一般都在100毫米以上。

17日凌晨，洛河、伊河、沁河连续出现洪峰，加报雨情、水情的电报迅速增多。根据降雨情况推算，花园口站洪峰流量可能超过20000立方米/秒。按照预定防洪方案，当秦厂站发生20000立方米/秒以上洪水时，即相机在长垣县石头庄溢洪堰分洪，以控制孙口水位不超过48.79米，相应流量12000立方米/秒。

按照当时的统计资料，滞洪区内有100万人口，200多万亩耕地，运用一次国家补偿财产损失约4亿。因此，必须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气象、水情、堤防、人防、河道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

王化云说，现在还不是考虑分洪的时候。根据降雨和干支流已经出现的洪水情况，同1933年洪水相似，是建国以来的最大洪

水，要继续注视水情变化，尽快作出预报，报告中央并通知河南、山东两省。要求全党全民动员加强防守，同时做好长垣石头庄分洪的准备；如果雨情、水情不再发展，可全力防守，争取不分洪。

17日上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紧急防汛会议。会议对分洪准备和堤线防守作了紧急部署，并派人到长垣县石头庄做好分洪准备。

17日13时半，伊洛河黑石关洪峰流量达到9450立方米/秒、沁河也开始涨水。这时洪水预报已经做出，预计18日2时花园口站将出现22000立方米/秒的洪峰，超过了保证水位。

王化云守在电话机旁，注视着雨情、水情的变化，经过反复考虑，当即以黄河防总的名义向河南、山东黄河防汛指挥部发出通知，同时报告给中央防总和国务院。

通知指出：1 这次洪水与1933年洪水相似，是解放以来的最大洪水，情况相当严重。因此，两省应立即做好石头庄、张庄的分洪准备工作；如果情况不再发展，可全力防守，争取不分洪，2 建议两省全党动员，全民动员，严加防守，特别是涵闸及薄弱堤段，更应加强。

17日当天，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发来指示电，电文指出："必须密切注视雨情、水情的发展，以最高的警惕，最大的决心，坚决保卫人民的生产成果，坚决制止洪水为患。"

17日夜是个不眠之夜。防总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等待雨情和水情变化的最新消息。傍晚伊、洛、沁河和三门峡以下干流区间雨势已经减弱，但花园口站洪水开始上涨。17日24时花园口站洪水水位达到94 42米，超过了预报水位。洪水是否继续上涨，防总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水文站的进一步报告。

18日5时，花园口水文站终于传来了水位已开始回落的消息，而且花园口以上降雨大部分已转为小雨或中阵雨，有的地方已停止降雨。这说明这次洪水后续水量不大。

王化云和防总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决定采取不分洪的措施。他首先用电话报告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表示同意。他接着打电话给山东省长赵健民。

山东省很快回话表示同意，他们正式向国务院、中央防总、水利部和河南、山东省委发出了请示电。电报全文如下：

“本次洪水洪峰17日24时到达花园口，水位94 42米，低于1933年洪水水位，推算流量为21000立方米/秒（后改为22300立方米/秒），现在花园口以上水位已普遍下降。伊洛沁河至秦厂区间今日只有小雨、中阵雨，有的地方无雨。本次后续洪水已不大，截至今日上午10时花园口以上大堤险工和闸口，由于河南党政军民严密防守，均甚平稳，唯京广黄河桥因洪水过猛被冲垮两孔。目前洪水正向下游推进，进入渤海尚须一周时间。本次洪水为1933年后最大的一次洪水，情况是严重的，但特点是峰高而瘦，洪水总量比1933年约少25亿或30亿立方米（没考虑第二次洪峰水量）。再加黄河原来底水低，汶河水不大，在高村以上宽河道里和东平湖能够充分发挥蓄滞洪水作用的情况下，整个下游可能出现中间高（高村至孙口高于保证水位0 5～0 6米）两头低的形势。据此我们认为河南、山东党政军民坚决防守，昼夜巡查，注意弱点，防止破坏，勇敢谨慎，苦战一周，不使用分洪区蓄滞洪水，就完全能战胜洪水。希望两省黄河防汛指挥部根据上述情况和精神，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部署防守，加强指挥，不达完全胜利不收兵。上述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请中央和省委指示。”

紧张的堤线防守

1958年7月17日上午黄河水情发布后，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作了部署。接着省委、省人委发出了《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战胜特大洪水的紧急通知》。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黄河防汛总指挥吴芝圃到花园口视察水情，部署防守，省委书记处书记、黄河防汛副指挥兼政委史向生搬到黄河指挥部坐镇指挥。副指挥彭笑千、施德升，副政委李玉亭，均迅速赶赴黄河防汛前线，领导群众和洪水搏斗。

17日夜，河南省省直机关连夜组织了5000多人的防汛大军，编成11个大队参加黄河防汛。

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苏馨少将率1000多名官兵，连夜开往花园口。

郑州市组织基干队员1000多人，一般防汛队伍4000多人，于17日上午开往黄河大堤，当天晚上又组织了1万多人，作为后备力量。中共郑州市委书记王黎之、市长王均智都亲自到防汛现场指挥。

开封市在市委书记陈冰之的带领下，有3万多人参加防汛。

新乡专区于17日组织了防汛突击队5929个，38万多人，并准备了大批防汛物资。

18日夜洪水进入山东境内时，菏泽、聊城两地区已有14万防洪大军在各级干部的带领下严密守卫在大堤上。东明县县直机关全部出动，县委委员除留一人外，全部上堤，全县共出动了10多万人。

20日下午，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和副省长刘民生、李澄之等领导同志，到洛口视察水情，并到盖家沟险段与正在加高黄河大堤的民工一起挖土、抬土，并指示，要准备充足的防汛器材，保证抗洪需要；要采取有效措施，将黄河铁桥保护好，确保津浦铁路正常通车；立即动员灾区居民迅速转移安全地区，免受损失。

当时两岸千里堤线，每公里有抢险队员30～50人来往巡查，有群众300至500人日夜防守。投入堤线防守和灾区群众迁安救

护的各级干部、人民解放军各兵种部队、群众防守队伍共200万人。加上后方支援的二线预备队达百余万人，出动船只500余只，汽车500多辆，还有数不清的马车、架子车、轮车等来往运输防洪抢险物资。

河南省军区官兵300多人，到黄河北岸去参加防洪战斗，到黄河大桥时，因水大，火车不能通行，战士们爬着过了桥。

郑州市10多名邮电工人在不能通过黄河铁桥的情况下，用电线拴着腰跨过铁桥，接通了一条电线，使利了防汛。

秦厂引黄济卫灌溉渠首闸河堤低，有漫溢的危险，中共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和军分区司令员亲自率领4000多人，连夜加高了1米，保证了洪水安全通过。

山东省东平湖最高水位达44.81米，又加上5级大风袭击，波浪越堤顶而过，十分危急。当地群众一夜之间加修东平湖堤和东阿以下临黄大堤600公里，对防止湖堤漫溢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最紧张的安山湖堤段，风浪打在堤顶上，新修的小堤大量坍塌，广大干部群众在堤顶上筑成一道人墙，用身体和秸料抵挡风浪的袭击，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奋力拼搏转危为安。

花园口173号坎坝塌陷10余米，如不及时抢险就要出大险。中共郑州市委副书记延新文、市长王均智闻讯后，马上赶来部署抢险。120名抢险队员在紧张地战斗，运石头、下石方，放铅丝笼的人呼着号子，一笼笼石头嘭嘭下水了。

在与洪水搏斗的日日夜夜里，沿黄军民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援。人民解放军出动陆、海、空、炮兵、通讯等部队，并调来了飞机、橡皮船和救生工具，投入守堤抢险和抢救灾区群众。短短几天里，全国各地运来麻袋、苇草、草包200多万条。辽宁、江苏、广州、上海、天津、青岛等省市运来大批抢险物资，源源不断地投入抢险第一线。

周恩来视察黄河大桥

1958年7月17日夜23时，当21000立方米/秒流量的特大洪峰经过郑州铁路黄河大桥时，将11号桥墩冲倒，相邻两孔钢梁落入水中，连接祖国大河南北的交通中断。

被称为“万里黄河第一桥”的郑州黄河铁路桥，桥梁全长3015米，102孔，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开工，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15日建成，1906年4月1日随芦汉铁路正式通车。这是我国在滔滔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桥。

国务院接到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和中央防总的报告后，立即报告了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总理。

7月18日下午4时，专机在黄河之畔的山头上空盘旋了两周。周恩来在飞机上，俯视被洪水冲断的黄河大桥，然后飞往郑州机场。

周恩来在省委听取了黄河水情的汇报，王化云汇报了不分洪的意见。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洪峰到达下游的沿程水位和大堤险工在高水位下的情况，王化云一一作了回答。

10点多钟，周恩来登上列车，前往黄河大桥视察。

周恩来在车上开始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赵文甫，铁道部副部长余光生、郑州铁路局局长赵聪、长江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菊潜等人，商讨抢修黄河大桥的问题。

11点半钟，周总理在黄河岸车站下车，徒步走进了黄河大桥工程处的大院。

当时，黄河复线铁路桥正在修建，同洪水抢夺修建新桥器材的人们，已经苦战两昼夜。

周恩来在明亮的院子里和迎上来的人一一握手。同67岁的

老工程师刘鸿钧握手时，问："任何桥梁会不会永远不坏？法国巴黎的铁塔会不会几万万年都不倒？""要倒的！"

周恩来引用刘鸿钧的回答，向大家解释自然界事物的发展规律，世界上没有永远不死亡的东西。

总理又问前边的几位工人，"你们是哪里来的？"几个人一齐回答："长江大桥。"周总理点了点头，和蔼地说："搞完长江，搞黄河，搞完黄河，还要再搞长江。三峡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水库！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几百名职工一齐回答。雨点啪啪下了起来。

周恩来在雨中讲话。他说："修桥依靠大家。""你们劲头很大，要同暴风雨和洪水斗争，像革命战争胜利那样，工农兵一齐干，尽快修复大桥，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们！"

会后，周恩来又同河南省委、郑州铁路局、铁道部的领导以及桥梁专家集中讨论了抢修方案。据当时参加抢修大桥的原郑州黄河大桥工程段段长乔廷选回忆，抢修方案采用钢轨桩推进法。以10、12号桥墩为阵地，从两端向前打钢轨桩。用万能杆件在钢轨桩上组成栈桥，逐步向前推进。待到两边相距为一孔32米桥时，则用钢轨桩作基础筑成桥墩。架设一孔跨度32米上承钢板梁通车，通车后再拆除栈桥。

深夜两点了，周恩来打电话给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叫他派舟桥部队到郑州架桥。

放下电话，他问王化云："黄河能不能搭浮桥？"

王化云回答说："能。刘邓大军渡河，在寿张县孙口搭了浮桥。"又问："现在能不能搭浮桥？"

"不能，当时造的200多只船，现在都坏了。"

周恩来说："这是缺乏战备观点，如果帝国主义打来怎么办？"

第二天，周恩来又乘飞机视察了水情，沿黄河飞行到山东再飞回上海。

19日下午，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和有关人员，第二次前往黄河大桥视察，当晚省委又举行紧急会议，研究支援修桥工作。

20日上午，省委又继续举行紧急会议，研究支援抢修大桥和架设浮桥的有关事宜。会上，宣布成立河南省抢修支援委员会。

7月20日下午成立了黄河大桥抢修工程指挥部。

7月22日经河南省委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共黄河大桥抢修工程委员会。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支援抢修大桥工程的机械设备和器材，也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地。

郑州铁路系统上千名职工日夜在大桥工地抢修，职工卞朝安提出使用双龙门插桩法，提高工效两倍，队长石景仁提出四龙门插桩法，使插桩、接桩、打桩平行作业；夏汉臣等人提出送桩与桩帽一起吊装。

奇迹与代价

7月27日，千里黄河大堤两岸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建国以来黄河下游最大的一次洪峰驯服地流入渤海。

同一天，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发言人说："自1946年人民治黄以来，黄河已经安度了11个伏秋大汛，没有发生决口泛滥，今年的特大洪峰，最大洪峰流量22300立方米/秒，特大洪水总水量达60亿立方米。这个水量和洪峰流量都和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1933年相似。特别是人民治黄以前历年大洪水到不了东明县高村就要发生决口，因而高村以下的河道是从来没有经过像今年这样大洪水的。但是今年我们战胜了特大洪水，两岸没有分洪，没有决口，保证了农业大丰收。这

是我国人民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在这个“粮食夏季一下子增加几百亿斤”的跃进之年，自然，发言人不会提到黄河中下游人民在本次洪灾中付出的惨重代价。这些代价是

据不完全统计，山东、河南两省的黄河难区和东平湖湖区——淹没村庄1708个；灾民74 08万人，淹没耕地304万亩，房屋倒塌30万间。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给这里的人们所带来的劫难更要惨重许多倍，因而，这样的数字是容易被遗忘的。

1958年。河南。就在特大洪水降临前后，以下几件大事也将被历史记录在案.

7月的《中州评论》杂志，发表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8月6～8日，毛泽东视察黄河之畔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等著名说法，均出自此次视察。

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河南，由此成为人民公社的发源地。

“75·8” 劫 难

——1975年驻马店大水灾

于为民

时间:1975年8月

地点:驻马店地区

灾种:洪水

灾情:特大暴雨引发的淮河上游大洪水,使26座大中型水库相继漫顶垮坝,死亡85万人,冲毁铁路100公里,经济损失100多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

□ 灾前,天气闷热,鸡不入舍,猪不吃食,黄狗仰天狂啸,一片黑压压的乌鸦,聒噪不止

□ 驻马店地区上空出现“龙摆尾”现象,顷刻间,创世界纪录的暴雨,雨点如矢,击落鸟雀无数

□ 在20多个小时内,淮河上游26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垮坝,莽莽大水,势如山倒,速如飞箭,扫荡四方

□ 数百万人浸泡洪水中,有人中毒,有人患病,有人饿死

□ 埋葬数万生灵的土地,次年的庄稼格外茂盛

驻马店,东经113°57′~114°05′,北纬32°55′~33°01′,京广铁路上一个难以引人注目的三等小站。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马店地委和驻马店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统领着铁路东西九县一市和相当于一个瑞典或三个爱尔兰的人口。

走出驻马店车站,便可以看到广场上有一只从构思到造型都

非常拙劣，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恭维的奔马。小城将此引为自己的象征，这里也的确寄托了人们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未来的向往。那扬蹄奋首、腾空飞跃的姿势，要告诉人们它急于摆脱贫困的愿望，而过于写实的风格和粗线条的勾勒，极度的不协调和不成比例，瘦削的身骨和满身厚厚的尘埃都使人联想到贫穷、落后和愚昧。这匹马，也许过于疲惫了，也许在跳跃的一瞬间已经用完了最后一点力气，也许它无法负载过于沉重的历史。

驻马店，顾名思义是驻马之店，其实，它的前身就是一座真正的驿站。公元 1474 年，明英宗封第六子简泽为崇简王，就藩于汝宁府，为了便于与京城联络，在城西北确山、汝南、遂平交界处设置驿站，周围百姓以此为集市，南来北往的马帮商贾多在此投宿。久而久之，这里成为集镇，驿站便取名为驻马店。本世纪初，京汉铁路修通，驻马店渐而繁荣。

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泛滥成灾，大禹疏通河流，导水入海，定天下为九州，豫州居九州之中，驻马店地区所辖九县一市古为豫州之中。在驻马店市以东 30 余公里汝南县城以北处，现在仍有一座小小的土丘，当地人筑土为山，修碑为亭，颇为得意地称之为天中山，意为居天下之中，而不论天有多高，地有多长。

然而，在世人的心目中，与驻马店联系在一起的更多的是苦难和不幸。驻马店与水结下难解难分的缘分，只要从地图上看看地名，就可以看到它与水的联系；宿鸭湖、莲花湖、连环湖、蛟停湖、洙湖、关津、水屯；有水就有桥，于是便有了三桥、王桥、板桥……亚热带与暖温带结合部位的特殊环境，夏季的风从太平洋挟来大量的暖湿空气，形成这里湿润而多雨的气候。水，滋润了万物生长，五谷丰登，哺育了生命的延续，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由于河道失修，堤防残缺，河水经常泛滥，水灾频繁。从公元前 184 年至 1949 年的 2100 多年间，就发生特大和较大水灾 113 次，史志上关于水灾的记载比比皆是：

公元前 39 年，夏秋大水。

公元 961 年(宋太祖建隆 2 年)，大水。蔡州霪雨害稼，陆地行舟。诏发陈许丁夫数万，浚蔡水入颍。

公元 1593 年(明神宗万历 21 年)，特大水。汝南春夏淫雨，历秋弥甚，势若倾注。淮汝横溢，一舟行于途，人栖于木。田禾庐舍崩坏殆尽，其溺死者无算，是冬大饥。

公元 1632 年(明崇祯 5 年)，大水。正阳水坏民舍，鱼入市，疫大作，民死者众。

公元 1931 年(民国 20 年)，大水。遂平大雨连月，沙河、石羊河同时泛滥，上下决口共计 78 处，致成巨灾。环城 30 里内尽成泽国。铁路桥梁亦均冲坏，历时半月始能修通。

公元 1946 年(民国 35 年)，大水。新蔡大雨连绵四昼夜，洪汝两河泛滥，平地水深数尺，秋禾尽被淹，房屋倾倒无数。

水患无穷，灾难无穷，古老的大平原上几成泽国。大水卷来时，河港横溢，房倒屋塌，人为鱼鳖，洪水过后，大地如洗，瘟疫流行，历史留下一幅幅悲惨的洪荒图。

1949 年以后，年轻的共和国征尘未洗，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大决定，确定了“蓄洪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在上游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期目标和低洼区临时举办蓄洪工程的规划。驻马店地区处于淮河流域上游，占淮河流域总面积的 10%。1950 年冬，在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建成了 3 个滞洪区；1951 年，板桥水库、溥山水库投入施工；1951 年至 1954 年，在洪、汝河下游及大洪河入淮处进行大规模治理。至 1974 年，全区在山区和平原建成 170 多座大中型水库，塘、堰、坝星罗棋布，淮河、洪河、汝河沿岸建成一座座排灌站，灌溉面积 500 多万亩。经过治理，减轻了洪水造成的危害。但由于水利工程标准低，有些是匆匆上马，工程不配套，效益无法发挥，水患仍然

是人们面临的主要威胁。在1949年以后的38年中，有28年发生水灾和大水灾。每到汛期，人们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防汛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在驻马店地区生产救灾办公室里，在档案柜里一捆捆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中，默默地躺着这样一份纸页发黄的文件：

“1975年8月5日至8日，我区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全区平均降雨量达800毫米以上，暴雨中心降雨量为1282毫米。由于雨量集中，洪水暴涨，板桥、石漫滩、田岗、竹沟等水库垮坝，淮河决口，南北150公里，60亿方洪水漫流，汪洋一片。平地积水1至2米，持续10天以上，有的达十七、八天，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伤，国家、集体与个人财产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第一章　黑色的八月

进入1975年，席卷一切的政治飓风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盘踞了10年之久，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天地玄黄、混沌无序的世界。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喧哗与躁动，勾结与争夺，虔诚与虚伪，反叛与忠贞，眼泪与鲜血，人们挖空心思地去残害别人，又提心吊胆地防备明枪暗箭。在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喧嚣声中，从京都乡村、工厂、学校、兵营，从共和国的神经中枢到每一个末梢细胞，都处在一种极度的亢奋之中。

天也似乎阴阳倒错。盛夏，多雨的季节，今年却一反往常，久不落雨，持续干旱。太阳像火球一样在大地上空燃烧，贪婪地吸吮着地上越来越小的汁液，各水库水位剧减。河，断流了；坑塘，干涸了。土地龟裂成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沟缝，禾苗因缺少水份耷拉下软绵绵的叶子，继而枯萎死亡。

旱情严重，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例行公事般向各级发出抗旱保丰收的通知，强调抗旱的重要意义，各级革命委员会照例是转发文件或将此束之高阁。8月上旬，在省城开会的中共驻马店地委书记苏华向家里打电话，询问全区抗旱进度，得到的回答含糊不清。

抗旱也好，防汛也好，只不过是布置布置而已，谁也没去当真。一无水源，二无器械，拿什么去抗旱？何况，人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孔孟之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偶而有人提醒久旱必有大雨，在抗旱的同时，也应该做好防汛准备，这自然会被人们认为是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甚至以破坏革命，扰乱人心论处。

即使是偏僻的乡村，也失去了往昔的宁静，青壮年劳力怀着极大的好奇和热情，不时应召到大队、公社、县城参加各种各样的批判会、讲用会、庆祝大会，尽管他们永远也弄不懂天底下到底谁最正确，走马灯般上台下台的头儿们到底谁才能代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留在田地里的多是些老人和妇孺，这些本份的庄稼人始终固守着这样一个信念：不论谁当家做主，地里打不出粮食，大家都得喝西北风。

眼巴巴地望着朗朗晴日，抚弄着日渐枯萎的禾苗，怀着侥幸和期待，庄稼汉们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天啊，快下雨吧！

雨终于来了。

驻马店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指挥长刘培诚撕下8月4日的日历，隐隐感到气候反常。一大早，太阳把人烤得透不过气来，猩红的朝霞像一团团燃烧的熊熊大火。没有一丝风，大片大片的乌云成群结队地涌出山口，从四面合围、冲撞、分裂、聚合，转眼间遮没了太阳，遮没了蓝天，一些异常的征兆出现了.

板桥水库管理局院内，合抱粗的百年古槐枝干虬劲，地上盘根错带，树根部有一只碗口大小，一尺多深的树洞，这里是孩子们玩耍取乐的有趣场所。树洞平日干涸，天阴洇水，但水从未洇出过洞

口，如今洇出的水变戏法般源源外溢，流出一米多远。

板桥街上，鸡不入舍，猪不吃食。一只黄狗惊惶失措地跳上屋顶，仰天狂啸。无论人们怎样追打责骂，就是不肯下来。

林庄，位于板桥水库下游十几公里，村南边的坡地上，聚满了黑压压的乌鸦，驱不走，赶不散，聒噪不止。

泌阳境内很多水库泛浑，大路上蚂蚁搬家，神态凄凄惶惶。

上午8时，随着一团闪电，一个巨雷在半空中炸开，震得地动山摇，紧接着，惊雷滚滚，在半空中打转，在地上连成一片，烧焦了泌阳县境内口门水库山上大片的树木。

天，像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帷幕，天地间陡然黑暗，狂暴的雷霆和闪电又把灰暗的天空撕裂成无数条碎片，仿佛要把大地捣成一团齑粉。几只野鹤结成一队向天际奋然飞去，不知要飞向何方，在黑色的天幕上愈发显得洁白和勇敢，须臾之间却又被雷电吞没。暴雨倾盆而下，倒海翻江，天地间浑茫一体，几步之外看不见人，说话听不到声音。强劲的狂风也趁机突袭，高达七八级的狂风以锐不可当之势席卷而至，所到之处，房倒屋塌，大树折断的声音“咔咔嚓嚓”的响成一片，风雨雷电借助于冥冥之力，主宰了整个宇宙。

浑浑茫茫的雨幕覆盖了除新蔡以外的驻马店地区及周口、许昌、南阳、信阳广大地区。驻马店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值班室的电话繁忙起来，报警的电话频频不断。滚滚的山洪呼啸而下，滔滔洪水卷起白色的泡沫，浑浊的波滔翻滚追逐，洪河、汝河洪峰迭起，各个水库水位急剧上涨，人们刚刚庆幸这场大雨解除了旱情，可以免除抗旱之苦，又隐隐感到这雨势过于猛烈和突然，但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一场空前的灾难已经逼近。

8月6日下午5时30分。

遂平县城西关外月儿湾上游500米处的水文站，工人们已经与暴雨洪水搏斗了三天三夜，有的守护在电话机旁一步不离，随时接收上级指令，及时向地、县防汛指挥部汇报雨情和水情；有的披

着雨衣动也不动地蹲在水尺旁，认真观测水位，记录水的脉波；有的在测流缆道旁操作水文仪器，测量水流；有的在算水账，作预报，准备夜测的航标。

“看龙摆尾啦，龙摆尾啦！”不知谁在堤上大声惊叫。霎时，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计，跑到院子里和河堤上，向西天遥望。半空中，乌云翻滚，层层迭迭，云头像马队一样向北狂奔，有的向南急驰，有的向上翻滚，有的向下沉没。在沸腾的云层下沿，有一条约半米粗细乌黑色的云柱，似一条飘带在风雨中摇摆，又像一只被人抓住头的鳝鱼，慢悠悠有气无力地摇摆尾巴，渐渐下沉和延伸，一米、二米、三米、十几分钟后，才消失在越来越厚的云层中。

民间俗称的“龙摆尾”在中原腹地是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这是一种范围小时间短的猛烈旋风，即龙卷风，直径从几米到几百米不等，风速通常达每秒几十米至100米以上，常出现在剧烈变化的积雨云下。云层呈漏斗状下垂，如果到达地面，会造成极强的破坏力。人、畜、器物常被龙卷风挟至空中带往他处，经过水面时，则吸水如柱，其状如龙摆尾。很多人目睹了这一场景，很多人不清楚龙摆尾的起因，很多人都听说过天上吊龙王会给人间带来苦难和不幸的传说，人们心头笼罩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7日夜晚8时，设在汝河月亮湾大堤外侧的遂平县防汛指挥部的茅棚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县委负责人关心地询问：“你们那里怎么样？”

雷声震耳，暴雨如注。自6日起，汝河水势暴涨，遂平县城南月儿湾险工地段已经接近保证水位。7日，全县平地积水1米左右，交通中断，电话中断。堤内堤外，天连水，水连天。月亮湾像一弯新月环绕县城，月亮湾大堤是县城的屏障，由4000多名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1万多名群众组成的突击队不分昼夜，在这里挖土装袋，加固堤防，已经固守了两天两夜。

月亮湾防讯总指挥、县委组织部长陈朝贤抓起电话听筒，稍稍

迟疑了片刻，用低沉的鼻音答道："放心，人在堤在！"

陈朝贤放下电话，步履沉重地走出茅棚，穿过层层雨幕和浓重的夜色，只见大堤上灯火点点，人声鼎沸，人影绰绰，他的心情略为放松，从电话里得知，县委、县革委的头头们都分头到县直各单位、各个公社组织抗洪抢险，汛情十分严重。

滔滔洪水已淹没了全区，地革委生产指挥部一片忙乱。地委副书记魏世昌听说遂平县境内奎旺河决口，与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史怀玉、地区水利局局长章鸿江等约定前往察看水情，但一打听水大过不去，只好作罢。军分区程司令员建议乘飞机从空中察看全区水情，7日上午，魏世昌一行6人赶到30多公里以外的军用机场，但因天气条件恶劣，直升飞机无法起飞。一行人改乘火车准备返回驻马店，但确山以北的铁路已经中断。出了确山火车站，直奔县委找汽车，连夜往回赶。地革委生产指挥部里，只指挥长刘培诚一人在家，各地都联系不上，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有人担心水库会出大问题，但驻马店通往各大水库的道路都已被洪水切断。板桥水库、薄山水库、宋家场水库情况不明。往各县联系，能要通的地方都汇报雨大、水大，到处河堤漫溢决口。后半夜，与遂平失去了联系，紧接着，上蔡、西平、泌阳电话中断。刘培诚敲着脑门想了想说："要把这些情况向省里汇报！"

邮电局长话台值班员一连接了几个地方，线路都不通。地直机关的干部职工没人动员。都集中在办公室里等候命令，几个女同志感情脆弱，在地委楼上痛哭不止。派出去察看水情的人回来报告·驻马店城四周都是汪洋一片，遂平县城只能看见几个烟囱。

人们心中升起一个不祥之兆。公务员把夜餐送到刘培诚办公室，肉丝面，热腾腾的，可谁也没有心思去吃。钟表滴滴答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天快亮的时候，一个浑身湿漉漉的人破门而入，进了门就哭叫起来："板桥水库出事了！"

“出了啥事，你咋知道？”指挥长刘培诚一把抓住那人的肩膀追问。

“板桥水库大坝——垮了！”

啊？！这怎么得了？下游哪能受得了？这样的大事，可是杀头之罪啊！一屋子人全都瘫在椅子上，半天起不来。

第二章　崩　　溃

悲剧拉开帷幕的时间是1975年8月5日。

暴雨如注，倒海翻江，远近白茫茫一片。水库水位上升到107 9米，已接近最高蓄水位。当晚，板桥雨量站测得日降雨量448 1毫米，最大1小时降雨142 8毫米。而按水库千年校核标准，最大日降雨量才是306毫米，3日降雨量441毫米。

雨势汹汹，风雷滚滚，地动山摇，令人惊心动魄。

夜幕低垂，水库管理局院内积水1米多深，总机室等70多间房屋全被泡塌。库区内电话中断，管理局与水库上游的祖师庙、蚂蚁沟、火石山、桃花店、龙王庙等雨量站全部失去联系。公路交通中断，板桥街上积水2尺有余，供销社、银行被大水冲倒。坝外的大水因废渠阻隔不能下泄，由东向西倒灌，淹没了水库大坝坝基。街上大部分民房倒塌，居民哭号声此起彼伏。驻军与板桥公社干部在慌乱中组织力量抗洪抢险，掩护群众仓促向北山撤退。

夜沉沉，雨茫茫。

大坝内波涛汹涌，浪峰喧嚣着、奔逐着，恶狠狠地向大坝撞击，激起一丈多高的水浪和团团水雾。坝外的急流和坝内的洪峰互为呼应，两股恶势力拧在一起，拼命地摇撼着坝基，雄伟的大坝此时变成了水中飘摇的一叶扁舟，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颠覆。

水库管理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张群生忧心如焚，吩咐立即抢修电话，沟通与上游雨量站的联系，以便随时掌握雨情水情。水库干

部职工大部分上了坝顶，密切监视水情，同时在主溢洪道上提闸放水。

一辆吉普车沿着被洪水冲得坑坑洼洼的道路，向驻马店方向急驶。司机已经加到了最大油门，革委会主任张群生还嫌车开得太慢，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再快点！他要到驻马店地区生产指挥部汇报汛情和灾情，同时要求调拨一部电话总机，迅速派人修复通讯线路，并要求开大闸门泄洪。

地革委生产指挥部研究后答复：水库下游汝河堤防多处漫决，遂平还在组织抢险堵口，经请示现在不宜加大泄洪量。生产指挥部提出4条意见：立即派出一支十几人组织的医疗队，抢救伤病员；粮食部门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商业部门负责解决煤与其他生活用品问题；通知邮电局抢修线路。

风雨苍茫，地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刘培诚等匆匆率地直有关局委的头头们前往板桥。小汽车顶着扑面而来的风雨，在被水淹没的公路上时走时停，摸索着前进，一个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下午两点时分，小汽车驶入板桥，展现在前面的是这样一幅图象：满目浊流翻滚，街上断壁残垣，灾民哭声遍野。

刘培诚当即召集水库、板桥公社和驻军负责人联席会议，部署抗洪抢险，制定防汛方案，确定统一指挥。会议室里，一身水一身泥的人们或席地而坐，或靠椅而立，把刘培诚围在中间，个个言辞铿锵，语调激昂。有的主张加高大堤，有的主张炸开副坝泄洪，减轻对大坝的压力。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会议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最后，人们才突然发现有关抗洪抢险的一切方案都无法实施。水库负责人尴尬地告诉大家：防汛仓库里没有铁锹、草袋，更没有一两炸药，只有几根小木棍和几只民兵训练用的木柄手榴弹。

刘培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挥手宣布散会。然后带人到部队营房中察看灾民的安置情况，到坝上看了水情后，乘北京吉普车走了。子夜时分，板桥公社一名干部淌着齐腰深的积水赶到水库管

理局，转达了泌阳县委转来的省地防汛指挥部指示：板桥水库开闸泄洪，最大泄洪量开到400立方米/秒。

到了6日23时，主溢洪道闸门提出水面，紧接着，输水道全部打开泄洪。水位仍在上涨，水库水位高达112 91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110 88米。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天刚蒙蒙亮，水库管理局的全体职工都集中在坝下，革委会主任张群生发表简短演说，动员保护国家财产，组织家属转移。地革委副指挥长陈斌召集驻军、水库和板桥公社领导人会议，商讨应急措施。为了便于指挥，成立联合防汛指挥部，制定分阶段防汛方案，组织抢险突击队，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宣布水库处于紧急状态，通知下游群众转移。与此同时，派人火速到驻马店，催促地委、地革委立即与驻军联系，派解放军到水库增援，抢修通讯线路，运送草袋、发电机组和其他防汛器材。

电话已经完全中断，水库只好用部队电台与地委联系，并组织水库职工和民工固守坝顶，等防汛器材运到后立即投入抢险。驻军通讯兵将两部电话机分别放在大坝两端，便于及时通话，另一部报话机派往板桥水库至驻马店之间的沙河店，接力联系。

这依然是一种毫无结果的期待。地区防汛指挥部用电话询问水利局是否准备有麻袋和草袋，回答是没有；电话又接到粮食局、供销社等部门，结果同样令人失望——没有。

此时此刻，板桥水库下游的林庄雨量站，农民陈家山冒着雷电和狂风暴雨，克服重重困难，实测出降雨总量为1631 1毫米，3日雨量1605 3毫米。3小时以上雨量记录分别为本区以往最大记录的1 7至2 3倍，均超过中国大陆以往历次暴雨正式记录的最高值。林庄6小时降雨量超过1942年7月18日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密士港780毫米的世界记录。雨量之大，雨型之恶劣不仅国内鲜有，在国际上也极为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后来将此次大暴雨定为“75·8”雨型。

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斌的回忆：

8月6号上午，天又下起大雨，水库上乱成了蚂蚁。草袋没有，铅线没有，木材、炸药也没有。我生气地问这是怎么搞的，水库说经费不足，没钱去买。

晚上技术人员都到了坝上，我叫秘书往郑州挂长途电话，天上一雷一闪不断头，电话筒里嗡嗡叫，震得耳根子发麻，啥都听不清楚，我又派人到驻马店汇报情况。

7号那天下午，又开了一次会，报话机通话有效距离短，驻军派出两名战士，携带一部报话机去沙河店接力传递消息，听说人刚到地方就遇上了水，连人带机都冲走了，唉！消息传不出去咋办？听说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帮板桥汽车站运东西上山，正要返回驻马店。我当即写信一封，派一名战士带上，随车到驻马店直接找地委领导汇报。

响雷不断头地从头顶上滚过来、滚过去，闪电一道接着一道，驻军部队派车把我送到水库管理局院内。街上的水已经淹着了汽车大半个轮子。干部职工都在坝上，坝下只有几个炊事员。总机室里电话扒了出来，线路抢修后，时断时续可以和坝南、坝北及板桥公社联系。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姓杨的女同志值班。

我又累又饿，心里七上八下，不知从啥地方扒拉出一只馒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肚里填。院里的水眨眼涨到齐腰深，剩下的人都撤离了，我对小杨说：这地方没法坚持了，你也快点上坝上去吧！地区水利局的一辆吉普车也在院里，两辆车一前一后上了坝。后面的车刚刚过去，一棵大树“哗啦”一声砸在路面上，好玄乎啊！风呼呼叫，雨劈头盖脸往身上浇，砸得脸上生疼。张群生等人正在北坝头对着报话机向坝南头使劲喊：提高闸门，加大泄量！但风大雨大，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更不要说报话机了。

电话不通，报话机不通，从坝两端只好派人来回传递信息了。水位离坝顶还有几寸，看样子，很快就会平坝顶，南坝头引桥豁口

到处漏水，大家七手八脚去堵，哪里能堵得住？

雷贴着坝顶炸，闪电贼亮贼亮，照着满世界大雨，头上是水，身上是水，脚下踩的还是水。很多人躲到坝上的一个小亭子里，免得雨水浇身。不知谁搬了张椅子让我坐下歇一歇，恍恍惚惚到了零点左右。只觉得眼前刺眼地亮了一下，接着，天崩地陷般地一声巨响，坝基一个趔趄像翻了一个个儿，脚下水声震耳，我下意识地想到水库出事了。

这时候，洪水已经翻过防浪墙，剥去沙土层，从大坝跨越汝河身的地段推开了缺口。缺口处水浪翻滚，像烧开了锅。眨眼间，缺口越冲越宽，在坝南和坝北的人被隔在两岸，没法过去也没法联系。

水库革委会主任张群生很紧张，直愣愣地盯着我说个没完："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我叹了一口气安慰他说："总结教训吧。"

其实，我心里也很害怕，这可不是小事啊！"

原板桥水库管理局副局长赵文范：

8月7号，天刹黑，水离坝顶不到一米，副溢洪坝出水，打水库建成二十几年，这还是头一回。

有人汇报说，鱼都从溢洪道跑了。该想办法拦一拦，这也对头，我就派了一条船去拦鱼。副溢洪道没有拦鱼设备，当时也压根没想到会垮坝。

晚上11点，我和地区来的人上了大坝，借着闪电往坝里看，只见白茫茫一片，坝外边的管理局没见了影儿。雨像一道墙，往前走一步得费好大劲。坝南头的发电站还在发电，坝上的电灯一闪一闪，像亮亮虫儿。

几个人商量，这咋办？谁心里也没个正主意，万一大水漫了顶，土坝保不了险。

有人问我："老赵，你看水库咋样？"

“我看不行了，水涨到防浪墙上了。”

部队打了几发信号弹，又全叫风雨遮挡住了。猛然间，天上亮起一团大火球，亮得邪乎，扎得眼疼。水不再涨了，推倒了防浪墙，从大坝缺口的地方往下泻。说来也真怪，这时候雷雨也停了。站在断坝上，除了听见轰隆隆的流水声，别的啥动静也没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谁也没挪动一步，没说一句话，连大气也不敢出。

天亮了，一看，水库里哪还有水，库底的石头都露了出来。大坝垮了，大家心里难受，这咋向党交代啊？

板桥水库水文站站长李歧山：

8月5号7点40分，雨下得很猛，雨量筒放上就满，换也换不及。当时水文站还有两个女同志，一个怀孕，一个十七八岁，看起来，只有靠我自己努力了。

8点整，是发报的时间，已经下了80毫米，水从下游的林庄方向往上顶，淹没了板桥街、总机和管理局的房子都冲垮了，好比打仗，仗没打，指挥部先被破坏了，这仗能打赢吗？

电报发不出去，我只好到部队求援。从管理局到北山岗有一座水泥桥，桥上水深不见底，我顺着桥栏杆，泅着水，好不容易过了桥。

8月7号17点开始，暴雨中心形成，一小时一公里，雨像从天上往下倒。到了半夜时分，大坝垮了。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有人猜测，会不会是苏联设计的特殊武器打过来了？

20点30分，大坝南端升起两颗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又响起一阵排枪。这是警告下游群众撤离的信号。

22点10分，水库管理局收到了驻军转来的地区防汛指挥部电报，指示打开闸门，以450立方米/秒的速度泄洪，不考虑其他影响，全力以赴保证大坝安全。

收报后，陈斌、张群生等联名向中央、省委、地委发出一份特别

告急电：

板桥水库处于特别危急状态库水位已过坝顶即将漫过防浪墙主副溢洪道已全部运用要通知沿河社队注意抢险转移水库防汛指挥部在大坝南头被围请求空军支援。

在历史档案残缺不全的资料中，我找到了这样一份电文，电报是否发出，是否有人收到，已经是不解之谜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是：没有人向地委转达板桥水库的险情，地委、地革委对板桥水库情况茫然无知，没有对下游采取任何撤离和转移措施。

洪水已经超过保证水位时，水电站派人请示，什么时候停止发电？革委会主任张群生坚定地回答："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电站紧邻坝脚，倘若大坝被冲垮，电站首当其冲。坝上抗洪抢险任务繁重，需要有电照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决不能后退。水电站的工人仍紧紧守护着发电机，并砸烂电机房后窗的玻璃，以备危急时突围。但谁都清楚，一旦洪水压顶，突围的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坝顶上的电灯在风雨中摇摆不定。零点 20 分，电站因形势危急，停止发电。整个大坝陷入一团黑暗。

坝顶已出现多处漫溢，张群生吩咐派人察看。前去的人见防浪墙被推垮了一大截，脚下激流滚滚，无路可走，只好退回起闸房和警备房。

没过多久，有人大喊："水落啦，水落啦！"

此时，1975 年 8 月 8 日零点 30 分。

风停雨歇。深蓝色的天幕上居然透出几颗小星星，用诡谲而残酷的眼睛幸灾乐祸般地打量着这块蒙难的土地。

第三章　在水一方

乡村的夏夜，应该属于平静与安谧。当暮色模糊了地平线，在

原野上悄悄降临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回村庄，回到自己赖以栖身的小巢中。男人们挑水喂猪，女人们烧水煮饭，上学的孩子回到家里，狗似在院里打转。虽是少油缺盐，粗茶淡饭，但一家人围在炕头，你恩我爱，不失天伦之乐。如果生产队不召开什么革命大批判会、办学习班的话，男人们趿着鞋，挟着破扇子去串门，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论起今年收成如何，天会不会下雨，谁家的姑娘找了婆家，谁家的媳妇偷了汉子。女人们要照抚孩子睡觉，堵鸡笼，关猪圈，然后趁着夜晚把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衣服洗一洗，晾干后不误明天再穿。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人们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贫困，在精神的荒漠中去寻求属于自己的乐趣。

夜幕又一次笼罩着原野，一连几天的霪雨，似乎给这夜色增添了几分沉重。人们早早地入睡了，管它外面雷声隆隆，雨声哗哗，天总不会塌，地总不会陷。风雨之中，偶而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和断断续续的狗吠，但很快又归于平息，天地间只有风声、雨声和雷声。

汝河、洪河、大大小小的河道水位都在上涨；借着风声雨声的掩护，淹没了岸边的庄稼。

灾难已经悄悄逼近。

汹涌的洪峰翻越板桥水库大坝，像一群挣脱牢笼的猛兽，卷起几丈高、十几丈高的洪墙，声如巨雷，势如山倒，速如飞箭，狰狞地向下游猛扑而去。

与此同时，洪河上游的石漫滩水库溃决，洪水突破洪河防线，横冲直撞，到处漫流。从 8 月 7 日 4 时到 8 日 1 时 40 分，在 20 多个小时的时间内，淮河上游 26 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垮坝，洪水向四面八方窜流、扩展和汇合，成浩浩荡荡之势。所到之处，田园、村庄须臾化为虚无。山在倾斜，地在颤抖，世间的一切仿佛都不复存在，只有这莽莽大洪水。昔日的原野化为茫茫大海，养育生灵万物

的大地变成了屠场，洪水怒吼着，不安地噪动着，似乎要毁灭世间的一切。

沙河店　吴王冢与两层楼上

汝河园盛产黄沙，又叫大沙河，这座背靠河流的小镇便叫沙河店。这是驻马店至板桥之间一座繁华的乡间小镇。居沙河店镇西半公里处，有一座高两三丈，周围三四十丈的古墓，冢上树木如盖，犹如屹立在万顷禾苗上的一座绿岛。介于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之间的这块土地，在漫长而悠远的历史中，几乎每一处地方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都埋藏着岁月的咄痕。传说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之弟夫概与越兵对阵，因兵力悬殊败下阵来，率兵越汝河向南溃逃。时值山洪暴发，夫概纵枪跃马过了河，数千名士兵却被洪水吞没。夫概羞愧交加，引颈自缢，后人筑冢为念。

雨下得沟满河平，沙河店的大街小巷里笼罩着惶惶不安的气氛。西街大队办公室里，干部们被匆匆召集到一起，大家一个个心情沉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浓厚的烟雾在屋顶盘旋升腾，苦辣的烟味呛得人们透不过气来。大队党支部书记神情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严肃："同志们，这就是战场，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都是党员干部，群众看着我们，只要群众在，我们就不能走！"

刚到大队工作的李志业开完会后，慌慌张张赶回家，安排家人先走，他对妻子说："要走，咱们一个向南，一个向西，免得都淹死。"

妻子泪流满面："要死，死到一块。"

李志业任务在身，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首先组织群众撤离。他哪里知道，刚开完会，支书就先上拖拉机逃跑了。拖拉机顺着公路向东跑，到了黄西桥时，桥上大水，连人带车被卷到水中。人裹着雨衣，在水里想动也没法动，只有死路一条。

大水到来时，不少人爬上供销社两层小楼楼顶。水哗地一声涨了一丈多高，楼上巴掌大的地方站了几百人，连下脚的空都没有。只听水浪轰轰响，打得楼房直摇晃。水头扑到楼里边，一股股

往上窜，楼板像要被顶掉，楼上的女人孩子号啕大哭，有人喝道："都不要动，再动楼保不住啦！"

大家这才安定下来，像老母鸡翅膀下的小鸡一样紧紧靠在一起，谁也不敢乱动。也正是靠了人多，重量压在楼顶上，才顶住了洪水的冲力。

特大洪水到来之际，吴王冢上聚集了300多人，水漫到半腰，上面的人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魏湾　老槐树救了26个人的命

遂平县文城公社魏湾，与沙河店隔河相望。全大队沿河5个村子：李湾、魏湾、梁湾、吴湾、赵湾，一字排开。板桥水库修通后，旱能浇，粮食种下地，即使不动一锄，产量也比别的村子高出一截。在大集体时，家家户户也不缺粮吃，让四村八邻的乡民们羡慕不止。暴雨来时，人们开始还有兴趣到河边下网拉鱼。水渐渐爬上堤岸，一步步向村中逼近。全村人坐不住了，都往地势较高的大队办公室转移。

傍晚，村庄已被洪水围困，房子大多是土坯墙，一泡就塌。来不及往大队部转移的人就近爬上房顶、猪圈墙、粪堆和大树杈上。远处传来闷雷般的巨响，仔细一听，又不像打雷，谁也说不清会发生什么事，只觉得整个大地在颤抖。人们一口气没松过来，洪水已逼到胸前。平地而起两三丈高的水头翻滚而来，成排的房子冒着一股烟就沉入水中，树木被齐刷刷地推倒，人被卷入水中。大队办公室塌了顶，屋里的人都被闷在下边。

小李湾，很多人聚在村头的老槐树下，老槐树究竟活了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几抱粗的树身，苍劲的枝丫，春天绽开一树繁花，夏天撑开一树绿荫，为人们遮着风，避着雨。洪浪隔天，老人和孩子先上了树，密密麻麻坐到树丫上。不知谁冷不防抠住一只蚂蜂窝，蚂蜂一哄而起，狠狠蛰在人们的脸上和手上。人们一个个手上肿得像发面馍，说来也怪，没有一个人感到疼。

洪水以强大的力量向东北方向推进，大树的树身至今仍向东北方向倾斜，但它始终顽强地挺立在天地之间，在滔滔洪水中用宽厚的臂膀保佑自己的子孙。

遂平县城　月儿湾抢险

8日凌晨2时，洪峰以锐不可挡之势，向遂平县城猛扑而来。

一连几天，紧邻县城西关的月儿湾大堤上人声鼎沸，县抗洪抢险指挥部组织部组织干部职工和群众在堤外取土，加高加固大堤。水越来越深，堤内堤外都是水，无法取土了，人们聚集在大坝上，不知该怎么办。

火！有人大声呼叫。人们抬眼望去，只见河中的激流里燃起一团熊熊大火，顺着急流飞转而下，尤如一只火船。原来这是一架房顶，大水来时，有的人家还点着灯，水势上涨，灯随桌子浮，燃着了房顶，而就在失火的瞬间，大水推走了房顶。

洪水喷吐着白色的泡沫，疯狂地撞击着堤岸，大堤已经多处溃决，抢险队伍被隔离成许多段，脚下的大堤成了孤岛。洪水不可遏止地向堤外倒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大家心里明白，再在堤上守护已经毫无意义了。

几个从上游被急流冲来的人被浪头推到水边，堤上急忙将他们打捞上岸。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人们才知道，板桥水库出了事。抢险队伍被切断了退路，月亮湾抗洪抢险总指挥长陈朝贤狠命地吸了最后两口烟，甩掉烟头，命令派人立即去县城报信，请求支援。接着，他又吩咐身边的人，会水的快走，不会水的手拉手站在一起，免得被冲散，对女同志专人保护。

几个人跳下水向县城方向泅渡，有人责骂："叛徒，胆小鬼！"

几个姑娘绝望地失声痛哭，立即遭到训斥："哭啥哩？有人在就有大堤在！"

洪水爬上堤顶，渐渐淹没了膝盖，有人迎着洪水大声朗诵：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

勇气……话未落音，一排巨浪腾空而起，大堤立即土崩瓦解，堤上的人全部被卷进洪流。

洪水翻越月儿湾大堤，以加倍的疯狂，啸叫着扑向县城。得知大堤溃决，亲人还在堤上的消息，很多人拼命哭喊着向月儿湾奔，被人拦住。炮兵第二师一个连撑起竹筏组织营板，但水急浪高，木筏无法逆流而上，营救不能奏效。

陈朝贤被巨浪托起，又抛到水中，他的身影在浪谷里晃动了一下，便无影无踪。同时遇难的还有县委常委、计委主任王文华等人。

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滚滚直下，上游被冲断的水泥电线杆连着高压线，在洪水的裹挟下直扑下游，拉直的电线犹如一把利剑，所到之处，将房屋、树木、建筑物拦腰切断，碰上电线的人有的被削去了头，有的被折断了腰，有的被击昏致残。

遂平县委招待所是县城的制高点，从惊恐中恢复理智和从死亡中逃生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淌着水，扑向招待所。院子里、树上、房顶上到处挤满了人、畜禽和箱子、被子等杂物。人群骚动不安，拚命往楼上挤，谁也顾不了谁，似乎每上一层楼就多了一份安全。咒骂声、哭喊声、呼叫声似乎要把整座楼胀破。招待所院子里停着一辆炮二师的军用吉普，几名解放军战士把电台架在车顶上，轮流向外大声呼叫，但报话机里没有任何回声。洪水毫不留情地割断了县城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8月8日凌晨　遂平县邮电局报话班

8月5日下午，狂风骤起，电闪雷鸣，大雨汹汹。县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要求各公社组织力量护堤，一定不能出问题，各公社要及时汇报雨情。机台上红灯闪烁，信号滴滴，格外繁忙。女话务员们严阵以待，头戴耳机，手握机塞，动作娴熟地接通一个又一个电话。

6日晚，大雨不止，西部几个公社频频告急。西平县境内临近

遂平一个大队与县里失去联系，被洪水围困。大队派人跑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求助，请求与西平县联系。话务员立即向驻马店长途台说明了情况，接通西平县委。

午夜两点，遂平县委下达抗洪抢险动员会，要求话务员迅速传达到每个公社。话务员王明英早有准备，把各个公社的电话接通，连在一起，用最短的时间传达了县委通知。各公社干部接到命令，立即调遣队伍抗洪抢险。

7日晚，雨更加疯狂。告急电话接踵而至。几个山区中小水库出现险情，全县大部分公社被洪水包围。县委指令必须保证电话畅通无阻。一切为防汛让路。

设备陈旧，线路质量差，声音传递音量太小，话务员们从中间代传，喊哑了喉咙。电话汇报雨量和水情，县防汛指挥部接收不及，话务员便记录下来，趁空代传。

晚上，汝河峰洪超出保证水位，水漫进了机房。水文站告急：四面是水，准备撤退；党校告急；化工设备厂告急…·耳机里又响起车站公社西刘村的呼救电话："县委县委，我们这里情况危急！汝河堤在我们这里决口，群众出不去啦！水还在涨，电话室也淹了，我是站在桌子上打的电话……不行了，还要再垫一把椅子……"

电话接通到县委时，县委回答马上想办法，对方电话里又喊了起来："不行了，水淹着我了·……"

从此，电话里再没有了声音。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哗哗的水声已逼近总机房。话务员们谁都明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零点之后，机线班的几位师傅来到机房，升高了机架，话务员们站到椅子上接通了一个个告急电话。

洪水从月亮湾瀑布般灌进了县城，局领导决定，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其他人立即撤离，留下话务班长聂桂花等3人坚守岗位。然而谁也不愿首先离开，你推我我推你，领导费了不少口舌才把别

的人撵出机房。

附近的几百名群众从低洼处转移到地势较高的邮电局院内。哭爹叫娘，乱成一团。局领导搭起梯子，让避难的群众上了房。

水还在继续上涨，报话房里电话渐渐稀少了。长话线路、电报线路相继中断，只剩下县委、县防汛指挥部的电话还能接通，机房里一片寂静。这意味着，县城大部分被淹没。局党支部做出决定：县委不撤退，机房也决不撤退。

凌晨3时，县防汛指挥部通知撤退，县委也打来了电话：这里水很深，县委马上转移。水势大，你们也往高处撤吧。

机房的桌椅板凳都漂了起来。5点40分，3名话务员走下机台，淌着齐腰深的水，手挽手往外撤，到了门口，又不放心地回头看看机台上有没有信号。在人们的接应下，聂桂花等上了房顶。举目望去，天地间浊浪滔滔，无边无际，偌大的县城只剩下几个高大的烟囱和楼房露出水面。3个人再也忍不住憋在眼眶里的泪水，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8月7日夜，失踪的地委第一书记苏华

正在郑州参加地市委书记会议，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苏华，接到降雨160毫米，发生严重水灾的消息，心急似焚，立即向省委请假，带上秘书心急火燎地往家赶。

华沙牌小轿车以最快的速度沿107国道南行，车到颍河大桥时，水淹着了公路，桥上水太深，摸不住路径，司机面带难色。秘书下了车，站到水中引路，小汽车才一点点挪过了桥。

过了河，路更难走了，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司机摆着手吆喝："喂，前面没路了，大卡车都开不过去，小汽车顶啥用？你们别去送死了，还是回去吧！"

苏华当晚投宿到漯河，不知家中到底怎么样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催促秘书想办法找辆拖拉机，无论如何也得连夜赶回驻马店。

秘书转了一圈，在火车站找到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讲明了情况，许诺报酬从优。

农民摇摇头说："我可不敢去冒那个险，昨个儿俺一块来俩车，那一辆翻到水里了。你这不是要俺玩命吗？

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取道周口，经过项城到新蔡，听到水库垮坝的消息。秘书一时没弄明白出了多大的事，苏华叹了一口气说："完了，一切都完了！"

从新蔡到驻马店已无路可走，苏华在县委有关人员护送下，第二天越过淮河，经过淮河、信阳，再乘火车赶回驻马店。

因为几天来下落不明，河南省委派出飞机，四处寻找苏华的行踪，唯恐有个三长两短。接到省委通知，迟迟不见苏华归来，驻马店地委、地革委也焦急万分，到处打听，仍杳无音信、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人们心头又添上一层新的阴影。

当苏华出现在地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刘培诚面前时，刘培诚抓住苏华的胳膊，心中一块石头落下地："谢天谢地，总算没出事！"

地革委生产指挥部里，电话铃声不断。驻马店镇也被洪水包围，险情不断报来。北郊电站进水，电业局迅速组织技术人员乘车去抢修。街上水流成了河，小汽车刚开出门就熄了火。电业局又改派另一辆解放牌大汽车，车轮溅起一丈多高的水花，开足马力艰难地行进，像一艘逆流行驶的船。

变电站里，水已淹没了机器。舞阳至驻马店输电线路跨越汝河段被洪水卷走，抢修无法进行。8点零分，南电厂告急。练江河上游两座小水库溃决，河水泛滥，大水淹没了机房。两个小时后，发电机抖动了一下，停止了转动，驻马店全城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洪峰翻越京广铁路，从西平、遂平两县境内向下游漂流，全区1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成泽国。汝南危急！上蔡危急！平舆危急！新蔡危急！

第四章　生死场

之一：党恩

狰狞的死神张开黑色的翅膀盘旋在被洪水淹没的大地上，那哗哗的水浪是它阴险的哭声，它以为一切生命都会在洪水中窒息，一切希望都会在这里破灭。

洪水滔滔，浊浪排空。你渐渐地从昏迷中苏醒，不知自己在水中漫流了多长时间，又漂到了什么地方。天在旋转，地在旋转，天和地都化作一片汪洋，不知道哪里是边，哪里是岸；莫非天塌了，地陷了？

头脑中一片苍白，一片斩不断理还乱的混沌，但极度的饥饿和腹中强烈的阵痛拉回了你的思绪。天刹黑时，雨越下越大，村子中积水已齐腰深。汝河水猛涨，溢出了堤坝，村里鸡飞狗跳墙，乱成了一锅粥，有的人上了房，有的上了树。

又是一夜没睡，一家人躲在屋中，紧紧地偎在一起，仿佛在等待末日来临。四更时分，村里到处有人惊叫大水进了村，丈夫搀着你夺门而出，携儿带女，跟上逃难的人流，爬上村子东北角唯一的高土堆上。

20多米高的山洪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滚滚逼近，眨眼间就到了跟前。房屋被卷走了，大树被卷走了，一排恶浪击来，高土堆倾刻土崩瓦解，人们全部落入洪流。如今丈夫和女儿被冲到了什么地方？乡亲们被冲到哪里去了？会不会有三长两短。咸涩的泪水涌出你的眼帘，与脸上的雨水交织在一起，流进你的嘴角。

夜深深，水茫茫，除了洪水的狂啸和呼呼的风声，再也没有别的声响。在冥冥之中，暴虐的浪头一会儿把你打入水中，一会儿把你托出水面，你一连喝了几口水，呛得头晕目眩。你，已经怀孕9个月，早已心竭力衰。一只高粱秸箔漂到你的身边，你艰难地爬了

上去，凭着微弱的浮力，半沉半浮，随波逐流。

风一阵比一阵紧，浪一浪比一浪高。你抓着破箔不敢松手。整整过去了一天，当夜幕又一次降临的时候，你从遂平县诸市公社张竹园被冲进烟波浩渺的宿鸭湖内。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水面上波涛汹涌，你又冷又饿，浑身打颤，在水中缩为一团。

夜半更深，一阵钻心的疼痛摇撼着你，腹部像坠上一块大石头，拖着你往水底沉去。你心里揣摸，这孩子命太苦啊！早不生，晚不生，咋会偏偏赶到这种时候。

天，终于亮了，天边透出一线微弱的光，波浪滚滚的水面上，托出一轮血红的太阳，太阳用自己的血色一点点、一片片向水面渗透和扩散，混浊的水面顿时变成了血的海洋，使整个世界充满了悲剧气氛。

怀着无望的希望，你盼啊盼啊，极力挣扎着免得被水浪打沉。你无力地睁开双眼，幽蓝的天穹向你展示出一种极度的空虚和苍白。天边隐隐传来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是飞机！你的心头突然迸出一丝亢奋。飞机很快出现在视野中，机身几乎是擦着水面飞行，连机身上的红五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接着，又有几架飞机，出现在湖面上，投下一包包、一团团东西。

飞机投下的有救生圈，也有吃的，都漂浮在远远近近的水面上。你驾着破箔，艰难地向最近一只空投物游去。30 米、20 米、10 米、5 米，马上就要接近了，一股巨流从你面前腾空而起，空投物又被推到几十丈远的地方，你再要靠近，空投物又被漩涡卷走。身上的力气几乎全都用完了，唉，听天由命吧！——你又深深地失望了。

下身疼得更厉害，像是一把尖刀捅在腹部，你不安地用手托起腹部，不大一会儿，孩子哇地一声降生了。你急忙从水中捞起孩子，紧紧地揽在怀里，是个儿子，一种做为母亲的喜悦溢满你的心头，你在孩子的脸上亲了又亲，暂时忘却了灾难的威胁。水浪无情

地抽打在孩子的脸上和身上，孩子哇哇直哭，你心里又犯了愁，到处是水，拿什么东西给孩子包扎呢？大半截身子浸泡在水里，大人还受不了，才出世的孩子也陪大人遭罪，这可恶的洪水！唉，这个时候想多了有啥用？还得自己靠自己！农家女的坚韧和读过初中的智慧帮助了你，你变得非常镇静，咬咬牙，用手指掐断脐带，解下头绳绑着孩子的脐带。你费力地把孩子举出水面，孩子哇哇哭了两声就张开小嘴不再吭声了。你知道孩子饿了，可在这水天水地里，到哪儿去找吃的？哪儿又有奶水？

就这样生生死死在人间与冥界的交接处，你护着初生的婴儿被冲到汝河、臻头河两股水头进入水库汇合处，水浪滚滚，从上游冲下来的檀条、草垛、树枝、人尸聚拢在一起，在水中团团打转，你紧护着婴儿，挣扎着向岸边靠近。刚刚漂到漂浮物边缘，一阵晕眩将你带入昏迷之中。

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已经躺在驻马店镇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里，是解放军和民兵的抢险舟救出了你们母子。此刻，婴儿躺在你的怀抱里，贪婪地吸吮着奶嘴瓶，病房里洋溢着甜蜜与安详。

在洪水中出生的孩子救活啦！产妇安全脱险啦！人们奔走相告，妇产科门前熙熙攘攘，人们送来了鸡蛋、红糖、糕点和衣物。

在医生的照料下，你们母子很快恢复了健康、第四天早晨一觉醒来，你惊喜地发现被洪水卷走了丈夫和女儿站在床前，在洪水中离散的亲人重逢了，你们给儿子起了一个最富有意义的名字“党恩”。

在“75·8”特大洪水期间，驻马店地区救灾办工作人员共为6个在洪水中出生的婴儿送过衣服和食物，这些孩子分别叫洪生、树生、军生……

生命，一只顽强的进行曲，战争、洪水、干旱、瘟疫、时间、死神，无论任何灾难、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生命的生长与延续，这是一个伟大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代代相传、生命之树万古长青的原因所在。

之二:亚当和夏娃

那年月,响应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高中没毕业就报了名,到遂平县插队落户。

洪水漫无边际,吼声震耳欲聋,我在睡梦中被卷进洪水,越过桥梁,越过铁路,一直被冲到下游。水势渐渐平稳了,我凭借在学校军训时学来的游泳本领,瞅准一棵树向前挣扎着游过去,就势爬到树上。这是一棵老柿树,树干不算粗,但很结实。我坐到树杈上,不住地吐酸水,仿佛要把五脏六腑全吐出来。

天渐渐到了黄昏,太阳沉向地平线,天边烧起一抹晚霞,那霞光,灿烂而诡谲,不知又在酝酿什么样的风云。阵阵腥凉的风扑面而来,又饿又冷,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本来,爸爸来信说,已经在城里给我找好了工作,催我早点动身。我如果早走一点,也不会遇到这场洪水的。

混浊的水浪像万箭齐发,疾速而过。水面漂过来一具具死尸,箱子、柜子、床板和各种杂物。有的人坐在木头上,怀里还抱着鸡鸭鹅,一块案板上趴着一头猪,一只水牛背上驮了4个孩子。到处有人呼救,也有人从水中对我招手,只恨离得太远,无法营救他们。我感到这辈子是第一次发了愁,愁着水中的人们能不能死里逃生。

我久久地注视着瞬息万变的水面。目睹着数不清的生灵和东西从脚下漂过。只看得天旋地转,又是一声"救命"的呼叫,原来是水浪打翻了一只桌子,上面的人忽地一闪便不见了。不好,救人要紧,我啥也不顾想,"扑通"一声跳入水中,一个巨浪把我打出一丈多远,我就势捞一把,抓着一绺头发,紧游慢游,靠近柿树,把被救出的人托到树杈上。

天已经黑透了,那人哇哇吐了几口水,我蹲在他身下的树杈往上看了一眼,从那灰白色的身影中 我知道他没穿衣服。大水来时,很多人都是在梦中落了水,因此一丝不挂。这一带的老百姓有睡觉不穿衣服的习惯,开始我们这些知青还嘲笑他们不讲卫生,后

来才知道他们太穷了，白天出门都没裤子穿，哪有晚上穿的裤头内衣之类。再说，就是穿了衣服，在水中也会被剥得一干二净，水浪的冲力太大了，也有的人落水后自己甩掉衣服，免得在水里成累赘。再看我自己，也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

夜风吹来，凉气逼人。我听见他牙齿碰得格格，便关心地询问："喂，你冷不冷？"

"不，不冷。"他的声音又尖又细。

"要是嫌冷的话，咱俩挤到一块，那样暖和一点。哎，我上去啦。"

"不不，你别　　"他突然着了慌，脚和手并用，把我往下推。

我差一点落入水中，生气地跃到他身边追问："你这是干什么？"

"啊，你不要　　"他一下子抱紧了前胸。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被我救起的是一个女的。我一时没有了主张，下意识地滑到下边的树杈上。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本没皮儿的书，人类之初，地上都是洪水，上帝用泥土造出一个男人，取名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取名夏娃。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忍受无穷无尽的灾难和折磨。这世界到底怎么了，莫非一切都要推倒重来？

黑暗严严实实地包围了一切，风浪的喧嚣渐渐退去，这世界上似乎就剩下我们两个人，这使我感到难堪。我们知青小组全是清一色的男子汉，在学校男生和女生从来不说话，尽管那个时候天天讲破旧立新。我从来没有单独和女生在一起过，更何况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了又想，语无伦次地说："你不要怕，你放心好了，我是下乡知青，共青团员，我保证　　"

听了这话，她渐渐安定下来。她的牙齿还在打颤，她一定很冷，我急忙脱下身上唯一的裤头，递给她说："把这件衣服穿上吧"。

停了一会儿，她才把衣服接过去，穿在身上，连声说道："谢谢，

谢谢… ”

那一夜，我不知道她打过盹没有。我困得厉害，便抱着树想睡一会儿，可总也睡不着，心里不知为什么，七上八下。

天亮了，我从水中捞起一只南瓜，分给她一半。这瓜，虽然给水泡胀了，可吃起来胜过山珍海味，她也甜甜地吃起来。

水面上漂过很多死牛死马和人尸，死人男的全是脸朝上，女的都是脸朝下，有大人、有小孩，浑身赤裸，实在惨得很。我从水中捞起瓜秧、红薯秧缠住下身。水里有很多蛇，有的是毒蛇，从树下冲过时，都想往树上爬。我折了一截树枝，驱赶蛇离开。这一会儿，可真是你死我活，我成了真正的保护神。

她的精神好多了。她告诉我，她是一所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刚刚躺到床上便被洪水卷走了。她还告诉我马上就要结婚，未婚夫在城里工作。我也告诉她我们是怎样恶作剧，夜里去偷邻村的西瓜，捉弄总是一本正经的大队团支书。说到高兴时，她格格地笑了。我们也一起发愁，怎么才能够从洪水的围困中逃出去。

“不要紧的，总会有人来救我们的。”我安慰她。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

“唉，谁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救我们呢？说真的，俺不想死，俺还年轻，还想有滋有味地过日子呢！”

我发现，她很坦诚，也很纯真。这时候，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任何隔阂了。

夜幕又降临了，我们并排坐在树杈上，一颗又一颗地数着天上的星星。大水还在猛涨，树身也似乎开始倾斜。在这绝望、饥饿和疲惫之中，我必须打起精神，泰然处之，因为身边的姑娘把我当作她的靠山。

忽然，她靠近了我，低声说道：“要不，你把俺要了吧……”

“什么？”我没听明白她的话。

“你要了俺吧，反正横竖也是个死，咱们也… ”她一把抓住我

的胳膊，她的手发烫。

“不，不行。绝对不行。”我拚命地躲开。

“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没命了，俺没啥可报答的，你就…… ”

她把我的胳膊攥得更紧了，最后，竟伏在我的肩头，呜呜地哭了起来。

然而，我的心中却升起一种圣洁的感情，没有任何的邪念，有的只是友谊和信任。多少年后，我还觉得奇怪，平时知青凑到一起，一扯起男女苟合之事，都是那么津津有味。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的血肉之躯，我的灵魂竟是那样的正义凛然和高尚。

之三：人与兽

浊浪滚滚，水天一体。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漂来几只团团打转的麦秸垛。19岁的小杨姑娘从混混噩噩中渐渐苏醒了，她吃力地回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

一大早，起了床，一连几天大雨初停，村里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沼。有的人家正在做早饭，洪水呼啸着翻过京广铁路，吼叫着扑向遂平县石寨铺公社大全大队。片刻之间，洪水吞噬了村庄和人们的哭喊呼救声。房子被水头推倒了，一家人全被砸在里边。小杨眼急手快，一把从烂草堆里拉出大哥，兄妹俩紧跑慢跑，刚刚跳上一堵低矮的围墙，便被浪头卷入水中。

小杨叫了几声“大哥”，没人回答，身不由己地在波峰浪尖上漂浮，两根檀条冲到跟前，她一手抓到一只，钻出水面，又爬上一只晃晃悠悠的麦草垛，一路漂去。天将黑时，草垛被两棵并排而立的杨树挡住了，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汝南县境内的王桥公社双庙大队。

树上挂了不少杂草、瓜滕和碎布条，小杨慢慢转过身，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另一棵靠近草垛的树上挂了两条三尺多长的花蛇，一个个伸出信子，在树枝上不安地扭动。在极度的恐慌中，她发现下游三四丈远的地方还有几只大草垛被树挡住，一个老头儿还坐在草垛上吃西瓜。小杨不顾一切地跳下水，爬上老头儿所在的最大

的草垛。

夜幕徐徐降临，晚风骤起，一直冷眼相视的老头儿却热情起来："妮，你冷吧？"

小杨咬咬牙回答："不冷"。

老头儿找出一件带大襟的棉布褂子，一条粗布床单扔给小杨，小杨推辞不要，老头儿却执意要她留下。

又停了一会儿，老头儿没话找话："妮啊，多大了？"

小杨没有回答。

老头儿自言自语："如今小妮十六七岁就嫁人了。"

姑娘不理，老头儿朝前凑了凑，凝着脸问："妮啊，你看我多大岁数了？"

小杨不情愿地抬起头，看了老头儿一眼。

"我才 42 岁哩，就是面相老一点。"过了一会儿，老头儿又问."妮，你知道我救你为啥吗？"

"为啥，你的心好呗。"

"地主富家能救咱贫下中农吗？'

"贫下中农也有坏的。"小杨没好气地说。

老头儿干笑两声："我救了你有个良心，你也得对你大爷有良心。"

不容姑娘反抗，老头儿饿狼般扑向前来，撕开了姑娘的衣服。无边的黑夜掩盖了这令人发指的罪恶，一个无辜的少女，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滔滔洪水中被玷污了。

1975 年 8 月 31 日，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经中共驻马店地委批准，遂平、汝南、泌阳三县分别召开宣判大会，依法判决 17 名罪犯。奸污妇女犯许文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些罪犯中，有的是宿鸭湖上的船民，他们借营救灾民为名趁水打劫，有的把灾民剥得只剩下一条短裤；有的将手表取下，又重新把人推入水中。有的是国家干部和职工，在混乱中趁机偷盗

抢劫国家财产。有的趁解放军在洪水中抢险的机会，潜入部队营房偷盗，连锅碗瓢勺也洗劫一空，使战士们无处烧水做饭。在人们处于死亡线下，极度需要救援的时候，这帮不法之徒却伸出罪恶的双手敲诈勒索，奸淫妇女，砸门撬锁，行凶杀人，使人们在洪祸中又蒙受一层更深重的灾难。

世界上最可恶的是什么？是肆虐的洪水，还是失去了人性的人？

第五章　劫　后

拂晓，一架银灰色的三叉戟专机徐徐降落在豫南某地军用机场。中央慰问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副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农林部长沙风、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丁志辉、国家计委副主任邓东哲等走下舷梯，然后换乘两架米格——8直升飞机，在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陪同下，从空中视察洪水淹没的京广铁路以东地区。

日历掀到了8月12日。

展现在机翼下的是一幅悲惨的景象。中原大地上的汝河、洪河全部被洪水淹没，汝南、平舆、新蔡、上蔡、西平范围内所见几乎是一片汪洋。县城点点块块露出水面的高地宛如茫茫大海中的孤岛和礁石。

飞机以50米的高度超低空飞行，不时见到漂在水面上的一些土岗、残堤上密密麻麻聚集着蚂蚁般的人群。有的人爬到树上，有的趴在草垛上，见到飞机，饥寒交迫的人们不停地招手呼叫，希望早日能营救他们脱险。

此刻，上蔡、汝南、平舆等县地面上水深1 5至2米，新蔡水深4至5米，上蔡有50万人在树上房上，平舆40万人被洪水包围，新蔡21万人被困在水中。

其后，中央慰问团再乘直升飞机到铁路以西，先后视察了被洪水冲垮的石漫滩水库和板桥水库。两座水库大坝从中间断裂，形成深深的豁口。库中积水已经排完，露出高低不平的库底。从飞机上往下看，大坝以下、沿河两岸，无论是村庄房屋，还是道路树木，都被荡涤一尽，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地面上空无人影，没有呜呜狗吠，仿佛一切生命都被窒息了、消失了。

板桥水库犹如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的摧残，战争毕竟还可以留下一片废墟，而无情的洪水却连废墟也不肯给人们留下。水库管理局、医院、营业所、发电站荡然无存。道路、桥梁面目全非。大水掘地三尺，将地面挖成搓板状，河谷里和高高的河岸上铺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水库管理局院内的大槐树连根拔起，一直被冲到下游的遂平大桥，行程近百里。

板桥公社大路陈大队，滚滚黄沙侵吞了大片沃土良田，昔日的村庄、田园、房舍成为河滩。2000 多人无家可归，栖身于驻军营房里。

沙河店公社被洪水摧为一片废墟。公社大院、面粉厂、棉花打包楼、几层楼高的棉花垛都已不复存在。唯有供销社那座土堡式的两层小楼孤零零地立在街口，俯视着满目的瓦砾场和尸体，抒发着无尽的悲凉。

遂平县文城公社魏湾大队，2000 多间房屋连根基被淘尽，4000 亩土地全部被冲毁，300 多头牲口只找回 7 头，10 万棵树木被连根拔掉，50 部动力机械和所有农具被一扫而光。东方红拖拉机被大水抬出 100 多米远处翻到深沟中，石磙、碾盘、水泥结构的渠闸被推出半公里之外，沟渠桥路面目全非，田野里尸体随处可见。

连接京广公路的汝河大桥被巨大的水流推倒，坚固的钢筋混凝土桥墩折成几截。车站候车室水深至两米，铁路路基被一段段淘空，铁轨扭成麻花状，多处悬空，石头在下游不远处堆成小山。

500 吨重的载货车箱冲出 5 公里开外，最后停在汝河分洪道堤顶上。石油公司 50 吨地下油罐被冲走 8 个，两个冲出遂平县境，在几十里远的宿鸭湖中，像幽灵一样到处飘荡。遂平县城以西至文城公社之间 25 公里远的高压线杆全被齐腰斩断。大水过后，一些草垛滞留在县城的房顶上、汝河大堤上，有的居然整整齐齐在河堤上排成一行。京广铁路 102 公里被冲毁，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中断 16 天之久。

据不完全统计，遂平县在洪水中死亡 22751 人，文城、阳丰、诸市、车站、石寨铺沿河十几个公社遭到毁灭性破坏，21 万亩土地活土层被刮去一至二尺。文城公社人口死亡一半以上；家家骨肉离散，很多人家绝了户。驻马店全区 26 座大中小型水库崩溃，全区死亡 3 万多人，倒房 329 万间，损失粮食 6 亿公斤，各种农业机械 11 万部，淹死秋作物 824 万亩，粮食减产 10 亿公斤，各种经济损失 35 亿元，相当于全区 35 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洪水过后，尸布遍野。汝河大桥前前后后堆满了尸体，有的被挡在桥墩前撞死，有的被吸进桥洞里窒息而死，尸首大多残缺不全。铁路以西沿线陈尸累累，尸体因被铁轨阻挡堆积起来，层层叠叠，有的翻过铁路后，栽进铁路下的泥坑里。

死难者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豆寇年华的少女，有刚刚结婚的新娘，也有快要做爸爸的丈夫，有慈祥的母亲，也有刚刚出生的婴儿。一个婴儿临死前还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衔着母亲的奶头。一个小女孩胳膊缠绕在父亲的脖子上，脸上凝固着惊恐的表情和求生的渴望。被洪水窒息的少女含羞地闭上眼睛，残酷的洪水竟不肯留给她们一丝布片。一个老奶奶临死前也没来得及丢下手中的拐杖，嘴仍然半张半合，也许是正在呼唤她的儿女。狰狞的死神用罪恶的魔爪按下一个黑色的休止符，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沉寂了，无情的洪水到底带走多少情爱，多少思念，多少希望，多少憧憬，又留下多少遗恨，多少失望，多少痛

苦，多少幽怨？

这一切，全都发生在1975年8月的那个瞬间。

无论是伟大还是渺小，高贵还是卑微，长者还是幼者，无论是生活的弃儿还是宠儿，在这短暂的瞬间都化作了云烟，化作虚无和永恒。而活着的人却无法驱赶走对逝者绵绵无绝期的思念，无法从骨肉离散的痛苦中解脱。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见到别人的孩子就不顾一切地抢、去夺，把肿胀的乳头伸到孩子嘴边；一位死里逃生的老人得知全家人都已被淹死的噩耗，精神彻底崩溃瓦解了，悄悄地将自己悬挂在树杈上；一个新郎为了找到被淹死的岳父，大水过后，端着脸盆和毛巾，挨个擦净死尸脸上的泥污，擦了80多个，都不是自己要寻找的人。

中央慰问团视察灾区后，在驻马店军分区小礼堂召开会议，听取地县委书记关于灾情的汇报。地委书记苏华说到痛切处，泣不成声.被洪水吞没的牺牲者的生命无法挽回了，现在全区还有100万人被围困在洪水中，迫切需要营救，500万灾民需要援助。有的灾民已经五六天没饭吃，没水渴，白天太阳烤，晚上冷风吹，人在树上，早已精疲力尽。老弱病残、妇女孩子更是体力不足，落入水中死亡的每天不计其数· …

听完汇报，中央慰问团认为当务之急是解除汝河平原上的积水。小洪河和汝河在新蔡县城以南汇合后，自下游跳台节水闸处分为两支，西为大洪河，向南汇入淮河；东支称分洪道，自东南由安徽境内象河分洪道再入淮河。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洼地称洪洼，历史上是大水来时的自然滞洪区。大洪河上段从高地上开通，河岸陡峭，上游水位升高但流泄不畅；分洪道进口处有班台大闸节制流量，下泄不足；洪洼因被围垦已失去行洪能力。此刻，班台以上平地积水三四米深，新蔡、平舆等县仍处于汪洋之中。新蔡县城数万人在城外构筑三道土埂，以阻挡洪水向县城倾泻，且城危在旦夕。目前惟一的办法是在班台以上牛埠口地段决开小洪河左堤，

将洪水导入分洪道，并炸开堵在低洼处的土堤，从洪洼区行洪，加快洪水下泄入淮。

根据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命令，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率领工兵部队星夜赶往班台大闸，随着一声令下，在10吨TNT炸药惊天动地的爆破声中，几百米长的班台大闸闸门、桥面、闸墙和闸墩被抛上十几米高的半空，又跌进水中四下散开沉没。汹涌的洪水挣脱了束缚和羁绊，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向下游泄去，上游水位疾速下跌。与此同时，舟桥部队炸开黑龙潭大坝等阻水工程，新蔡、平舆等县水位明显下降。

大批灾民沿着铁路、公路，黑压压地向地委、地革委所在地驻马店涌去，一个个衣不蔽体、一步三晃。地革委临时从各单位抽调干部，仓促组成救灾办公室。驻马店镇各机关、工厂、学校腾出所有的教室、会议室、仓库和空房子，在地上铺上草垫、席子，地委常委会议室也成了灾民临时安置所。

几百辆汽车、拖拉机往返于驻马店、遂平、宿鸭湖之间，一车车把刚从水中救出的灾民拉回来。车上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很少有人穿衣服。车到驻马店，衣服来不及按人分发，便一堆堆、一卷卷扔上汽车，车上的灾民抓到衣服不论三七二十一便往身上套。抢不到衣服的蹲在车上，无论如何不肯下车。下了车的人一一登记，编成临时小组，救灾办公室接待组负责与各接待点联系，通知派车来领人。大大小小的单位以及居民家庭，都挤满了灾民。

洪水退去，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处理成千上万具死难者的尸体和牲畜的尸体。八月的骄阳火辣辣地悬在头顶，大地上灼热的气息蒸发升腾，大道两旁，村庄四周，经水泡过的尸体迅速腐败，膨胀、变形，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腥臭难闻的气息，死神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块土地。

驻马店地、镇直各机关、工厂抽调大批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战士组成4万多人的埋尸队，在洪水尚未完全逼退的时候，立即分头

到各处掩埋尸体。埋尸队员们用厚厚的几层口罩遮着口鼻，口罩上喷洒白酒，仍然无法抵御腐败气息的侵袭。

水坑里、田埂边、桥涵中，到处是死尸，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有的死尸倒悬在树上，有的躺在草堆里。埋尸队员开始小心翼翼地将尸体集中在一起，给赤裸的尸体裹上随手都可以拾到的破被子、烂床单和衣服，掩埋起来。但尸体太多，有的已无法辨认，更无法挪动，只好在水坑里、路边挖几锹土，就地掩埋。在车站、铁路两旁、车箱里，淤积了大量尸体，无法搬动，也无法掩埋，只好浇上汽油点火烧掉。

由于细菌感染，大量蚊蝇滋生，树上的苍蝇结成辫，滚成团，压弯了树枝和高压线。苍蝇铺天盖地，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嗡嗡声。在洪水中，本来就很薄弱的医疗系统陷入瘫痪，各县、公社大部分医院和诊所房倒屋塌，药品器械被洪水卷走或霉烂变质。流行性感冒、细菌性痢疾、传染性肝炎、疟疾、流行性乙脑，钩体病到处扩散，成千上万的病人在挣扎呻吟，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从8月9日至22日，卫生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北京、湖北、河北、山西、武汉军区、广州等军区及全国各地市198个医疗部门，派出3000多名医务工作者抵达灾区，投入一场并不比抗洪抢险轻松的与病魔的抗争。空军从9月1日至6日连续出动飞机248架次，喷洒可湿性"六六六"粉248吨，覆盖了宿鸭湖以西25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有效地遏止了病魔的漫延滋生。

中央慰问团报请国务院批准，迅速往灾区调运粮食，炊具、医药和搭建简易房子的席子等。铁道兵开赴漯河至驻马店之间，紧急抢修被洪水冲坏的京广铁路，同时抽调力量抢修公路和电信线路。

郑州、洛阳、开封、信阳、武汉，成了大饼和馒头的世界，驻马店、周口、许昌、南阳等地数百万灾民饥寒交迫，必须赶制大批熟食运往灾区。从全国各地，从天上、地上、水中运来大批救灾物资，从

大型拖拉机、载重汽车、发电机组到锅碗瓢勺、针头线脑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时值深秋9月，正是小麦播种季节，种好小麦对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意义重大。全国各地派出机耕队对灾区各县、公社对口支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千里迢迢派来大批拖拉机、播种机，全国各地调来麦种，空旷的原野上机声隆隆。

皑皑的雪覆盖了原野，大地裹上一层白纱，那是对于死难者深情的悼念；春风吹遍原野，700多万亩麦田一片青葱，河边的柳枝吐出嫩芽，被洪水毁灭的土地新生了。

第六章　人与自然

1993年6月5日，国家“七五”期间治淮重点工程板桥水库复建工程全面竣工，并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张春园和河南省副省长李成玉主持了验收会议。在轰鸣的鞭炮声中，张春园和李成玉徐徐揭去覆盖在纪念碑上深红色的帷幕，人群中一片欢腾，许多人流下滚滚热泪。不少人满怀激动之情在纪念碑前合影留念，用照像机、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河南日报》、《中国水利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电视台均在重要位置和时间段播发了板桥水库复建工程竣工的消息，表达了人们对板桥水库特有的关注和情感。

复建后的板桥水库库容由4 92亿立方米增加到6 75亿立方米，坝顶高度由116 3米增加到120米，坝长由2020米增至3720米，最大泄流量由1610立方米/秒增加到15000立方米/秒。板桥水库垮坝时，最高库水位118 09米，高出防浪墙0 15米，洪水由防浪墙顶翻过，使防浪墙迅速倒塌，高出坝顶1 75米的库水遂沿着整个坝面全面漫溢，冲刷坝顶，由于河床段为粘土心墙砂壳坝，被迅速冲成大缺口，在河床形成宽达350米的口门，其中250米宽

处将约 18 米厚的砂砾层全部冲走，暴露出岩面。鉴于此，复建工程将原水库挡水物土坝修改为土坝和混凝土坝组成，混凝土坝位于原水库垮坝时最大冲坑处即河床段，最大坝高 50 5 米，最大坝底宽 52 5 米，坝型为斜缝实体重力坝，其中包括全长 150 米的溢流大坝。洪水超过保证水位时，即可打开 8 孔巨大的弧形钢闸门泄洪，确保水库大坝万无一失。建成后的混凝土大坝气势雄伟，与两侧土坝浑然一体，像一座巍巍长城锁住蛟龙。总结以往对洪水预报不准和通讯线路中断贻误时机的历史教训，水库还配备了先进的水文遥测系统和闸门集控系统。即使再有相当或大于“75·8”特大洪水出现时，也完全可以保证水库安然无恙。

20 年过去了，痛定思痛，也许我们今天可以冷静地思考“75·8”劫难的历史教训了。负责板桥水库复建工程设计的天津水利勘察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林昭提供了这样一份统计资料：

中国垮坝死亡人数统计(不含板桥、石漫滩水库)：

辽宁虎台	土坝	死亡 512 人
河北东川口	堆石坝	死亡 510 人
河北刘家台	土坝	死亡 943 人
浙江桥墩门	土石坝	死亡 291 人
浙江洞口庙	土坝	死亡 186 人
山东紫峪	浆砌石坝	死亡 173 人
河南铁佛寺	土坝	死亡 898 人
河南滕口	土斜墙砌石坝	死亡 119 人
河南白果种	土坝	死亡 616 人
河南竹沟	土坝	死亡 248 人
湖南宝善洞	土坝	死亡 466 人
广东马山湖	土坝	死亡 104 人
甘肃李家嘴	土坝	死亡 580 人
新疆六二社	土坝	死亡 702 人

国外垮坝死亡人数统计：

美国提堂	土石坝	死伤失踪 138 人
意大利互伊昂	拱坝	死亡 2600 人
法国马勒巴赛	拱坝	死亡 421 人
西班牙姜加德台拉	砌碎板支墩坝	死亡 1200 人
美国福特——帕克	土坝	死亡 500 人

在人类建坝史上，“75·8”特大洪水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极为惨重。在当时反常的政治气候下，新闻媒介保持着难堪的沉默，出现在报纸电台上的充其量是对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的张扬，仿佛数万人的伤亡和流离失所不值一谈。但生活出现断层，历史决不应该留下空白。

谈及板桥水库垮坝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雨型恶劣，降雨量大；有人认为是水库缺乏准备，防汛措施不得力；有人认为是水库标准太低，也有人认为是交通中断，上下失去联系。但有一点人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假如制定必要的防范措施，合理调运洪水；假如不贻误时机，及时通知下游群众转移，至少可以延缓大坝溃决的时间，而成千上万人畜的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淮河是中国的第三条大河，源出河南桐柏山区，流经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全长近 2000 公里，较大的支流北有洪河、汝河、颍河，南有史康河、溏河等。在沧海桑田的岁月里，在亿万年发育演变过程中，淮河逐渐形成一条深阔、调剂能力较强的河流。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粮仓，史称“江淮熟、天下足”，北宋时期流传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谚语，连小巷村陌 3 岁小儿都能背诵。淮河，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是一条黄金河。

公元 1194 年，桀傲不驯的黄河冲决堤坝，浊流滚滚南下，夺淮入海，使淮河流域水系被破坏，昔日风华尽失。公元 1855 年，黄河才恶作剧般扭头北上，在 600 多年疯狂的肆虐中，不仅给淮河留下

1000 亿吨的泥沙，还留下四大后遗症：一是淮河入海尾闾被淤毁，只得在洪泽湖以下经高邮湖绕江入海，成为世界上一条罕见的排泄不畅的无尾河；二是在下游淤出一个浩浩荡荡湖底高于河底一二米的洪泽湖，淮水入海首先要爬洪泽湖这个斜坡；三是淮河干流淤塞，淮河大堤年复一年加高，使淮河中下游从地下爬到地上成为悬河，中游滞水更为严重；四是淮北支流淤积严重，溃洪盛行，淮干中游梗阻。更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南方多雨气候和北方干旱气候的结合部，在地球上是典型的孕灾地区，使淮河流域灾害频繁，旱则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涝则洪水横溢，山河破碎。每逢雨季，洪水泻泄不畅，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般横冲直撞，泛溢于岗峦之间，漫流于平原之上，整个流域几成泽国；洪水过后，大地如洗，瘟疫流行。提起淮河，人们常把它与灾难联系在一起。从公元 1900 年到解放前夕，淮河流域就发生较大水灾 42 次，旱灾 23 次，形成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

虽然淮河流域面积和水资源总量只占全国的 1/29，却滋润和养育着全国 1/8 的耕地和人口，人口密度居全国各大江河流域之首，拥有 1 3 亿人口和 2 亿亩耕地，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的 1/6，棉花、油料占全国总产的 1/4，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治理淮河，安定中原，是一条治国政策的重大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治理水患成为党和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在淮河流域广大地区，豫皖苏鲁四省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从桐柏山麓到东海之滨，集结了千百万治淮大军，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淮河大决战。在上游，造成板桥、南湾、石漫滩、薄山、宿鸭湖等大型水利骨干工程、老王坡、吴家湖、蛟停湖滞洪区相继建成。在安徽境内建成梅山、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四大水库，气势磅礴的佛子岭水库混凝土大坝当时号称远东第一坝。筑起 200 公里长的淮北大堤，对干支流河堤加固加高，利用沿淮湖泊洼地兴建了濛洼、邱家湖等 18 个行蓄洪区、用以分担淮河 40% 的洪峰流量，使正阳

关以下泄洪量由 5000 立方米/秒增加到 8500 立方米/秒。这些水利设施在防洪兴利中发挥积极作用,1954 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各项防洪工程确保了沿淮城镇乡村的安全,避免了 1931 年大水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建国 40 多年来,国家和地方投资 470 亿元,在淮河中上游建成 5300 座大中小型水库,总库容 250 亿立方米;在中游利用治淮湖泊洼地修建防洪区、行蓄洪区 30 多处,堤修干支流堤防 1 5 万公里,下游扩大淮河入江水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引淮入沂工程、苏北灌溉总渠,打通了淮河经高邮湖泻入长江的水道。有人统计,40 年治淮土石方量共计 326 亿立方米,若按 1 米高 1 米宽垒成公路,可绕地球 800 多圈。

位于淮河上游的驻马店地区总面积 14997 平方公里,占淮河流域总面积的 1/10。全区先后建起大中型水库 13 座,小水库 157 座,滞洪区 4 处,蓄水能力 22 4 亿立方米,基本控制了山区洪水;洪汝河干流经初步治理,泄洪能力分别达到 1060～1800 立方米/秒,治理易溢上浸地 310 万亩,最大灌溉面积 340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00 平方公里,在山区和平原建起星罗棋布的塘堰坝和输水、排水、灌溉工程,初步形成防洪及灌溉体系。

人们也许过于陶醉对自然的胜利,也许是各种复杂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以后的岁月里,共和国的国力和经济基础不断增加,60 年代以后,除了面上工程小修小补外,治淮基本上没有大动作。一些险工地段得不到及时维修,半拉子工程难以发挥作用,加上缺乏统一规划和领导,省际和地区之间互相扯皮,使得一些可以开工的项目一拖再拖,时间越长,问题越多,投资越大,最后不了了之。蓄泄并筹是周恩来总理确立的治淮重要方针,但一直未得到全面认真贯彻落实。

大自然并不因为人们的松懈而变得宽容,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人类的侵扰。1982 年和 1984 年,驻马店地区再度遭受洪水袭击,全区河道决口 185 公里,损坏堤身 1173 公里,桥涵、机井、塘堰

坝和灌溉设施60%以上被破坏，有效灌溉面积由340万亩减少列200万亩，洪汝河干流防洪标准由10～20年一遇下降到2～5年一遇。

1991年度洪水再度袭来，淮河、长江及太湖流域一片汪洋。6月中旬至7月上旬，滚滚洪水如猛兽涌进淮河上游的各大中小水库，灌满了淮河和沿淮湖泊洼地，形成淮河流域接近历史纪录的两次大洪水，两岸16个行蓄洪区先后开闸、破堤、爆破行洪，成灾面积1016万亩，淹没面积163 23万亩，转移被洪水围困人口87 8万人。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91年7月16日公布：淮河全流域淹没耕地5611万亩，受灾人口6316万人，受灾最重的皖、苏、豫三省倒塌房屋123万间，减产粮食70亿公斤，直接经济损失225亿元。不少已经脱贫的农民又回到贫困状态中。

在自然灾害的袭击面前，人们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40多年来治淮我们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教训？“75·8”大水和1991年大水，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使人们开始冷静地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灾害不仅仅取决于自然变异的强度，而且还取决于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自然灾害的真正含义，在此两者的结合。在神秘的自然王国面前，人们尽管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远远没有达到人定胜天的程度，只有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

199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会议，听取灾情汇报，部署救灾工作。7月22日，李鹏在上海主持皖苏浙沪三省一市负责人会议，进一步研究治理淮河太湖问题。9月1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会议，部署治理淮河和太湖的方针，八五期间，国家投资90亿元用于淮河太湖流域治理，主要用于提高淮河流域防洪排灌能力。1991年1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水电

部部长钱正英和淮委主任袁国林带领十几名专家学者跋涉于淮河两岸，与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广泛交流意见，构想治淮新出路：放宽河道，降低水位，撤销行洪区，减少蓄洪机遇，结合综合利用，增加排灌能力。1991 年以来，河南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淮工程，宿鸭湖水库加固和板桥水库复建工程的竣工，石漫滩水库复建、杨庄滞洪区复建工程提前开工，推动了治淮和全省水利建设开展。

在治理淮河的实践中，有关专家和决策者们还注意到：大江大河的治理，要与农业、林业、生态环境、区域国土整治综合考虑，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林业部 1991 年 11 月召集苏皖豫三省林业厅负责人会议，部署淮河、太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建设，要求做到库成林成，河成林成，渠成林成，流域治理的林业和水利建设任务配套完成，提高森林覆盖率，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有效控制和减轻洪涝灾害。

水利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举，一些高新技术为人们抗灾防灾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在 1991 年抗洪救灾的日日夜夜里，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值班工程师每天都要采用航空遥感、卫星遥感图片和电子计算机存储的数据，将 24 小时内各地雨情与河流水情的图像显示在投影大屏幕上，为抗洪抢险指挥部提供直观、可靠的决策依据。水利部遥感中心使用全天候航空遥感系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获得 16 万平方公里的雷达图像，还利用防洪信息系统和洪水期间获得的卫星图像数据，对主要灾区的洪涝情况实施监控，在抗洪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的江河洪水以暴雨洪水为主，灾难性洪水多发生于 22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在大江大河的行蓄洪区和易发涝灾的地区建立防洪遥感信息系统，可以对洪水进行有效监测，减少灾害损失。人类还无法做到根治灾害，只有加强科学研究，借助新技术提高预测水平，着力基础理论和防洪对策的新科学研究，才能减少灾害损失。有关专家呼吁.在大力开展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要逐渐完善水利的非工程建设，将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体现在防洪减灾中。

国内专家根据当前气候变化的特点，认为1997年前后是大洪水活动频繁高峰期，1991年全国范围内的洪涝只是一个过程的开始。中国著名水利专家竺可桢教授1937年9月撰文指出：1937年7月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是由于大量降雨造成的。由此上溯到1909年和1887年，都曾发生过特大洪水，3次大水间隔时间均为22年，恰恰是太阳11年活动周期的两倍。据此，第一次提出特大洪水与太阳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在日地之间存在一个22周年期的微妙关系。竺老的这一论断后来又得到证实，1954年长江流域再次出现洪水泛滥，间隔22年；1975年8月特大洪水与1954年长江流域大水间隔也是22年。1991年大水与"75·8"特大洪水相隔16年，时间略为前提。倘若这条定律能够成立，下一个22年前后，灾难又将降临何处？

我们将任重而道远。

豫北大地的震憾

——1978年新乡4.9级地震

张祖玺　郭　澜

时间:1978年6月5日

地点:新乡市郊区的朱庄屯一带

灾种:地震

灾情:有感范围北至河北邢台,南抵我省禹州、西达山西晋城、东到山东菏泽,面积约55000平方公里,近千间房屋受损

□　地震虽小,但却有地声、地光等临震信号

□　群测群防的"三土",即土应力、土地电、大地磁在震前有所反映,并作出了临震预报,经验值得总结

本世纪以来的新乡地震之最

1978年6月5日21时25分37秒,位于河北平原地震带南段的新乡,发生了M_L 4 9级地震。这是20世纪以来至今新乡市区发生的最大地震,也是我省20世纪内所发生的几次较大地震之一。震中位于北纬35°21′、东经113°55′,即在该市郊区的朱庄屯一带;震源深度22公里;震中烈度五度强。这次地震的发生,不仅震撼了豫北大地,而且有感范围远超出了豫北:北至河北邢台、南抵我省禹州、西达山西晋城、东到山东菏泽,面积约55000平方公里。

在这次地震发生前，没有前震，自 4 9 级主震发生后到 6 月 10 日共发生了 9 次余震，最大余震为当天 21 时 33 分 58 秒发生的 M_L 2 3 级地震。据计算，这 9 次余震所释放的能量总和不及主震释放能量的万分之一。因此，可将此次地震视为孤立型地震。

复杂的地质构造背景

新乡市位于我省北部，北依巍巍太行，南临滔滔黄河，卫河自西向东蜿蜒流经市区。整个城区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与太行山前倾斜平原的过渡带上。由于北部为低山丘陵所据，南部为近代黄河冲积平原，地形呈北高南低。

从大地构造位置来看，该市正处在断块隆起的太行山东麓山前断裂带和华北平原沉降带的交接部位上。具体地说，即在新华夏系构造沉陷带汤阴地堑南段西侧斜坡的西缘、太行隆起南段的北站凸起倾伏端，其南则同秦岭系纬向构造的大召营凹陷（断陷）东端北侧的斜坡相接。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由于经历了多次地质构造运动，致使这里的地质构造复杂，断裂发育。穿越城区、经过市郊和距城区较近的主要活动断裂有：近东西向的盘古寺——新乡断裂和朱营断裂，北东向的汤西断裂和汤东断裂，以及北西向的新乡——商丘断裂和峪河——新乡断裂等。这些断裂和次一级断裂在城区及城区附近互相穿插、切割、交汇、致使地壳比较破碎，应力易于集中，但也易于释放，故小震时有发生。4 9 级地震的孕育和发生，很可能是汤西及其分支断裂——曲里断裂活动的结果。

大自然发出的示警信号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地震是有前兆的，可以预测的，

可以预报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论地震》一书中写道：“地震与任何事物一样，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地应力的积累和增强，必然导致孕震体及其周围地壳的结构与形体、地球物理场与化学场的变化，从而出现微观的和宏观的多种前兆现象。新乡地震虽说震级不算大，但在震前也是有前兆显示的：

1978年5月下旬，新乡一带的天气已渐趋炎热，且比较干旱。然而，当地地震群测点用于水位观测的水井（均为几千米深的浅井），在4.9级地震发生前的短临阶段，有的却表现为上升异常。其中以位于震中南7公里处的103厂群测点和西南10公里处的市电动工具厂群测点的两口井最为突出，前者水位上升了58厘米，后者水位上升了45厘米。

1976年9月初，位于震中4.5公里的新乡化纤厂群测点安装了一台用于观测地温变化的热敏电阻式地温测量仪，探头埋深16.5米，平时受气温变化的影响很小，测值通常稳定在17℃左右。但从渐趋严寒的1977年12月份开始，测值由17℃逐步上升，至1978年2月6日达到19.9℃，上升幅度为3℃。此后测值转为缓慢下降，4月下旬在下降趋势中出现了波动，一直持续到4.9级地震发生。

震前，地倾斜也出现了微观变化。1977年初，位于震中的西南8.5公里的新乡机床厂群测点安放了一组互相垂直的斜向气泡水平仪，其东北～西南向（EN～WS）的一支，从8月5日起，开始由负值逐渐回升，至1978年2月16日达到11.15个格值，2月17日测值转为下降，至5月20日下降速度加快，当降到2个格值时，4.9级地震便发生了。

此外，该市电池厂、化纤厂和第1022研究所等群测点的重锤式报警器，也因震前地壳的蠕变而引起多次鸣响。

可能是因为该市的地震群测点均分布在地球物理场场强度变化较大的震中区及其附近的缘故，连后来被淘汰的所谓“三土”，即土应力(仪)、土地电和大地磁(仪)，在这次地震前也是有反应的，有的还相当明显。我们的这一看法，也许会使某些同志产生疑义，不过我们还是想列举一、二例，以供参酌。如位于震中西南 4 5 公里的第 1022 研究所群测点，于 1975 年 4 月安装了一台自制的地应力观测仪。其探头系用弹性较好、壁厚 1 毫米的无缝钢管内装碳粉制成。当土层里的地应力增大时，探头所受的压力也增大，内装的碳粉便被压得密实些，因而测得的电阻值就减小；反之，测得的电阻值就增大。该仪器从投入观测起，电阻测值呈持续下降趋势，到 1976 年 12 月底略有回升，而后即呈上升趋势。1978 年 5 月中旬，其东西向(EW)测值约达 1500 欧姆，南北向(SN)测值约达 900 欧姆；6 月 5 日出现了波动，并在测值刚刚转为下降时便发生了4 9级地震。

新乡机床厂群测点的同性(两极均为铅板)土地电南北道(SN)测值于 1977 年 10 月初开始回升，11 月初上升到 340 微安；1978 年 4 月初出现较大幅度的突跳，5 月 10 日后突跳停止，并呈下降趋势，当测值变为负值后不久，4 9 级地震便发生了。

位于震中西南 7 5 公里的市电池厂群测点的异性(两极一为碳棒，一为铅板)土地电的东西道(EW)，从 1977 年 12 月初的 900 微安开始逐步上升，至 1978 年 4 月底达到 3200 微安左右；而从 5 月 7 日起转为下降，月底降至 1934 微安，在继续下降中发生了4 9 级地震。

尤为突出的是，在此次地震发生前，还出现了临震宏观前兆—地光和地声。不过，地光为数很少，看到的人也有限。据家住震中西北约 6 5 公里的北站区南张门村的一位复员军人说，6 月 5 日晚上他在地里看庄稼，看到东边不远处有一个排球大的火球紧贴

着地面在滚动，转瞬即逝，不久地震就发生了。在位于震中东偏北约7公里的汲县（现卫辉市）孙杏村，有人看到一道白光由西向东一掠而过；而在汲县城关，有人看到地光在该县西北的太公泉方向。

至于听到地声的人，则相当多，在调查的各点中职工群众反映比较普遍。可能是人们所处的方位和距离震中远近的不同、传导地声的介质的差别等原因所致，人们对地声的描述不尽相同：有的说“响声强烈，像喷气式飞机的响声，由西向东而去”；有的说声“似闷雷，自北方来”；有的说“像拖拉机声，从西北方向来”；还有的说像爆炸声、汽车声等等。至于听到地声的次数，说法也不一致：有说一声的，也有说两声的，还有说三、四声的。笔者之一当时住在市第十四中学（现第一职业中学；位于震中西南约7公里处）地震的那天晚上正在宿舍里看书，忽然听到由东北方向传来类似刮风的声音，但比风声沉重，抬头看看窗外的架豆却纹丝不动，立即判断可能为地声。于是便快步走到床前，当欲抱起睡觉的孩子外逃时，突然一声爆炸声响，顷刻大地便震动起来。

然而，无论是地光、还是地声，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晚。尤其是地声，一经出现，跟着就是地震，间隔时间（有人称之为“预警时间”）非常短暂。

总之，在新乡4 9级地震发生前，既有微观前兆，也有宏观前兆，而它们正是大自然向人们发出的将有地震发生的信号。

日夜奋战的“哨兵”们

新乡市的地震群测点最早的建于1974年底，经过4 9级地震“洗礼”的有10余个，测报人员不足40人。这些被广大群众誉为“为人民群众站岗放哨的哨兵”们，胸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雄心壮志，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地战斗

在工作岗位上，为捕捉震魔默默地无私奉献。当时，如果你有机会到群测点去看一看的话，那么你不由地会被测报人员工作环境之艰苦所感动，为他们艰苦创业、顽强拼搏的精神而发出由衷的赞叹。

在1977年3月10日河北磁县4.0级和7月9日山东成武4.8级地震之后，新乡市地震办的技术人员和群测点的测报人员发现前兆手段中，有的原有异常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新的发展；有的则出现了新的异常。于是他们想.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还将有地震发生呢？在市地震办的指挥下，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星期天还是其他节假日，他们坚守在岗位上，进行跟踪观测，并将观测数据和出现的新情况及时报告市地震办。现据当时的记录，仅将某些群测点在1978年3月份以后反映情况的一部分摘抄如下，虽说其中的某些话语在今天看来难免使人有“稚嫩”之感，但是从中却可窥见他们为捕捉4.9级地震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作出的努力：

4月6日，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群测点报告：“地磁变化厉害……”

4月15日，市电池厂群测点报告：“今早7点40分时，3号警铃响……”

4月20日，市制药厂群测点报告：“昨天地电反向东西摆动半个小时”。

5月2日，新乡师范学院群测点报告：“22点时，地磁摆动，摆动幅度大约在半分左右”。

5月5日，市电动工具厂群测点报告：“晨4点29分地震报警器响了，南北向，估计在近处有个4级左右的地震”。

5月12日23时，市电池厂群测点报告：“异性土地电……东西向从4月12日开始上升，由1000微安上升到3240微安，4月27日又下降到2700多微安。去年成武地震时也上升到3000多

微安。估计最近可能地震 … ”

5月29日,市电池厂群测点报告“5月30日～6月3日间可能有两三个4级以上地震。”同一天,新乡师范学院群测点报告:“土地电东南～西北向(测值)上升快;东北～西南向(测值)下降。6月7至8日,近处有3级左右地震,远则在4级以上;方向南偏西,或北偏东”。

6月1日,新乡师范学院群测点报告:“近处将有3级左右的地震发生,远则在4级以上”,“发震时间是5月31日至6月9日,但5月31日至6月3日发震的可能性最大。方向北或稍偏西。”同日,市电池厂群测点报告.“6月6日以后有震,离市远一些,但比营口近一点,5级左右。土地电变化比较大。”

6月2日,新乡机床厂群测点报告“2000公里以内,· …6月4日· …在我市西南～东北方向,将有3 0级地震发生;·· ··6月5日… ·在我市西南～东北方向,将有2 5级地震发生。”6月5日该群测点又报告说:“6月6日 … 可能有2 8级地震发生(近的),8日还有3 5～3 8级地震发生。”

上述一些试报意见,如果同实际发震情况相比**较**,用地震预报的三要素—发震时间、地点和震级来衡量,尽管有的发震时间报得虽然接近,但震级和距离报得却相差较大,有的震级报得虽然接近,但发震地点报的却相去甚远· ·

客观地说,对于这些来自各行各业从事地震工作时间不长、经验不足(何况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震)的地震工作者来说,由于当时监测点未广泛地布设成网,不得不局限于本市一些简易的仪器,或者说土手段来监测地震,而能捕捉到某些前兆信息,并认为将有地震发生,这在地震预报至今仍是世界科学一大难题的情况下,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应该说,他们在攻克这一难关的征途上留下了自己奋斗的足迹,他们无愧于“哨兵”的称号。

地震的反作用

新乡 4 9 级地震发生后，省地震局组队对这次地震的震害进行了考察，该市地震办派人参加了这次考察。在考察中，共搜集了 40 多个居民点和单位的震害资料，确定了宏观震中为北纬 35° 20′、东经 113°54′，即在新乡市东北郊的尚村与白小屯之间；划分了地震烈度区。

通过调查进一步确认，这次地震未造成人员死亡；除发震的当天晚上市内上夜班的职工跑出车间避震外，震后没有出现停工停产现象；除个别建(构)筑物因震塌毁或受到轻度破坏外，仅使一些建(构)筑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下面，按照此次考察所划分的地震烈度区概述一下建(构)筑物的损坏情况：

五度强区，亦即此次地震的极震区，包括新乡市解放路以东的城区和整个北站区，面积约 90 平方公里。区内建(构)筑物损坏的一般情况是：一些房屋的房顶、屋架咯吱作响；普遍掉灰土和泥皮，少数瓦房倒脊、溜瓦、出檐、砖柱错裂；个别老旧房屋轻度破坏；部分 5、60 年代建的楼房出现裂缝。现举数例：

新乡师范学院有 4 栋 3 层宿舍楼顶板裂开，墙体裂缝；2 层院党委办公楼墙角裂开；阅览室 2 楼东西两山墙和顶板接合处裂开。

市工具厂伙房 6 米高的砖结构方形烟囱的尖部被震掉，上部 1 米多处出现裂缝。

新乡化纤厂的 26 处(一处代表一种类型)房屋有 13 处多在墙角、门口和窗角处出现裂缝，自建的二层宿舍楼东山墙外倾。

134 厂的 29 栋三层家属楼大部分多在南墙同山墙的接触处、山墙或隔墙上出现裂缝；顶板接缝裂开，其中尤以第三、六和十七 3 栋比较严重。

该市北关街卫家大院卫军涛家的 3 间大屋架式瓦房的东山墙

顶部塌落2米多。边文生家的两层西楼的北山墙外倾，靠在堂屋的屋檐上；墙体裂缝；后墙扒角条石被扭裂。

尚村少数房屋裂缝，翻砂车间的梁下砖柱上部有5层砖被推出，最长半砖有余；一机井下陷，井筒断落，机井房也因地基下陷而导致墙裂。

五度区主要分布在五度强区的外围，包括新乡市（五度强区除外）和新乡县，以及汲县、辉县、原阳、延津、获嘉等县的一部分，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区内除原阳下马头村西南1977年修建的砖结构三孔拱形桥塌毁外，建（构）筑物损坏的一般情况是：一些房屋的屋顶、门窗咯吱作响，房檐掉土，个别老旧和质量较差的房屋掉泥皮、裂缝、出檐和溜瓦等。现举数例：

新乡县关堤（村）有些房屋咯吱作响，掉土块泥皮；一食堂直径20厘米的杨木梁东段拉杆处扭裂，大门口东侧裂缝。

汲县城关一花圈房倒脊、溜瓦；纱厂梳棉车间的天棚接缝裂开，邮电局二层楼房的隔墙裂缝等。

辉县城关有些房屋咯吱作响，掉大块灰。西关十队仓库东山墙顶部倾倒，水利局西屋前檐塌落，印刷厂西屋屋架西倾、南山墙裂缝等。

至于四度区，除有些房屋轻微作响，少数房屋掉土块外，未有其他损坏现象。

这次地震的震害，除上述使一些建（构）筑物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个别的受到破坏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剧了人们的恐震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4.9级地震发生后，有些人担心更大地震的发生，因而晚上露宿在外。地震谣传在社会上时有发生，更使人们惴惴不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向市地震办询问地震信息的电话几乎天天都有，有时还相当频繁；每当某种自然现象发生或骤变，都会使一些人担心有地震伴随发生。如在1978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狂风大作，有的树木

被刮倒,致使许多人跑到了户外。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从另一方面看,这次地震的发生,增强了广大群众的防震减灾意识,使全社会进一步认识到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新乡市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1979年2月3日,新乡市委和革命委员会为了加强地震工作,撤销了市地震办公室,成立了市地震局,充实了领导班子,调进了4名技术人员。市地震办和各群测点于震后不久,认真地总结了监测地震的经验与教训,先后写出了十余篇有关监测预报方面的论文,其中有的刊登在省地震局主办的《群测群防》刊物上或市科委主办的《新乡科技》上,有的获省地震学会或市优秀论文奖,还有的在省内外举办的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受到了好评。与此同时,市地震办在群测点所在单位的支持下,进一步加强了地震工作管理和群测点的建设,提高了测报人员的业务技术素质,改善了观测环境和条件,一批新的群测点相继加入了地震监测行列,从而使新乡市的地震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此外,这次地震的震害表明,新乡市原有建(构)筑物的质量是比较差的,除未采取抗震措施外,主要表现在地基处理不好和施工质量低劣。有鉴于此,提高建(构)筑物抗震性能的问题便引起了各级领导乃至全社会的重视,从而促进了新建工程抗震设防、原有工程抗震加固工作的开展。

如今,4.9级地震已成为历史,但新乡市的地震工作者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了对它的记忆。恰恰相反,他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兢兢业业地工作在防震减灾的第一线,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

血肉铸起的墓碑

——1978年陇海线杨庄列车相撞

陈继红

时间:1978年12月26日

地点:陇海线兰考县杨庄车站

灾种:交通事故

灾情:死亡10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陇海线中断行车9个多小时,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 鲜血染红了车厢,染红了路基

□ 数百个家庭失去欢乐,事故善后处理长达7年

□ 铁道部由此规定:每年12月26日为全路安全教育日

在豫东陇海铁道线上的兰考县杨庄车站附近,苍松翠柏环绕着这样一块纪念碑——沉痛悼念杨庄事故遇难旅客。这里就是震惊中外的旅客列车相撞事故发生地。

惨祸在瞬间发生

1978年12月26日3时11分,初冬的深夜寒风袭人。千里陇海铁道线上的杨庄车站,工作人员同往常一样进入站台,准备迎接由西安到徐州的368次旅客列车。按列车运行图规定,该车应在杨庄站停车6分钟,等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旅客快车。

然而,当368次列车进入杨庄车站后,没有任何减速停车的迹

象，像脱僵的野马，以40公里的时速越出出站信号机43米，在一号道岔处与正在以每小时65公里速度进站通过的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旅客快车第六位车厢侧面相撞。随着一声振耳欲聋的巨响，87次列车像一条巨龙被拦腰斩断……

惨祸瞬间发生了。时间是1978年12月16日3时12分。

368次列车运转车长王西安，在兰考站2时59分开车后，他擅离工作岗位，坐在行李车办公室和行李员、列车长三人聊天，甚至列车冲过杨庄站都没引起他的注意。

随着一声巨响所产生的惯性，把他重重地摔在了行李车的办公桌上。接着又"呼"的一声，和他说话的列车长撞到了行李间端门的玻璃上，满嘴是血。

87次列车的运转车长，从巨颤中停下的列车上跳下来查看情况时，这位年轻的女运转车长被现场的惨状一下子吓呆了。

被侧面冲撞的87次客车的第六、七、八、九位四辆车厢颠覆，第十位车厢脱轨，其中第八位车厢被撞出股道13米远。

在被颠覆的87次列车的几节车厢内，有的旅客被从卧铺上抛起，然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有的被从车窗抛了出去，有的被变形的车皮夹住，血痕累累。

被撞的87次车厢成了一堆破铜烂铁歪倒在路基旁，线路被毁坏得歪七八扭，钢轨被折断。87次车的旅客，有的尸体叠压在车厢内，有的飞落在旷野，鲜血染红了车厢，染红了路基。被挤压在车厢的伤员，有的头部被砸烂，有的腹部被剖开，断胳膊断腿的更是不计其数。

违章抢道的368次机车面目全非，丑陋的破洞似惊恐的眼睛，望着这人间惨剧。

惊吓的哭叫声，痛苦的呻吟声，求生的呼救声，刺破了冬夜的寂静，使人一阵阵颤栗。

幸存的旅客在黑夜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母亲紧紧搂抱着自己的

儿女，柔弱的女人把头深深地埋在男人的怀里不敢看悲惨的现场；旅客的情绪急剧波动，人群里不断地响起抽泣声，不禁让人心寒。

和死神赛跑的抢险队

杨庄车站值班人员迅速向附近的解放军39240部队发出救援报告。部队首长率领官兵最先赶到事故现场，他们一方面警卫现场，一方面抢救伤亡人员。现场的惨状震憾着每一个人的心，一些年轻的战士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众多的尸体，满地的鲜血，急切的呼救，他们也不禁腿发软，手发颤。见此情景，带队的首长大喊一声："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

干部、共产党员带头冲进了残破的车厢，一位位伤员被解救，一具具尸体被抬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战士们借助朦胧的月光，顺着伤员的呻吟声一节节车厢查找伤员。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用肩膀和双手一点一点地掰着变了形的铁皮和车厢隔板，营救被挤压的同胞。汗水、泪水和血水交织在一起。战士们没有后退半步。

有位解放军同志受了伤，被西宁车辆段的一位职工救出来后，带伤向大家呼喊道："共产党员同志们！大家都不要顾自己的东西，抢救伤员要紧！"他不顾伤口的疼痛，连续救出20多个伤员。

离事故现场较近的兰考县各有关部门得到消息后，立即行动投入抢救。县武装部的人员在孙部长的带领下，首先赶到现场加入抢救队伍；县公安局、卫生局、交通局一起动员，调来了十一部大客车，县人民医院全体出动，把重伤员护送到开封后，又回到杨庄要求新的任务，为抢救伤员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此同时，武汉部队、开封、商丘、兰考等地、市、县的领导，以及当地驻军也派出领导干部带领人员和物资奔赴现场参加抢救。

在现场进行全力抢救的同时，列车相撞的消息被以最快的速

度，报告了党中央、国务院、河南省委、铁道部、郑州铁路局及其分局。

党中央、国务院、中共河南省委、铁道部对此非常关怀和重视，委派铁道部长郭维城、国家经委副主任薛仁宗同志专程赶到事故现场；铁道部副部长王效斌，铁道部副部长、郑州铁路局局长廖诗权，省经委主任李苏坡、副主任杜寅初，及郑州机务南段的负责人也于当天迅速赶到事故现场，组织抢救、慰问伤员、部署善后事宜，调查事故发生情况，并对旅客安置、事故现场起覆方案，遗物清理等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

各路抢险大军汇集杨庄车站，有解放军、省、地方的铁路干警，有医务工作者，有铁路职工和家属；各种抢救物资及医疗器械也火速调集杨庄车站，抢救工作紧张而有序。

经过连续数小时的紧急抢险，共抢救重伤员 47 人，轻伤员 171 人，抢运遇难者遗体 106 具，整个现场抢救告一段落。

从北京、郑州调派的医疗专家火速赶往开封抢救伤员。开封各医院接到救护的任务后，迅速做好了抢救准备工作，伤员一到，即开始了紧急救护。清理伤口，胸腹透视，急需手术的伤员被抬进手术室及时手术。时间就是生命，白衣天使们不辞劳累，力争缩短时间，挽救更多的生命。

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对待伤员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他们不仅救治伤情，还亲切安慰受难者，为伤员按摩，擦洗身体，喂药喂饭，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中，使许多伤员及其家属深为感动，为以后的善后处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瞬间的灾祸　长久的伤痛

不幸的消息传出后，遇难者的家属悲痛欲绝，干部职工的心情十分沉重。这起人为的灾难使 106 名旅客死于非命，其中有工人、

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国家干部，还有年愈花甲的老人，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天真烂漫的儿童和未满周岁的婴儿。瞬间的灾祸使数百个家庭顿失欢乐。

遇难者的家属扶老携幼，千里奔丧，母唤儿，儿哭父，夫悼妻，声声撕人心肺，一位自发苍苍的老母，痛失爱子，句句哭诉使人肝肠寸断！豫东大地似乎也载不动这凄凉的悲哀，北风呜咽，人们的心像被铅石压着一般沉重 ……

一位屯戍边关的解放军战士，没有死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却在坐火车回家探亲结婚的归途中失去了生命。家中年迈多病的父母，年幼无知的弟弟和妹妹，还有殷切盼着他回家结婚的未婚妻，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全家哭成了泪人，其悲伤之态无以言述。

一位男子放声大哭，在这次灾难中他痛失娇妻和爱女，他在刚享受了为人之父的喜悦，还未曾听到女儿喊爸之声，不满周岁的女儿就同其母奔上了黄泉路……

在这次灾难中，还有 47 人受重伤，有的终身残废，有的连续昏迷一年多时间，还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丧失了劳动和生活能力，受轻伤的也有 171 人。当时，开封、兰考的旅馆住满了人。受伤和死难者家属、单位来了一千多人，省、地、市及铁路部门抽调了几百名干部负责接待和处理善后工作。事故善后处理时间长达 7 年，用于治疗、埋葬、接待伤亡旅客亲属和各项赔偿费共计 50 79 万元。

杨庄事故不仅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也使郑州铁路局的声誉一落千丈。社会各界纷纷批评说："火车好坐，郑州难过"、"路过郑州局，不敢松口气"。杨庄事故是郑州铁路局的"局耻"，作为不光彩的一页，载入了郑州铁路局的史册。

严正的判决

1979 年 10 月 20 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铁路工人文化宫

公开审判因造成杨庄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责任者马相臣、阎景发、王西安。上午8点半，审判长宣布开庭，于15时零5分结束，历时6个多小时。郑州铁路局开通了沿线的电话会议室，有三万多干部和群众旁听了这次审判。

公诉人首先提出公诉：368次机车司机马相臣、副司机阎景发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在飞驰的列车上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公然睡觉，运转车长王西安，玩忽职守，值乘中精力涣散，不监视列车运行，不按规定上岗，当列车越过停车地点，亦未采取紧急停车措施，致使两列旅客列车相撞。这起事故造成旅客死亡10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中断行车九小时零三分，影响客车36列，货车34列。机车中破一台，客车报废3辆，大破2辆，损坏钢轨14根，枕木308根，电动道岔一组，直接经济损失一百多万元，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事故，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马、阎、王3犯严重触犯了我国宪法的尊严，犯了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这次重大事故的直接责任者。法庭经过调查，听取了公诉人的发言，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护以及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至此，马相臣、阎景发、王西安的犯罪事实经过，已全部查清，旁证物证在案，各被告人亦供认不讳，足以认定。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合议庭对被告人的罪行进行评议。法庭审判长当众分别进行了宣判：判处郑州机务南段司机、杨庄事故直接责任者马相臣有期徒刑10年；郑州机务南段副司机、事故直接责任者阎景发有期徒刑5年；郑州列车段运转车长、事故直接责任者王西安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与此同时，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者、原铁道部副部长兼郑州铁路局局长廖诗权，给予行政记过；铁道部对原郑州机务南段党委书记李银昌，给予行政记大过，对原郑州机务南段段长孙建洲，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永不能忘记的教训

杨庄事故给人民群众宝贵的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重损失，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

1979 年 1 月 26 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了《郑州陇海线杨庄车站发生旅客列车相撞重大事故的通报》，严肃指出："在铁路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通报要求，"为了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切实搞好安全生产，要在全体铁路职工中认真进行安全教育，开展一次安全工作大检查。通过检查，改进铁路安全工作。"

作为杨庄事故发生者的郑州铁路局，把安全大检查与安全大讨论结合起来进行，放手发动群众，查找安全工作的漏洞。在将近一年时间的安全大检查和大讨论中。总共查找出了近十万件违章违纪现象和安全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全局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家属对杨庄事故的严重危害和深刻教训的认识，坚定不移地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来抓，1978 年 12 月 18 日铁道部将每年的 12 月 26 日定为全路的安全教育日，并在事故发生地杨庄车站建立了纪念碑，教育全路职工进一步认清违章违纪的危害性，树立安全第一思想。杨庄事故后各部门积极采用新技术设备，先后在机车上安装了信号装置、自动停车装置、无线列调电话和机车安全运行记录器，实行了车机联控，防止了类似事故的发生。

用血肉之躯铸起的这尊纪念碑，将永远矗立在豫东大地上！它是一面镜子，照出铁路安全工作中的缺点、漏洞和死角；它是一座警钟，长鸣在千里铁道线。

134 位亡灵在呼唤

——1981 年平顶山五矿瓦斯煤尘爆炸

管志光

时间:1981 年 12 月 24 日

地点:平顶山矿务局五矿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死亡 134 人,受伤 31 人,经济损失 360 多万元,是建国后我国煤炭行业发生的一起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事故

□ 灾难发生了,当时还有 200 多名矿工在井下作业

□ 瓦斯爆炸又引起煤尘爆炸,井下空气温度达到 2300～2500 摄氏度,遇难者残不忍睹

□ 134 位亡灵呼唤一个永恒的主题:安全

历史将永远记住 1981 年 12 月 24 日这一天! 正当人们欢欢乐乐迎接新年到来之际,平顶山矿务局五矿发生了一起特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 134 人死亡,31 人受伤,经济损失达 360 多万元。

——这是建国后我国煤炭行业发生的一起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事故,也是一起严重的玩忽职守、不重视安全生产的人为灾祸。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把目光回归到 1981 年 12 月 24 日前后,窥探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让警钟长鸣!

瓦斯煤尘传导性爆炸

平顶山素有“中州煤城”之称,平顶山矿务局现有生产矿井

13对，年设计生产能力1666万吨。其中五矿于1958年12月31日建成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120万吨。到1981年共生产原煤1914万吨，平均年产83 2万吨，其中只有1977～1979年达到了设计产量。

由于矿井水平接替失调，为煤炭部重点调整矿。虽进行了两年的调整工作，但采煤接替仍然紧张，1981年该矿鉴定相对瓦斯涌出量为10 971m^3/日·吨，为高沼气矿井。一水平戊组煤层有瓦斯喷出历史，1963年到1981年曾先后发生七次瓦斯喷出现象。煤种为气肥煤，挥发性高，煤质较好，但煤尘爆炸指数很高，戊0煤层一水平的爆炸指数为36%，二水平由矿自行取样分析计算为48 5%。过去该矿曾发生过两次爆炸事故，1960年1月10日一水平乙组东大巷小川堀进头发生局部瓦斯爆炸，死亡3人，受伤11人；同年11月22日一水平丁四采区发生瓦斯煤尘爆炸，死亡多人。此后，安全情况一度好转，1963年和1966年两年无死亡事故。1967年以后不安全情况又有回升，连年有死亡事故发生。1981年1月至12月23日共死亡8人，百万吨死亡率高达8 16人。

在这个高沼气矿井，井下瓦斯经常超限，一旦遇有火源就会引起爆炸。仅灾区从1981年2月至12月12日止，因电缆接地，风筒脱节、巷道冒顶、风扇停电、检修五个方面原因，引起瓦斯超限，排放20余次；戊乙区变电所，仅1981年12月1日至24日，发生漏电跳闸80余次，其中掘井5队30余次。矿工们说："下井担心害怕，恐怕瓦斯煤尘爆炸"。

这就是五矿"12·24"事故前的状况。可惜却未引起当时的矿长张宝山、党委书记朱天林的重视，终于酿成了一起惨祸：

1981年12月24日16时40分，该矿调度室突然接到瓦斯检查员石德坤(后遇难)由井下戊二采区打来电话，说戊0～226风巷瓦斯超限，要求矿救护队排放瓦斯。

17时零5分又接到脱险的瓦斯检查员张汉真从井下打来的报灾电话。他说，大约下午5时我从戊0～225机巷出来，走到0轨道上山20米左右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后来，事故调查专家又访问脱险的机三队工人王炎勋，他说，下午快到5点时我在戊0皮带下山紧水门，突然一声巨响；脱险的掘一队运料工付明远说，他看表快到下午4点50分就离开戊0～222风巷升井，刚走过井下调度室，突然一声巨响……

灾难发生了，当时还有200多名矿工在井下作业！

事后，专家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认为，该矿这次瓦斯煤尘爆炸事故发生时间为：1981年12月24日17时左右。

灾情就是命令。平顶山矿务局总调度室迅速将事故消息报告矿务局的各个部门，矿区各救护队率先行动；矿务局医院及市属各医院，立即做好接纳伤员的准备，并派出精兵强将到灾区现场抢救伤员。救护车的警笛声打破了矿务局的宁静，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与此同时，平顶山市委、政府和矿务局的主要党政领导，也及时赶赴抢险救灾第一线，并很快成立了现场抢险救灾指挥部，分工负责指挥营救井下的矿工。

灾害是无情的。据脱险的张斌、郝子旺、王洪平、张汉真、赵栓锦分别述说，爆炸后煤尘飞扬，浓烟滚滚。事故后10分钟就下井的五矿救护队中队小队长党如碧说，到一水平井下调度室门口就发现空中煤尘成分很浓，以后许多人下井都发现大巷中落满很厚的煤尘，当时17时30分左右，五矿救护队中队队长李文玉下井走到戊二总回风口测得一氧化碳浓度高达2 5%；次日，高庄矿救护队增援抢险救灾的李文献于夜里12时到戊0～222风巷，测得该巷道中部一氧化碳浓度竟高达5%。

从遇难者死因分析，受一氧化碳中毒窒息死亡竟达105人，占遇难总人数78 94%，其中大部分遇难者伴有不同程度

的烧伤，但单纯的严重烧伤者不会立即死亡，有的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才死亡的。可见，一氧化碳中毒窒息死亡是主要原因。此外，灾区多处巷道发现煤尘爆炸后，有附着在支架和巷道周壁的残留皮渣与焦粒，说明煤尘爆炸时，部分煤尘烧成灰烬，其余部分仅仅表面烧焦或烧焦到某种程度的煤尘成为这种独特的集合体。

煤尘爆炸的危害是严重的，除产生大量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外，并放出大量的热，使空气温度达到2300～2500摄氏度，气肥煤的火焰很长，对人体烧伤严重。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火焰速度高达1120～2340米/秒，压力每平方米可达10公斤，其波峰可使人遭到严重撞伤和粉尸，甚至切割肉体，这些情况在戊二采区已证实。这些散落有许多无驱体、无头颅的零碎肉块及其碎尸部件，可见灾害之重。

煤尘爆炸的传播破坏范围大、速度快，对巷道冲毁程度严重，戊0～223风巷和机巷以及戊0～222风巷和机巷的长距垮落就是事实。

那么，又是何种特质引起煤尘爆炸呢？专家们调查发现，事故前只有戊0～226巷因局扇停风，瓦斯超限。据当天该矿调度值班记录所载："戊0～226回风巷扒煤机电缆接地，大班没带仪表，也没处理好接地，责任属本队。风机接地距掌子头15米处瓦斯浓度3%，11点到13点停风机一直到16点，贾中发汇报要排瓦斯"。另据当日瓦斯日报所载："戊0～226回风巷8点班，10 55拉绞车把扒煤机电缆撞坏，停了3次风，最后停止工作准备排放瓦斯交下班，2点到3点检查瓦斯2%到3%。

据8点班瓦斯检查员贾中发的访问笔录推算，约14点20分检查瓦斯浓度。他测得的数据是掌子头第一架棚子4%，往后20米2%，再往后80米1%，80米以外0 6%。据此计算戊0～226风巷从14点20分停风到17点爆炸止，约160分钟内，工作面第

一架棚子处瓦斯浓度已达到 19 14%，独头巷道内聚集瓦斯总量 78 38m³。

瓦斯遇火源是要爆炸的。专家们经过细致的调查证明：戊 0～226 风巷装煤机接线盒内电缆头放电是导致瓦斯爆炸的火源。瓦斯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掀起积存煤尘飞扬，达到一定浓度，在高温冲击波为热源的作用下，形成爆炸。煤尘爆炸后又产生高温冲击波，掀起积尘继续飞扬，形成传导爆炸。为此，专家们把这次爆炸类型定为：瓦斯煤尘爆炸。

祸起玩忽职守

事故发生后，省市组成了联合调查技术组，由 10 名各方面的专家组成，原河南省煤炭管理局副局长、工程师刘书祥任组长。同时还邀了煤炭部、焦作矿院等方面的专家杨力生、黄体信、刘思沛、张克树共 10 位为技术指导，特邀原平顶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芦连奎、原市检察院副院长张树森等 5 名同志为业务指导。技术调查组分别对事故发生的时间、爆炸物质、火源、爆炸类型、事故性质等 9 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分析，对关键性的技术问题还做了模拟试验。联合调查组技术组的结论意见，得到了省劳动部、煤炭部和省、市政府的认可，并为事故处理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据联合调查组证实：1981 年 12 月 24 日 11 时许，平顶山矿务局五矿二水平戊组二采区戊 0～226 回风巷装煤机电缆被矿车挤坏，发生漏电短路，造成停电停风。当时带班作业的掘五队队长、党支部副书记张俊喜，指派小班电工李清云处理。李清云 3 次处理都未能排除故障。14 时 20 分，因停电停风，瓦斯聚积，作业区瓦斯浓度超限，瓦斯检查员贾中发通知撤人，李清云不顾装煤机防爆接线盒盖未盖，装煤机操作线头裸露搭接，开关把手

停在有电位置，就匆忙离开现场。下午15时40分，调度员和贾中发，通知通风队做技术工作的刘德普写排放瓦斯措施，刘制定措施后，不亲自报批，而和他人下象棋，贻误时机。在未排除聚积瓦斯的情况下，17时左右，有人盲目向掘进头进电，使裸露搭接的线头出现火花，引起瓦斯爆炸，进而引起煤尘传导性爆炸。

这次事故，使该矿两个采面、五个掘进头受灾，港道破坏总长度达10240米，破坏率为25 2%，损坏机电设备127台，各种机电小件347件，动力电缆8367米，通风设施24处，并造成134人死亡，31人受伤，经济损失达360多万元。

在遇难的134人中，有的是经过培训多年的生产骨干、老工人；多数是三十来岁的生产能手，还有刚刚招工入矿的十几岁的青年，是煤矿建设的后备军。这怎能不使人痛心万分！人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失去亲人。遇难家属当听到自己的亲人死亡时，有的连夜赶到五矿，走进矿区放声大哭，要亲人、要儿子、要爹爹、要爸爸，哭得死去活来。遇难者有的残不忍睹，冲击波把衣服剥光，四肢不全，腹腔挂破，头发烧焦；中毒窒息的，口腔流血，憋的大便溢出 ··

在善后处理工作中，虽然党和政府给遇难家属很好照顾，但带来的困难还是很大的。有个遇难者家里，只有一个妇女，领着3个孩子，大的才十来岁，小的才二、三岁，3间房屋破漏，吃住困难。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小孩子还没穿上棉衣。同志们看到后，就拿出粮票、钱和布票要给遇难家属临时安排生活。同志们要离开时，小孩子抱腿跪下，痛哭连天，要见爸爸。有个遇难者，家有七旬老父，一个妇女，4个孩子，当时家里只剩点杂粮，又是春节前夕，昼夜盼亲人寄钱过个好年。当听说亲人在井下遇难死亡时，70多岁的老翁双腿跪下，哭昏几次。这些遇难家属的物质困难，党和政府虽然给予了解决，但在精神上的终身

痛苦是无法弥补的。

在煤炭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煤矿工会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直接指导下，在省、市委和人民政府的具体领导下，这次事故后的抢险救灾工作进展顺利。在技术方面，方案是正确的，态度是积极的，工作是稳妥的，除在探险中牺牲救护队员一人外，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决策失误。特别是省、市领导同志亲自处理善后工作，动员全省各市各方支援，很快安定了人心，稳定了矿区生产秩序，并很快恢复了生产。

事故责任者应得的处罚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于1982年7月3日以豫发[1982]82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对平顶山矿务局五矿瓦斯煤尘爆炸事故的处理决定》。指出造成这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是这个矿的主要领导干部长期以来忽视安全生产，不认真执行中发[1978]67号、国发[1979]100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以及煤炭部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1980年和1981年煤炭部针对煤矿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先后颁发了五个安全指令，五矿在这次事故前，一个也没有认真贯彻落实。煤炭部一号指令是1980年发出的，要求建立安全监察机构，五矿一直拖着不建，直到这次事故发生后的今年1月21日才建立；二号指令要求落实安全调整规划，限期完成安全措施工程，五矿不但1981年的安全措施计划完成得不好，就连1980年已经到货的四台先进瓦斯遥测遥控仪表也只安装了一台，而且没有使用；三号指令要求各矿建立安全办公会议制度，五矿拖了5个多月才实行；四号指令要求加强火药管理，五矿的炸药一直是只领不退，事故发生后从现场清出来的雷管比采掘队当天从药库实际领出的数量还多；五号指令要求加强防尘措施，五矿除成立了一个防尘领导小组外，组织措施和技

术措施都没有多大改进,生产安全管理十分混乱。

这次事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1960 年该矿曾发生一次特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若干人，但矿领导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977 年到 1979 年在水平、采区、工作面接替十分紧张，安全工程设施大量欠帐的情况下，又突击生产，破坏了各个生产环节的平衡。1980 年被煤炭部列为失调矿井，而矿领导仍不以为然，没有针对薄弱环节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管理。1981 年 10 月份，煤炭部安全检查团到五矿进行检查时，严肃指出了瓦斯煤尘管理上的重大隐患，矿领导仍置若罔闻，没有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12 月中旬，五矿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们强烈要求解决瓦斯经常超限和煤尘大的问题，但矿领导未作任何答复。该矿安全监察部门针对事故多、瓦斯煤尘严重的问题，于 1981 年先后写了三次报告，而矿领导却置之不理。对已发生的八起死亡事故，有三起没有处理，有两起颠倒是非，嫁祸于人，归为“死者负责”。就在这次事故发生前的 11 月 15 日，在戊 0～226 回风巷排放瓦斯时盲目送电，几乎引起瓦斯爆炸，就这样也没有引起矿领导的注意，仍然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这完全是一起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重大责任事故，是矿领导严重官僚主义、玩忽职守，长期忽视安全生产和企业管理混乱的必然结果。

为了严肃党纪国法,教育干部、群众,挽回不良影响,根据责任大小,决定对有关人员分别作如下处理：

五矿党委书记朱天林，不认真贯彻党的安全生产方针，对党中央、国务院指示和煤炭部五个安全指令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不把安全生产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1981 年该矿召开了三十七次党委常会委，仅有一次是研究安全问题的。他对工人生命安全漠不关心，麻木不仁，1981 年发生的八次死亡事故，他没有参加过一次追查，对开掘五队 2 月 20 日坠落事故的主要责任者副队长李成印的错误包庇开脱，不作处理；对煤炭部安全检

查团、矿安全监察部门和职工代表大会关于加强瓦斯、煤尘管理的建议、报告和提案，没有研究解决。因此，对这次事故，他应负主要责任。

五矿党委副书记、矿长张宝山对安全工作极不重视，不负责任，玩忽职守，对党的安全生产方针和上级有关安全生产的政策、指示、指令，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工人的安全采取不能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对1981年的八起死亡事故，追查处理极不严肃，有的不了了之，有的把责任推给死者，甚至为开掘五队坠落死亡事故的责任者副队长李成印奔走说情；对瓦斯、煤尘管理极不重视，长期拒看瓦斯日报，对现有的通风、瓦斯监测设备不使用，对生产过程中暴露的大量不安全因素熟视无睹。据统计，这次事故发生前的24天内，全矿发生漏电跳闸82次，其中发生在这次爆炸的灾区43次，戊0～226通风巷就有八次。特别是对11月15日几乎引起瓦斯爆炸的严重事故，不参加追查，不吸取教训，终于导致这次特大事故的发生。因此，他对这次事故，也应负主要责任。

通风队做技术工作的工人刘德普，工作极不负责，不遵守劳动纪律，不亲自报批排放瓦斯措施而去下象棋，玩忽职守，贻误时机，民愤极大，对事故应负直接责任。

掘进五队党支部副书记、队长张俊喜，不重视安全工作，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在没有弄清瓦斯大小的情况下，盲目向掘进头送电，启动风机，当他得知瓦斯超限后，没有直接向调度室汇报。对这次事故，他应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这次事故后果严重，影响极坏，省委、省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将矿党委书记朱天林、矿长张宝山、工人刘德普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张俊喜等有关人员，责成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982年6月24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对被告张宝山、朱天林、刘德普提

出公诉，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惩处。

1982年7月15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第5号判决书指出，张宝山、朱天林、刘德普3被告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7条之规定，已构成玩忽职守罪。为了严肃法纪，保护国家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依法判处张宝山、朱天林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判处刘德普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没有结尾的话题

在省劳动厅矿山安全监察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找到了这起事故的档案，翻着每一页都十分沉重。岁月流逝了时间，但无法流逝134位遇难者家属们心灵上的创伤。死者惨，生者苦。他们向社会呼唤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安全！

100多名中学生在这里遇难

——1985年青天河水库特大沉船事故

皇甫尚让　皇甫幼宇

时间:1985年4月14日
地点:博爱县青天河水库
灾种:沉船
灾情:113名中学生死亡

☐ 100多名中学生同游船一起沉入湖底,噩耗传出,举世震惊

☐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令东海舰队火速打捞

☐ 8年过后,家长们还呼唤:乖乖啊,你何时回来?

华灯山阳美　青天河灯遁

1993年春节期间,被誉为太行山明珠的焦作市,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迎春灯展"。在市中心广场,古山阳城东西长约10华里的大道两旁,摆放着由机关、厂矿、学校及当地市民们精心制作的花灯,也展出了市属七县(区)选送来的花灯精萃。夜幕降临,这里火树银花,竞相争艳。10里长街,人们欢歌笑语,观赏奇丽多姿的花灯,倾吐心中的欢喜,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一位诗人曾这样记述到:

眼里含激情,

心中充满爱。
华灯多姿人似海，
火树银花满城开。

万盏花灯各有千秋。由博爱县青天河水库管理处送来的那盏大约有一间屋那么大的大泉湖大坝模型灯特别引人注目。这盏灯把青天河水库大坝景色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人们不但看到流水潺潺的大泉湖水，看到水库大坝前倾泻的飞瀑，仿佛还听到了机器发电的轰鸣声 ……

游人纷纷驻足观赏，赞叹不已。然而未到灯展结束，这盏灯却突然销声匿迹了。

原来，当灯展进入第三天时，观灯的人群中，有人哀叹落泪，有人指着这盏灯哭着说 可怜我那娇儿就是 8 年前在那儿遇难了！不多时，又有几位老人来到灯前，爬在地上烧起香来，嘴里还喃喃地祈祷着："乖乖呀，你们走得太快了，求求阎王爷，叫我那可怜的孩子早超生吧！"

见此情景，灯展负责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当晚就将这盏灯运回博爱了。因为在 1985 年 4 月 14 日青天河特大沉船事故中，焦作市有一百多名学生遇难。

大泉湖光美　春游观丰碑

青天河水库座落在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城西北约 40 公里的太行山腹地，西连山西晋城市郊区——李道沁村，南与河南省沁阳市常平乡高圪当村隔河相望，因两山矗立，中间一缕青天，中间流水潺潺而得名"青天河"，又因拦河筑坝，蓄水成湖，故称"青天河水库"，又称"大泉湖"。"大泉湖"乃是园林学家珠联壁合的美誉，"大泉"二字取自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描绘的"丹水又东南，历西岩下，岩下有大泉涌发"中的大泉之句。

1965年9月，正当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波澜四起时，博爱县政府组织5000多名民工来到这个房无一间、路无一条、巨石满山岗的青天河旁，他们住的是野兽出没的豹子洞，吃的是顿顿离不开的窝窝头，每日起早贪黑打钎开石。经过10多个寒暑，截断丹河之水，筑起一道长160米，高76米的砌石溢流重力坝，蓄水量常年达1020万立方米，建立起三级水力发电站，装机7台，年发电量3 2亿多度，可保灌良田10多万亩，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水库建成发电后，他们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及众多的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为吸引游客，他们修筑了盘山公路，修建了亭、台、楼、榭，栽种了树木花草，自行设计制作了三机帆船。购置了水上游乐船，以使人们在碧波浩瀚，湖水泱泱的大泉湖畔，峰峦叠翠的山峡中，浏览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1985年4月14日，是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焦作市一部分大中专学生和一批优秀中学生，在老师和部分家长的陪同下，乘车向青天河水库进发了。过了焦月铁路，便爬上了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车行近一个小时，来到了闻名遐迩的战备电厂——四八零（又称丹河电厂）。在此稍时参观休息后，汽车便开始向水库景区攀登。到了青山如黛、繁华似锦的青天河水库，这些长期生活在闹市的青少年心中特别兴奋，顾不得拍打身上的尘土，便向那人造石墙——拦河大坝走去。站在坝顶的亭子上，向南望去，一座跨度为160米，高80余米的单孔石拱铁路大桥（据称为东南亚铁路桥一绝）将两山锁住，大坝又将两岩连起，北面碧波深潭，可见鱼儿游来游去，一群群白色的、黑色的、麻色的野鸭追逐着鱼船，两岸层峦叠翠，群峰千姿百态，还有那蓝天白云，使人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

听得游船要启航，人们都争着上船。因为水库开展游船业务时间短，船只少，只有几艘座位为28人的小船，可平常一般坐

50多人，今天游客特多，就多载了些客人。船长要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走出舱外。同船来的大多是学生，也大多是第一次来这里旅游的。他们望着两岸的景观，仔细听着导游介绍，不知不觉到了浅水滩。船靠岸后，人们爬上山坡，有的去采集矿物岩石标本，有的在采摘鲜花和药材，还有的同学在浅水滩上捕鱼捉虾，也有的在这里拉开画板，临景写生。这些学生陶醉于大自然美景之中··

下午四时，是那班游船返航的时刻。这时四面八方的同学被招呼着来到了临时码头，听说只剩下一班船了，同学们都蜂拥着挤到了一只标准座位只有28人的游艇上。

这只游艇为开封某船厂所造。前不久购来后，有人搞了个“技术革新”，将船体上的“吃口孔”全部封闭，说是可以成倍地增加游船载重，多拉游客，平时他们拉七、八十人也是平常事。可今天上船的人太多，尽管船长和司机再三说，这不是最后一班船，请大家稍候一时就来接大家回去，可谁也不肯下船。这时，船头船尾，舱里舱外全是人。

船缓缓返航了。行到中途时，遇到一艘水库施工船迎面开来，只见一位年轻人站在船头高声吆喝道：“怎么上这么多人？快到前边靠岸下去一些！”

看来这位年青人是位领导，说话有些份量，船便靠了岸。经船长及司机再三做工作，才有10多位青年人离开船，等候下一班返回。可是，这十多位青年人等了一个小时，依然不见船的影子。于是，他们断定自己是上当受骗了。此时，太阳已快落山了，他们只好爬上山腰，沿着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向大坝方向走去。嘴里不停地唠叨着，甚至有人声称等见到船长时，非教训教训他不可！

等他们赶到大坝时，才知道他们原先乘坐的那只游船已沉入湖底，这里发生了特大沉船事故。他们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救人齐响应　哭别百魂灵

原来，这只船低速行驶快到大坝前时，船上的学生及其他游客望见岸上提前返航的亲人在向他们招手，船上的人们前后拥挤着，都想“捷足先登”。此时，船已开始调头转向，准备靠岸，可就在这转弯之际，由于船体重心偏移，船体左侧进水，司机赶快调整方向，怎奈船上游人太多，使游船摇摆不定，方向杆操作失灵，船体倾倒后，又被溺水者扒了个底朝天，很快沉入水中！

与此同时，码头两边，大坝上下呼救声、吆喝声连成一片，震撼着整个山谷，汇成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快救人！

在水库坝上正在施工灌浆的职工刘天才，听到呼救声，急忙跑向出事地点，奋不顾身地跳入湖内，同焦作矿院会游泳的几位同学一起将正在挣扎求救的落水者送到岸上，这时刚从沉船中钻出水面的职工王学明来不及喘口气，也参加到救人的行列。岸上不会游泳者，有的人赶忙将“模板”拆下抛向湖内，有的人奔向水库办公室报信，寻找打捞工具。不一会儿，水库干部职工带着救生圈、保杆、木板、麻绳赶来了，不少头脑清醒者靠救生圈、木板、绳索得以生还。然而大部分青少年不识水性，拼命抓住游船，岂知已经翻了个底朝天的庞然大物，被落水者牵扯、踩踏后，更难漂浮于水面。漂出水面者，也大都因水呛而窒息身亡。就在同一时刻，惊悉了这一特大沉船事故的焦作市委书记武守全，博爱县县委书记文清，副书记王少龙，县长孟祥堂等火速赶到了水库大坝。见此情景，无不痛心疾首，立即组织抢救。

当天傍晚时分，被救出来的落水者约 20 余人，打捞上的尸体约 10 多具，但究竟这只船上载有多少游客、水下还有多少遇难者？(因船长被淹死)谁也说不清楚。

急调东海舰队打捞

青天河“4·14”特大沉船事故自当天晚间起，便通过各种媒介立即向外扩散，那些生不见还，死不见尸的亲属们，感到格外震惊，立即搭乘汽车、火车赶到水库出事地点。有的见亲人被人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则惊喜若狂；有的见到了溺水而亡亲友的尸体，则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最可怜的是那位被第一个打捞上的八岁女孩，她哭着要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可是，两位亲人已永远离开了人间。

要说最为悲伤的还是山西晋城那位老大娘，当她得知丈夫偕儿女及北京朋友家的孩子被活活淹死，无一生还时，顿时昏死过去，医生赶忙抢救。当她被救醒以后，还是说要同老伴、孩子们一同上路，不想再活了。

呜呼！父子连心，母女连肉，骨肉之情，一旦割舍，岂能不撕心裂肺，痛断肝肠。那几天，尽管不停地为遇难者家属做工作，要他们节哀止悲。然而，他们谁也听不进。于是，只好顺其自然任其发泄……

3天后，家属及亲友们的哭声渐渐消失了。他们都意识到，死去的人是再也哭不活的，于是便将痛苦深埋于心底，只求早些打捞出亲人的尸体，与他们再见一面。

14日傍晚，漂浮于湖面的尸体已全部被打捞上来了。当晚由市委副书记坐阵组成的事故处理班子召开了紧急会议，对打捞尸体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目前遇难家属最迫切的要求是尽快见到溺水者的尸体，然而水库自己的打捞队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在浅水中作业，而今水库蓄水深达64米，实在无能为力。于是领导果断决定：一方面开始提闸泄水，一方面向附近的打捞队发出求援电。

15日上午焦作矿务局矿井打捞队员赶来，随后，三门峡水库打捞队、信阳南湾水库打捞队也相继赶来。此时水库蓄水已泄去将近一半，坝前水深仍有40余米。可这些来自地方上的水手们，仍感到无能为力，在此情况下，只能向中央军委求援。据说这件事被邓颖超大姐知道后，非常着急，气愤地说道：还我儿童！还我花朵！还我青少年！

当求援信息传到中央军委会后，立即令东海舰队某部打捞队于17日下午赶到青天河水库。遇难者家属见到中央调子弟兵来了，好象盼来了救星，恨不能让他们一下子钻到湖底，把遇难者拉上岸来。

17日下午东海舰队的官兵深入现场，测水位，量水温，召开当事人座谈会，了解事故发生原因和经过。并召开了遇难者家属座谈会，介绍打捞工作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要求互相理解，密切配合，同时要求他们远离打捞现场，耐心等待，为打捞工作创造一个安静环境。

18日上午，有人送来一张由焦作矿院一教师游船翻沉时意外拍下的一张照片，为打捞队确定沉船方位提供了宝贵资料。于是他们准确在湖面上固定一吊葫芦形船台，设置了两条工作线，以便潜水作业能连续进行。按规定潜水员每次作业后需要到平顶山去做减压休息，可人民子弟兵为了尽快使遇难者家属早日见到亲人，他们往往是超负荷工作。特别是打捞队长，他几乎每天都要亲自下水作业。当他从水下上来摘掉那斗大的面具，卸下那沉重的铜块、脱下那特制的衣服时，你会看到他那皮肤上有着被高压气体压成密如珠网的麻坑。由于设备先进，领导带头下水，打捞人员素质高，所以打捞工作一直进展得比较顺利，其中一次就捞出16具尸体。潜水员摸到他们后，他们竟一个紧抓一个，死也未曾放松。因此，一串儿被绳子捞了上来。打捞进行到第五天时，尸体的编号为106，与可靠遇难死亡人数113人还差7具尸体。他们到哪里去了

呢？这时有人提议，把沉船先打捞上来，看这七具尸体是否压在船下。当船浮出水面后又发现有6位遇难者。可屈指数来还差一个，并且是第一个被救上来那位8岁女孩的母亲。因为候在青天河水库认领尸体的人都已离去了，唯独这位小女孩还在哭喊着要见妈妈，要领着死去的爸爸妈妈同归故里。

听到这孩子的呼叫，让人撕心裂肺。潜水员们又一次沉入水中，橡皮船下挂上抓钩，在水下像耙地那样，反复探索着，终于在下午3点多钟把这个小女孩母亲的尸体打捞上来。危难时刻，人民子弟兵的英雄壮举，受到了市县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渎职上法庭　失职被判刑

“4·14”特大沉船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在协助博爱县委、县政府组织营救打捞的同时，要求公、检、法、司法部门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主要责任人进行调查，认为这一特大沉船事故，不属于自然灾害，而纯属人为之祸。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作出了书面检查，因渎职受到了处分。

在打捞工作结束后的第二天，青天河水库领导接到通知，县里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水库全体成员，当天下午到县委党校报到。

青天河水库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虽然在会上作了深刻检查，承认自己有不同程度的失职行为。但是，法律是神圣的，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次日凌晨，三辆警车鸣叫着开进县委党校，十几名武警下车后，径直走进王春生、刘贵平及游船司机的住室，一位检察官亮出拘捕证后，3只明晃晃的手铐随即扣在了青天河水库“4·14”特大沉船事故责任人手上。

1985年11月12日，博爱县城大街上，贴出一份公告：11月

15日9时将在县文化宫公开审判“4 14”特大沉船事故被告王春生等人。

县委、县政府为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教育，要求县直机关、厂矿、学校全体干部职工和师生参加，于是，那天文化礼堂内外都挤满了人。

9时许，审判长宣布开庭。经过法庭调查、辩护，合议庭合议后，第二次开庭由审判长宣布：判处渎职罪犯王春生有期徒刑4年，同案犯刘贵平有期徒刑4年，交通事故犯王学明有期徒刑6年。他们被刑警戴上手铐，走进了高墙铁窗之中……

后　记

10多年过去了，经过一段“冷处理”后的青天河景区，如今又如何呢？在省、市、县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青天河水库全体职工共同努力，开拓进取，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瞄准旅游开发的总体目标，狠抓软、硬两个条件的基础建设，一步步地从低谷走了出来：

1988年，青天河水库被焦作市列为市级风景名胜区，获河南省水电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1990年河南省政府以(164)号文批准为河南省风景名胜区，并列为“南太行”八大风景区之一；

1991年被水利部授予“一级管理水库”称号。

愚昧的火种　深重的灾难

——1987年鲁山县森林大火

曹冠武　管荣光

时间:1987年12月25日

地点:鲁山县林区

灾种:火灾

灾情:森林火区范围9000亩,火带长3公里,着火面积3500亩,损失木材总蓄积1080立方米

□ 1987年5月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火灾刚息,河南鲁山县林区大火又起

□ 上至中央下到河南各级政府及驻军,由此开始了一场灭火战役

□ 绿色呼唤:人类与森林共同的家园

引　子

火灾危害之烈,莫过于森林之火。

公元1987年是共和国森林的劫难之年,历史以辛酸的笔墨做了如下记载:

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发生了一起建国后最大的森林火灾,烈火熊熊燃烧了整整28天。大火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家园被毁。昔日郁郁葱葱的大兴

安岭呈现出一片黑色的惨状，满山遍野被一望无际的焦木黑土所覆盖；万里长空被狂风卷起的灰烬所笼罩……然而，东部大兴安岭的烟雾还未彻底散尽，中原腹地的鲁山原始森林又被愚昧的火种点燃……

火！火！火！

1987年12月25日下午4时许，鲁山县四棵树乡平沟村一带发生山林火灾，过火面积达1000余亩，火点海拔1000多米，山上风力5～6级。

26日10时，又在沙岭附近的平沟寺、老山寨、老仙岭、沙石碑、沙石坡发现5个新火点，山高、风大，火势以较快的速度向外蔓延，使鲁山国营林场挂骨楼林三万亩中、成林和毗邻的南召县集体山林受到严重威胁。

26日下午，在鲁山县二郎庙的五里坡、老营沟等地发现两处火点。

26日晚6时40分，想马河村又发现一处新火点；

同时下午4时30分，南召县乔端乡马市坪村和崔庄乡井家村交界处出现火情；下午6时崔庄乡赛坡村附近也发现火点。

27日下午，在鲁山火场四棵树乡南部的化石山又发现新火点。

至此，鲁山境内已发现9个起火点。这些火的特点是：火点不规则，比较分散，彼此相距较远；加上山高坡陡，地形复杂，气候干燥，又有5级大风助燃，大火迅速向四周蔓延，形成了方圆数十公里的零散火场，对林区的580多名群众及周围石人山、乔端、宝天曼、万沟等国有林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几十万亩珍贵森林、部队弹药库、化工部第二胶片厂已构成严重威胁。

狂风烈焰铺天盖地而来，火舌从树根爬向树梢，烧得林木劈里

叭啦响成一片，树林里发出了低沉而悲的啸叫。

群山在怒吼，森林在哭泣。

人啊，你究竟怎么了，变得如此迟钝和麻木?！大火将要葬送多少生灵？将要吞噬多少民居？难道人类生存离得开森林这片绿州吗？

降服火魔

“叮铃铃，叮铃铃 …… ”，从乡政府、林业局，到国务院、林业部，各级领导无不焦灼不安。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关注着火情动态，乔石、田纪云、陈俊生等领导同志，多次电询火势，及时作出了“打早、打小、打了”的重要指示。中央护林防火指挥部从各地调来了灭火器材。

国家林业部刘广运副部长和中央护林防火指挥部的周不正同志亲临灭火前线具体指导。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及平顶山市委、市政府迅速从周围调集数千军民赶赴火场。平顶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几乎全到火场一线组织扑救，省委、省政府迅速成立了灭火指挥部。省委书记杨析综、省长程维高多次召开紧急会议，亲自部署救援工作。省委副书记胡笑云、副省长刘玉洁、省军区司令员战景武，副司令员王英洲及省林业厅、公安厅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亲临火场，坐阵指挥，调兵遣将，一时间，战云滚滚，惊天动地。

解放军各部队、省公安武警部队、消防部队在接到命令后，从郑州、洛阳、平顶山、三门峡、焦作、南阳等地昼夜兼程，奔赴火场。平顶山市公安局只用半个小时架通了线路，沟通了前后方的联系。广大指战员不顾山高坡陡，道路崎岖，哪里有火情，就往哪里冲。荆棘划破了他们的衣服，火舌舔焦了他们的头发，他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火海中敏捷地闪展腾挪，画出像曳光弹般的明亮弧线，

人驱逐着火，火包围着人；人与火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拼死较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火线一分一寸地缩短。有的部队扑火点山高路远，送饭困难，一天一夜只吃上一个馒头和一块萝卜，有的部队 24 小时滴水粒米未进，但他们仍坚持战斗，先后有 200 余名战士昏倒。27 日 6 时，某部坦克团赶到砂石碑火点时，火头不仅距平沟村和西平沟村 1 5 公里，而且正以每小时 0 5 公里以上的速度向村子里扑来，战士们立即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战斗，迅速拦截了火头，保护了村子里的 500 多名群众。他们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谱写了一曲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胜利凯歌。

在这次扑火战斗中，各方面大力支援为扑灭山林大火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充分显示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吉林森林警察总队送来了灭火机，西北林机厂送来了油锯，并派技术人员帮助灭火。为了使这些灭火器械尽快到现场，空军派飞机专送。为保证扑火用车和通讯设备，驻豫部队组织提供了汽车 200 辆、电台车 2 辆和 10 部通讯电台。驻马店地区派车送去了灭火弹。为保证灭火物资尽快运到前线，公安、交通部门增派交通警察，疏散道路上的行人、车辆，做到畅通无阻。电信部门保证线路畅通，长途台站加强了值班力量，“扑火电话优先传呼，气象部门及时准确的预报天气变化情况。洛阳、焦作等地派出 100 多消防人员参战，濮阳市接到通知后，立即从清丰、濮阳抽调 20 名消防人员，并要求中原油田和全市所有公安、企业消防人员整装待命，济南军区一五二医院、平顶山卫生局分别派出医疗队参加救援。由于各方面的支援和协作，保证了扑火战斗的顺利进行。

黯淡与辉煌

经过党、政、军、警、民五天四夜的协力奋战，于 29 日将山火全部扑灭，取得了灭火战斗的彻底胜利。实现了“打早、打小、打了”

的方针，保住了火区内5000多亩群营林、附近16万亩国有林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扑火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事物的辩证法很是耐人寻味：辉煌总是在黯淡的背景上才显出其动人的光环。让我们把痛心的目光投向黯淡的背景：

此次山火，形成火区范围9000亩，火带约3公里长，着火面积3500亩，损失木材总蓄积1080方，过火区内，群众自营的稀疏林、次生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被烧的树种主要是：青冈、麻栎及少量的山漆、柿树等经济林木，同时，幼树、杂、灌、草植被全部烧死，地表裸露，森林质量显著降低。由于火情发现早，组织得力，扑救及时，直接损失虽不算很大，但为扑救火灾，组织军民5500多人，其中驻军3000多人，公安、武警、消防部队900多人，干部群众1000多人；动用飞机3架和各种车辆499辆，运送了数百吨的救灾物资和现代化的通讯设备；牵制了上至中央下至乡政府的各级领导的大量精力，严重干扰了全省的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其间接损失则无从算起……

森林的呼唤

森林是人类的朋友，它用绿色的枝叶和黑色的尸骸养育着人类，给人类制造氧气，为人类储蓄水份，使炎热荒凉的地球有一片佑庇人类的绿荫。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泽是丰厚的，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向大自然进行着索取，却往往忽视了对它的经营管理和防护。我省的森林资源极其有限，珍惜、保护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本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然而，多年来我省森林防火设施薄弱，了望通信设备不配套，扑火工具缺乏，多林地区道路闭塞。鲁山县除国营林场购置了部分对讲机，建立了两处了望台外，全县10多个山区乡只能靠有线电话与县联系，大部分公路只能通到乡。村与乡、村与村之间联络全靠徒步，既缺乏先进的防火灭火设备，更没有训

练有素的义务扑火队。

一位前苏联专家曾经对森林火灾发生的原因做过分析，他认为："引起森林火灾，一般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可燃物相当干燥，另一个是引起燃烧的火种。"也就是说，灾难的脚步并非全无声息，悄然行进，而是留下许许多多的先兆和警示。1987 年全省普遍干旱少雨，气候异常，进入冬季以来，气温偏高，天气干燥，在数九的寒冬最高气温达 20℃，比往年同期高出十几度，形成了高温、干燥、低湿的气候。然而人们对火灾前的种种迹象，种种警告往往掉以轻心，置若罔闻，加上当地山民防火意识淡漠，在山上烧荒、烧纸、烤火做饭，而林区领导对于这许多潜在的致火因素更是熟视无睹，未能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最终酿成了这场森林大火。由于人的疏忽和失职，给大森林，给人类生存的地球造成了巨大灾难。

这场森林大火像无情的警钟，狠命地敲击着人们过份安逸、过份迟钝的神经。如果说遥远的大兴安岭火灾使人们处在半梦半醒之间，那么这次发生在眼前的大火彻底灼痛了人们麻木的神经，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火灾猛于虎。

近年来，我省的森林防火减灾工作提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一套行之有效的森林防火制度正在健全，防火设施逐步完善，生物防火林带建设正在林区全面展开，同时组建 60 多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森林消防队，在森林防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层层抓落实，全民防火意识大大加强。保护森林资源和绿色环境，已成为社会的共同责任。

小麦大省大减产

——1990年河南小麦病虫害

管志光　吕国强

时间:1990年3~5月

地点:河南小麦产区

灾种:病虫害

灾情:发生病虫害面积达1 9455亿亩次,小麦损失28亿斤,是建国以来河南省小麦病虫害发生面积最大,损失最重的一年

□ 小麦丰收在即,病虫害从天而降,防不胜防

□ 中原夺粮大战,一"喷"不等于"三防",结果吃了大亏

□ 研制开发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是当务之急

引　言

常言说:"民以食为天。"人们在向土地要粮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另一个现实,就是从农业病虫害中夺粮。

农业专家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指出,由于生物间的相互制约,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使生物间彼此保持着自然动态平衡;病原物作为自然界生物群落中的一个成员,与寄生植物也保持着自然平衡状态。也就是说,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密度以及农产品的调运等生产流程,无形中就给农作物病虫害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空间。

据专家统计，全世界有数千种病害，我国有550多种，河南有近100多种，农作物害虫有数千种，仅小麦病虫害就有100多种，能产生危害的30多种。如遇合适的环境条件，就会大爆发，大传播，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1990年河南小麦因白粉病、锈病、吸浆虫等病虫害并发，小麦损失达28亿斤。全省7250万亩小麦，发生病虫害面积达1 9455亿亩次，较常年增加5000多万亩次，是建国以来河南小麦病虫害发生面积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一年。

小麦大省遭虫祸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小麦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的60%以上，占全国小麦产量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全国五分之一的小麦产于河南。1990年，全省各地战胜了播种期持续干旱，播种面积7250万亩，而且麦田墒情足，麦苗长势良好。然而，正当农民憧憬丰收希望之时，病虫害从天而降。

进入3月，由于连续降雨，低温寡照，全省小麦病虫害发生面积3500万亩次，其中麦蜘蛛1040万亩，白粉病1200万亩，纹枯病1210万亩，土传花叶病150万亩。

3月13日，省农牧厅召开小麦、气象专家座谈会，全国小麦专家顾问组长刘应祥等12名专家教授座谈分析了小麦生产形势，提出了病虫害防治措施和对策。

然而，防不胜防。4月7日，在漯河、舞阳县发现个别发病中心，主要是白粉病、条锈病。18日前后开始大发生，25日前后出现大流行，舞阳县55万亩小麦全部发病，严重的25万亩，有11万亩因病危害，麦叶干枯。县政府给省政府传真电报中说，全县因病害将损失小麦6000万公斤。

4月下旬，在许昌以南淮河、汉水流域各大水系大面积爆发、

流行条锈病，涉及7个地市，发生比较严重的有46个县，以南阳、漯河、周口为中心形成了一条自西南向东北长约500公里，宽约300公里的病带，有10个县为病窝。如南阳地区重病面积达280多万亩；漯河市190多万亩小麦，发病面积达154万亩，病叶率在50%以上的有93万亩；周口地区1000万亩小麦发病面积575 5万亩。这些地方因病危害的小麦，枝叶干枯，大片大片地死亡。

这个病带所产生的锈菌，随季风继续向北扩展蔓延。5月上旬，黄河北部以新乡、焦作、濮阳3市为中心，麦田病害出现大爆发、大流行。从5月10日到12日，短短两天时间，豫北5个市发病面积达710万亩，占麦田面积的51%，病叶率平均为40%～70%，成片枯死。而且由于高湿低温，条锈病发生危害时间较常年普遍延长7～10天。因病害持续时间长，旗叶和倒二叶严重发病受害。

接着，各地纷纷告急：

——商丘地区发生白粉病580 57万亩；

——周口地区发生条锈病575 5万亩；

——安阳市发生白粉病42万亩；

——平顶山市发生条锈病150万亩。

到5月下旬，全省5个地区12个市发生小麦病虫面积已达1亿多亩次。不少麦田病害上升到旗叶、穗部，严重地块叶片全部干枯。

雪上加霜。小麦进入灌浆期时，全省范围内吸浆虫又大发生，严重发生面积达1200多万亩，分布面积达87个县1600多万亩。如浚县新镇乡3万亩小麦每小方平均密度80～110头，剥穗检查平均每穗有虫102头，最多达160头，有20亩小麦因吸浆虫危害绝收，其危害程度是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6月6日，省植保站召开专家座谈小麦病虫害会议。与会的

32位专家以自己的实践和调查所获实况，认为“病害重于虫害，多种病虫交替重叠发生，而且范围广，面积大，来势猛，危害重。”全省主要病虫害发生面积1 38亿亩次，其中病害发生7950万亩次，虫害发生5850万亩次。专家们一致认为，今年小麦病虫害发生程度之重是我省历史上所没有的。

祸起有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多种病虫害的大爆发、大流行呢？专家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气候条件有利于病害发生，1989年秋播期间，河南绝大部分地区降雨偏少，10月份全省仅降水13毫米，较常年平均值47毫米少34毫米，大部分地市干旱，严重影响了麦播时间和质量。不少地方被迫加大播种量，全省有400多万亩小麦到11月中旬才出苗。种子在土中存的时间长，对秆黑粉病孢子侵染发病有利，造成了1990年秆黑粉病发生普遍，局部严重。

冬季温暖多雨（雪）有利于病虫越冬。冬季平均气温较1988年同期高1 3℃，较常年高2℃左右，其中12月份较常年高0 5℃，2月份高1 5℃。12月至2月共有9次降雨(雪)过程。比常年多2～4次。降水量50～110毫米，比常年多10～50毫米，为小麦病虫害的越冬提供了有利条件，致使小麦纹枯病、白粉病、局部雪腐叶枯病相继重叠发生危害，对小麦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影响较大。

春季多风雨，寡日照。据省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1989年12月至1990年5月的6个月中，有5个月降雨明显偏多，这种异常天气是我省从1923年有降水纪录以来绝无仅有的，3～5月份全省降雨数达14次，比常年多6次。降雨量90～290毫米，比常年偏多20～150毫米，日照时数减少100～250个小时。其中黄河以

南地区 115～290 毫米，黄河以北地区 90～230 毫米。期间有 6 次较大的降雨过程，3 月下旬雨日 8 天，降雨量 30～85 毫米，4 月底 5 月初雨日 4 天，降雨 15～100 毫米，5 月中旬雨日 3 天，降雨量 25～95 毫米，此间气温平均较常年同期低 1～2 度。从风向风速上看，3 月中旬刮 2～4 米/秒南风 4 次，3 月底 4 月初有持续 3～5 天的 4～5 米/秒西南风，4 月上旬又有 6 天左右 3～5 米/秒的西南风，4 月下旬到 5 月上旬伴随降雨多次刮强度不等的南风和西南风。鄂西北、陕南、四川阿坝、陇南东等地条锈病孢子随风和气流首先传到我省南阳、漯河、驻马店等地，遇降雨天气导致大面积病害流行，产生的病菌孢子又为其他地区提供了菌源，不同地区间条锈病流行时间的先后正与风、雨情况吻合。春季多雨寡照也是白粉病大面积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又是引起小麦吸浆虫出土羽化率高、危害损失重的主导因素。

据史料记载，1963 年、1964 年，我省条锈病大流行，全省发生面积 2500～3000 万亩，所有碧蚂 1 号、4 号小麦全部发病，不少田块麦株干枯或抽不出穗，造成大面积死亡和减产。这两年气候条件与 1990 年基本相似，专家认为 4、5 月份低温多雨，是条锈病大发生大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菌源广泛，菌源量大，感病虫品种面积大。1989 年为暖冬，1990 年初春多雨，麦田发病面积大，菌源广泛。据考查河南的大别山、伏牛山海拔 600 公尺以上的山区，白粉病均可越夏，南阳、信阳、驻马店、洛阳、三门峡等地市就成了白粉病发病的中心地区，初冬和春季气候稍有适宜，白粉病就可流行危害。条锈病晚秋发病和初春南部（信阳、南阳、漯河、平顶山、驻马店）发病的病源菌主要来源于湖北的西北部、四川省的阿坝地区和陕西的南部。我省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合条锈病的发生、流行，而我省 1990 年种植面积 100 万亩以上的 14 个小麦品种均不抗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秆黑粉病。对条锈病除宛 7107 和 7023 轻度感

病，西安 8 号、豫麦 2 号、冀 5418 号中度感病外，其他均属高感。对白粉病除 7023 和 7107 发病较轻外，其他基本上都高感。高感条锈病、白粉病品种占 80%以上，且品种布局不合理，绝大部分地区高感品种大面积连片种植，为病害短时间内迅速流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三，栽培技术不尽科学，对路农药严重不足。一是大播量、高群体、弱个体，使田间过早荫蔽，通风透光差，田间生态环境极利病菌的繁殖和危害。其次是高氮肥、缺磷钾，这样的田块植株生长幼嫩，抗病性能差，不但易倒伏，而且利于白粉病、条锈病、纹枯病、雪腐叶枯等多种病害严重发生。三是高产田忽视了对病害的预防，仅满足病害发生后的喷药防治。全省防治小麦病虫害共需各种农药 1 3 万吨，其中杀虫剂 7600 吨，杀菌剂 5500 吨。2 月底统计，全省仅库存对路杀虫剂不到 4000 吨，对路杀菌剂 800 吨，缺口较大。特别是粉锈宁，缺口高达 60%以上，群众无奈把对条锈、白粉病有一点防治效果的药都用上，包括一些土办法，因此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病害的流行。

第四，群众对“一喷三防”的概念理解不确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小麦中、后期在管理上以”防病虫、防青枯、防干热风”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一喷”上。事实上一喷并不能“三防”。就病虫害而言，从 4 月上旬到 5 月中旬，正是小麦多种病虫发生盛期，各种病虫危害特点，防治有利时机各不相同，在防治时间上、技术上差异很大，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综合防治。而一些地方过分强调一喷三防，特别是把喷施微肥、激素提到不适当的位置，甚至用行政命令手段把任务落实到村、户。农民误认为“一喷”就“三防”了，不再考虑病虫防治问题，结果吃了大亏。

第五，少数地方领导对小麦病虫危害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尽管省委、省政府领导三令五申，要求“落实任务，搞好防治，不许造

成经济损失”。可一些地方的领导仍然麻痹，致使本来可以控制危害的吸浆虫、秆黑粉病，在一些地方受害较重。

中原夺粮大战

小麦是河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夏粮的丰欠，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着河南的经济发展。因此，省委、省政府对1990年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十分重视，程维高省长、宋照肃副省长多次过问小麦病虫发生、防治情况，并提出了具体要求。4月8日，省长程维高在《政府工作快报》第112期《我省麦田病虫害发生情况趋势分析》上批示：要求农牧厅把病虫害防治抓紧抓好，确保夏粮丰收；4月16日又在《关于以病虫害防治为重点的小麦中后期管理情况汇报》上批示：“这件事要抓得很紧很紧，丝毫不能有任何麻痹松懈，现在已有很好部署，请抓紧落实。”为切实搞好病虫害防治，省政府和农牧厅4月初先后在商水、漯河专门召开了以防治病虫害为主的麦田管理现场会。4月29日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搞好小麦病虫害防治的紧急通知”的传真电报，5月1日又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进行部署。农牧厅组织14个工作组，由处长带队分赴各地督促检查，对保证全省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各市（地）县政府对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也十分重视，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或指挥部，由市长、专员、县长挂帅，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统一领导，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并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检查督促。焦作市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抓病虫防治，市财政拨出7万元专款，石油公司批拨120吨汽油支持防治工作。全市226万亩小麦平均防两遍，有效地控制了麦蜘蛛、吸浆虫、条锈病、赤霉病、穗蚜的危害，挽回损失8536万公斤；新乡市市长与各县县长签订小麦病虫防治协议书，明确责任，全市共防治病虫害

997 1万亩次，占发生面积的116%，挽回损失1 2亿斤；周口地区层层建立指挥部，全区集资1026万元，投入干部群众120余万人，日出动药械12万余台；南阳地区行署先后召开三次现场会进行部署，并组织482个工作组深入乡、村检查指导。

对1990年我省主要病虫害发生趋势，省、市(地)县均发出了准确预报。省植保站元月份发了“1990年小麦病虫害将中度偏重发生，病害重于虫害”的预报；在1月份至5月份的5个月中，省站共发出病虫情报20期，特别是对条锈病、白粉病等病害更为警惕，发出长期、中、短期预报8期。为准确搞好预测预报先后组织三次专家座谈会，分析动态，研究对策，并多次向省政府领导书面汇报，提出防治建议。

各级植保部门把病虫测报当作一件主要任务来抓，充实了人员，加强了力量，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省、市(地)、县级共发小麦病虫情报1277期，30 8万多份，为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商丘地区及各县植保站，共编发病虫害情报76期，17202份，写书面报告43份，起到了参谋作用；焦作市新建农村测报点37个，全市共印发病虫情报146期，43000份。市电台在每周一播放主要病虫害发生预报和防治技术，3月10日至5月底共播放49期次，深受农民欢迎。

在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各地大力推广了播种期杀虫剂、杀菌剂、增产菌混合拌种；苗期早控病虫害，吸浆虫化蛹阶段防治和中后期喷洒农药、增产菌防病治虫等技术。全省综合防治面积达2952万亩。沈丘县大面积示范粉锈宁早控白粉病、条锈病及综合施药，人工防治和飞机防治相结合，效果显著，飞机喷药30万亩，病虫发生极轻，千粒重较非防区平均增加2 5克；长葛县全面推广杀虫剂、杀菌剂、微肥激素混合喷洒面积122 05万亩次，防病治虫效果平均在85%以上，高达97%。通过防治，全县挽回小麦损失2133万公斤。

实行统一防治，是一项成功经验。1990 年全省统一防治面积达到 1946 89 万亩，既节省投资，又能保证质量，解决了一家一户治虫难的问题，深受农民欢迎。如鄢陵县在政府直接领导下，全县实行统一防治 建立了 336 个机防专业队，出动弥雾机 1636 台，手动喷雾器 118533 台，除千方百计采购农药外，熬制石硫合剂 32 吨，防治病虫高峰期间日出动劳力 370350 人，共防治小麦病虫害 484 84 万亩次，是历年来防治面积最大的一年，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如张桥乡 6 3 万亩小麦统一防治后，有效地控制了病虫危害，小麦平均单产达到 339 7 公斤，较 1989 年的 303 公斤增产 12 11%。问起增产的经验，乡领导说："最重要的只有一条：统一防治好病虫害。"长葛县以乡、村为单位，建立了 56 个机防专业队，出动弥雾机 420 台；手动喷雾器 19000 部，防治高峰期日出动劳力 4 万余人，日防治进度 6 2 万亩；妃县泥沟乡组织 134 人的专业队伍，97 部机动弥雾机，先后两次对全乡 5 万亩小麦普遍进行了混合喷药，发动群众集资 23 万元，购置粉锈宁 2 5 吨，杀虫剂 40 吨，微肥 6 吨，做到人、技、物结合，防治适时效果显著。5 万亩小麦平均亩增 136 斤，增产率为 43 3%，小麦获得大丰收。群众高兴地说："今年在大灾之年，夺取了小麦大丰收，全靠政府领导咱统一防治病虫害。"

此外，漯河、周口、焦作、商丘、开封等地市还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承包防治，实行统一实施，防治效果尤其显著。如省植保站同漯河市农牧局，在郾城县承包的 20 万亩吸浆虫防治，平均防效达 95%以上，防治后平均每小方残虫量3 1 头，不防治的对照区每小方残虫量平均为 68 7 头，虫口减退率为 95 5%；防治区平均单产 703 斤，较不防的对照区 567 斤增 136 斤，增产率为 24%。

各地防治病虫害的实践证明：凡是防病治虫对路农药准备充足的地方，防治工作就主动、适时，效果显著，否则就被动。在农药

紧缺的情况下，各级农资公司做了大量工作，基本上保证了杀虫剂的供应，对减轻虫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植保系统的各级植保服务组织为缓解农药紧缺局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共购进杀菌剂 972 9 吨，占全年所用杀菌剂总量的 26%。不少地方做到了人、技、物结合，对及时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特别是条锈病、白粉病的严重流行和危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邓州市今年病虫发生面积 170 4 万亩次，为解决农药不足，市植保公司先后数次派人到江西、江苏、山东等省求援药、械，共购回各种农药 980 吨，其中杀虫剂 840 吨，杀菌剂 140 吨，机动弥雾机 200 台，保证了防治病虫害急需。特别是购回粉锈宁 5 吨，多菌灵 15 吨，石硫合剂 4 吨，对及时控制条锈病、白粉病危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植保公司并让利 1 47 万元供应群众，全公司职工日夜奋战把农药送到乡村，协助农民预防条锈病，扑灭吸浆虫，义务为桑庄、腰店等乡防治吸浆虫 1400 多亩，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推动作用。全市共防治各种病虫害 174 9 万亩次，挽回小麦 3150 万公斤，其中防治条锈病 19 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小麦157 5 公斤，仅此一项即多收小麦 400 万公斤。群众赞扬植保公司是“保命公司”，植保公司职工被誉为“农民的知心人”。

商丘地区植保系统共组织农药 148 吨，扩大防治面积 150 多万亩次，增收小麦 1 1 亿公斤，充分发挥了农药供应主渠道的作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农民群众的好评。温县由于小麦综合丰产措施应用得好，特别是病虫综合防治搞得好，全县 25 万亩小麦，防治病虫害面积达 72 万亩次，控制了危害，小麦平均单产达到 401 公斤，成为我省第一个亩产超过 800 斤的县。

国营黄泛区农场 80422 亩小麦，病虫害发生十分严重，采用飞机综合施药两遍，有效地控制了多种病虫危害，较历史最高水平增

产 8 96%，创本场小麦产量的新水平。全省 94 个国营农场、良种场，由于统一防治病虫害，在病虫害大发生之年，小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

在全省防治小麦病虫害夺粮大战中，投入防治工作的干部 38 96 万人次，农民 541 63 万人次，培训技术骨干 771 万人次，印发技术资料 30 81 万份，出动机动弥雾机 6 32 万台次，手动喷雾器 350 多万部次，使用各种农药 9257 吨。全省共防治各种病虫害 1 331 亿亩次，其中统一防治面积 2000 万亩，占发生面积的 68 4%，挽回小麦损失 23 82 亿斤，使全省小麦总产量在大灾之年达到了 334 亿斤的好收成。

病虫灾害还会重演吗？

专家们指出，随着农业生态系统的变化，耕作制度的改革，农作物品种的更换，产量水平的不断提高，病虫害特别是小麦病虫害，尤其是小麦病害，有向严重方面发展的趋势。而且发生频率加快，发生面积扩大，危害程度加重，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田生态平衡破坏，农作物种类和品种种植的区域化和单一化将更加突出，使作物品种更加容易丧失抗病性。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生态平衡，使有害生物产生抗药性，更加难以防治。

二是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更加促使农产品在国内外，省内外地区之间进行流通和交换。在农产品交换的同时，有害生物也随之交换，如小麦腥黑穗病、毒麦等就是从外省传入河南的。

三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加重了病虫害的发生。如推广麦棉套种，复种指数提高，使小麦丛矮病加重，水肥用量增加，使小麦纹枯病、白粉病随之加重。

除此之外，还有气候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等。总之一句话：麦要年年种，病虫害要年年防。

防的关键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要坚决克服“不发生不防，不严重不防”的被动做法。实行“统一防治”，建立专业技术队伍统一防治，改变家家户户背喷雾器的现状，是防治的有效途径；合理密植，科学施肥、浇水，充分利用自然天敌，是预防的前提，改变我省普遍存在的大播量、高密度、高氮少磷肥的现状，确定不同生态类型区小麦合理的群体结构，是综合防治的目的。这是我省多年积累的一条成功经验。

在什么时候防，如何去防？为农民当参谋的是全省各级植保部门，他们是庄稼医生。建国 40 年来，我省植保工作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建立健全了省、市、县、乡四级植保体系，实行人、技、物结合，统一防治，是搞好病虫防治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些被誉为农民耳目的测报站，设备简陋，手段落后，不能及时传递病虫信息，农民不得不各自为战，往往是你治我不治，最终大家都受害。当务之急，要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的监测和预测预报工作，在稳定队伍的前提下，尽快推广计算机遥控、遥感技术在防治病虫害测报上的应用。

常言说：“对症下药。”防治小麦病虫害也是如此。我省是个农业大省，年发生各种病虫害面积达 2 5 亿亩次，需各种农药 4 万吨，其中 80% 以上的农药需要外进，特别是防治小麦病虫害的杀菌剂农药，全靠外进，严重影响了病虫防治工作。建立我省农药生产企业，研制开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型农药，是当务之急。

选育抗病虫害良种是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但我省大面积种植的 10 多个小麦品种均不抗病虫害。而事实上绝对的抗病虫的品种是没有的。但据专家们观察，品种间对病虫害的抗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选用品种时应根据不同生态

类型区、生产水平和产量指标合理布局。良种加防治，才能充分发挥品种的最大潜力，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是完全可以控制病虫的发生和危害的。

但愿小麦病虫害大爆发的悲剧不再重演。

水！水！水！河南水贵如油

——1991年河南西北部大旱

管志光

时间：1991年春夏

地点：河南西北部

灾种：干旱

灾情：全省12个市地、83个县受旱，面积7000多万亩，部分乡村两季绝收。洛阳、三门峡市350万人缺粮，数额2 4亿公斤

□ 持续干旱，水荒严重，人畜饮水极其困难。许多地方，饮水定量供应。有些地方，每人每天供水不足1升！

□ 严重干旱，水贵如油，水贩应运而生，一方水高时竟然卖十几元。许多灾民不是舀水喝，而是挖坑刮水吃，用秤称水吃

□ 国务院总理李鹏闻讯后坐卧不安，副总理田纪云到灾区视察时潸然泪下

1991年夏季，河南省南部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之后，该省西部、北部、中部地区又发生严重旱灾。自去年9月中旬至今年5月底的8个多月内，河南全省平均降水量只有53毫米，豫西、豫北9个市地，平均降水量仅有39毫米。这次干旱重于1936年和1942年两次大旱，是本世纪5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

小麦生产大省　全力抗旱保苗

翻开《共和国之最》一书，人们就会发现：河南省小麦产量位居

全国第一位，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5。

然而，洪涝和干旱时时困扰着河南。

去年夏季该省因洪涝和干旱减产夏粮10亿公斤。进入6月中旬以后，尽管豫南地区暴雨成灾，遍地汪洋，但豫西地区却赤日炎炎，持续干旱，庄稼由青变黄，渐渐枯死。

据调查，洛阳市所辖15县区，去年秋播作物受灾面积达414万亩，占整个秋播面积492万亩的84%，其中绝收和基本绝收的有64万亩。据估计，去年河南全省秋粮因灾减产达20亿公斤。有关部门预测，在今年新麦登场前，洛阳、三门峡两市将有350万人缺粮，数额高达2 4亿公斤。

到了麦播时期，全省受旱面积达7000多万亩。尽管河南党政军民奋力抗旱种麦，但全省的麦播面积还是减少了200万亩，播期比常年晚20天到一个月，误期播种3500多万亩。

农民拿出保命粮种下的小麦，由于长期无雨，致使800多万亩没有出苗，1800多万亩严重缺苗断垄，部分地块缺苗率50%以上。

统计数字骇人听闻：全市324条大小河流，45条水若游丝，其余彻底断流；200多座中小水库蓄水量降至死库容以下，不少库底干涸龟裂；2437个坑塘无一有水；13634眼机井水位普遍下降5米以上；432眼机井干涸见底；900多处提灌站不能正常运行。四季连旱，导致粮食三季大幅度减产，部分乡村两季绝收。

渑池县一些上岁数老农说，自民国18年(1929年)以来，没见过这样的大旱。

面对如此严重的干旱，河南人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几个月来，河南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抗旱工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负责同志，也深入抗旱第一线，组织带领群众同旱魔作斗争。全国小麦专家刘应样，小麦土专家赵守义等，深入灾区现场传授技术。省里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

况下，先后下拨抗旱经费2580万元，柴油9 5万吨，化肥3 5万吨，日调剂抗旱用电55万千瓦。

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极大地鼓舞了灾区群众减轻自然灾害的信心。全省抗旱日出勤劳力最多时达1500多万人，累计抗旱种麦5000多万亩，冬灌2800万亩，补栽补种700多万亩，重种600万亩。

尽管如此，小麦专家断言，豫西今年夏粮减产已成定局。

人畜闹水荒　省长泪汪汪

正当灾区人民奋力抗旱保苗之际，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吃水也困难了。

旷日持久的干旱，使豫西、豫北地区80%以上的小型水库、坑塘干涸，河道断流，44座中型水库扣除死库容后基本无水可用，地下水位普遍下降5至8米。洛阳、三门峡两市有3000多眼机井抽不出水。

义马矿务局是个年产1000多万吨原煤的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去年9月份，4万余名矿工饮水告急，局领导组织全局大小车辆日夜拉水、仍无济于事。最后，市、局领导不得不向省政府紧急报告，请求支援。

在一些水源奇缺的地区，当地政府被迫制订了近乎苛刻的饮水定量供给制。义马市常村乡程村南沟组，为了多分一盆水，几户村民几乎要动拳脚。该村只有22户、105口人，村里原有的两眼水井在过去都没干过，如今干了。为了解决村民吃水，村委会派了一辆破车每天到5里外河滩拉水。时间一长，山村群众连汽车的油钱也拿不出来了。义马市市长不得不决定免费拨给2吨柴油，以解燃眉之急。

洛阳市新安县，缺水成为困扰干群的首要问题。全县299个

行政村、48 6万人，有230个行政村25 3万人、49700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其中因严重缺水，需到5里以外运水吃的有171个村，涉及16 9万人、29360头大牲畜。如西沃乡石山村1800人，除几户靠山上一处渗水一滴一滴的接水吃之外，其余需往返几里，到黄河边运水吃。北治乡有18个村计2 2万人需到5里以外运水。全县22所学校有18所因缺水不得不临时停课。石井乡印头学校6个初中班，每天抽出一个班运水，师生用水按人定量。全县有不少农户因吃水困难忍痛卖掉了耕牛。以五头乡为例，去年年初大牲畜存栏12700头，如今仅剩4000多头。

为了吃水，人们难以顾及生产。记者采访中看到一些地方的群众，不分昼夜排队等水，其中有老人也有儿童。灾区群众说，去年春节走亲戚带上一桶水，便是最好的礼品。

随着水荒日趋严重，有的地方出现了一批“卖水专业户”。他们把干净的汽油桶放在架子车上，往返10余里把水送到水源奇缺地区，一车水（约一立方米）开始卖4元、5元，尔后涨到9元、10元，最高时一车水达15元。

为供应人畜饮水，一些县、乡（镇）工矿企业不得不采取定时定量供水的办法，不少工厂被迫停产，节水保命。

旱情不断加剧。到今年3月底全省有12个市、83个县的430多万人和120万头大牲畜饮用水困难，其中有44万人吃水要到5公里以外去取。

常言说：人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水。日趋严重的水荒使河南省党政领导坐卧不安。

去年12月13日，省长李长春到洛阳市新安县察看灾情，随同的新华社记者解国记采写了这样一段感人的场景：

在新安县岭后村，村头有一眼枯井，周围摆满了水桶，排队的村民，个个脸上爬满愁纹。井是用石头一块块砌上来的，口很大，底很浅。与其说是井，不如说是深池子。一位老人从井口斜坡走

下井底，蹲下身，用勺子一点一点地从坑里把水刮到桶里，排在他后面的人，一边眼巴巴地看着井底，一边看着表。村里规定，每口人只准在井底刮4分钟的水。五、六口人的家庭，也就刮二、三十分钟，浅浅的一桶。扣掉上井、下井时间，全村六七百口人昼夜不停，轮一遍约需3天。

井边一个老太太，拿着一杆秤。李长春问："拿秤干什么？"

老太太和周围的人七嘴八舌："这秤有大用哩！""有的表快，有的表慢，你说4分钟，他说5分钟，谁说了算？""用这杆秤一秤就知道了。1分钟是接1斤2两水，4分钟4斤8两水，多一点就占了别人的时间。"听着，李长春省长的眼圈不由红了。

1个人4斤多水，3天才能轮上一次。这水怎么吃法，怎么个用法？李长春省长当即决定：省里拿出19万元帮助他们打井，并要求春节一定要让群众用新打的井水煮饺子。

针对豫西旱情，李长春省长要求不仅要抗旱保苗，而且要保命。并提出要着手实施迎战长期干旱对策，抓紧治山治水，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要多方面筹集资金，搞好水利工程配套建设，从根本上解决豫西长期干旱的问题。

河南旱情告急　总理寝食难安

1991年10月下旬，河南省副省长宋照肃一行专程到北京，向田纪云副总理、陈俊生国务委员作了汇报。国务院领导同志关切地询问了抗旱的具体情况，指示要全力以赴，夺取与大自然斗争的胜利。与此同时，原国务院生产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的领导同志认真安排了救灾经费及柴油、化肥等物资，为抗旱减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1991年11月17日至18日，天已经凉了。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带领民政部、商业部等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到河南，在省

委书记侯宗宾陪同下考察了豫西灾情。田副总理考察时看到，一位老太太怀里抱着小孙孙，手拿水瓢颤抖着下到马道井底，刮了半瓢水先让挨渴的孙孙喝时，田副总理潸然泪下，激动地说："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饿死人，也不能渴死人。第一位的是人畜吃水。我建议你们组织城市工厂派车到农村送水，包括洒水车以及汽油桶和一切能盛水的东西给送水。中央也将尽力支持你们，原则上解决1000万元，另外想办法给一些柴油、化肥和抗旱经费。"他还强调："救灾要算经济帐，保人可不惜代价。"

1992年2月15日，李鹏总理出访西欧四国归来，看到一份反映河南旱情的材料并让秘书打电话把意见告诉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省长李长春："我看以后和你们一样坐卧不安。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中央帮什么忙，可以提出。要发动群众，振奋精神，战胜灾害，渡过困难。"

2月21日晚，李鹏总理亲自听取了李长春省长的汇报。李鹏同志说了两个"千方百计"："要千方百计把4500万亩水浇地浇好、管好，把夏粮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要千方百计种好棉花、烟叶，这样，虽然农民夏粮减产了，农民有了经济收入还可以买粮，现在国家还是有粮食的。"

1992年3月1日，国务院召开抗旱工作电话会议。田纪云副总理在会上强调："抗旱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必须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会上，河南省省长李长春第一个发言，介绍了河南的旱情及下一步的抗旱工作安排。李长春省长表示：我们决心按照李鹏总理关于"要发动群众，振奋精神，战胜灾害，渡过困难"的指示，加强领导，深入发动群众，把抗旱斗争进行到底，力争今年夏粮有一个较好的收成。

原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副主任赵维臣告诉大家：最近几个月，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全国共下拨抗旱经费1 32亿元，柴油2 73万吨，汽油1 35万吨，化肥1 5万吨……

河南人民知道，这些资金和物资中的一部分已经南下中原，虽然有限，但这里的情份不轻啊！

送水解燃眉之急　打井背水一战

为渡过水荒，河南省委、省政府下达总动员令，要求城市企事业单位派车辆送水，保证灾区人民有水吃。

一时间，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支援灾区送水车”，疾速往返城乡之间，把车车甘甜清纯的救命水送给翘首以待的农民。

省会郑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市长张世英要求全市各行各业立即行动，出车单位对口包干，无偿送水。同时动员社会力量捐款捐物，支援灾区建设吃水工程。厂矿企业要为灾区建设吃水工程提供所需物资。消息传出后，省直和郑州 110 个机关厂矿，驻豫部队等迅速行动，派出 250 辆车，给郑州市缺水的 58 个乡镇、440 个村、58 万多人送去了上万车，共计 3 万多吨水。

解放军驻豫部队把送水当作发扬传统、拥军爱民的具体行动。解放军总后勤部某基地刚接回 5 台新油罐车，全部派出送水。解放军高炮学院为多装水，连夜焊制了 4 个容量 5 吨的铁罐。郑州烟厂将新购的 8 吨消防车投入送水，并派两名司机轮流，白天送水，夜里赶回值班。郑州市石化公司专门买了 30 个新油桶，拉过水后又将桶送给了当地群众。

豫西人畜吃水最困难的地区，市、地、县、乡层层建立行政首长负责制，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人畜吃水难。凡是无水源或离水源远的村庄，各地及时组织机关、厂矿和社会上的机动车辆包乡包村送水。

许多送水的司机看到农民吃水难被感动了；灾区群众望着送水车流下了泪水。

洛阳市一个叫上庄村的地方，是市环保局的送水点，其情景叫

人不忍细看，数百名村民围着一辆送水车，一边是小水桶队，一边是架子车大水桶队，弯来摆去，如两条长蛇。放水时人声嘈杂，你拥我挤，村干部大声喊着："不要乱！不要乱！"水桶队里，有两个约摸五六岁的孩子，扑踏踏跪在两只铁桶边上，桶里洒出的水湿了裤腿也不顾，李长春省长问话也不答，只是两手死死地抓住水桶提环，大睁着双眼，看那争先恐后接水的人群。面对此情此景，送水的司机和前来考察的省市领导及新闻记者，都不由眼圈红了。

位于海拔1010米的郑州市密县尖山乡中学，仅有的一条山泉早已干涸了。学校每天要抽出一个班级的学生到2公里外去抬水，以供全校400名师生的生活用水。每个班级的女生每天只能分到少半盆洗脸水，男生则分不到洗脸水。当水车开到校门口时，师生们欢呼起来。一名学生先接了一茶缸水，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品起滋味，乐得又蹦又跳。校门口旁的一位中年农民，提着一只水桶站在远处，迟迟不去接水，他说："孩子们正要考试，他们吃饱喝足才能考出成绩，我等会儿再接吧。"

丁沟村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老龙潭去挑，因坡陡沟深、道路狭窄，经常出危险，全村已有不少人家迁出。当一户人家正打算搬家时，送水车来了，这家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忠厚的山里人不会说客气话，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招待司机，还一个劲地把核桃往司机兜里塞。

在组织送水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在着手实施吃水工程计划。地矿部、水利部的领导和专家组，深入洛阳、三门峡等地详细调查灾情，察看地质、地貌及水源条件。河南省地震局也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抗旱找水打井工作队赶赴灾区，帮助灾区人民寻找水源，定位打井。河北、山东、陕西等10个省市，先后派出钻井队前来洛阳等地参加打井会战。自4月初以来，已到位50多台钻机正在新安、孟津丘陵山区不分昼夜抓紧施工，到5月底，这两个县已打成深水井30眼左右。洛阳市属县的176项吃水工程，已完成61项，

3万多人、9千多头大牲畜的吃水问题可基本解决。正在施工的115项工程,6月底完工后,可解决近10万人的吃水困难。

面对如此严重的旱情,河南省省长李长春要求各地市,增强紧迫感,加强责任心,"八五"期间要解决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人畜吃水难问题,"九五"期间要使全省人畜吃水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临渴掘井　困难重重

临渴掘井,困难重重。然而,不屈不挠的洛阳人民,以无坚不摧的毅力,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抗旱歌。

选井位难。

有资料表明,严重缺水的乡村多被判为"无水区"——历史给这些地方留下的是一孔孔枯井、一眼眼废井。

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想到了水文地质专家。省、市、县、乡、村的领导们出面四方联系,有亲托亲,有友靠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李长春亲自安排省水利厅给洛阳调集水文、地质专家,给中原油田写信、打电话,求助钻机;副市长刘为民出面和石家庄联系请打井队;新安、偃师、孟津等县水利部门派人到外地请专家、寻打井队……

偃师县老井村,历史上先后打过20多眼井,全部成了干窟窿。关林地质一队、二队等处能够找到的有关资料结论都是一致的:此地为"无水区"。

老井村人仍不死心。当地61岁的老教师齐鸣皋找到村领导,建议进京去请自己的学生、在国家建设部水文地质研究所工作的郭震东。村民们听说后,3天之内集资1 7万元,让刘老师和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一道奔赴北京。为省钱,刘鸣皋执意退掉村里为他买的卧铺票,同村干部一道乘火车坐硬座,吃饭到最偏僻的小饭店挑最便宜的小吃,住宿选旅店价格最廉的地下室。

郭震东和同在建设部水文地质研究所工作的爱人、岳父以及地质部物探大队、石家庄井陉县打井队的技术人员先后来到老井村，踏遍这里的山山岭岭，勘察、测量、印证，历时3个月，选好3个井位。

经过四进北京、五上石家庄的奔波，老井村的3眼深井终于相继打成，而为打井付出辛劳的刘鸣皋老师未及看到深井出水便溘然长逝。

在许许多多像刘鸣皋和老井村干部群众那样的人们努力下，全国各地的有关专家纷至沓来，10个省市的30多部钻机迅速运抵洛阳。

筹集资金难。

彻底解决25万人吃水困难需要资金4000多万元。除国务院拨给的1000万元专款和607万元以工代赈款，省、市、县财政挤出的400万元配套资金，缺口仍有2000万元。

巨大的资金缺口又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全市9县中有7个贫困县，加之连续四季遭灾减产，人们生计都难以维持，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砸锅卖铁也要打井！”——这就是灾区人民的回答。

于是，为了打井，有的卖掉心爱的耕牛，有的卖掉下蛋的母鸡，有的卖掉所存不多的粮食；古稀老人卖掉自己的寿木板，小伙子卖掉电视机、拖拉机，姑娘们卖掉崭新的嫁妆；汝阳县刘店乡23对恋人把准备结婚用的上万元奉献给了吃水工程…… …

新安县李村乡青石岭村立志要打口深井，费用得13万元。全村2000多口人，除上级扶持的资金外，每人还得兑300元。为了今后世世代代再不为吃水作难，全村共卖掉了47头耕牛、6台小拖拉机、14部电视机、82头肥猪，10天之内，硬是凑齐了5 8万元。除了残疾人和五保户，其他人一分不少。

在贫困的山区中，也有一批靠党的政策和自己的辛勤劳动富

裕起来的农民，为了吃水工程，毫不吝惜地奉献出用多年心血积累起来的家产。新安县正村乡中岳村有个年过半百的农民，名叫谢文标。他电工、车工、机修样样皆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修建村里抽水站，把老伴辛辛苦苦喂养的4口猪卖掉，又背着老伴卖掉500多公斤红薯、大豆，就连闺女孝敬母亲的钱也被他抠出来，把钱统统捐来投到抽水站。

一方灾情牵动四海情，一双双友爱之手伸向灾区。新安县电厂把筹建职工宿舍的100万元拿出来支持灾区打井建站；洛阳烟厂从职工福利基金中挤出10万元支援吃水工程；中原油田把2000米钻杆、6部钻盘等价值30多万元的钻井设备，支援洛阳灾区打井；离休在洛阳养病的原新安县委书记郝喜庆，让老伴和女儿专程把1000元捐款送到新安；伊川县半坡乡个体户何金娃为打井捐献出8万元…… …。

找水源难，筹资金难，施工更难。

新安县王岭村选地方一连打了5眼深井，均因断层、流沙而报废，村民们无一灰心，一致要求另选井址再打。只要打好井、打出水，需要责任田就让责任田，需要拆房就拆房，需要迁坟就请祖宗挪位。

历史上打过13眼干井的汝阳县刘店乡小洪岭村，历尽艰辛找到水源之后，又开始打井。钻机运不上山，他们只好靠人工凿井。打到6米深，遇上12米厚的青石板，靠打眼放炮，硬是将其洞穿。打到20米深，22岁的村民洪宽娃不慎坠底，拉上来已经不省人事，送医院多次抢救，方脱离危险。不久，村民洪平下井时跌落井底，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洪平的妻子送茶水到工地，哽咽着为大家鼓劲："不管咋样，一定要把井打成。"历时一年整，134口人的小洪岭在付出一死三伤和人均集资450元的高昂代价之后，终于打出一眼78米的深井。

在与旱魔斗争中，各级领导终日操劳，奔波于工地与群众共甘

苦。市农村吃水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市水利水产局副局长黄秉铨几乎跑遍了所有开工的工程，审查验收，解决问题。新安县王庄村女党支部书记刘兰和群众一起，50多天日夜奋战在施工第一线，人瘦了，腿肿了，记者采访过她三次，每次她都声音嘶哑得讲不成话。伊川县吕店乡北村党支部7个成员带头集资，几个月里轮流昼夜坚守工地，指挥安全施工，深得村民信赖。在小洪岭打井的日日夜夜，汝阳县、乡领导先后30余次进村解决实际困难，县水利局副局长许建周陪同记者到小洪岭采访时，连盲人万铅旦都能辨出他的声音。

经过人与天的无数次较量，血与汗的无数次浇铸，分布在11个县区103乡251村的83眼深井、112个提水站、56处引山泉工程胜利竣工，洛阳山区25 194万人和6 1530万大牲畜从此再也不会为吃水作难了，95万多米管道通到了农家，有11 1万人吃上了自来水。

百年不遇的大旱，历史性的壮举！

李长春就此评价说："洛阳市委、市政府在大旱之年带领全体人民克服困难，战胜了灾害，没有渴死一个人，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出现逃荒要饭，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奏响了一曲共产主义凯歌。"

纵观有史记载的旱灾，历经磨难的洛阳人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同是旱魔肆虐地，古今社会两重天！

汝阳县小洪岭村一个曾因吃水难跳了一次井、上了三次吊的老太太拉着我们的手说："要不是上级关心支持，这样大的灾，俺非饿死、渴死不可，还是社会主义好！"

洛宁县王村通自来水那天，老汉王五荣扭开水龙头顺口说道："水管一扭哗哗响，永世不忘共产党。"

每一项吃水工程竣工后都会立起一块石碑，每一块碑都昭示后代：吃水不忘打井人，不忘党和政府。

有石碑、有口碑,更有25万个心碑。

这碑又是新的起点,摆脱吃水困难的人们随即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发展水浇地,开辟果园、兴办工厂……

1992年度被市委、市政府列为10件大事之首的农村人畜吃水工程提前完成。但在这块战场上,兵马未撤,战鼓更急。30多部钻机仍在山山岭岭上轰鸣,成千上万名施工大军仍继续奋战在工地。3～5年内要全部解决缺水地区的吃水问题,让"吃水难"从洛阳人民的"词典"中永远消失。

世纪洪荒祸豫南

——1991年河南南部大水灾

张希昆

时间:1991年夏

地点:河南省信阳、驻马店地区

灾种:洪水

灾情:83人被洪水夺走生命,4800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亩庄稼绝收,冲塌房屋159000多间,直接经济损失50多亿元人民币

□ 豫南一带,天地灰茫,洪水横流,人间变沧海

□ 史灌河大桥围堤守御,从省长到民工一个声音:固守大堤,人在堤在!

□ 女儿舍己救人,父母捐款济困·……抗洪抢险中,有许多动人的事故

□ 南边淹死,北边旱死,求水恨水的河南人,怎么办?

1991年夏天,非常的夏天!

1991年夏天,特大暴雨袭击豫南。

洪水无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

洪水无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重的灾难!

1991年入夏伊始,汛情频传。整个豫南一带,天地灰茫,洪水横流,人间变沧海。奔腾咆哮的洪水,像狂暴的巨兽,妄图以空前

的灾难将千千万万的中原儿女一口吞噬！

5月24日夜，河南省驻马店等地暴雨成灾，1100多万亩小麦倒伏。

6月12日，豫南的新蔡、平舆、正阳等县七百多个村庄被淹没，285000余人困在洪水之中，163万亩农田被冲毁。

特大暴雨从6月12日一直下到14日，淮河干流水位陡涨！

素有"洪水招待所"之称的驻马店地区新蔡县，仅12、13、14日短短的三天时间，洪水就倾注了平均347毫米深的"住宿费"！这就是说，新蔡县全县铺天盖地流下一尺多深从天而降的大水，创新蔡县气象史上的降雨量最高记录。洪水浩浩荡荡而又气急败坏地东奔西撞，南倾北注，寻找自己的"住宿房间"，这浑浑浊浊液体的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破坏能量，无情地施暴于新蔡县人民的生命与财产！

6月13日夜，新蔡县孙召乡大部分村庄被洪水淹没！

6月14日清晨8时，淮河大堤形势已十分严峻，王家坝水位达27 71米。

6月14日上午12时许，新蔡县境内多处遭到洪水围困，新蔡县城东南两公里处潘港大堤外侧长约20米的堤身轰然坍塌，洪水像疯狂的猛兽一样咆哮着凶残地扑向残缺的堤身。一但大堤决口，一丈多高的洪峰将劈头盖脑，长驱直入，扑向新蔡县城，危在旦夕！

6月14日深夜，七级大风裹挟着滂沱大雨再次席卷驻马店地区。21时许，确山县李新庄乡二道河水库波涛汹涌，洪水突破警戒线一米以上，突然间，轴线长达25米、宽2 5米的拦洪坝因不堪负重，出现了整体滑坡，霎那间乱石飞滚，泥土奔腾，洪水霸道横行！此时此刻，淮河干流王家坝洪水已突破保证水位，达到28 7米，超过了保证水位11厘米，并且继续上涨，随时都有发生大面积灾难的危险，行洪已势在必行。淮河大堤岌岌可危，淮河倾刻要变成坏河！

6月16日,淮河第一次特大洪峰在8时到达豫南淮滨县时,最高水位达31 92米,超过了保证水位42厘米。

疯狂的降雨,致使洪汝河与淮河干支流水位暴涨,洪水漫溢,成片农田、村庄、房屋被冲被淹,豫南驻马店与信阳两地区的3000多个村庄达388000人一度被洪水围困。

6月20日,信阳地区连降暴雨,淮河两岸一片汪洋,10余万群众陷入洪水围困之中。

6月29日开始,淮河流域再次连降暴雨、大暴雨,淮河干流产生第二个特大洪峰。

进入1991年夏天以来,豫南固始县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洪涝灾害,一连数天,暴雨倾泻,史河、灌河、淮河干支流水位暴涨,固始县城关、城郊、丰沟、三河尖等乡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6月29日下午7时,城郊乡无良寺村灌河堤段经受不住波涛滚滚的洪水冲击,突然发生两处决口,总宽度达三十五米,洪水破堤而出,危及到这里的6个村的14000多村民及15000亩土地,刹那祸起!

7月2日21时至7月3日上午9时,地处淮河上游的信阳地区东南部的商城、光山、新县、潢川等地普遍遭受大暴雨袭击,平均降雨量达120毫米! 其中商城县鲇鱼山水库上游平均降雨量达170毫米! 商城县黄柏山水文站雨量最大,降雨量达到282毫米! 鲇鱼山水库水位陡涨至107 69米,超过汛限水位3 96米! 大强度的降雨,使淮河上游主要支流史灌河蒋集站水位高达33米以上,流量达每秒3500立方米,超过保证水位1米,超过保证流量1400立方米每秒;潢河潢川站水位高达40米,流量达每秒1600立方米,也超过保证水位1米,超过保证流量达每秒700立方米。

7月1日至6日,短短五天中,驻马店地区总降雨量为50～100毫米,信阳地区降雨量达100～300毫米,最大降雨量商城县黄柏山站高达375毫米。并且这次暴雨主要集中在2～3日间与

5~6日间,暴雨强度大,洪水汇流快,导致史灌河发生严重汛情,潢河发生大洪水,淮河干流洪水猛涨,鲇鱼山水库已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蓄水位。潢川县邬桥、老龙埂,信阳洪山3座中型水库大坝发生滑坡,23座小型水库,848处河道险工,5590座涵闸,68座桥梁,250 5公里的渠道,全部被洪水冲毁。淮河、潢河、白鹭河、洪河、闾河、史灌河两岸统统是一片汪洋,尽成水乡泽国,水深之处达5米以上。

库水暴涨。信阳地区五座大型水库超过了汛限水位,鲇鱼山水库在7月3日洪水水位达到107 69米,超汛期水位达3 69米,入库洪水流量超过水库最大泄洪量的1 5倍,保证库水位不再上升的唯一方案就是炸掉水库大坝!但是,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许这样做。险情随时都有发生的可能。14座中型水库之中仅仅只有1座水库水位仍在警戒线以下,其他的13座水库全部超过了汛限水位。洪水在汇入,险情在增加!

7月8日下午2时,淮河第二次特大洪峰长驱直入,奔向安徽省。洪峰通过豫皖交界处淮滨县城时最高水位达31 62米,流量达4800立方米每秒。

7月9日,豫南固始县沿史灌河两岸13个乡的17万多人被洪水围困,311000千亩庄稼被淹,26000间房屋倒塌,4万多间房屋受损。

从6月29日至7月9日间,淮河流域连降暴雨,信阳地区平均降雨量达300毫米以上,个别乡雨量高达500毫米以上。淮河水位达28 6米,超过警戒水位达2 1米,主要支流史河、灌河水位达30多米。与此同时,豫南商城县境内的鲇鱼水库也处于危境,开始以每秒560立方米的流量将洪水泄入灌河,两股大水同时涌入固始县,汇合入史灌河向淮河干流倾注。滔滔洪水严重地威胁着固始县城与九个乡镇近30万人的生命财产及40万亩农田的安全。

7月10日晚，史灌河上游安徽省境内的梅山水库泄洪量加大到每秒2960立方米，超出史灌河固始县段安全泄洪量的两倍。梅山水库史无前例的长达48小时的大流量泄洪，给信阳地区本已十分危险的史灌河堤防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史灌河亦危在旦夕！

……

于是，洪水淹没区和行洪区10多万间房屋被洪水冲倒冲塌，数不清的衣服被褥被水冲走，转移出来的15万无家可归的人只好栖息在大堤上，公路边的草庵中，塑料棚里。

豫南，洪灾损失惨重

当6月中旬第一场洪水冲过之后，受灾人民立即抢时间种秋自救。但是，种一次，冲一次，种两次，冲两次，种三次，冲三次…… 农民连种子也没有了！

7月16日深夜，地处淮河上游的南阳地区方城县达店村突遭特大暴雨袭击，洪水破堤直泻入村，两小时之内，全村积水达两米半深。与此同时，方城县四里店乡也遭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袭击，一瞬间，山洪爆发，澎河泛滥，全乡21个行政村的房屋、农田、公路、供电及通讯设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是日深夜，和方城县毗邻的南召县东部8个乡镇以及鲁山县的15个乡镇从7月16日至23日至17日凌晨3时同样遭到了特大暴雨的重袭，短短的4个小时内，从天而降下了250毫米以上的大雨，个别地方雨量多达298毫米，造成南召县境内鸡河、鸭河、空山河、留山河洪水陡涨，漫过河堤，冲向农田和村庄，使焦枝铁路多处塌方，鸭河口水库入库流量达每秒5800立方米，逼近汛限水位，导致7人死亡，冲毁土地18000亩，冲塌房屋6900间；鲁山县也同样损失惨重，全县126000亩农作物遭灾，1660间房屋倒塌，邮电

及输电线路中断，8 家大工厂停产，4 人死亡，16 人重伤，焦枝铁路被迫中断 10 个小时。

8 月 5 日至 7 日，淮河流域再一次普降大暴雨，王家坝以上地区平均降雨量达 120 毫米。淮河上游的信阳与南阳两个地区再次遭到特大暴雨和洪水袭击。8 月 5 日至 6 日 24 小时之内，信阳地区平均降雨量达 138 毫米。鲇鱼山水库上游降雨量达 185 毫米。全区大小河流及水库水位陡涨。固始、息县、潢川、罗山等县百万亩农田被淹，15600 多间房屋被冲倒。淮河王家坝水位高达 28 57 米！固始县三河尖乡童元、黄郢、建湾三个圩区第三次大水漫灌，水深达 1 5 米，312 国道红石桥至安徽叶集一段五处淹没，交通中断。与此同时，南阳地区桐柏及唐河两县降雨量高达 300 毫米以上。唐河、三夹河、泌阳河等主要河流包括淮河干流及大小水库的水位暴涨，超过警戒水位和保证流量。洪水冲倒房屋 8200 多间，冲倒输电、通讯线路 500 孔，冲毁桥涵 700 处，21 个乡陷入重灾之中；8 月 7 日晚 10 时许，强度暴雨激起的史河洪峰冲垮黎集水坝，凶猛的洪水冲向下游村镇及农田；陈淋子、黎集、张老埠、南大桥四乡镇 11 万亩晚秋物作遭受了毁灭性灾害，沙河、蒋集、丰港等乡镇在洪水后抢种的玉米、红薯、直播稻、蔬菜等晚秋作物 232000 亩尽被淹毁。暴雨和洪水冲塌房屋近 3 万间，冲断桥涵千余孔，30 多个重灾乡直接经济损失达亿元以上，固始县部分地区庄稼四种四丢。淮河干流出现了第三次特大洪峰。

8 月 8 日零时，淮河第三次特大洪峰通过信阳地区息县，正向下游安徽省王家坝推进。8 日早上 9 时，王家坝水文站水位越过警戒线 1 38 米。

8 月 9 日，信阳地区固始县遭受第五次洪水袭击，沿史河 16 个乡镇的 120 个村庄被淹，水深处达 1 5 米！庄稼四种四丢！

暴雨肆虐！

洪水无情！

1991年夏天，凶猛的淮河洪峰把浑浊的洪水，滔天巨浪般地推进了从河南到安徽淮河沿岸的蒙洼、建弯、童元、黄郢孜、南润段等17个行洪区、蓄洪区，使淮河两岸一片汪洋。中国“风云一号”气象卫星送回的图片上，入汛前如同一棵只有细长根须老树般的淮河水系，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株结满“红薯”的薯藤，每一颗“红薯”都是一片泽国水乡！

打开我国水灾史册：从汉朝初年至本世纪30年代中期，共发生水灾1037次，平均两年有一次。但是，1991年夏天的这场特大洪灾的规模之大！为历史罕见！面积之广！灾民之多！这次世纪洪荒，水漫半个中国，洪涝灾害遍及18个省、市、自治区，导致3亿1500万亩庄稼被淹，2 2亿人民沦入洪灾之中！这次百年不遇的大水灾，3个受灾最重的省份是安徽、江苏、河南。

截至1991年7月24日统计，中原河南夏收农作物受灾面积多达5344万亩，其中成灾面积达3338万亩，占夏收农作物总面积的43 8%；成灾人口达2350万人，其中重灾7882000人，特重灾民达3273000人；仅夏季粮食减产25亿公斤，因洪水灾害造成945万人夏季缺粮，缺粮达25000万公斤。洪水使秋作物4800万亩受灾，400多万亩庄稼绝收；洪水冲塌房屋159000多间，损坏房屋289000多间，83人被洪水夺走生命，1685人受伤；农户饲养的大牲畜被洪水冲走淹死达1955头，3140多头受伤；水利、交通、邮电、通讯、教育、卫生、工农业各方面尽遭洪灾重创，直接造成经济损失在50亿元以上。

1991大水百年不遇！

中原河南洪灾何其惨重！

史灌河大桥围堤守卫战

1991年7月上旬，安徽省金寨县、河南省商城县等地连降暴

雨、大雨，梅山水库、鲇鱼山水库水位暴涨。

7月9日晚21时，梅山水库与鲇鱼山水库要开闸泄洪。梅山水库每秒1900立方米流量泄洪，鲇鱼山水库每秒560立方米流量泄洪，加上区间落雨下泄流量每秒700～900立方米。三股大水预计在7月10日21时先后汇流于固始县史灌河。但是，史灌河也正在以每秒670立方米的流量在排泄两天前的洪水。同时，气象预报10日信阳地区东南部大暴雨，11日大雨。

于是，史灌河的水位和流量将要大大地超过保证水位与流量。

并且，由于史灌河大桥围堤修筑质量差，又经6月以来多次暴雨和洪峰的冲击，早已发生了16处险工地段，其中有些地段管涌相当严重。大堤一旦发生不测，史灌河畔8万亩庄稼，6万多群众的生命财产将受到严重威胁。

保卫史灌河大桥围堤，刻不容缓！

7月9日晚10时。

河南省副省长宋照肃在淮滨县委招待所会议室主持召开保卫史灌河大桥围堤紧急会议。

当晚12时，信阳地区防汛总指挥长签署保堤命令，火速发往固始县防汛指挥部。

固始县委书记与两名副县长亲自奔赴工地指挥，两万条草袋，20吨石子运到史灌河大堤上，抢险突击队赶到险工地段，整修险工。

10日凌晨1时，宋照肃向河南省省长、防汛指挥部指挥长李长春通报保堤情况。之后，宋照肃立即带领防汛人员乘船连夜赶往史灌河大桥围堤，设立保卫史灌河大桥围堤临时指挥所。

10日清晨7时许，宋照肃弃舟登岸，详细察看保堤物资，民工到位情况以及群众转移等。当他知道固始县仅仅准备两万条草袋时，立即命令地区防汛指挥长马上调运四万条塑料编织袋及四万条草袋。

宋照肃向固始县副县长胡玉成下令：

“固守大堤，人在堤在！”

史灌河大桥围堤守御战打响了。

梅山水库泄洪量在不断增大。

每秒 2100 立方米；

每秒 2220 立方米；

每秒 2350 立方米；

每秒 2900 立方米；

……

洪水滚滚而下，史灌河上游史河上的黎集、南大桥段，河水浸溢，险情频频传出。梅山水库每加大一次泄洪量，史灌河大桥围堤就加大一分险情。

这也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漫过大堤的洪水吞噬了固始县张老埠、三河尖、南大桥等乡，倒房和造成危房 16 万间，成灾人口达 98 万，大批良田淹没于洪水之中。

面对严峻的形势，宋照肃副省长站在洪水面前，发出一个又一个沉着而果断的命令：

“组织群众迅速转移！”

“鲇鱼山水库泄洪闸暂时关闭 8 个小时，减轻洪水对史灌河的压力，确保大堤！确保人民生命！确保人民财产！”

7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河南省省长李长春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英洲一起，乘坐直升飞机专程抵达固始县，会同副省长宋照肃，省军区副司令员黄秋贵一起登上史灌河大桥围堤，查看险工，指挥抗洪。

7 月 11 日上午，每秒 3200 立方米流量的洪峰终于通过了史灌河。

史灌河大桥围堤安然无恙。

整整奋战了一个钟头，线路架通了，熊少明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一头栽倒

没有一个说过这场大洪水好。

六七月的天，空中黑云不散，拼命地洒下罪恶的祸水。

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雨在不停地升级。

洪水铺天盖地而来。

座落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魏岗乡平原上的邬桥水库，18平方公里流域内的洪水一齐向它涌来。邬桥水库水位直线上升。

7月5日，暴雨恶狠狠地砸了一天，邬桥水库顿时憋起了肚皮，水库水位一下子骤涨到了汛限水位。

邬桥水库告急！

邬桥水库管理所党支部委员、水库会计熊水明已经和大家一起奔来跑去地护了六七天水库大坝了。到了深夜，暴雨才渐渐地小了一点点，50岁的熊少明有点劳累过度，体力不济，他和工人们一起轮流休息。

7月6日凌晨1点钟。

“轰隆隆——”

但见漆黑的天空，划过一道道蛇形的闪电光，向四下狂伸乱乍；满世界都响着滚滚不息的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令人心惊肉跳，狂风呼啸，吹着雨点，死命地向地上、房上、墙上、路上猛击猛打，如鸟铳射出的飞蝗弹，打得人睁不开眼。

雨，太大了！

一旦邬桥水库大坝出事，库区以下5万多名群众的生命财产以及七八万亩庄稼，将被洪水冲个一干二净，片甲不留。

“快上坝！快上坝！”

熊少明不敢再往下想，急忙顶着狂风暴雨冒着闪电劈身的危险，冲出住室，挨门挨户地叫醒水库管理所的领导和职工。

人们太累了，人们太冷了，人们太疲倦了，熊少明不得不拼命地敲打房门，不得不扯破嗓子叫。

当人们刚一应声时，熊少明就一马当先冲上了水库大坝。狂风吹得熊少明站不住脚，暴雨打得熊少明身无干处。

“搬麻袋！”

“打木桩！快点啊！”

“测量水位！测量水位！”

熊少明在风雨中奔波着。

暴雨，越下越猛，洪水越来越大。

7月6日凌晨6时，邬桥水库区的降雨量高达237毫米，邬桥水库水位突飞猛涨。

“邬桥水库告急！”

“邬桥水库告急！！”

邬桥水库管理所的领导急忙向潢川县防汛抢险指挥部报告，请求开闸泄洪。

“立即泄洪！”“全部闸门打开！”

潢川县防汛抢险指挥部下达了命令。

邬桥水库上，两孔闸门全部起吊，全力泄洪。

但是，泄洪量远远小于入库洪水量。邬桥水库水位仍在急剧上升。

邬桥水库水位越过警戒水位57厘米！

水位骤然上升。

邬桥水库即将溃坝。

邬桥水库的所有人员都焦急万分。

7月6日6时20分钟，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发生了。

邬桥水库大坝南端背水土坡经受不住暴风骤雨的冲击，突然下陷，发生了大滑坡。在暴雨的狠狠冲击之下，滑坡地带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水沟。

邬桥水库，溃决在即。

危急！万分危急！

“快！快！扛木桩！扛麻袋！”

熊少明不顾一切地一边高喊，一边向即将溃决的大坝冲击，高高扛着的木桩犹如一枚专门对付堡垒的火箭炮。

“打！往下打！”

咚！咚！咚！

一锤锤地击向木桩，犹如进军的战鼓声响彻邬桥水库大坝上空。

“紧急增援邬桥水库！”

魏岗乡政府立即派出了两百多人的抢险突击队，冲上了邬桥水库大坝。但是，滑坡，仍然控制不住。

7月6日上午9时，暴雨更加猛烈。

大坝滑坡在不断地扩大！

10平方米！

50平方米！

100平方米！

200平方米！

滑坡越来越严重。

“打木桩！填麻袋！”

只有这一个选择。熊少明由于劳累，已治愈多年的痔疮再次复发，他咬牙坚持着，同大伙一起打木桩，填麻袋。

7月6日下午4时。全体抢险人员一共打了130多根木桩，填了1200多包麻袋，盖了4块大雨布，终于将危险的大滑坡控制住了。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

熊少明,连续在大坝上与洪水拼搏了16多个小时,连一粒米也没有沾牙。他身上的力气都用尽了,脸色十分苍白,身子只想瘫倒在地,他狠狠咬住嘴唇,坚持挺在大堤上。

“天又要黑了,大坝很危险,没有照明怎么行!”熊少明心中暗想:“不行,我得给他们架上电灯”。

熊少明想到这些,忍受着病痛折磨,疲劳的侵袭,饥肠的翻腾,他又去找电杆,背电线,在大坝上栽电杆架线。

超负荷运行,是十分危险的行为,无论是机器也罢,人也罢。

从7月6日下午5时30分到6时30分,熊少明整整地奋战了一个钟头,终于将照明灯线路架通了。

“可以歇会儿了。”

熊少明心想,刚刚松了一口气,他就感觉到两条腿仿佛成了别人的,不听自己使唤了,并且在脑子里出现天旋地转的晕眩,一头栽倒在邬桥水库大坝上。

7月6日10时50分钟,熊少明在潢川县人民医院的抢救下,终于慢慢苏醒。他吃力地睁开眼睛,问守护在床前的儿子熊卫河道:

“大…… ·坝……怎么……样了……”

一句话未完,熊少明就又昏迷了过去,血压继续上升着,上升着……

7月6日晚11时10分

熊少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死因:过度疲劳,脑溢血

诗人英杰写道

他走了

只留下一句颤抖的问候

却没有听到回答

他太累了
终于找到了一个清净的地方
去休整肌体的疲劳
他留下了
人们无尽的思念缅怀之情
铸造起一道心灵中伟岸的大坝

铁女人——三河镇党支书田少英

1991年6月12日至14日，豫南地区连续3天大暴雨，固始县出现了第一次洪峰，淮河、史灌河水位猛涨，大大地超出了保证水位和保证流量。固始县三河尖乡领导全部出动，率领全乡人民，集中力量，保护圩区堤坝，号召大家“水涨堤高，人在堤在。”

6月14日当天，由于淮河水势上涨过猛，已严重地威胁淮河两岸3省、28个县市近4万平方公里内的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

6月15日凌晨3时40分，淮河水利委员会与河南省防汛指挥部联合下达命令：

为减轻淮河上游压力，三河尖乡童元、黄郢、建湾三个圩区必须在凌晨5时前破圩行洪。

但是，这里有什么？有18000亩小麦，1500亩油菜籽，1200亩大麦，5个村镇，15000千多口人，9000多间房屋……

1小时20分钟的时间，如何来得及安排?!

生命！生命！人民的生命！

于是，铁女人行动了。

三河尖乡三河镇党支部书记田少英，在特大洪水袭击的紧要关头，跳上木船，摇起双桨，冲进了暴风雨中。

这是漆黑黑的夜，惟一能够照明的，就是闪电，而闪电愈亮，船愈难行。

“快上船来！快上船来！”

田少英用沙哑的声音，招呼着落水的乡亲。但是，船儿太小了，只能坐六七个人。

“不要慌，我再来接你们！”

田少英拼足力气划着小船，往高处转运着乡亲。

她虽然看上去很壮实，但是暴风雨无情呀，田少英发起了39度的高烧，可是，她心中惦念的只是救人。

就是这么一个铁女人，不顾自己，只想救人。从6月15日深夜开始，田少英一连在水中奔波了13天，把36户灾民160多人及家禽牲畜倒转了四个地点，最后运到了安全地带。

冲塌土屋，盖起砖房

1991年夏季的大洪水，使中国大地上突然间有113万多户群众沦为无房可住的灾民。

为了使灾民们有个栖身之所和安全过冬的住处，党和政府立即和灾区人民一道，共同努力，通过群众自筹，政府补助，社会捐赠，保险理赔，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尽快地盖起新房，搭起过冬庵棚。

河南省固始县张老埠乡薛桥村农民台建荣，全家十口人。7月10日，一场大水卷走了他家中的十一间草房。洪水退后，他全家住进了砖瓦房，激动得台建荣热泪盈眶，他说：“我家倒了草房，盖了新瓦砖房，多亏共产党领导得好！”

河南省固始县洪埠乡马集村灾民马西军在3间屋被大水冲走之后，悲痛欲绝，当政府帮他盖起新砖瓦房时，马西军激动地请人

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房上:

"社会主义无限好,党的政策暖人心。"

土屋冲倒了,再盖起新砖房!

这是灾区人民的自强,这是政府救灾行动得力,这是党对灾区人民的关怀!

编筐握篓,养活两口

"编筐握篓,养活两口"。

这本是一句老话,多年以来已经没有再提它了。

1991 年的大水一冲,人们便又记起了它。

灾区人民不甘心空手坐着等政府的救济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便想方设法,积极生产。河南省固始县遭了洪水重创,灾民们在抢种庄稼的同时,积极发展网、竹、草、柳、荻、藤等编织生产,迅速扩大勾花刺绣,广开生产自救的门路。黎集镇黄集村在1500 亩良田被水冲沙压的情况下,一面除沙复田,一面组织各家各户搞起来竹编、织渔网,每户每天收入 3 元多。三河尖乡在洪峰过后,大力组织柳编生产,使订货额一下子增加了 100 多万元。

安徽省重灾区太和县郝庄乡的十万多株泡桐被大水活活地淹死了,乡里立即决定将死的桐树进行了"就地转化"。他们将泡桐树刨了出来,加工成各种各样花边的镜框,销往全国。

河南省新蔡县野里乡更是别生一招,动员组织全乡的能工巧匠和剩余劳动力搞劳务输出,开展"吃在外,省在家,争钱多了邮回家"的活动。全乡计划输出劳力 1 万人次,每人争取收入 400 元。截至 7 月底,野里乡已向外输出劳力 6000 多人,其中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出去 2000 多人。

特大洪水洗劫了大别山,冲毁了人们的家园,却冲不掉人

民重建家园的决心，淮河的各大支流洪水迅猛冲击，使得河床中遍地铁砂、黄沙。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住洪水，也要吃洪水。

捞黄沙！捞铁砂！

史河、灌河、淠河等大河之中，数万名男女老少灾民们站在淹没膝盖的混浊水中，弯腰弓背地拉动伸入河底的“沙耙子”，来回地拖来拉去，在河里淘“金”。

人多出韩信，智多出孔明。灾区人民也在寻思着“先进”的自救方法。他们将几十块磁石绑在一块木板上，安上一根长长的绳子，有二、三十斤重，在水中来回不停地拖拉，将泥沙中的铁砂吸附到磁石之上。

七、八十岁的老汉在河中捞铁砂，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也在河中捞铁砂，青壮汉子也在河中捞铁砂。一个强壮劳力一天能从河中捞出 300 多公斤的铁砂，净挣 30 元钱，小毛丫头捞上一天也能够挣上几元钱。大人们捞铁砂挣钱重建家园，孩子们捞铁砂挣钱交学费上学。

每天从早到晚，五六万人泡在河中捞铁砂，卖给专业户，直接销往合肥、信阳等地，人来人往，热火朝天，场面十分壮观。

另外有捞黄沙的大船在河中也忙得不亦乐乎，灾民们把捞出的大沙运往安徽的淮南、阜阳等地去卖，一条船一天的收入，也能养活四五户人家。

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平舆县更是利用自身农副产品资源，乡、村、组、集体、联户、个体都先后办起棉纱绣花、壁毯、玉米皮编织、尾毛加工、羊毛衫加工等不用油和电，劳动密集型手工艺加工企业。他们抽出 130 多名技术人员当教师，深入全县 18 个乡镇举办加工技术培训班，县里拿出 100 多万元扶贫资金，帮助乡镇企业扩大规模，让受灾农户进厂做工，增加收入。并且还动员全县 2 万

3000多名小木匠、小皮匠、小泥匠、小裁缝与受灾户结成对子，帮助困难户掌握生产自救的本领。

编筐编篓，养活两口；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为了同洪灾作斗争，为了重建更加美好的家园，灾区人民在苦苦地与大自然抗衡着。

河南乡村，风流一家两代人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1991年7月9日，河南省鄢陵县陶城乡三岗村的一个只有11岁的小姑娘阎瑞珍，为了救出一位落水儿童，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跳入水中，奋力抢救。最后，落水的儿童得救了，阎瑞珍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鄢陵县追认阎瑞珍为“赖宁式好少年”。

但是，阎瑞珍的家中十分贫困。她的父亲阎其云上有两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下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妻子身体又常常生病，家庭生活困难。尤其是阎瑞珍的牺牲，又使家里失去了一位好帮手，日子就更加难过。

“一定要帮助小英雄一家度过难关。”

鄢陵县政府，陶城乡政府的领导们都没有忘记见义勇为的小英雄阎瑞珍一家，他们研究决定：给阎其云一家解决1500元救济款。

于是，1500元救济现金由县、乡政府领导亲自送到了阎其云的手中。

“谢谢政府的关怀！”

接到了1500元的救济款，阎其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在心中感激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但他更想起了大水灾中的苦难乡亲。

“这救济款是政府给的，但是，我们不能要！”

阎其云跟妻子商量，妻子也通情达理他说：

“我们是不能要政府的钱，我们要了，对不起死去的妞儿。”

阎其云想了想说：

“遭了大水的家户，比我们的日子更难过，我看就把钱捐给灾区的乡亲们吧！”

阎其云的妻子听了，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妞儿的学校也困难呀，不如也捐些吧！”

阎其云点头赞同。

于是，鄢陵县、陶城乡政府发给阎瑞珍烈士一家的1500元救济款又被她父母捐了出来；500元捐给了阎瑞珍生前所在的学校，用来发展教育，1000元捐给了灾区人民，用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女儿舍己救人，父母捐款济困。正是，一家两代人，个个皆风流。

京郊寒舍，民间中医募捐忙

这是一个发生在海峡两岸间的故事。

圆明园福缘门22号，本是北京市西郊的一座很不起眼的小院。低矮狭窄的门口对着曲折起伏的小街，一堆装满了中草药的箱包，码在院子当中，两三间不高的红砖青瓦房，这便是驰名中外的安泰中医室。美国西海岸大学医学博士、中国著名民间中医李洪莲女士，与她丈夫樊沛先生就居住在这里。

李洪莲女士是“药王”张仲景大师的故乡人，对中国古典医药学的研究十分倾心，她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刻苦汲取着神秘的中医药学精髓，掌握了一手高超的医术，并出任河南省张仲景医院院长，为病魔蹂躏下的苍生解除痛苦。医术愈高，德行愈高，当李洪莲女士在京郊寒舍落足，开始无偿为病人诊治时，她可就真正成为一位“济世活佛”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精湛的医术，赤诚的心地，终于使得李洪莲女士成了海外人士心目中的“佛光”升现的苦海之岸，万里迢迢，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就连91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也为李洪莲女士的医术所折服，欣然挥毫，赞不绝手。

当洪水袭来之时，李洪莲女士坐立不安，她惦念着与洪水抗争的兄弟姐妹，她挂忧着被洪水浸泡的父老乡亲。她愁上眉头，急在心头。她觉得无论如何，自己要为灾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然，她就像是自己欠下了灾区人民一份厚厚的情义债。于是，李洪莲女士便利用为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等海外人士免费看病的机会，立即呼吁；希望他们奔走相告，海外华人多为中国大陆灾区捐钱出物，赈济灾民。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李洪莲女士疾呼之下，经她诊治过的病患者朋友们随即四处奔忙，多方做工作，台港及其他海外人士纷纷伸出自己温暖的双手，将颗颗爱心献给大陆灾区同胞，先后捐资达3000多万元。

1253万余元的捐款为河南省固始县9个乡镇911户灾民建造了22个居民点。759户灾民住进了大套房，130户灾民住进了小套房，22户灾民住进了单间，并且还为灾民们修建了托儿所、保健室和教学楼。

1218万余元的捐款为河南省息县683户灾民修建了12个居民点，建房2192间，安置灾民3017人，甚至连灾民们饮水用的小压井也都考虑到了。

680多万元的捐款专门用于帮助灾区群众购买急需救灾物品，……

与此同时，还有300多吨的救灾大米急速运往江苏、安徽等重灾省区，……

数百万元港币的救灾款发送到了受灾的江淮儿女们手中……

一封封来自灾区人民的感谢信飞到了李洪莲女士的手里；许多灾区的患者，更是一诉衷肠，表达不尽感激的心声；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省长李长春在省会郑州亲切接见了李洪莲夫妇，对她赤诚的爱国之心给予了热情赞扬。

“我自己没有钱，只好求助于病人一齐募捐，实在不好意思啊……”，李洪莲女士慢慢地松开了愁眉。

恨水求水的河南

河南，中国的农业大省。

在1991年之夏的大洪水袭击中，未能逃脱重创的厄运。豫南地区的南阳、驻马店、信阳、周口、漯河、许昌等地市，特大暴雨一次次光顾，造成山洪暴发，水漫村庄。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省长李长春等党、政、军领导不得不乘飞机赶往灾区，指挥百万大军抗击洪水。

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未遭受洪灾的河南各地市，都同样未能避开大劫。尤其是豫北、豫西等地区，降雨量十分小，形成了相当严重的旱情，全省受旱面积达1500多万亩。新乡、鹤壁、濮阳、安阳、焦作等市，受旱面积十分严重，许多大田中的秋苗被旱死，划根火柴可以点燃叶子。100多万亩水稻与红薯根本就没有栽播。

焦作市，豫北一座新兴的城市，下辖着四区、两市、五县，350余万人口。这个地区的粮食产量在全河南省，在全中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温县，既是全国著名的小麦高产县，又是长江以北第二个吨粮县。但是，这里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旱灾。从6月到12月，半年间几乎未下过一场透雨，禾苗干枯而死者，不计其数，机井水位严重下降，潜水泵已难以抽出水来，老百姓们说：“三寸泵抽的水，还没有人尿的多。”

沁河，河床干裂。

黄河，几乎断流。

所有小河，全部亮底龟裂，连泥鳅、黄鳝，这些水族们，都转移到了河床以下一米多深去避难。豫北大地，一片焦黄。

为了挽救农民们辛辛苦苦种上的庄稼，焦作市委书记张国荣与代市长郭安民，以及诸位副书记、副市长们紧急磋商，决定与当地驻军结合，实施人工降雨的补救方案。

于是，在焦作市辖区内，军队出动了，汽车屁股上拖着几门大炮，满市地转，追逐着天空时隐时现的云团，打出价格昂贵的“碘化银”炮弹。

“咚！咚！咚！”

太平世界，炮声隆隆。

无数的老百姓紧紧地尾随着“求水”大炮，祈祷着天公开眼。

百十发炮弹在云层中炸响，比雷声都大。

“哗哗哗哗……”

一阵雨声，最多只下半个小时，人们刚刚从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去欢迎从天而降的“贵水”，却不料又烈日当头了。

300多万人骂天不绝，300多万人恨天不公，直怨苍天不知何处“醉了酒”，为何呼啦啦，一股脑儿把大水倒在豫南。

省委书记、省长们也无可奈何，只好一方面指挥着豫南大军抗洪，一方面号令豫北大军求水。一省南北，截然不同，求水恨水，一样辛苦。

河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91年，苍天没有开过一次眼。

南边淹死，北边旱枯。

河南人：向淮河宣战！

1991年11月16日上午。

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固始治淮工地。

天高云淡，风和日暖。

车轮滚滚，旌旗招展，十多万群众汇聚在淮河支流春河河道上。春河，位于潢川与固始两县交界处，经常是一年数汛，防不胜防，1991 年之夏河南省重灾区固始县的第一次汛情便是由春河而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将淮河干流行洪区移民迁移安置列入治淮计划，建立春河移民安置区，要根治春河。

10 时许，又有百十来人的一支队伍赶到春河工地加盟，挖土挑担，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

“哎！这不是省委侯书记嘛！”

“还有李省长！”

“那不，宋照肃副省长也在干呢！”

群众的眼睛亮得很，立刻就认出了新“盟军”的真面目，他们心中感到一阵热乎乎，手中的铁锹更快了，脚下的步子也更大了。

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省长李长春、副省长宋照肃亲自冲上治淮工地，与群众一起大干。

工地广播站，侯宗宾书记为群众摇旗呐喊。

“……争取今冬明春上 1000 万人，完成 5 亿立方米的工程量，整修 3 万眼井，新打两万眼井，增加旱涝保收田 80 万亩！”

李长春省长向群众宣誓道：

“淮河治不好，我们誓不罢休！”

虫！ 虫!! 虫!!!

——1992年河南棉铃虫害

管志光

时间:1992年秋

地点:河南省产棉区

灾种:虫害

灾情:全省有50万亩棉花绝收,皮棉总产比上年下降35%,减收皮棉1.98亿公斤,经济损失13 86亿元

□ 农民喷打剧毒农药杀虫,因天气酷热,致使数以10万计的人中毒,其中孟县死亡5人

□ 一些农民把捉到的虫丢进药瓶里,一会儿虫又从瓶口爬出来。农民说:今年的棉铃虫真是邪了!

□ 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使生物链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害虫繁殖力更强

危害棉花的昆虫有310多种,其中棉铃虫危害最重。

棉铃虫又叫钻桃虫,有4种形态。成虫(蛾)产卵,卵孵化幼虫,幼虫老熟后化蛹,蛹再羽化为蛾。这4种形态的发育过程称为一个世代,在我国一年约发生3~7代,代数由北向南逐渐增多,辽河流域棉区和新疆大部分棉区一年3代。黄河流域棉区和部分长江流域棉区一年4代,以2、3代危害为主;危害期从6~9月,它能咬掉果枝幼芽和幼蕾,能钻入棉铃中,使蕾铃脱落或霉烂,造成棉花严重减产。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吃饭穿衣，对棉花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我国政府从1990年起大幅度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农民种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91年河南省植棉面积1700万亩，1992年上升到2000万亩，达历史最高水平。然而，正当农民憧憬丰收希望之时，虫祸从天而降。

进入1992年5月下旬，豫北各棉区测报站纷纷告急，麦田一代棉铃虫亩幼虫量为250～400头，均较1991年增加10～15倍。据安阳县5月30日调查，平均亩幼虫量为255 4头，是1991年的10 7倍；封丘县亩幼虫量210头，是1991年的15倍；濮阳县平均亩幼虫量达425头，较历年平均增加69 5%。与此同时，豫东、豫西、豫南各棉区也出现了偏高于往年的一代棉铃虫。

6月中旬，河南省农牧厅发出《关于抓紧防治二代棉铃虫的紧急通知》明传电报，要求各地密切注意虫情动态，充分发动群众，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和时间，打一场灭虫保棉的人民战争，把虫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由于一代棉铃虫来势较猛，发生早，危害重，加之气候条件和防治不及时，致使全省二代棉铃虫大量发生。棉田百株虫量一般100～200头，最高达700头，远远超过百株5头的防治标准。

7、8月份是棉花蕾花盛开期，保护好此期的蕾、花、铃就是保护了棉花的产量。令人痛心的是，由于一、二代棉铃虫残留量大，防治时间不统一，棉铃虫产生抗药性，造成多次打药无效，从而导致三、四代棉铃虫重发的严重后果，虫害趋势无法控制。

农民眼看着长势喜人的棉花多数是空棵，开始药物杀虫，平均一星期打4遍农药，仍无济于事。在常用农药无效的情况下，很多人喷打3911、呋喃丹等剧毒农药。因天气酷热，又不按操作规程办，致使数以十万计的人中毒，据孟县政府统计，该县农药中毒者

达1000多人,其中死亡5人。

面对如此严重的病虫害,农民坐卧不安。多数农家男女老少齐上阵,冒着平均37度的气温,钻进半人高的棉田里拿虫。一些农民把捉到的虫丢进药瓶里,谁知一会儿虫又从瓶子口爬出来了。农民说:"今年的棉铃虫真是邪了!"

人们在灾害面前变得渺小了,对于久治不住的棉铃虫束手无策,不得不放弃治理。孟县农场四分场的2200亩新加坡棉花,因虫害绝收1300亩,剩下的棉田也只好拔掉,改种其他作物。

封丘县植棉26万亩,有3 5万亩因棉铃虫危害绝收,棉花总产比*1991*年减少*50*%。

博爱县1991年收购棉花450万公斤,1992年因虫害大减产,只收购70万公斤。

棉铃虫不仅危害棉花,还危害其他农作物。濮阳市除了损失皮棉980万公斤,还损失了小麦1300万公斤,玉米、大豆、花生等秋作物1200万公斤。偃师、孟津两县去年8月中旬调查,70%的玉米穗被棉铃虫危害,重者穗前6～10厘米被咬食一空。博爱县部分棉农拔了棉棵种白菜,白菜叶被吃光,铲了白菜种萝卜,萝卜长不成,拔了萝卜换菠菜,结果菠菜也受其害。

通常年份,棉铃虫只1～2个世代对棉花造成危害,1992年则是4个世代都危害,而且代代相连,没有界限。据统计,全省受害棉田5100万亩次,加上玉米、大豆、花生、蔬菜等秋作物,受害面积达1 8亿亩。全省有50万亩棉花绝收,皮棉总产比上年下降35%,减收皮棉1 98亿公斤,经济损失13 86亿元,这还不包括其他秋作物的损失。为防治棉铃虫,全省农民农药投资达16亿元,比往年多投资6亿元,其结果是许多农民得不偿失。

棉铃虫为何如此猖狂

任何事物都有因果关系。1992 年棉铃虫在河南大爆发，并肆意横行猖狂，专家们认为主要有 3 个方面原因：

气候，温暖湿润的气候利于昆虫生长繁殖。1991 年 9 月上旬和中旬，该省平均气温偏高，降雨偏多，有利于棉铃虫越冬存活，为 1992 年留下了较大的基数。1992 年春季持续干旱，气温回升早，为昆虫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植物和栽培植物是昆虫的食物源。河南省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麦棉间作套种一年比一年大，机械杀生次数减少，复种指数提高，为昆虫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接力田和绿色食物源。据设在安阳的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 1987～1991 年连续 5 年冬季调查，间作套种田棉铃虫越冬蛹量是单作田的12 5 倍。但是又不能为了防治棉铃虫而不搞间作套种，那将大大减少土地的利用率。这是一对并存的矛盾。

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是影响棉铃虫大爆发的重要因素。客观地说，人类不可能完全制止棉铃虫的发生，但可以做到把虫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大多数基层干部和农民对防治病虫害的意识十分淡薄，往往看到了危害才想起了防治，任意提高农药浓度，增加喷洒次数，虽奏效一时，但造成了生态系统恶性循环。

近代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使昆虫遭受沉重打击，但人类终不能把它们斩尽杀绝，因为昆虫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当一个昆虫群体经受高死亡之后，残存的个体便拥有更丰富的食物源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使其得以迅速繁殖恢复到原来的种群规模，这是昆虫面对人类所选择的生存对策，也是其历经亿万年后而不灭绝的奥秘所在。

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大量杀伤了天敌昆虫和益鸟，使生

物链遭受破坏，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害虫的繁殖力更强。长期滥用农药，还会使害虫产生越来越强的抗药性，直至农药失效，此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种新类型的农药使用不到5年，昆虫就会产生抗药性，并越来越强，而研究出新一代农药一般需15年。

河南省80年代初开始大面积使用高效低毒的菊酯类农药，当时稀释3000～4000倍适期喷洒一次即可控制棉铃虫危害，而今喷洒3次至5次也不起作用。据全省害虫抗性监测网联合测定，目前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和有机磷农药的抗性比10年前提高了40～60倍，这就是农民反映“农药不治虫”的原因。

多数科学家认为，虽然农药使害虫产生了抗性，但害虫的抗性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下降或消退。如果合理地、有节制的使用农药，害虫抗药性可以减缓，农药的“寿命”可以延长，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防治效果。但一些行政领导科学素质差，对害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使达不到防治标准，也要大面积的喷洒农药，既无端耗费了人力、物力，又增强了害虫的抗药性。鉴于此，植保专家多次强调治虫要科学点，要做到一个“统“字：统一购药，统一时间，统一喷药。但在农业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情况下，各自为战，难以统一治虫。

“统”的关键在于统一时间，这个时间要靠测报来确定，这是防治病虫害的先决条件。而目前河南省的病虫害测报工作正面临“网破、人散、线断”的严峻局面。据统计，乡以上测报人员仅剩391人，平均每人要承担30万亩耕地和1万农户的技术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全省乡、村两级病虫测报网点由原来的830个减少到227个，而且经费严重短缺，无固定工作场所和观测设备，测报全靠经验判断，有的站连常用的放大镜都没有，更不用说通讯设备了。测报工作做不

好必将贻误战机，去年的虫祸跟测报不及时有直接关系，使整个防治工作处于被动之下。

今后虫祸还会重演吗？

这是农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在1993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趋势超长期预测会上，来自中央和21个省市有关院、所、部门的专家，根据1993年种植结构调整、病虫发生基数、作物品种抗性、害虫抗药性、气候条件等综合因素，运用专家评估、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等方法对主要病虫害作出了超长期预测，分析结果为：棉花苗枯病在长江流域偏重发生，枯萎病中等至偏重。棉蚜在北方棉区偏重，南方棉区轻至中等。红蜘蛛中等发生，局部偏中。红铃虫中等发生。棉铃虫偏重至大发生。

河南省植保专家王俊章告诉记者，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及山东、河北交界一带，仍然是偏重发生年份，部分地区为大发生。这是因为该地区去年冬季气温偏高，自然死亡率低，使棉铃虫越冬基数每平方米达2 3头，比常年每平方米0 03头高2～9倍。此外，黄河以北地区今年降雨量少，濮阳市头3个月降雨仅15毫米，为昆虫生长提供了有利环境。因此，该省黄河以北的濮阳、安阳、鹤壁、焦作、新乡5个市地，应及早动手防治一、二代棉铃虫，不然后果不可设想。

自从人类进入农耕社会以来，昆虫就与人类争食，并将永远竞争下去。历史经验证明，哪一年综合防治搞得好，哪一年病虫害就轻，反之亦然。河南省也有棉花大丰收的成功例子。

被誉为“河南省第一产棉村”邓州市田营村，在全省棉花生产遭旱灾病虫害大面积减产的1992年，田营村5500亩棉花平均单产却达到84 1公斤，比上年增产8 5%；1993年全省落实种棉面积最大的村也是这个村，达6000亩。

田营村有个靠得住的科技网络。去年6月13日,棉铃虫产卵高峰比往年提前半个月来到。村科研所综合分析17个测报点虫情,在全省较早紧急预报,得以及时防治。全村4121人,有157个说话算数的"科技班长",是他们把技术要领,消化、示范给989家植棉户。科研所自1991年以来,完成"育苗移栽"、"隐蔽施药"等新技术试验推广项目18个。

村农资公司承担棉花生产系列服务。1992年供应化肥3000吨,农药8 1吨,农膜2 8吨,农户给公司"打白条",卖了棉花才付款。

田营村夏季一茬麦,秋季一茬棉,麦棉科学套种,1992年亩产值超千元,加上工副业生产,全村人均产值1590元,这个"河南省第一产棉村",近两年建新房630座,92%农户拥有电视、洗衣机。去年,新修80多座桥、涵,开挖经、纬14条渠,村投入48万元,没向群众摊一分钱。

减灾的成功与失败机遇都是同等的,可惜像田营村这样成功的例子还太少。

棉要年年种,虫要年年防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1992年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指出:"棉花像粮食一样,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可见棉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有关专家指出,随着气候条件及土地环境的变化,90年代农业生物灾害发生频率加快,损失加重。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在交换农产品的同时,有害生物也随之交换,使之分布更加广泛。

防治棉铃虫害,特别是解决棉铃虫抗药性是个世界性问题。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1982年棉铃虫对农药抗性高达150倍,棉花

减产20%;美国于1987年成立全国性的棉铃虫抗药性治理委员会,已初见成效;泰国因无法解决棉铃虫抗性,导致棉花生产逐年滑坡;委内瑞拉因治理棉铃虫抗性失败,只好取消棉花种植。我国是遭受棉铃虫危害最重的国家,当务之急应加强科技投入,搞好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实做到综合防治。

应像重视水灾、旱灾、地震、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一样重视病虫害防治工作,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警报，祸起校园

——1992年河南财专780名大学生中毒

管志光

时间：1992年6月18日
地点：河南省财税专科学校
灾种：食物中毒
灾情：780名大学生同时中毒

- ☐ 灾难在瞬间发生，抢救，在8所医院展开
- ☐ 郑州告急！上海空运药品
- ☐ 李鹏总理指示：全力抢救学生
- ☐ 投毒者竟是一个19岁的女学生

灾难在瞬间发生

“叮铃铃铃……”开饭的铃声响了。河南省财税专科学校的同学们，纷纷拿着碗，涌进了该校的第二食堂。与往日一样，十几位炊事员忙碌地将馒头、卤面、包子等食品盛进同学们的碗里。打好饭的学生在宽敞明亮的餐厅里围桌而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然而，仅仅几分钟的时间，食堂里突然出现异常情况。身体一向强壮的会计系学生小刘，进食后7分钟，便将吃下去的卤面全吐了出来。紧接着，5位、10位、30位同学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腹痛、呕吐等症状。

在此吃饭的校学生会主席姚强，见事头不妙，把饭碗一丢，便飞快找校长报告，可话音未落，他也吐了一地。

校长李德章闻听，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拉上书记，疾步赶到现场。此时，有的同学忍不住痛苦的折磨，蹲在地上呻吟。食堂里满地都是呕吐物……

“马上通知校医紧急集合！”校长像战场上的指挥官，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校医很快来到现场，初步诊断为食物中毒，但属于哪一种却难以确定，校领导决定迅速取样送金水区卫生防疫站化验。

出现食物中毒反应的同学骤然增加。有些甚至出现了高烧、少尿、神经障碍等症状。中毒同学的生命危在旦夕。

13 时 25 分。财专领导首先将求援电话打给了邻近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医院。

“喂，我是财专，这里有几百名学生中毒，请火速支援。”

“明白！”门诊部主任史茂昌放下电话，马上通知值班的医生张树智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然后带领军医陈淑珍、刘兰香火速赶到财专。

展现在军医面前的是：数百名学生焦急地挤在卫生所门口等待治疗，其情景令人揪心。

老史当即决定：轻者留下治疗，重者马上送到学院门诊部。

14 时零 3 分。第一批呈中毒症状的学生被送往信息工程学院门诊部，在家的全体医护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抢救。

到 17 时，几乎门诊部每一张床位都住上了 2、3 个中毒学生，而送诊的病员却还在增加，床位告急！史主任当即决定派一个抢救小组，由王光耀、王霞等人带药品到学校抢救，在该校的招待所进行输液治疗。

汽车穿梭来往，不停地运送病人前来门诊。在 1 个半小时内，他们接治病人 600 多人次，输液 278 人。护士们因长时间为

病人输液扎针，脚已麻了，手也肿了，可她们仍然不漏掉一个病人。特别是在病人吃药困难的情况下，她们一方面坚持输液，另一方面为保护病人胃膜，搬来食堂的生鸡蛋让学生们喝。这不仅为生命危在旦夕的病人赢得了宝贵时间，而且为下一步抢救创造了条件。

抢救，在8所医院展开

出现食物中毒症状的学生人数仍在急剧增加，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门诊部和该校的卫生所已无法承受。

时间就是生命！

17时30分。市卫生局局长王有川接到报告后赶到现场。这时，病人急需分流，王有川拿起无线电话，向距该校最近的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呼叫：

“五院！五院！我是卫生局，听到立即回话！”

“我是五院，听到了，有事请讲！”

“省财税学校出现大批学生食物中毒，你院立即准备接收病人，组织抢救！人数大约300左右。”

“一切明白。保证完成任务！”话机里传出响亮而又坚定的声音。

很快，学校动用了一切车辆往第五人民医院运送病人。交通岗上的民警得知消息后，一路大开绿灯……

此时，市五院的医护人员已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任务，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家走去。“有紧急任务！立即回岗！”院总值班向全院发出命令。走在半路的医务人员，听到消息后，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与此同时，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李宗林也接到了报告，很快回到了指挥岗。

18时45分，救护车呼啸而至。第一批50名病人入院。随

后，病人如潮水般涌来。

“床位不够！

“立即加床！”

“还不够！”

“两人一张！”

内科、外科、中医科、整形科、五官科甚至妇产科、小儿科都住上了中毒的学生。

19日凌晨，市五院各病区收治病人210多名，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饱和程度。可继续送来的中毒学生仍源源不断！临场指挥的王有川局长当即决定，将部分病人紧急疏散到市第一、第二、第三人民医院抢救。

19日凌晨一点多，市第一人民医院总值班接到了市卫生局要求抢救学生的通知。旋即，院长、医务科长、药剂科主任，便分别就床位、药品、人员安排等作好了充分准备。

2时许，院长孙文英、医务科长吴桂芳分别乘二辆救护车前往五院，接回病人110名。39分钟内所有病人住进病房；1个小时左右，病人全部输上了液。

在同一时间，市第二人民医院也接到市卫生局的紧急电话。总值班很快通知全院各科室做好各项急救工作。院长谢连才及有关科室主任立即回院，很快成立了以内科主任原野为核心的急救小组，腾出了百余张病床，接纳了101名病人，其中危重病人14人。

与此同时，学生食物中毒的消息，被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省、市主要负责同志。

19日凌晨3时，在省政府副秘书长亓国瑞的主持下，在市五院成立了由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省财政厅厅长胡树理、郑州市市长张世英等组成的抢救工作指挥部。同时，省卫生厅也及时成立了由7位专家组成的专家医疗组，拟定了抢救方案。

在有关方面的统一指挥下，大规模分流病人的行动在紧张展开。市三院、省人民医院、河南医大一附院、二附院等省会8家医院，病员爆满。到19日10时，共收治中毒的学生635例，其中危重病人62例。同时，由省人民医院派5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组，驻进财税学校，观察处理尚未发病的学生。

郑州告急！上海空运药品

在各家医院对中毒学生进行全力抢救的同时，一支由省市卫生防疫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取样、检验、分析……

食物中毒分为生物性中毒和化学性中毒两种。一般来说，生物性食物中毒出现呕吐等临床症状较慢；而化学性中毒则较快。根据此次中毒学生的临床症状分析，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可能性较大。但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最有权威的手段是依据食品卫生检验学进行的定性分析，而这个分析结果的产生需要时间。

18日23时20分，经省、市卫生防疫专家联合检验，确定此次食物中毒的直接原因是“砷中毒”。俗语称之为“砒霜中毒”。

砷，是一种剧毒的化学物质。

有关专家指出，三氧化二砷致死量为60～200毫克，根据检测所得含砷量，每人如食用半市斤面食，即达致死量。砷中毒还会造成心、肝、肾功能紊乱、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从该校第二食堂抽检的13份样品的三氧化二砷含量看，其食物中含砷量很高。

省卫生防疫站迅速将检验结果报告给了省卫生厅及各家卫生部门。

对付“砒霜中毒”的特效药品是:二巯基丙磺酸钠、二巯基丁二酸钠、二巯基丙醇。当时,市五院药房竟连一支针剂也没有。告急!十万火急的告急电话打到了省市卫生部门及省市委和省政府。与此同时,五院药剂科也以最快的速度开着救护车跑了省会的11家医院。最后从省人民医院药房借来了仅有的12盒(240支)二巯基丁二酸钠注射液,立即便给了首批呈中毒症状的学生注用。但这远远不能解决问题。

人命关天。人们将求援之手伸向了省医药公司。由于该药品很少用,省医药公司的库存才200多盒,虽然全拿了出来,但仍是杯水车薪。

省医药公司领导决定向中国医药公司上海医药供应站求援。

很快,上海方面接到来自郑州的特急电告。谢丽娟副市长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向郑州空运药品。然而非常不巧,沪、郑航班已经停飞。谢丽娟副市长又通知东方航空公司协助。

东方航空公司决定更改飞行计划,由上海至西安的班机捎带药品,破例在郑州机场作短暂停留。

为争取时间,上海市政府特派市公安局的警车一路警笛长鸣,到医药站郊区仓库提货。上海医药站又派出专人押送这4箱800瓶药品去郑州。4箱药品免去一切登机手续,在中午11时许送上飞机。为等这批药品,原定10时50分起飞的这次班机,整整延迟半小时!

6月19日13时许,班机抵达郑州。早已等候在机场的郑州市委、省医药公司的同志,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上海方面的同志护送药品到来。

“救人如救火”。上海运来的药品,很快分发到有关医院。省职业病防治所闻讯后,刘成副所长迅速率领抢救中毒专家,携带抢救用的二巯丙磺酸钠注射液,到各医疗单位巡回救治。

李鹏总理指示:全力抢救学生

河南省财税专科学校大批学生食物中毒的消息,惊动了国家最高领导层。

李鹏总理刚刚出席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归来,看到有关材料后非常关心,于6月19日14时50分,让办公室同志打电话给河南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对中毒学生表示慰问。他同时要求有关领导、学校、医院,对中毒学生全力抢救,抓紧治疗,争取早日恢复他们的健康;并抓紧查办中毒事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派专人赴郑州带着慰问品到医院、学校看望中毒的学生。

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得此消息后,坐卧不安,多次打电话问候中毒的学生。

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丙乾委托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廖晓军等人,专程来郑州慰问看望学生。

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也来电慰问学生,对抢救工作做了指示。

刚从外地回到郑州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到医院看望中毒的学生时,一一询问了他们的病情,嘱托他们耐心接受治疗,早日恢复健康。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深深感染了大学生们,同学们纷纷请侯书记签字留念。

河南省长李长春视察黄河防汛回来不久,闻讯后也立即赶到医院慰问学生,并到省财专学校听取汇报,做出贯彻李鹏总理指示等5条意见。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工委书记于友先,从外地赶回郑州后也马上到医院看望学生。他走到韩斌同学床前,俯身向她介绍房间里的几位专家,亲切地说:"有这么多专家关心你们,什么病毒也不用怕,鼓起勇气,治好疾病,好好学习。"一席话感动得韩斌

同学流下热泪。

省委副书记吴基传、林英海，副省长胡笑云、胡悌云，省委秘书长张文彬、省政府秘书长胡树俭、省财政厅、卫生厅、教委、高工委、医药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在现场指挥，使整个抢救工作纳入了强有力的领导中。

做到万无一失

有关专家认为，砷中毒主要侵害人体心、肝、肾和神经系统，且排泄慢，在体内蓄积时间长。因此，中毒者开始病情较轻的可能会加重，病情也会反复，要严密观察，以防不测，做到万无一失。

18日中午在省财专第二食堂吃饭的还有个别该校学生的亲朋好友、民工外出回家未归。省财政厅夏清成副厅长指示用电话和电报联系，用车接他们尽快回郑州检查，决不能漏治一个人，学校用专车将可能中毒的外单位人员23人全部接回，其中19人很快住院，4人留校观察。财政系学生赵军18日下午回平顶山老家，学校通知平顶山市政府值班室，于次日晨4时用专车送回郑州住院。赵军回郑州后即发高烧，但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据卫生厅统计，截止23日17时，住院学生及少量员工共有737人，有27名重症者在监护抢救之中。这是建国以来的一次特大食物中毒事件。

省市卫生部门为做到万物一失，根据省委副书记吴基传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抢救治疗，力争不死人，尽量减少合并症"的指示精神，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要求尽快对所有住院病例进行心、肝、肾等主要脏器功能的全面检查，19日当晚一定要把重病人的尿化验结果做出来。

省职业病防治所雷厉风行，19日晚奋战一个通宵，完成首批

重症患者190人份的尿砷测定。20日又连续作战，对全部中毒学生都进行了尿砷测定，为及时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

郑州第三人民医院在收治病人24小时之内，为99人做了心电图，其中23人有心电图改变。功能科丁主任连续工作16个小时，及时写出了心电图报告，为防治心脏并发症做出了贡献。

21日下午3时，省卫生厅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部署抢救工作。省政府亓国瑞副秘书长在会上要求："各医院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竭力救治病人，力争不死人，减少并症，不留后遗症。"同时，他还指出：新闻单位一律不准采访，集中力量抢治病人，到一定时候再告诉记者。

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提出：抢救专家组和医护人员要拿出治疗的最佳方案，使患者不留后遗症。我们的各项治疗措施，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要经得起全国专家的评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多少护士输液打针手腕肿了；还有多少医护人员累倒在抢救之中；还有多少医护人员顾不上孩子们正在进行考试……。他们把中毒的大学生当成自己的亲生子女、兄弟姐妹。他们忘我奉献，献上了一片深情。

经过专家组反复检查，省财税专科学校中毒的大学生已有17人痊愈，于6月26日出院了。

"6·18"中毒事件竟是人为投毒所致?!

面对这起震惊中外的"6·18"中毒事件，人们不禁要问：是偶然的意外，还是人为的投毒呢？一时间，郑州街头议论纷纷，人心惶然。

人们把寻找答案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公安干警身上。

6月18日，河南省财税专科学校发生中毒事件后，河南省公安厅和郑州市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带领侦察技术人员迅速赶往学

校，一面帮助抢救中毒学生，协助维护学校秩序，一面组织勘察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几乎与抢救工作同步，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及金水区公安分局于18日夜组成了80多人的联合专案组。19日晨，专案组进驻该校，在校保卫处的积极配合下，侦破"6·18"特大中毒案的战斗悄然打响了。

中毒现场为该校第二学生食堂。公安技术人员经过全面的化验，发现在18日午餐面食中，两部搅拌机、一部面条机内及当日动用的6只面粉袋中都含有砒霜。其余面粉，包括该校仓储面粉中均未发现砒霜。

那么，面粉中的砒霜会不会是生产、加工等环节上出现的责任事故呢？

侦察技术人员决定再对那6只确定有毒的面粉袋进行详细化验。结果出人意料：一只尚余半袋面粉的精粉袋和一只五号标准粉袋内砒霜含量不仅比其他袋内的含量高得多，而且这两只面粉袋内外表取样面粉中含毒量也不一致，袋内单位面粉含毒量明显高于袋外同数量粘附粉中的含毒量。而且，化验结果表明，其余4只面粉袋内含毒皆由毒物污染所致，而其他面粉袋却没有受毒物污染。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科学的化验手段和严密的逻辑分析使刑侦人员断定：这起特大食物中毒事件，是人为投毒所致。

在事实面前，罪犯垂下了头

人为投毒的结论，迅速报告给了省市公安机关，很快传到社会。人们不禁为之一惊："是谁有这么大胆?!"

为尽快破获此案，随即成立了以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张秀申为指挥长、原金水区公安局局长曲振华为副指挥长的专案指挥部，下设7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学校内部排查可疑人物及可疑迹象；对

该校第一、二食堂炊管人员的调查工作;在全市范围内查寻砒霜来源,等等。

网已全面张开。全市人民瞩目以待。

6月20日下午,该校保卫处得到学生举报:90级税务一班一个叫李云的女学生,在案发当天,曾慌慌张张地从桌屉里拿出一个绿色书包,行迹可疑。

23日晚10点多钟,又有学生向保卫处反映:18日中午,李云说是和同学们一块去食堂吃饭,随后又偷偷返回宿舍破例吃起方便面;18日前,李云曾两次借用相邻宿舍某同学的红色乳胶手套,第二次借用后,至今未还。

另据学生反映:事件发生后,人们忧心如焚,都牵挂着中毒同学的安危,她却兴灾乐祸,时不时地嘀咕着:"该药的没药着,不该药的药了。"同学们对公安人员的调查,畅所欲言,积极配合,她却心神不定,吃睡不宁……

种种迹象表明,李云嫌疑重大。6月24日下午,专案组指挥部决定,立即传讯李云。

公安人员在传讯李云的同时,从其宿舍内提取了那只绿色军用书包及那双红色乳胶手套。经化验,发现书包中含有砒霜。公安人员又对李云的床铺等物进一步搜查,查出农药1605、浓硫酸、菜刀、匕首、锯条和6本公安专用教材。

此时,毒源查找小组人员在郑州市内的某新药特药商店查悉.李曾3次从该店购买砒霜,总量达700克。

突审足足进行了5个小时。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李云终于供认了投毒的事实。

花朵,从这里凋落

李云,河南省南阳市人。1990年秋,李上了河南省财税专科

学校税务系。

起初，她学习成绩不错，班上的文体活动都有她，是个活跃人物。

19岁，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个如花似玉的年龄。

19岁，人生在她面前展现了无数条色彩斑斓的路。

然而，她却偏偏走了一条歧路。1991年上半年，她与同在一个财税专科学校财政系进修的庄某好上了。尽管庄某已30多岁，并且有个孩子，但俩人还是海誓山盟，同床鸳鸯。

可好景不长，李和庄的丑闻东窗事发，校领导经过调查了解，作出开除庄某学籍的决定，给予她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

消息传出后，她一下成了众目睽睽的人物。李云觉得她周围的同学都鄙视她、嘲笑她、疏远她。就连昔日的父母，如今也成了她的仇人。

她苦恼，痛苦。

报复，恶从胆边生

校方对她做出处分后，系主任和班主任对她做了大量思想教育工作，希望她放下包袱正确地对待人生。1992年，李云的母亲也来到学校，恳请校方能挽救李云，让其修完学业。

然而，对校领导和其母亲的苦口良心，李云丝毫没听进去。此刻的她，心底一片黑暗，满脑子里只闪动着两个字：报复！

她再也没心思坐下来读书了，常常独自一个人上大街，逛商场，先后买了6把刀，一根磨得十分锋利的钢纤，一瓶1605农药和硫酸。她心里横下一个念头：谁要看不起她，就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他们。

她的自卑、自弃和强烈的报复心理一直在作怪。在她看来，似乎所有的人都与她作怪。于是，她想出了下毒这一招。

一天，她路过铁路公安干校，心里蠢蠢欲动：也许能捞点为自己所用的东西。主意一定，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混了进去，竟然

混水摸鱼地偷到了6本公安技术专用教材。

从此,她如获至宝,常常手不释卷,6本书读得滚瓜烂熟。她从中掌握了许多作案手段,并知道了砒霜的"价值。"

要一斤砒霜,营业员吓了一跳

此时的李云,灵魂早已发生了扭曲。一件小事,又使她加快了犯罪的步伐。

今年5月下旬,一位女同学的汇款单到了她手。她仔细一瞧,心里暗暗自喜。汇款单上名字叫"李会",不仅同她的名子十分相象,而且字体又很了草,别人很难辨认。她"堂堂正正"地到邮局领取了这50元钱。

学校查知了此事,鉴于她以前的表现,决定本学期结束后,令她退学。

李云得知这一确切消息后,深知时间对她来说不多了,便加紧了其犯罪行动。

2月初,李云来到郑州市内的某新药特药商店,询问是否有白信(即砒霜),并开口要买一斤。

营业员吓了一跳,连着摇摇头说:"小姑娘,砒霜是剧毒物,非得有单位的介绍信不可。"

于是,李云就决定伪造介绍信。

她首先通过郑州某印刷厂一青年工人之手,买了"河南省肿瘤医院"及其他一些铅字,拼成公章,然后又两次向其同学索取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信笺。随后,她又以学校要求学生写应用文为名,让河南某大学的李某代写了介绍信的内容。李云自己填上日期和需药量。公安教材上的知识使她懂得了不要留下自己的笔迹,此时的李云也称得上老谋深算了。

就这样,李云持伪造的介绍信,先后于5月2日、12日、27日

3 次从新药特药商店购买砒霜 700 克。

投毒,一双白纤纤的手

河南省财税专科学校规定,每天晚上 11 点女生宿舍的大铁门必须落锁,可对付这些难题她早已成竹在胸了。

6 月 17 日中午,同往常一样,同学们午饭后都休息了。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锯条,来到一楼的女厕所内,锯断了窗户上的铁栏条,再按原样放好。

6 月 18 日的凌晨 1 点,一个投毒的幽灵出现了。她轻易地从女厕所里跳到楼外,沿着事先观察好的路线,来到了该校第二食堂,打开那扇玻璃已损坏了的窗户,爬了进去。那一双白纤纤的手,慌慌张张地向面案上的两袋面粉内、两部搅拌机及一部面条机内投放了大量砒霜。作案后,她随即洗刷了自己的衣裤、书包、身体、直忙到清晨 4 时左右。

李云在供述自己的犯罪原因时,有这样一段话:"1991 年 6 月,我向学校举报财政系进修生庄某流氓强奸我后,部分同学冷嘲热讽地挖苦我,对我指桑骂槐……时常提起我那事,时时不理我,疏远我,连上课也没人和我坐在一起。在家里,父母不给我温暖。爸说:'不是看在你妈的面上,我早就不要你了,你想上哪儿上哪儿!'还要打我。我想,宁可站着生,不可躺着死。姓庄的拿着我的信到处宣扬。我想,我现在等于赤身裸体地站在大众面前。我想把世界都灭了!可我手无缚鸡之力,使用暴力不行,我不想看到流血!所以,我选择了投毒……"

李云投下了罪恶,造成了 780 名同学中毒的特大事件。但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广大医务工作者及时抢救治疗,致使无一人死亡。这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又一个奇迹!

李云将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她之所以走向犯罪的道路,关

键是她陷入自设的痛苦中未能自拔，对自己所走过的路未能深刻地反省，她失去了一次次重新做人的机会，最后成为狭隘报复心理的牺牲品。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李云走向犯罪也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存在。对此，我们应该作多方面的反思！关心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每个社会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循着红旗渠的爆炸声……

——1992年林州红旗渠爆炸解国记

时间:1992年8月22日

地点:河南省林县任村镇盘阳村

灾种:爆炸引起的水灾

灾情:231亩土地被冲毁,117亩土地被泥石流严重覆盖,700余亩秋庄稼被冲淹。200间房屋成危房,32000多人生活用水困难,50多家县、乡、村办企业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1005 8万元

□ 举世闻名的林县红旗渠被炸,下殃及一方黎民百姓,上惊动党和国家领导人

□ 过去,谁敢动红旗渠一指头?而如今,它被炸开两大决口,这场行动,动力何在?

1992年9月29日,国家有关部委、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及有关地、市、县水利部门负责人,在李昌安同志的主持下,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

为了什么事?

一条小小的漳河。

其实,连一条漳河也不是,充其量不过是漳河上一条引水渠——红旗渠。

8月22日,这条人造天河发出两串剧烈的爆炸声。这爆炸,下殃及一方黎民百姓,上惊动党和国家领导人·· ·

循着红旗渠的爆炸声，我们及时赶到现场，目睹了这场人为的灾难。

一

那是8月22日的凌晨4时28分。天还黑漆漆的一片，河南省林县任村镇盘阳村农民还在梦中熟睡。

“轰隆隆”、“轰隆隆”，两串大的爆炸声忽然自西南方向传来。几乎在同一时刻，盘阳村的不少人都被从梦中惊醒，支着耳朵倾听发生了什么事。

“轰隆”、“轰隆”、“忽通”、“咣当”接踵而来的坍堤垮坝声，呼啸而来的哗哗洪水声，迅速使盘阳村人明白过来。

“不好啦，红旗渠炸啦，赶快去抢险哪！”不少人披着衣服出来高声喊叫。

“快跑哇，洪水下来了！”又有不少人赶紧招呼左邻右舍转移家产，到安全地带避水。

然而，水火无情，迅雷不及掩耳，许多事情已经来不及了。

当时，正值汛期，红旗渠引水量每秒达10立方米之多。渠墙被炸开后，渠水全部从炸塌处下泄。加上爆炸后的回水，瞬时流量每秒达74立方米。另外，这段总干渠恰恰挂在半山腰上，决口处水流落差达90米之高。如此大的流量和落差，“造就”的这股洪水，简直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只见两吨左右的巨石被水冲滚到数十米远，合抱粗的大树连根拔起，坚固的石砌地堰被冲垮，大片良田为山石所覆盖，成熟待收的玉米、棉花被淤埋。

走在盘阳村，心里沉甸甸的。那投资105万元，年产值150万元的村办锻造厂已成为一片废墟。

连接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的胶长公路，穿盘阳村而过。洪水卷过之后，道路两旁 10 余米高的杨树、桐树，横七竖八地卧在路上，将道路拦腰斩断，倒塌的地岸和泥石淤塞其间，致使这条交通要道瘫痪，近千辆汽车迅速被阻。

28 岁的农妇申国英，泣不成声地哭诉：丈夫出外打工去了，她与两个三、五岁的孩子在家。梦中醒来时，屋里已灌入膝盖深的洪水，粮食、家俱全部泡在了水里，三岁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县里干部递过来一份初步调查材料，上面列举的一些数字叫人揪心。这次人为洪水灾害，使盘阳村 231 亩土地被冲毁，其中 114 亩土地耕作层被冲走，117 亩土地被泥石流严重覆盖。700 余亩秋庄稼被冲淹，14000 多米地岸被冲倒。冲毁树木 2500 余棵。全村有 56 户 616 间民房遭水冲淹，其中 414 间严重进水，200 间已成危房。

另外，渠道被炸断流后，依靠红旗渠吃水的 32000 名群众生活用水成为严重问题，50 多家县、乡、村办企业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5.8 万元。

二

望着那几丈宽的爆破口，看着那伤痕累累的渠墙，脑子里不由一阵阵浮现当年这条人造天河的雄姿。

历史上的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人民世世代代饱受旱魔肆虐之苦。据史料记载，每遇大旱，这里河干井涸，地裂禾焦，饿殍遍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国民经济的极其困难时期，许多地方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但是这么大的困难，居然没有挡住林县人民改天换地的战斗步伐。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

案:在山西省境内,筑一道土坝拦住漳河水;在太行山的千峰万壑悬崖峭壁间,开架一条能容20个流量的大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林县来,彻底改变林县历史上水源奇缺干旱的面貌。

于是,太行山的悬岸峭壁上,凌空架起一条人造天河,它劈开了240多个山头,跨越了270多条沟河,渠线纵横达1500多公里。如果把建设红旗渠所挖砌的土石方筑成宽2米、高3米的墙,可以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学大寨,赶林县"的口号,可以使人想见当年红旗渠的地位。到林县的人,没有不看看红旗渠的。外国人来中国访问,红旗渠成了必定参观点,其显赫程度不亚于现在的西安兵马俑。据粗略统计,红旗渠建成通水以后,不说国内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仅对外就接待了118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外宾。李先念、卡翁达等,都曾在这里留下历史的足迹。

那时候,谁会说红旗渠半个"不"字?更有谁,敢动红旗渠一指头?

而如今,它被炸开两大决口。第一处炸塌高8米的渠墙25米,第二处6米。另外60多米渠墙发生移位、裂缝和松动……

据测算,炸到这个程度,至少需要烈性炸药150公斤。弄到那么高的半山腰,只有靠人背。一个人背25公斤的话,就得6个人。再加上导火索、爆炸工具等,大约要近10个汉子才能完成。

探究一下,这场行动,动力何在……

三

话还得从红旗渠的兴建说起。

红旗渠的建成通水,从根本上解决了林县50多万人民群众、数万头牲畜吃水问题,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0000多亩扩大到60多万亩,发电、办厂等事业也随之而来。"有了红旗渠水,啥

都变活啦!"林县人当初如是说。

红旗渠的效益远不止于此。它犹如一部活生生的教材，让人们重新认识漳河，领教漳河水的功能。原来很少利用过漳河水的山西、河北人，正是通过观看红旗渠的"展览"而大受启发：我们何不也大动干戈，来它个第二条、第三条……第X条"红旗渠工程"?

没多长时间,漳河沿岸的山西、河北便陆续上来一批引水及发电工程。

昔日并无多少人理睬的漳河人,顿时身价倍增。

而这段时间,恰逢华北水资源危机逐渐加剧期。据1956年至1984年水文资料统计,漳河(观台站)正常年天然来水量15 6亿立方米,枯水年天然来水量11 1立方米。近年来漳河流域连年干旱,漳河水流量进一步减少。浊漳、清漳河(漳河上游的两支)灌溉季节,河道基流仅10多个立方米,而岳城水库以上的工程的总引水能力却超过100个立方米。库容近1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枯水年份蓄水还不足1亿立方米,大片老灌区无水灌溉。

随着矛盾的日趋剧烈,漳河两岸争水之斗,逐渐白热化。

先是河北涉县黄龙口村与河南林县前峪村,运用土枪土炮互相开火,并发生大规模械斗、非法抓人、打人和相互破坏水利工程事件。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批示调解处理。

遗憾的是,几乎协议墨迹未干,便发生了另外一连串事件。红旗渠被炸前夕的两省白芟、盘阳二村之斗颇具规模。

按国务院1989年42号文件《国务院批转水利部关于漳河水量分配方案请示的通知》精神,"在漳河的两省边界,无论新建、扩建、改建大、小水利水电工程,一律由双方协商,报经水利部审查批准后实施。"但河北白芟村在双方没有协商,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强行改建漳河里的一、二道坝工程。今年8月5日上午,白芟村将水泥、砂料运到二道坝工地。下午又开着汽车,拉着100多人和

15门自制的“将军炮”到工地强行施工。5点钟左右，河南盘阳村十几个人前往交涉劝阻无效，便向对岸发射土石炮，进行干扰性炮击。白芟村立即进行大规模还击，从8月5日下午5时后的20来天时间里，共向盘阳村等地发放将军炮、子母炮、土石炮500响左右。

或是这两个村庄炮战的升级……

抑或坏人的乘虚而入……

——红旗渠畔终于传来了那两串剧烈的爆炸之声。

四

男儿有泪不轻弹，渠墙炸了，庄稼倒了，耕地毁了，房子塌了，粮食霉了……巨大的损失令盘阳村许多男子汉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许多人一时激愤，相约去拼个你死我活。

林县县长毛万春，林县四大班子领导成员等，带领县、乡数百名干部开到盘阳村，千言万语，苦口婆心，做思想工作，劝阻过激行为。公安干警及时赶到现场，日夜轮班看守，避免出现不愿意看到的流血惨案。

盘阳村及附近坟头、杨耳庄等许多村里的人，强忍愤慨，汇集到红旗渠炸毁处，冒雨抢修。

目前公安部派员已经抵达被炸地带，开始案件的侦破工作。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彻底解决漳河问题，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国务院9月29日成立的漳河水事纠纷协调会，也正是奔着这一目标来的——

“解决漳河水事纠纷，合理开发利用漳河水资源，根本出路在于实施统一管理，计划用水、节约用水。”

“会议决定，红旗渠、跃进渠、白芟渠（一、二道渠）、大跃峰渠、等6条渠道的引水坝和渠首节制（退水）闸及石城电站引水渠节制闸、马塔电站尾水渠节制闸移交海河水利委员会管理，今后的操作、运用、维护、改造由海河水利委员会负责。

“海河水利委员会设立漳河上游管理机构，负责河道管理和分水方案的实施，组织流域的综合开发治理。”

飞来的灾难

——1992年原阳空难

管志光

时间:1992年11月5日
地点:河南省原阳县
灾种:空难
灾情:死亡33人,伤残46人

□ 飞机空投奖品,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不料祸从天降
□ 飞机落地爆炸,现场惨不忍睹,省长泪洒原阳
□ 伤残者多是年轻的姑娘,痛苦无情地折磨着她们

一场飞来的灾难降临原阳县城,夺去了33个人的生命,造成46人伤残。死者的亲人在流泪,伤残者在医院里呻吟。痛定思痛,人们该想些什么?

灾难由有奖销售引出

1992年11月5日上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友谊化妆品厂和河南省原阳县黄河大厦联合在原阳县城举办有奖销售活动。

早在前几天,黄河大厦印制的《特大好消息》的传单上就写着:"发财机会来到了,飞机空中投手表,中奖面宽奖品好,不中奖者把值保。直升飞机前来做空中广告和现场超低空飞行表演,同时在

空中降下香港石英电子多功能手表、彩色纱巾等吉祥物，使您伸手可得。”这张粉红色的传单上还印着 10 个奖次的名额和奖品。其中特等奖 4 名，现金：1 万元，冰箱、彩电各一台；一等奖 10 名，山东聊城四轮拖拉机一台· …

这对于地处黄河滩区，经济尚且落后的原阳县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刺激，加之很多人没见过飞机超低空飞行表演，又逢当地传统的“古会”，本来只有 5 万多人的县城，猛然增加了数以 10 万计的赶集人。

9 时 30 分，原阳县城热闹非凡。尤其是位于县城中心的黄河大厦楼前，更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哈尔滨市友谊化妆品厂副厂长张少君手持话筒，为他们厂生产的“女郎洗发香波”作了一番宣传后，黄河大厦总经理张义龙和县公证处人员也相继讲话，宣布有奖销售活动开始。

10 时 30 分，伴随着一阵轰鸣声，一架“米—17 型”直升飞机从西北方向飞来。在空中绕了半周后，停在了黄河大厦楼前的上空，并撒下来一些电子手表、彩色纱巾、手绢等物。由于当时飞行高度距地面较近，螺旋桨带起的风，使地面尘土飞扬，让人睁不开眼，这时，哈尔滨市友谊化妆品厂副厂长张少君向空中打手势，意示飞机再升高些。机组人员领会后，很快升高飞去。

地面上的人们，又开始了销售活动。黄河大厦的广播喇叭里还不时地叫喊着：发财的机会到了，快来摸奖！飞机还要做精彩的超低空飞行表演！

5 分钟后，飞机再次由东向西朝黄河大厦飞来，该楼高 30 09 米，而这次飞行低于楼的高度，速度也很慢。楼顶和楼下的人们等待着看超低空飞行表演。然而，当飞机一接近楼顶，螺旋桨突然打断了西南角的避雷针，接着碰上了 7 楼的北墙角，飞机的尾巴落在了 6 楼平台上，当场打死 3 人，伤 2 人，飞机上的一个机械师也被甩了出来。

在场的许多人看到，受伤的飞机转头朝南，顺着黄河大厦的正面墙壁栽了下来，螺旋桨把6楼到2楼许多窗户上的玻璃打得粉碎。“轰!”的一声，飞机坠落到大厦下边的自行车存放处爆炸，浓烟腾空而起，许多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大火吞没或被飞机残片打中。机上12人除一人受重伤幸免一死外，其余11人全部遇难。

这是1992年我国继南京飞机失事之后第四起空难事件，也是建国以来原阳县发生的最大的一起惨祸。

一场特殊的抢救战

当时，距离黄河大厦约400米远的县武装部会议室里，由县委常委、武装部长连超凡主持的全县征兵工作会议正在召开，当飞机进入县城上空盘旋时，会议室里一片嗡嗡响声。他们正想休会，忽听得“咔嚓”两声。人们心想，怎么飞机还打炮呢？正想着，就听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坐在门口的一位同志喊道：“飞机掉下来了!”连超凡这位老军人习惯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10时42分。

“现在休会！全去现场。跑步!”连超凡率领大家奔向出事地点。

这时，现场大火熊熊、浓烟滚滚，燃烧的机身噼噼啪啪向四面迸着火团。惊慌失措的人们乱挤乱跑，冒着危险上前寻找亲人，哭喊声惊天动地，场面十分混乱。

“我是县委常委、武装部长，大家听我指挥，穿制服的一律上前，穿便衣的向后退!”连超凡一边喊着一边带领60余名干部挤入人群，直奔飞机爆炸地点。

忙乱中，连超凡看到了急步跑来的县公安局长王复兴。立即指示：“快叫武警中队救人，赶快报告上级!”

其实，王复兴已经安排过了。当时，与黄河大厦相邻的县公安局也正在开会。一听到连续3声巨响，得知飞机爆炸时。王复兴马上下达了4条命令：除局值班人员和门卫留下外，公安局大院的

全体干警一律到现场;立即上报市局,请消防支队灭火;立即通知县武警中队火速赶来;电台呼叫全县各公安派出所干警。立即无条件赶到出事地点。说完,他仅用3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马上疏散人群离开现场,抢救伤员!"时间不允许他们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便分头指挥人们迅速西撤100米,东撤50米,形成了一个防火隔离带,为抢救伤员打开了通道。

距离出事现场有1华里的县人民医院,此时也正在开会。听到飞机爆炸的消息后,他们马上停止了会议,孙颜仑副院长带领10多名医护人员,背着急救箱急速赶到现场,立即投入抢救。

10多分钟后,武警战士排着队跑步进入现场。

20分钟后,县长刘忠祥,县委副书记王可明、李锋及正在该县检查工作的新乡市委副书记赵正修、副市长张德华赶到现场,立即组织抢救工作。

熊熊烈火使人无法靠近,公安干警们从大楼里拉来帆布水管,对准火头一阵喷射,但仍无济于事。一位回该县探亲的新乡市武警消防支队战士向在场指挥的领导们建议:对付飞机油料着火,必须采用干粉灭火法。

一批干粉灭火机很快被陆续送来,与此同时,从新乡市消防队调遣的3辆消防车,很快赶到现场投入了战斗,于11时30分扑灭了大火。

在灭火战斗中,有许多公安干警和消防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奋勇向前灭火,抢救伤员。有一位民警,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救出一名妇女和儿童。特别是那位建议使用干粉灭火法的消防战士,手持灭火机,多次靠近大火,一趟又一趟喷撒干粉。可大火扑灭后,他没留下姓名,就悄然离去了。事后人们才知道他叫薛国庆。

与此同时,飞机爆炸的消息,被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省、市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11时45分,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雷庆同带领150余名武警

战士从郑州赶到原阳，立即部署戒严，封锁了现场，为防止有人趁火打劫，为了不漏掉一个伤员，组织干警对黄河大厦逐层搜索。

11时50分，新乡市委书记吉炳轩、副市长胥昭福从新乡来到原阳，指挥抢救伤员及安排善后工作。

11时55分，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晖带领省会和新乡市几家医院20余名专家组成的抢救小组赶到原阳县人民医院。对危重伤员进行治疗。当地医院在事发后10多分钟内，准备好了3个手术室和全部空余床位接纳伤员，同时还成立了以副县长刘忠祥、卫生局长吕兴荣、院长米云河为首的抢救领导小组，下设抢救骨伤、烧伤、后勤3个工作组。

受伤者多数是外伤，急需输血，可该院又没血库，好在他们有4个有尝献血队，招之即来，14个人共献血6000多毫升，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当日下午4时许，副省长范钦臣来该院看望伤员时得知此事，立即打电话给省人民医院、河南医学院、新乡市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要求支援。这4家医院于5时30分送来12000毫升血，输给了6个危重病人。其中一个叫王芳的姑娘，21岁，左下肢截肢，送到医院时已没血压，先后输血1500毫升，才转危为安。

晚7时许，该院已接治伤员46人，其中重伤18人，4人生命垂危。医院的条件已无法承受，省市卫生部门的领导当即决定分流抢救，并根据伤势情况通知省、市有关医院来专车专人接治伤员。河南医学院一附院、新乡市中心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等接到通知后，都由领导和专家组成急救小组，连夜赶往原阳县医院接治伤员。经过广大医护工作者的努力，受伤者的伤情很快得到控制。

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领导侯宗宾、李长春、吴基传、林英海、吴光贤等对这起事故极为关注，均作了重要指示。

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对原阳空难也十分重视，指示限期调查清楚，做好抢救等善后工作。

现场惨不忍睹，省长泪洒原阳

11月6日上午，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长春来到原阳空难现场，当在医院看到一具具烧得变形的尸体，李省长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并就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作了重要指示。要求今后所有促销活动都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记者驱车来到原阳时，事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毕。黄河大厦从7楼到1楼伤痕累累，7楼顶部西南角被飞机撞坏一大块，大铝合金窗框被擦歪。

在六楼顶层，记者看到这里还残留着飞机尾部落下的印痕和两大片血迹，楼沿的夹缝里还遗留有一只棕红色女式皮鞋及断下来的脚。

走进位于黄河大厦五层的原阳县自动仪表厂装配车间，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劫后惨景，南边和西边的大铝合金窗户上的玻璃被打得粉碎，猩红色的地毯上密密麻麻地撒满了玻璃碎片和飞机残骸。据厂领导介绍，这里有10名女工，事发当天有9人上班，全部受伤，其中4人被截肢。

飞机坠落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土坑，北面一座2层小楼的墙壁被烧得焦黑；东面的利民商店门面已被烧毁，被烧脱的大理石块堆在门口，中间还夹杂着被烧得卷曲的玻璃片。该店的营业员李红宾告诉记者：当听到一声爆炸，火团已飞到了门口，经理赶紧催着俺把门口的彩电往里搬，当俺走到门口时，看见门外一名妇女领着一个小孩，满身油火，想去拉，火已封住门 眼睁睁看着她们烧死在门前。

提起当时的惨景，在出事地点看管自行车的师忠英大妈，两手直抖，她告诉记者：当她看着飞机朝她站的地方飞来时，她转身就

跑，只觉得眼前一阵昏暗，摔倒在地上。等她睁开眼睛，身旁已躺着几个人，有一大滩血，才知道出事了。万幸的是她们一家五口人都在军人服务部门口看管自行车，全家人都没出事。

斗门乡周庄村50岁的余秀婷领着女儿、儿媳、孙女、孙子等一家七口，高高兴兴地来看热闹，结果五人被烧死，两人受伤。

一个名叫杨志安的年轻人，这天带着女朋友到县城买东西，正遇到这场灾难，他本人被烧得不成样。记者在医院采访他时，他还不知道女朋友已永远离他而去了！

这场灾难使33人丧生，其中有6名是儿童，14名女性，年纪最大的76岁，最小的只有两岁。这些被烧的尸体，都残缺不全，让人很难辨认，因此，市县的法医及早就介入了此项工作，为遇难者的家属辨认尸体提供线索。

据在场的人们讲，幸亏飞机坠落到下面自行车堆里爆炸了，如果落到大街上，恐怕会伤近千人。

痛苦无情地折磨着幸存的伤员

这起事故还造成46人受伤。为此，记者又专程来到新乡市，采访了幸存受伤住院治疗的部分伤员。

在新乡市中心医院，记者首先见到了一个叫娄颜敏的姑娘，今年22岁，是该县仪表厂的合同制工人。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十分可爱，但在这次事故中，双下肢在膝盖以下被截断，右上肢断离三分之一。

她告诉记者说。当时她和几个女工站在窗边看热闹，只见飞机向屋里飞来，感觉一阵大风，天昏地暗，身上一凉，就啥也不知道了。母亲听说后当时就昏了过去，后经医生抢救才苏醒过来，一直和哥哥陪护在她身边。

在外科主任办公室，她的哥哥告诉记者，姑娘已订了婚，准备明年成亲。她的男朋友来医院看望过她一次，也没说什么。姑娘

知道后问:“以后他还会要我吗?”当哥的无法回答,安慰她说:“不要胡思乱想,养病要紧!”

在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一个名叫闫红莉的病人,女,28岁,已结婚,县政府汽车维修中心的工人,出事时正在楼上平台上看飞机,不幸一条腿受伤被截肢。她一见记者就说:“我的一条腿长弯了,一定让医生给我搬过来。”她丈夫说,她每天一到上午10点多钟(出事的时间)就开始说胡话。

一位叫李卫红的姑娘,今年19岁,县仪表厂的合同制工人,上班才6个月,左腿截肢,右脚受伤,精神状况不错。她告诉记者说:“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将来会不会有个工作。”父亲在一边插话:“她有文化,希望政府有个说法,将来有个工作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安慰。”

在另一个病房,记者还采访了与李卫红在同一个厂工作的孙艳琴姑娘,今年18岁,记者进去时她正在看一本杂志,也是有一条左腿被截肢,但她精神很好,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炯炯有神。她笑着对记者说:比起一些遇难者,我幸运多了。我最关心的是将来会不会有个工作干,不管怎么样,我会好好地生活下去。”

在这家医院我还看望了一些被烧伤的伤员,其中有一个1岁多的小女孩,伤情令人痛心。

这些病人和家属们非常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感谢省市各级政府的关怀,也殷切希望县里的领导对她们今后的出路有个交待。在这场飞来的灾难中受伤的这些姑娘毕竟还很年轻,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啊……

人们啊,应记住这血的教训

这次有奖销售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呢?据县里的负责同志介绍,早在10月21日,哈尔滨市友谊化妆品厂供销科长赵福德来找

黄河大厦经理张义龙，口头协议联合举办这次有奖销售活动。

10月28日，该厂副厂长张少君等6人又来到黄河大厦，依据互利原则，双方达成文字协议共11条。黄河大厦负责提供场地，组织和办理有关手续，哈尔滨方面负责联系飞机，并承担其一切费用。

10月31日，张义龙在张少君等人陪同下，到封丘县观看了该厂在此举办的飞机促销活动。此后，他们开了个没有抬头的介绍信，分别由黄河大厦、县政府办公室、县公安局盖了公章，交给哈方去联系飞机。

据张少君和张义龙讲，11月1日他们又向县公安、交通、税务、工商、计量等职能部门呈交了关于举办这次活动的报告，这些单位都在报告上写了“同意”字样，并盖了公章。对此张义龙认为，县里的领导应该清楚此事，不应说事先没有请示报告。

事故发生后，坐在主席台上的哈尔滨市友谊化妆品厂副厂长张少君，急忙收拾好东西回东北去了。第二天，当县里的领导找他谈情况时，方知他已离去。于是，原阳县公安局、检察院分别向哈尔滨市公安局、检察机关及所在工厂发去电报，请求协查张少君下落并促其回到原阳处理善后事宜。

11月9日张少君在一名副厂长孙维利和街道工委一名副书记的陪同下返回河南。怕防止遇难群众亲属误解寻仇，原阳县有关部门将他们秘密安排在县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

11月11日晚，记者征得县检察院一名副检察长的同意，采访了张少君等人。据说，哈尔滨市友谊化妆品厂是该市道里区的街道企业。早在今年6月，他们已在吉林省盘石县花6000元租用了一架“运五”飞机，达到了吸引消费者的预期效果。之后，又租用了齐齐哈尔市航校飞机，在黑龙江省北安市、龙江县、庆安县等地做了飞行推销活动。今年8月，他们直奔河南安阳，以每小时1200元、1500元不等的价格租用安阳航空滑翔运动学校教练机，先后

在滑县、濮阳、南乐、范县、长垣、封丘等县城进行广告宣传和有奖促销活动。这次活动后，他们计划在山东东明等地继续进行。可祸从天降，万没想到在这里栽了跟头，张少君的弟弟在飞机上抛撒宣传品，也不幸遇难。

记者还了解到，这个飞行单位今年9月刚好安全飞行12年整。这次遇难者中的一位飞行员已有20多年的飞行经验，曾执行过大兴安岭灭火、“巴·英·京”汽车越野赛等重大飞行任务，生前曾为祖国和人民多次争得荣誉，做出贡献。这次遇难的机组人员是受领导分配为了支援地方经济建设而不幸遇难的。

当前，在改革开放中一些地方为了搞活经济，加快资金周转，促销活动的花样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地面与空中同时展开，客观地说这也是搞活经济的一种手段，是市场竞争的一种反映，同时也迎合了人们传统的看热闹心理。但是，这些活动的安全系数究竟有多大？恐怕多数人考虑的还是经济效益，很少顾及这里面的安全问题。

不论怎么说，这起事故给无辜的受害人带来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所暴露出的问题很值得人们进行多方面的深刻反思。正如河南省省长李长春强调指出的那样·“要认真吸取这起事故的教训，今后的一切促销活动都要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这是33位遇难者用生命给我们敲响的警钟，也是46位幸存者在伤残之后所发出的共同心声。

赵河，赵河

——1992年邓州市赵河交通惨祸

王根义　李红锋

时间:1992年2月26日
地点:河南省邓州市穰东小镇赵河桥
灾种:交通事故
灾情:26人死亡

□ 66名信男善女,乘东风牌轿车去武当山朝拜,不料客车跌入7.9米深的河里

□ 早春寒风从河面吹过,被救出的人一个个瑟瑟发抖,一位老太太找来一捆柴草,当划着火柴的一瞬间,更悲惨地一幕发生了

1992年2月25日夜,66名信男善女,从煤城平顶山登上发往湖北武当山的客车,他们心中那份对道教的虔诚伸手可掬。东风牌轿车颠颠簸簸地载着信徒们向目的地飞驰。车子开过了叶县、方城、南阳。四个小时后,车已行至邓州市穰东小镇。司机杨某见香客们个个进入梦乡,不觉也困意袭来,就在他眨眼的瞬间,车已驶到赵河桥头,突然,他发现前方停着一辆四轮拖拉机,慌乱中他向左打了把方向盘,说时迟那时快,客车冲断七根桥栏,腾空旋转180度跌入低于桥面7.9米的河里。

1992年2月26日凌晨3时10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在这里发生了。

霎时,泣哭声、呼叫声在桥下伴着哗哗的河水响成一片。

桥北机修部户主郭荣全2时30分被两部撞车的主儿吵醒后刚刚入睡不久，又被这恶梦般的嚎叫惊起。他披衣走出户外，发现桥下情况不妙，便强撑着颤抖的双腿对着村庄大喊起来。就在同一时间，住在河堤旁小茅屋的青年农民李清振也发觉有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了，他二话没说，第一个冲到了现场。

早春寒风从河面吹过，李清振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河里情景凄惨，他没有时间多想，便跳进河里。他刚从车窗进入严重变形的车内，十数双手就同时抓住了他，浓重的血腥味使他直想呕吐，足足有两分钟时间他无法动弹。他火气上来了，大喝一声："都别拉我，这样都别想活，一个个来！"话很灵验，抓他的手都松开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开窗口的铁皮，先把一位中年妇女背上河岸。等他把第五个旅客背上河岸的时候，粘糊糊的血浆已浸透了他的衣服，脸上、手上像被刷了层厚厚的胶水。他重新返回河里用河水猛洗了几把脸，起初的那种胆怯已烟消云散，刺骨的河水没有使他退却，凄厉的呼叫声却使他泪水夺眶而出，他抹了一把泪水冲进车里……

凌晨3时20许，村民们陆续拿着撬杆、铁锤、电筒赶来，救援工作全面展开。村干部一边用高音喇叭召集众人，一边组织拖拉机往医院抢送伤员，随之，穰东镇医院的救护车也前来运送伤员。从车中救出的38名旅客，有的抱住恩人死活不放，有的拖着残缺的身体勉强作跪状，有的想表示点什么，只是蠕动了几下又瘫在那里，呆望着满天星斗痛哭。此时，前来搭救的农民已近百人，看到这般情景，都着魔似地往那里钻。我们的农民兄弟，在这紧要关头，面对素不相识的过路人，毫不吝啬地献出他们那赤诚的爱心。

3时40分，救援行动到了最艰难的时刻，车内还有26人待救，大多属于被车身挤住的人员，施救非常困难。这时，已经被救

出的30余人因满身湿透，抵御不住寒风的袭击，一个个瑟瑟发抖，一位老太等不及救护车抢运，便就近找来一捆柴草，好心的人为她划着火柴…… 于是更悲惨地一幕发生了。

事故发生在3时10分，可直到4时20分，穰东镇派出所才接到报案，出事地点离派出所仅2里之遥，而出事后整整延误了一个小时的报案时间。派出所干警接到报案，只知道是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面向邓州市公安局汇报，一面派车赶往赵河桥头，车还未到现场，远远便发现那里腾空的烈焰，他们便随即又向消防队报案。

那位忍不住要烤火的老太不知道自己身上浸满汽油；那位点火人也不知道他那轻轻一擦的后果；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河面上此时已浮着一层汽油，他们知道得太少，太少。于是，随着火光一闪，手拿柴草的老太先变成了火人。人们大喊："快向河里跳"，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向河里冲去，一瞬间，水面腾起一条火龙，张牙舞爪，向着伤员们扑去……

当河里冲起漫天大火时，懵了头的农民们无所适从，在场的民警没有忘记附近有座加油站，便去匆匆拎来几只灭火器，然而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仍攒着劲儿猛烧。邓州市公安消防中队接到报警10分钟后赶到现场，火势迅猛，烈焰映红了水面，映红了桥梁，映红了原野。救人高于一切，消防官兵们冒着油箱爆炸的危险，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在水枪的掩护下向火点逼进。两名队员靠近车箱，利用雾状水幕驱赶车上的火焰，以防烧伤病人因水激而丧生。官兵们强忍剧烈的瘴味，经过一番艰苦拼搏，大火被扑灭了。但由于消防队住地远离火场，加上火势猛烈和车内人员伤残严重，因此，在消防队赶到时，车内人员实际已全部窒息，26人无一生还。

当繁星隐去，东方泛白的时候，地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已相继赶到事故现场，开始部署现场清理工作。上午八时许，一辆重型吊车

立在桥头伸出了巨臂，一直战斗了近三个小时的消防官兵担负起了维护现场的秩序和清理尸体的任务。当吊车把客车吊离水面的时候，官兵们跳入水中开始打捞尸体，吊车把塌了架的车棚拉开后，16岁的新兵黄新志第一个爬进去抱出了3具尸体。他入伍前听到一声惊雷还向娘的怀里钻，今天他面对奇形怪状的死尸不怯不惧。当队长给他用手套擦额上的汗水时，他那稚嫩的面庞使队长动了恻隐之心，问他"怕不"，他说"这会儿不怕了"。这时一位围观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对队长说："别吓着娃儿，会天天做恶梦的"。说罢忙试去她眼角的老泪。

对于消防官兵来说，尸骸焦化，高度萎缩都不足为奇，他们见贯了，骇人的是尸体肿胀，头发披散，死也没合上的双眼。战士郭庆轩刚刚从车里找出一只脚和一只胳膊，这时，车体一晃，滚出一具肥大的女尸，头发披蓬，两目突起。小郭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后退了两米多。他直愣愣地呆望了一阵，又迅速地走上前去和另一位战友默默地抬走了女尸。战士孟令龙从河里捞出一具小孩尸体，刚走两步就滑倒在河里，嘴正好贴在小尸脸上，他吐了两口，流着眼泪，用河水给小尸净了净身，又慢慢拖起尸体向河岸走去……

怵吗？年纪轻轻的，的确怵，但他们之所以这么干，不仅仅是勇敢，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消防官兵对人民的亲和爱。

至中午11时30许，20多具尸体全部被装进口袋整齐地摆在停尸场上。中原又添28位新鬼。大桥为证，河水为证，焦土为证。是那车速太快害了他们，是那魔火毁了他们；生者们愿这悲歌涤荡青青的原野。

死者长已矣，生者当猛醒。不知他们是否想过，当赵河桥下悲剧突发的时候，曾有哪路神仙搭救过他们！？是我们的农民兄弟萍水相逢，竭诚相救；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和消防官兵舍身忘死施救，

对亡灵寄以真情;是我们的民警守卫着信徒们的最后一块圣土;是我们的白衣使者救死扶伤,妙手回春,拦断了条条升天的通途;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协调各方开始了大营救。看谁是神仙,看何处是天堂?

多灾多难的小煤矿

——1993年鲁山县梁洼矿透水事故

管志光

时间:1993年3月16日
地点:河南省鲁山县梁洼镇段店村
灾种:矿井透水
灾情:死亡14人

□ “强力开发,有水快流”,大中小矿一齐上,小煤矿遍地开花,是喜是忧

□ 1993年头三个月,河南就发生4起小煤矿事故,死亡45人。本文围绕“3·16”事故,对小煤矿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喜中参忧

河南省是我国煤炭生产基地之一,素有“千载煤州”之称。全省75个县市有煤,含煤面积达2 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12 6%,而且许多煤层埋藏浅,开采容易。

丰富的煤炭资源,使该省已有2000多年的开采历史。但长期以来,这种自发掘井采煤,只局限于少数地区,矿数少,产量低,没有形成规模,主要以国营矿为主体。

1984年10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河南视察时

提出:"强力开发,有水快流"的方针,采取了大中小矿一齐上,国营、集体、个体联办并举的办法,从政策、资金上扶持乡镇煤矿的发展,大大激发了农民办矿的积极性。闻风而动的宝丰县,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就新开小煤矿200多个,宜阳县在3个月内从几个煤矿增到186个。此后,这股办矿热潮很快波及全省所有产煤区。据1985年底统计,全省小煤矿达3076处,至于1993年已发展到多少谁也说不清。

客观地说,这些小煤矿的兴起,不仅为缓解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作出了贡献,而且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和广大农村群众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凡有小煤矿的地方,即便是山区,农民的住房盖得十分讲究,小洋楼在山村已不是新鲜物了,部分家庭还有了小汽车。煤炭生产还带动了一大批第三产业的发展,旅馆、饮食、交通运输等,均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以鲁山县为例,该县财政收入的80%来自煤炭行业。

但是,这些应运而生的小煤矿仓促上马,绝大多数未经地矿和煤炭部门批准,属于无证开采。这些无证矿安全条件极为简陋,连起码的安全生产设备都寥若晨星,结果伤亡事故频繁发生。据统计,全省乡镇煤矿的死亡人数由1983年的252人猛增至1986年的585人。为此,河南省政府从1986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以法办矿,安全办矿"的整顿。经过连续两年的艰苦工作,无证矿的比例下降至11 7%,全省乡镇煤矿安全生产日趋好转,死亡人数连续3年大幅度下降。

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煤炭市场走俏,煤价暴涨,一些烂而不死的无证矿死灰复燃,并出现了新的无证矿,因而死亡事故时有发生。仅1993年头三个月,该省就发生4起瓦斯爆炸、井下透水等事故,死亡45人。特别是3月16日鲁山县梁洼镇段店村矿三井透水事故,死亡达14人。

“3·16”事故透视

该井矿属于无证矿，由高水旺等33户集资20多万元开办。1992年7月18日开始建井，11月下旬井筒落底，井筒直径2 2米，深67米，1993年元月29日生产出煤。该矿工人52人，多数来自陕西省贫困地区。

3月16日下午4时，煤师李如义等16人下井作业。5时许，他安排完工作后提前升井。由于运煤的槽子经常掉槽，工人桂功满于6时左右乘吊桶升井准备砍坑木下井稳固运煤槽。在吊桶升出井口，井盖没有盖好时，井底“呼”地传出一声巨响，随后井筒内一根稳绳被冲断，水位很快上至井筒23米，致使井下作业的14人被水淹没。

人命关天。梁洼镇政府、县政府和县煤炭局的领导接到报告后，于19时30分赶到现场，同时调来了梁洼矿务局和县煤炭局的救护队进行抢救，并成立了以县长张柳松为指挥长的临时指挥部。

此时，井筒的水已很快下去了，原因是水冲毁煤层，流进了附近红旗煤矿的采煤区。但井底淤积煤泥杂物达7米多高，使人无法下井，该矿又没有第二个井口，这本身就违犯了安全规程，给抢救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根据这些情况，抢救指挥部决定先清挖井底淤积杂物，固定好稳绳，然后清挖被淤积的巷道，待井底巷道能进入后，再派救护队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入井下巷道寻找遇难者。

3月17日10时，河南省煤炭厅副厅长黄元庆、平顶山市市长王全书、常务副市长赵玉亭、市煤炭总公司经理张荣轩等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赶到现场，使抢救工作纳入了强有力的领导中。

17日10时45分井底巷道挖开，于13时50分在井底发现1名遇难者。由于井下巷道冲毁严重，充塞物多，清淤进巷速度较

慢。为加快进度,指挥部从其他煤矿抽调有经验的工人清淤,轮流作业,从而加快了进度。

17日18时,县煤炭局邢林森局长带领8名抢救队员下井侦查,在东北巷道水仓处发现5名遇难者,23时30分在距井底7米处挖出3名遇难者;18日14时15分又在距水仓口2米处挖出2名遇难者。19日记者前去现场采访时,寻找另外3人的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但抢险专家认为生还的可能性极小。

在现场指挥抢险的领导和专家告诉记者,在事故发生的前三天,采煤巷道里就出现了空气变冷和煤层挂水珠现象,稍有安全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透水的前兆异常。按采煤安全章程规定,应先探水后再采煤,而作业工人竟然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在煤层里直接放炮采煤,致使老空透水,约2000立方米大水一泄而下,造成了这起恶性事故。

县里的领导给记者一份遇难者的名单,除李小红是鲁山县人外,其余13人都是来自陕西省贫困山区的农民,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才37岁。其中肖在林、肖在顺和孙自林、孙自满都是同胞兄弟。这些工人都是在2月以后入矿的新工人,其中一人当天入矿,一人刚入矿4天,均没有基本的安全常识。

征得县政府领导的同意,记者到县治安大队拘留所采访了该矿三位主要领导。矿长高水旺,今年64岁,文盲,抗美援朝残退军人,干小煤矿这一行已有20多年的经历。1984年下寺西矿井口因下小雨封口,他冒着生命危险自告奋勇救出10个人,可他万没想到灾难却降临在自己的头上。他对此解释说:"我虽说没文化,但对开矿这一行是有经验的。发现异常后我曾对井下工人说,一定要先探水后再采煤,可不知他们为什么还放炮。"他不论怎么说,做为一矿之长,其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安全副矿长马劳力,谈起安全常识,他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实际上这个矿连基本的防水、排水系统都没有,更不用说防

瓦斯爆炸和煤尘爆炸设施。

年轻的生产副矿长曹群太一语惊人，他说："出了事故才知道干啥应尽啥责任。"可见他们的安全生产意识有多差！

主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陈亭发、县煤炭局副局长袁福祥告诉记者，在梁洼镇这个地方共有大小煤矿89个，其中国营矿2个，军办矿1个，其余86个全是镇、村、集体、个体矿。全乡17个行政村，12个村有小煤矿，最多的北店村达14个，从事井下作业的工人90%来自外地。据县里3月8日至12日对全乡矿井的检查，发现无证矿达72个。北店村的李铁柱发现家里一口吃水井有煤后就雇了几名外地农民，偷偷地干了起来，根本谈不上有任何安全措施。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在这起事故之前的2月13日，梁洼矿务局白营煤矿公司东山一矿二井发生一起瓦斯中毒事件，在井下作业的7人全部因瓦斯窒息而死。事故发生后，矿主不报告，私自将尸体火化处理。2月19日平顶山市有关部门确认发生这起事故后，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调查，但事故有关人员已经逃跑。

此外，在这起事故发生的头一天，即3月15日8时，禹州市苌庄乡铜瓷窑村个体联办小煤矿，才生产出煤9天，因井下作业工人擅自关停风机，造成瓦斯聚集，加之带电作业引起火花造成瓦斯爆炸，死亡10人。可见小煤矿已非整顿不可了！

小煤矿为何屡禁不止呢？

应当说明的是，河南省各级政府部门都为此做过不懈努力，多次进行检查整顿，但为何屡禁不止呢？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河南省煤炭厅和劳动厅矿山安全监督处的有关领导。劳动厅矿山安全监督处处长魏良贤对此做过专题调查和研究，他认为主要有

以下几点因素：

一、历史根源。由于河南省有得天独厚的煤炭自然条件，农民自挖自采历朝历代都有。久而久之，农民思想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认为自己地下的煤就归自己采，不服管理。

二、舆论导向不当。在宣传“强力开发，有水快流”的同时，未强调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开矿应依法申请开采证，也未强调尊重科学，具备起码的安全条件。农民只知道上级让“强力开发，有水快流”，就不顾一切地蜂拥而上，遍地开花，泛滥成灾。尽管后来意识到这一点，但为时已晚，无法在短时间内加以控制。

三、认识问题。有些领导反映：“过去我们号召人家办矿，钱已花了，又要人家关闭，实在有些亏理，不好说话”；有些乡村领导说：“农民弄几个钱不容易，要关了就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做为基层干部能忍心吗？”；还有些基层领导认为：关停无证矿井和上级发展乡镇企业的精神不一致，影响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以，基层领导对取缔无证小矿持等待观望的态度。

四、金钱的诱惑。取缔无证小煤矿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使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首先涉及办矿者本人的利益，无证矿井无偿占用国家资源，使用廉价劳力，最大限度地简化劳动条件，投资少，收益高。他们对取缔无证矿公开对抗、威胁、漫骂，甚致围攻、殴打工作人员。其次是涉及暗中投资入股者，有身居要职，手握实权的人物，暗中为办矿人出谋划策，撑腰打气，用种种借口为办矿人说情，是取缔无证小煤矿的最大障碍。

五、管理混乱。河南省宜阳、义马、密县等无证矿相对集中的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办矿人、乡镇政府、基层主管部门都按办矿程序进行了申报。但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后却石沉大海，长期无音信。基层干部认为已有上报手续，就允许办矿者边生产边等待，形成了一大批所谓的“待批矿”，自然是安全生产条件差，一旦出了事故，就说成无证矿。就全省而言，无证小煤矿应当由谁负责，有关

部门各持己见，实际上使无证小煤矿处于无人去管的自流状态。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一些地方的无证小煤矿不仅难以禁止，反而有增无减，同时还屡屡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人死了，要钱有什么用

“人死了，要钱有什么用！”这是记者在采访“3·16”事故遇难者的家属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有些单位出了事故花多少钱处理善后都拿得出来，如果没出事故前让拿出一少部分钱用于安全生产，就会叫苦连天。这叫做“有钱买棺材，无钱买安全”。

大家知道，由于采矿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绝大多数矿为井下作业，井下生产作业场所劳动条件较其他行业差，危险性大，影响矿工安全与健康因素多，冒顶（顶部塌落）、片帮（侧面垮落）、水害、火灾、瓦斯煤尘爆炸等灾害和粉尘等危险随时威胁矿工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我国政府历来都很重视安全生产，国务院曾于1982年发布了《矿山安全条例》和《矿山安全监察条例》，这两个条例在10年的执行中，发挥了有力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各种经济形式的采矿业兴起，这两个条例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实际需要。1993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这部法律对矿山建设的安全保障、矿山开采的安全保障、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矿山事故处理、法律责任等，均有条款规定，并于1994年5月1日起实施。各级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进行宣传贯彻的同时，痛下决心制止“滥挖大战”，取缔无证矿，合理开采利用煤炭资源，切实做到“依法办矿，安全办矿”。

当然，取缔无证小煤矿，禁止乱开乱采，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乱挖乱采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是巨大。要知道，一般乡镇企

业的开采利用率只达到10%，其余90%资源被白白浪费掉，同时对国家统配煤矿构成了威胁，使应有的开采优势发挥不出来。这种“滥挖大战”，还造成了地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及环境污染等灾害，其后果难以向祖宗后代交代。

关键的问题是要从思想认识上把禁止乱开乱采与发展乡镇企业区别开来，与农民合法致富区别开来，与搞活经济区别开来，要真正认识到查禁无证矿是贯彻落实《矿产资源法》，维护矿工的生命安全。不然我们拿什么告慰遇难者的灵魂呢？

喂，我所在的巷道出事啦！

——1993年平顶山十一矿特大瓦斯爆炸

管志光

时间：1993年5月8日
地点：河南省平顶山矿务局十一矿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死亡39人

□ 距地面垂直距离300多米深的矿井，113名矿工正在井下作业，不料祸从地生

□ 生死关头，井下的矿工兄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自救互救，悲壮之情可歌可泣

□ 该下井的人没下，不该下井的人下去了，阴差阳错，讲述着一个个生与死的故事

1993年5月7日夜11时许，距离平顶山市10多公里的十一矿区灯火辉煌。上8日零点班的113名矿工像往常一样，领取矿灯后乘坐矿车下到距离地面垂直距离300多米深的第五、七采煤区作业面作业。

8日凌晨1时20分左右，掘进三队跟班副队长刘培学来到17071风巷处理第一台溜子漂链时，突然一声巨响伴随着一道火光，冲击波把他摔到数米外，不省人事。当他慢慢醒过来时，眼前一片黑暗，脸上火烤似地焦热，煤尘一个劲往嘴里塞。他意识到发生了重大事故，便赶紧打开矿灯。巷道尘雾弥漫，能见度只有一尺

远。他忍着浑身的疼痛，挣扎着爬起来，扶着柱子赶到机巷，拨通了矿调度室的电话：

“喂，我所在巷道出大事了！可能是瓦斯爆炸，巷道里10多个伙计一个也没出来，快下来救人！”

事后，根据平顶山矿务局地震台测震记录和有关资料分析，确定事故发生在5月8时1时23分。

紧急关头

在同一时间，已下井施工的开拓队职工，听到巨响后，有经验的老工人马上断定是瓦斯爆炸了。跟班副队长吴俊会立即组织当班工人马上撤离。当行至四区段时，听到呼救声，吴俊会和职工立即循声寻找过去，发现了3名伤员，其中一人伤势较重。高春峰班、赵天现班全体同志轮流替换，将这位同志从四区段背到平台上，其他人运走伤员后，王化宣、张春才、李宝山三位同志，又返回险区，抢救伤员。

在该采煤区机巷工作的掘进三队职工，爆炸声响后迅速往外撤退。班长刘道华和职工朱太林，在撤离途中清点人数时，发现当班出勤的11名同志只跑出来9人，仍有2名同志没有撤出。刘道华和朱太林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立即返回机巷，很快找到了落在后边的朱辛亭和王志伟，帮助他俩打开自救器，卡在他们的鼻子上，随后四个人一起撤离险区。当班的11名职工安全脱险了。

正在皮带巷四区段工作的机电二队农民轮换工刘文立，被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推倒在地，腰部受伤。他意识到井下发生了重大事故，马上想撤离，可刚跑几步，忽然想到皮带巷还有自己的伙伴，便不顾伤痛，踉踉跄跄地跑到皮带机头。看到老工人王振玉满脸是血地往前爬（王师傅两只眼睛已看不见），他把王振玉搀起来说：

“王师傅，我救你来了。”王振玉吃力地对刘文立说：“快！快给调度室汇报，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刘文立拿起电话通知调度室后，背起老王在25度的斜巷道里吃力地走了500米，俩人终于脱险。

在巷道四区段的6个运料工，事故发生前矿车掉道，崔德业、张文三等5人没抬动。崔德业正要转身找木桩，突然一声巨响，脑子里轰地一声，栽倒在矿车道里，当时三根肋骨骨折，形成气胸，不能动弹。郭平、郭德顺等4人也被冲击波冲出4米多远。当他们醒过来后，赶忙回头去救张文三。张文三胸部受伤，第三腰椎骨折。他说：“别管我，快下去救老崔，老崔不中了！”说完他也吃力地站起来，和万双喜、杨广生等人硬把几吨重的矿车推开，把老崔抬出来，一步一步往前挪，抬出300多米，终于到达安全地带。最后，他们6人全部得救。事后，崔德业感动得直掉眼泪：“不是你们，我肯定没命了！”4个伙计说：“抬人民币也得扔掉，除非你老崔！”

生死关头，井下的矿工兄弟无私无畏，奋力进行自救与互救，大大减少了伤亡。

抢险在行动

十一矿调度值班室只有刘太保一人（按规定应为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两部电话机都响了起来，他只好把两个电话机搬在一起。采面电话传来了走调儿的人声，刘太保此时意识到井下出了大事，对着电话喊道：“立即撤人！”但这时采面电话已经断了。

同一时刻，瓦斯监测室的两位女值班员也跑出来喊：“KJ－4线路断了”

刘太保立即将情况报告给调度值班副主任胡章友、矿总工程师薛朝英、党委书记秦自龙，1时40分报告局总调度室。

1时45分,平顶山矿务局救护大队值班室当班人王东升接到总调度室的命令,立即拉响了报警器。这是一支过硬的队伍,仅一分钟时间,大队长蔡东玉、副大队长赵惠华就分别带领两支救护小分队出来了。2时15分到达事故现场,3时25分,事故现场共集中了6个救护小队,70名队员。

与此同时,平顶山矿务局局长梁龙平、副局长张玉栓、常全、黄兴臣,副书记王书芳、尤宝华,总工黄国纲等有关部门的领导赶到了现场和总调度室,成立了以梁龙平局长、陈兆华书记为首的指挥部,下设现场抢救、后勤医疗、事故调查等5个小组,制定了抢险救灾方案。

人命关天。抢救队员首先下井营救离爆炸点较远的生存者。到8日中午23时,在五、七采区作业的113名矿工,已脱险74人,其中10人送矿务局总医院救治。处于危险区的39人,有15人死亡,其余24名下落不明。

8日下午5时30分,现场抢救指挥部根据救护队员两次下井到危险区侦察提供的情况分析,认为17071巷道瓦斯浓度高达10%以上,远远超过5%的防爆标准,但不排出瓦斯就会影响整个抢救工作。在场坐阵指挥的总工程师黄国纲果断地对在座的同志说:"拔掉这棵钉子,坚决拔掉它!"

富有井下抢救经验的局救护大队副大队长赵惠华,豪不犹豫地说:"我带队下井!"这位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下井抢险的五尺汉子,在生死面前表现出坚毅、果断的大无畏气魄。

8日9时,赵惠华带领局直中队、一矿中队、十矿中队共计32名救护队员,他们个个戴着防毒面具、氧气瓶、速生器、备用呼吸器等30多公斤辎重,全副武装直奔井下。

8日9时40分,他们来到井下待机地点。赵惠华根据指挥部批准的排放瓦斯方案,先带领几名队员迅速察看了17071风巷和与风巷连接的周围巷道情况,拉上电话线,尔后他又吩咐先由十矿

中队在待机点站岗放哨。他和一矿中队、局直中队员们一起，开始了瓦斯排放工作。

此时，赵惠华的手势就是命令。他们采取步步推进的办法，紧张而有节奏地洒水冲尘、接排风筒、起动风机抽放瓦斯等，一环扣一环。从待机点风巷丁字路口到17071风巷掘进头这一段距离约200米，不排放完瓦斯不能下井，这是死任务。队员们替换作业，饿了让井上送来干馍充饥，争分夺秒地进行。

9日早晨6时，推进离掌子头只剩40米，水管用完了。救护队员心急如焚，十万火急地向地面报告："这里水管用完了，快下来管！"7时20时，水管送到现场，大伙又紧张地干起来。剩下40米，他们仅用了一个多小时。

9日8时55分，17071巷道的瓦斯排放成功了！现场指挥部黄国纲总工程师得到消息后，激动地说："好！好！好！障碍物扫清了，抢救工作可以全面展开！"

救援大决战

瓦斯排放完后，指挥部为了保证安全，又派出3个小分队再次深入井下灾区，探查受灾地点、灾区通风情况、设备设施破坏情况，遇难人员位置，为抢救工作提供依据。

与此同时，由十一矿安排10人，在救护队的统一指挥下维修巷道，实现机巷排水，抢修风筒。矿务局陈兆华书记、张玉栓副局长、胡菊副总工程师及采煤、通风、机电等技术人员也到受灾现场，勘探巷道破坏情况。

经现场勘察，17071风巷支撑顶板的工字钢架被压弯，钢铁支架被摧垮。掌子头向外100米范围内，约三分之一的顶棚摧垮，多处冒顶。掌子头以外20米范围内，顶棚歪扭程度更为严重，巷道两边的溜子槽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矿车被掀翻，挡风

门被撕烂。全采煤区的通风系统破坏严重，5个掘进头和17060机巷的风筒全部烂掉，主副斜坡冒顶，导致5个掘进头成为盲巷……

根据井下巷道破坏情况，在灾区排水、通风和通讯系统基本恢复的情况下，救护队于9日9时45分在17071风巷开始寻找遇难人员。

如果说排放瓦斯危险，抢救更为艰难。救护队员再次背上氧气瓶、速生器等抢险工具，在35度斜坡上艰难地向前行进。井下巷道窄，柱子东倒西歪，冒顶一个接一个，最高的达10多米。他们为了通过去寻找遇难者，就在塌落下来的三角煤旁边搭个小棚子，吸溜着肚子，伸直腰爬着作业。他们在搜寻中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当寻找到一个矿工时，首先检查是否有生存的可能性，先救出幸存者。由于巷道里堆积物多，活动空间小，有时不得不从遇难者的尸体上爬过去继续向前搜寻。后边的救护队员紧张而有序地把搜寻到的矿工，抬到安全地段，然后升井。

在地面上，由矿务局总医院朱院长带领的抢救小组，及时对伤员进行应急抢救。8日下午3时30分，最后一个幸存者赵金运抬出井口时，处于休克状态，他们及时清洗呼吸道，输氧，使其血压很快回升，为救治打下了基础。

8日10时，抢险指挥部急需耐压胶管和防爆开关等物资，电话打到矿务局总库办公室，仓库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管国进立即进行布置，转眼间一个20人的救援小分队成立了。笨重的防爆开关，在“一、二、三”的号子声中，被稳稳地装上了车。

11时50分，十一矿大门口，矿工、群众焦急地盼望着……

“汽车来了！”

“马上卸车！”

“立即安装！”

由各基层单位提供的20多辆汽车，及时将所需的抢险救灾物

资送到现场，又缓缓地将遇难者的尸体送到指定地点。卫生处的工作人员出于对矿工兄弟的深厚感情，流着泪水为遇难者清洗遗体，处理外伤，进行整容，穿上崭新的西服，系上领带，使其家属们看后得到一丝安慰。

灾情牵动着矿区10万职工的心，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十一矿瓦斯爆炸的消息被新闻媒介播发后，来自祖国各地的慰问信频频飞进抢险指挥部，给抢险队员以极大的鼓舞。

事故发生后，平顶山市的党政领导王全书、王寿梅、赵玉亭、王念鸿等先后来到现场，指挥抢险救灾。

8月13日，新当选的河南省副省长俞家骅、姚中民，以及省煤炭厅长朱德沛、副厅长黄元庆，省劳动厅副厅长邓永俭，省检察院副院长江清彬，先后到十一矿察看灾情，慰问伤员。

9日1时20分，煤炭部总工程师陈明、安全司司长李学成、副司长柴兆喜，国家劳动部矿山局副局长张世德，全国地质工会主席张绍峰来到平顶山，马上下井仔细察看事故重灾区的现场情况，慰问正在抢险的干部职工，叮嘱大家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争分夺秒，加快抢险进度。

15日凌晨2时15分，经过救护队员和全矿职工7天7夜的紧张战斗，最后一名遇难矿工终于在17060平面的一个隐蔽处发现，并转运出井。到此，在"5·8"事故中遇难的39名职工全部抢扒出来。

躺着进来，站着出去

躺着进来，站着出去。这是抢救指挥部给矿务局总医院下达的死任务。

8日2时15分，该院接到事故通知后，立即组成了现场和院内抢救小组。2时43分，院长朱然带领抢救小组奔赴十一矿参加

现场抢救，朱丽霞副院长在家负责救护工作。全院职工得知消息立即到岗，并很快腾出20多张床位，准备接纳伤员。

3时15分，第一批3名伤员送达总医院，3时35分第二批6名伤员到达。他们立即送急诊室进行清伤、缝合、输液和输氧等应急措施，然后分别送到各病区治疗。

15时20分，第三批一名叫赵金运的伤员被送到医院，他头、脸、手、胸二度烧伤40%，呼吸道烧伤，伤情危重。医院当即切开气管，控制了伤势进一步恶化，并派人从驻马店部队医院和北京请来烧伤专家，对治疗方案做了进一步安排，尽最大努力救治受伤的矿工。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总医院党政领导和科室负责人日夜值班，全院医护人员全部上岗。他们对全部伤员一律实行特级护理，从治疗到生活由医护人员全包。病号食堂根据每个伤员的伤情，精心调剂，随时供应饮食。各病室的医护人员还为伤员买来新鲜的苹果、樱桃等水果，亲手送到他们口中，使伤员深受感动。

由于该院抢救及时，措施得力，伤员恢复较快。8月15日，重伤员赵金运血压、脉搏、体温、呼吸恢复正常，抢救小组决定取掉人工呼吸管，使其恢复自然呼吸。该院副院长朱丽霞很有把握地告诉记者：10名伤员一定会走着出院！

遇难者壮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遇难的39名矿工兄弟，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农民轮换工和合同制工人，平均年龄25岁左右。他们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出后，顿时整个矿区笼罩上一片惊悸悲壮的气氛。几百名遇难矿工家属悲天恸地，全矿干部职工痛心不已。悲痛中，人们诉说着死难矿工的往事，使人油然而生敬佩。

采煤一队是十一矿受灾最重的一个队，有21人遇难，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的34岁。其中王建军、唐洪安、张立昌今年春节才结婚，有的还没有结婚。韩占立，24岁，去年9月焦作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到该矿采煤一队，去年结婚，妻子已怀孕4个月。他为人诚实，工作认真，累活脏活争着干，每月下井都在120个班次以上，这次，队里本来不让他下井，因早班采面已测量定位，可他担心测量搞错了影响生产，连早饭也没吃又赶到矿上要求下井，不料正遇上这场灾难。人们在事故现场看到，测量用线还在他旁边挂着。

副队长张义强，身体有病，休息一段时间后，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采煤一队工作，和工人一样打眼、放炮、出煤，不料也遇上这场灾难。

掘进三队有10人遇难，最小的李二安22岁，5月1日结婚，正值新婚燕尔，可婚后没休息几天就回矿上班。他干起活来像只小老虎，平时矿车掉道的重活非他干不可，天天超额完成任务。遇难前的班前会上，伙计赵培安把他爱人的来信给他，开玩笑地说："你老婆想你啦！"他笑笑："当然！"想不到两个小时后他就遇难了。

在这次事故中，也有无意幸免者。

采煤一队王元峰是全局最佳班长，平时休班很少，5月份1～7日一直上班。事发当天，他一个亲戚请客，喝酒多了一点，就对爱人说："我休息一会，快上班时喊醒我。"可他爱人也一睡不醒，等两人醒来时，上班时间已过，王元峰懊悔不已。可谁知道，他一觉睡过了这场灾难。

靳洪亮8日当班时，他爱人从农村老家赶来，他本人身体有病，可还不想休息，赶去参加班前会，准备下井。他爱人心疼丈夫，硬是跑到班前会上，对队领导讲明情况后，又把丈夫拉回了宿舍。她万万没想到，这一拉竟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艰难的事故原因调查

平顶山矿务局十一矿建于1972年8月，1979年1月1日投产，矿井可采地质储量4501万吨，设计能力年产60万吨，核定能力年产50万吨。

十一矿是平顶山矿区唯一开采高倾斜煤层的矿井，煤层倾角为40～70度，地质构造和开采条件极为复杂。该矿井瓦斯正常绝对涌出量13～16m^3/分，相对涌出量10 23m^3/吨·日。400米以下煤层均出现过瓦斯动力现象。

"5·8"事故发生后，煤炭部于5月12日以电传函件回复河南省政府，确定由煤炭部安全司副司长柴兆喜任组长，20多位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调查组。

调查组成立后，他们立即深入井下，实地查看现场，访问工人，不放过一个疑点，倾听每个人的意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多数专家基本认定瓦斯爆炸中心在17071巷道的123至170棚架之间，瓦斯来源是放炮采煤引起瓦斯浓度突然升高。

令人痛心的是，该矿瓦斯监测系统的探头，不能真实地反映瓦斯浓度。5月8日零点班调度室值班员刘太保，随意撕去值班记录3页，影响了"5·8"事故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过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专家联合组成调查组，经详细调查取证确定，引起爆炸的直接原因，一是采区风巷部分风筒出现漏风，致使井下放炮过程中涌出的瓦斯未能及时消除；二是在掘进过程中形成部分巷道高冒处瓦斯积聚；三是井下放炮时产生火花引爆瓦斯。因操作疏忽引发这起事故的直接责任者已在井下遇难，作为煤矿"安全第一责任者"的矿长已被撤职。

6月10日至12日，煤炭部在平顶山市召开全国煤矿安全工作紧急会议，动员全国煤炭行业迅速采取措施，全力防止各类重大

瓦斯煤尘事故发生。这是煤炭部重新组建后的第一次大型会议，煤炭部部长王森浩到会作了重要的讲话。

煤炭部强调指出，今年是国家放开国有重点煤矿煤价、促进企业走向市场的第一年，煤矿在转轨时期，“安全第一”的思想绝不能有丝毫动摇，而应将安全与改革、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等统一起来。煤炭部为此要求全国煤炭系统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的领导，认真学习贯彻《矿山安全法》，依法办矿、治矿、管矿，使矿山安全工作逐步走向法制轨道。

添加剂竟成 TNT

——1993年郑州食品添加剂厂爆炸

管志光

时间:1993年6月26日
地点: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灾种:爆炸
灾情:死亡27人,伤30人

□ 爆炸声响过之后,整个厂区死一般宁静

□ 越是接近爆炸现场有害气体味越大,致使人们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 救死扶伤,10多家医院展开一场特殊的战斗

1993年6月26日下午4时,位于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郑州食品添加剂厂,工人们正在交接班。男男女女的工友们说说笑笑地清扫卫生,更换工作服,外地来的十几个民工正在厂院里铺水泥地面。这一切都在平静中进行着。

4时18分,该厂存放原料的仓库和隔壁的办公室突然发出"轰!"的一声巨响,烟雾夹杂着预制板碎块和玻璃片腾空而起,冲上空中约30多米高,四周弥漫着浓烈的化学药品气味。距离现场30米开外的厂办公大楼,铝合金门窗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扭曲,玻璃被震碎。楼上的人们被这从天而降的灾难吓呆了,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和在厂区干活的民工,厂外市政公司的修路工及过路的人们,纷纷被击倒在地上……

这是郑州市继6月9日金门酒店因液化气泄漏而爆炸后，发生的又一起特大爆炸事故。

冲击波过后

爆炸响过之后，整个厂区死一般的宁静，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该厂生产科长李海林，出事前正和贾新生等4人修电机，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他甩出一米多远。当他苏醒过来后，眼前烟雾弥漫，气味难闻，刚才和他一起干活的几个伙计不见了，整个厂区静得出奇，他意识到出了大事故，对着厂办公大楼喊道："快下来救人！"

在办公大楼里被吓呆的人们，被这一声划破宁静的喊声震醒过来，仿佛从梦中回到了现实，纷纷下楼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现场救人。

此时，整个厂区哭喊声响成一片。

在距离爆炸现场30多米的市政公司修路工李同林，当时正在清理路面上的积土，听到响声后扔掉手里的铁锹，双手抱住头迎着飞落的瓦片，一口气跑出100多米远。突然想起自己的同胞哥哥还在后面修阴井，又转身跑了回来。此时他哥李同军被冲击波摔出工作地点3米多远，一块约30斤重的预制板碎块落在后背上，当场昏了过去。与他哥在一块干活的另一位工人，当场身亡。

在这生死关头，厂里没受伤的职工救受伤的，轻伤的救重伤的。他们只有一个信念，能救活一个是一个，尽量减少工友们的伤亡。特别是李海林在左腿被划破，血管切断流血不止、两个胳膊被烧伤的情况下，他仍坚持着从危险区救出10个人，直到昏倒在地上。

就在这时，该厂的班车来到了厂门口，地上已躺了20多个伤

员。司机打开车门还没问清情况，车厢里已上满了伤员，他二话没说就调转车头，直奔离事故现场较近的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与此同时，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员会听到爆炸声后，一边组织人员和车辆赶赴现场抢救，一边把情况迅速报告给了市党政领导，并通知郑州市消防支队、市公安局、市卫生局等单位，组织力量到现场救援。

很快，郑州市有关部门的有线电话、无线电台、对讲机，几乎发出同一个信号："郑州开发区发生爆炸事故，立即组织力量赴现场抢救！"

抢救，十万火急。

警笛拉响了——

郑州市党政领导朱天宝、刘新民、张以祥、陈义初、张立兴和省公安厅、消防总队、市检察院、市经委、劳动局、粮食局、卫生局、公安局、电业局的领导先后赶到现场，当即在现场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了现场抢救指挥部，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天宝任指挥长。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以祥、陈义初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三个小组：一是由市公安局局长张秀申任组长的抢救小组；二是由粮食局局长张灵乐为组长的善后处理小组；三是由市经委副主任牛合生任组长的事故调查组，各小组在市政府办公厅统一协调下开展工作，争分夺秒抢救伤员，清理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和经济损失情况，做好死伤人员的家属工作。

4时24分，市消防支队接到报警后，支队长程敬忠仅5分钟的时间就带领10部消防车，5个中队的近百名战士，火速赶到了现场，与先期到达的中原制药厂消防队一起，很快将大火赴灭。

4时40分，郑州市公安局防暴支队接到执行救护任务的命令后，130名队员紧急集合，仅用了20分钟就乘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按照市局领导的指示，王恒禄、赵喜平、关福昌几名支队领导指挥队员，迅速开辟了警戒区域，果断地将几百名围观群众堵塞的道路

全部疏通，制止了现场的混乱局面，使省市领导、消防车辆、医护人员能够顺利地进入现场抢救。

4时55分，空军郑州医院接到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后，高明林副院长马上通知救护车到备战库仓，临时抽出10多个医护人员赶赴现场。医院各科室做好接受伤员工作后，医务处牛合顺副处长又带领4名脑外科医生到达了现场。医务科主任姜继臣向现场指挥部报到后，马上开急救箱，对已发现的伤员进行了包扎。

在空军郑州医院到达现场的同时，河南省武警医院、市职业病研究所、市一院、市二院、市四院、骨科医院和河医大一附院，153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先后赶到了现场。市供电局、中原制药厂等单位也组织人员快速赶到，在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广兴、市卫生局局长林则田指挥协调下，前后仅20分钟的时间，已找到的伤员已全部送到了各有关医院抢救。

救死扶伤

清理现场，寻找遇难者的任务交给了防暴支队。关福昌副支队和韩海斌大队长带领十几名队员，迎着刺鼻的气味，率先进入爆炸现场，寻找废墟中的死难者和受伤者。

越是接近爆炸现场，有害气体味越大，致使关福昌的喉咙发不出声音。他对现场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比划着说："能不能找口凉水嗽一下嘴？"。矿泉水送来后，他和战士们喝了几口，马上又投入了战斗。

在废墟里寻找遇难者比抢救伤员更难。玻璃片、瓦块、预制板粉碎后的钢筋头等等，处处皆是，而且有些地方的砖头瓦片，被大火烤得烫手。队员的手臂划出了血，鞋和袜子被腐蚀、烂掉，脚上的皮肤被烧得通红，但战士们忍着疼痛和劳累，先后在废墟中寻找

到24具尸体和15名受伤者，并一一抬上救护车。

在场的市政府张立兴秘书长，迅速与省卫生厅和市有关医院联系协调，很快将尸体分别送到省武警医院、河医大一附院、市五院、三院、中医院存放。防暴队员一直战斗到次日凌晨，表现出较高的军政素质，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赞扬。

医院里的特殊战斗

当第一批伤员由该厂的班车送到市第四人民医院时，由市卫生局组织的“党在我心中”演讲会，正在该院会议室举行。

4时45分，田金木副院长突然接到急诊科的报告，说是门诊来了一批病人，急需抢救。田院长迅速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到门诊楼前一瞧，当时地上躺了一地伤员，还有几具尸体。这时有人告诉田副院长说，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一家工厂发生了爆炸事故。

“马上通知全院职工，下班的接着上，上班的马上到岗！”田副院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于是，会议停止了，全院职工们行动起来，准备床位和医疗器材及药品。担架不够用，有的职工用黑板抬伤员。不到20分钟的时间，20多名伤员免去任何手续，全部分到各病区，并按生命危险、急需手术、清伤缝合三类进行抢救，所有伤员都有专人负责。

与此同时，医院很快成立了以张英强院长为组长的抢救领导小组和以田金木副院长为组长的专家组，制定了各类伤员的抢救方案。

5时20分，部分危重病人已进手术室进行手术，各病区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应急治疗，空军郑州医院也及时派出脑外科医生到四院参加抢救。

6时许，该院共接收病人28人，当时危重伤员12人，而且多数是外伤，急需血液，省中心血站立即支援。有些病人行动不便，放射科就把仪器推到病床前进行检查。全院医护人员奋战到夜里10点多。

就在第四人民医院进行全力抢救的同时，第一人民医院的抢救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

6月26日下午5时许，该院孙文英院长接到市公安局的电话后，立即组成由她率领的抢救小组，带着必要的急救药、器材，仅5分钟的时间就飞驰出院，参加现场抢救。

在抢救组奔赴现场的同时，院党委副书记董世广、副院长史留成，立即向全院发出紧急通知，做好接收伤员的一切准备。全院职工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烧伤科主任张树堂，副主任王和平，护士长陈莲花，立即安排病床，准备药品，成立抢救小组。

6时许，第一批5个烧伤的病人送到该院后，烧伤科立即行动，马上安排住院，即刻展开抢救，直到深夜。

27日早晨8时，该院又接到市卫生局的通知，到第四人民医院接收两名烧伤病人。烧伤科主任张树堂立即带领3名同志，乘救护车冒着倾盆大雨接回病人，院领导立即安排救治检验科主任顾传美到市中心血站采血，保障抢救需要。

该院在治疗烧伤方面技术力量雄厚，在郑州市颇有名气。27日下午3时，市卫生局又通知他们从四院接回两名烧伤较重的病人。至此，该院共接收烧伤病人9人，脑外伤一人。其中一名叫尚娜的女工，今年20岁，烧伤总面积达97%，三度烧伤80%，并有重度合并呼吸道烧伤，呼吸困难，心率加快。为防止窒息，张树堂、牛希华在护士的协助下，为病人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手术完成已是28日凌晨。

7月3日下午4时，尚娜突然出现急性胃扩张，胃出血、高烧、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等综合症。护士长郑平、护师刘风云连下了3

次胃管，才引出带血液体3000毫升。她的病情这才有所好转，但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期。

做好善后工作

这起特大爆炸事故造成30人受伤，重伤员4人，死亡的27人中，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只有18岁。其中方城县的民工，出事故前的25日才来该厂，26日干了半天活，不料10人中有8人遇难。厂长曹保勋和其弟弟曹保林也不幸身亡。

这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在全省上下引起很大的震动。遇难者的家属悲痛欲绝，受伤者的家属叹惜不已。

事故善后工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各级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张德广、副省长张洪华、省委秘书长张文彬、市委副书记岳修武、市委常委牛甲辰、乔好贤，军分区司令员蔡建基等火速赶到现场听取汇报，并到医院慰问伤员。张德广、张洪华指示，要不惜一切代，抢救受伤者，做好善后工作，抓紧调查事故原因。

27日晚，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亲临现场作重要指示。省长马忠臣写信要求全力抢救受伤者，做好善后工作，并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副省长张世英、俞家骅及省政府办公厅，省计经委、省检察院、省卫生厅、省劳动厅、省粮食厅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先后看望了受伤人员。

为贯彻省委、省政府领导对处理事故工作的指示，做好善后事宜，郑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天宝、市委副书记刘新民分别于6月26日晚，27日下午在开发区两次召开会议，研究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在这次会上，决定由市粮食局明确专人领导，抽调80人，市总工会、信访办各抽调5人，实行责任制，做好伤、亡者家属工作，把

工作做细做透，按政策规定，尽力帮助解决有关问题。不久伤亡人员的身份已基本查清，并落实了部分死亡人员后事处理所需的用品。

事故基本原因

事故发生后，河南省政府迅速成立了以鲁茂生秘书长为组长，省劳动厅副厅长邓永俭、省计经委副主任孙仁清、省公安厅副厅长江峰、省总工会副主席周法成、省检察院副院长江清彬、郑州市副市长张以祥为副组长，由50人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据介绍，这起事故的基本原因是该厂主要原料过氧化二苯甲酰爆炸引起的，爆炸时库房内存放有7吨过氧化二苯甲酰。这种化学物质如遇到66℃度以上气温或明火便会引起爆炸。

据了解，该厂是郑州粮油贸易公司下属的一家生产面粉类系列添加剂的高技术企业，试生产才4个月。现有员工68人，其中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一半以上。该厂自试生产以来，管理混乱，生活区、办公区、危险区在一起，存放原料的仓库和办公室仅一墙之隔，而且生产原料、半成品、危险品混合存放。因此，自去年以来，曾多次发生原料自燃现象。有关专家认为，照他们这种管理方法，这起爆炸事故早晚是要发生的。

灾难悄悄向列车逼近

——1993年京广线列车相撞

管志光

时间:1993年7月9日

地点: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火车站西

灾种:列车相撞

灾情:死亡40人,伤58人,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

□ 由北京开往成都的163次列车,连闯黄灯、红灯两个闭塞区

□ 灾难发生后,列车上一支自发的救护队,为救死扶伤而忘我战斗

□ 面对变了形的车厢铁皮和隔板,抢救工作异常艰难

□ 40名死亡者中有32人是列车乘务员,是建国以来死亡乘务员最多的一次

1993年7月9日,午夜过后。

夏日的夜色黑沉沉的,笼罩着豫北大地。京广线上,北京至成都的163次特快旅客列车在飞驰。在厢中,大部分旅客已进入甜甜的梦乡……

10日凌晨2时55分,列车运行到新乡市七里营车站以西2公里的京广线下行线608公里+950米处时,随着"眶咚"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高速行驶的163次列车便在一阵巨颤中停了下来,与前行在同一轨道上的2011次货车追尾相撞,瞬间,整个列车一

片黑暗。

列车相撞后所产生的巨大的惯性，打破了车厢里的平静。有的乘客和乘务员被从卧铺上抛起，然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有的被抛出原来的位置，砸成了一堆；有的随即被变形的车皮夹住……，车厢里不时地传出伤者的呻吟和呼救声，鲜血顺着夹缝涌出，浸红了地面。

灾难发生了。

时间，就是生命！

正在客车中部巡视的乘警宋建海和王爱民，被紧急刹车的惯性摔倒后，意识到前边出了事。他们立即跳下车，三步并做两步地直朝机车头方向奔去。

借助朦胧的月光，他们发现，客车机头撞到前面一列货车尾部，第一节车厢被撞得同底盘脱离后冲到了机车顶部，车底盘和车厢内的卧铺被挤扁。这是一节供乘务员休息的车厢，出事前20分钟，进行过上下班交接。与第一车厢紧随的第二车厢，毁坏也特别严重。被挤在破碎的车厢夹缝中的人们，不时传出："救命！救命……"的呼唤。

这两名乘警见状，立即分工。王爱民急速向列车后部跑去，向各车厢乘务员通报情况，他边跑边喊："旅客不要惊慌，要听从车上工作人员指挥。"

宋建海则爬上车厢顶部大声呼喊："列车前方出现事故，车上的公安干警、解放军同志和医务人员请到列车最前面集合，抢救伤员。"

在列车中部7号软卧车厢的解放军某部副参谋长张汝封大校，刚刚进入梦乡，列车撞击后的惯性把他从床上摔在了地上。惊醒之后，军人特有的敏感使他预感到列车出事故了。他立即跳下

车，喊住奔跑的乘警王爱民，问明情况后，招呼随行人员："快，把我的军装拿来。"当他穿上带有军衔的军装后，他一边命令随行人员火速到随近驻军报告，请求救援，一边喊道："我是某部副参谋长张汝封大校，车上的解放军立即向我靠拢，听我指挥。"

话音未落，沈阳炮兵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樊怀钊和另外两名同学，立即跑步过来。很快，15 名解放军官兵聚集在张汝封大校面前，列队待命。

接着，一名佩带三级警督警衔的警察带着 2 人也赶到乘警面前请战："我们是天津公安局到郑州出差的，现在让我们干什么？"

不一会儿，又有十几个放假回家的大学生和几个乘客也跑步到现场，加入临时组成的抢救队伍。

此时，不知是谁领着几个人边跑边喊："手电！给你们手电！"原来他们把各车厢里旅客捐献的 20 多个各式手电筒送到抢险队员的手中，给抢救伤员带来了光明。

时间就是生命！这支临时自发组织的救护队，为救死扶伤而忘我战斗。

乘警宋建海带着天津市公安局的 3 名警察和 2 名解放军战士，钻进被挤扁的车厢里救伤员，扒尸体；解放军大校张汝封，在车厢外面组织人员接应。

在车厢内，宋建海等几个人的汗水、泪水和鲜血交织在一起，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用肩膀和双手一点一点地掰着变了形的铁皮和车厢隔板，营救被挤压的同胞。

一人、两人、三人，他们先后救出 10 多名伤员。

一具、两具、三具，他们先后抬出 10 多具尸体。

另一名乘警王爱民，为了按抚受伤的旅客，他到车里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察看，和乘务员一起，在旅客们的协助下，把因猛撞致伤的几十名伤员一个一个地集中在一起，互相照顾，互相安慰，稳定了旅客情绪，维护了车厢里的秩序。

在生死关头，解放军官兵和武警公安战士，为解救遇难同胞，减少人员伤亡赢得了宝贵时间。

各路人马十万火急赴现场

事故发生时，新乡铁路工务段巡道工孙启书正在巡道，他寻声而去，在黑暗中依稀看到这一幅惨状后，立即通过道口值班室向七里营车站报告。

新乡车段副段长张万顺首先想到了亲人解放军。他马上叫醒了保卫股长赵国民，赵国民迅速赶往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某部高炮团求援。

凌晨3时55分，驻豫某部高炮团接到救援信息。政委马志荣、副团长鲁长青，参谋长王新民立即组织先遣队16名战士，分乘3辆卡车，携带一部电台，于4时零5分率先赶到现场。10分钟后，200名官兵紧随而来，投入抢救。

4时30分，离事故现场10多公里的某部通讯团张政委率9辆军车，150名官兵和9台通讯工具赶到了现场。

在同一时间，武警新乡支队接到“火速派兵”的求援电话后，正在休假的支队长谷志英，立即和政委卞经建集合部队，仅用2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随后，新乡市公安局、新乡县公安局和新乡市红旗、新华、郊区3个分局以及消防、交警2个支队的400多名干警也赶到了现场。对现场和通往新乡市各医院的主要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沿线警戒，保证救护、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和道路畅通。

与此同时，正在新乡检查安全工作的郑州铁路分局副局长邢基东首先赶到现场，会同先期到达的新乡市市委书记祝友文，代市长王富军，以及新乡铁路段、地方医院、54军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现场抢救指挥部，下设伤亡抢救、事故调查、旅客安置等小组，分

头负责开展工作，并对事故现场起覆方案，遗物清理等方面的工作，都做了周密的安排。

在现场进行全力抢救的同时，列车相撞的消息被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河南省政府、郑州铁路局及其分局和铁道部的有关领导。

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王振秋，局长张晓俊，副局长李子程，工会主席卓金成，郑州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冯凌云，分局长史玉良，副局长李刚杰、李克勤、杨志国，洛阳分局局长贾广严、党委书记高韶海，副局长彭兴旺等铁路部门的领导，火速赶到现场，分工负责，立即投入抢救工作。

上午9点多钟，河南省常务副省长范钦臣，副省长俞家骅率有关厅局主要负责人赶到现场，代表省委书记李长春、省长马忠臣慰问参与抢救人员，并要求切实处理好善后事宜。范钦臣、俞家骅和驻豫某部首长梁广烈还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员。

铁道部部长韩杼滨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打电话给现场抢救指挥部，并指示：1 要迅速抢救伤亡人员；2 组织得力的队伍尽快抢通京广线；3 全力以赴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随后，铁道部副部长国林一行到达事故现场，并到医院代表部党组看望和慰问受伤人员。

至此，事故现场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协调系统和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抢救队伍，使整个抢救工作全面展开。

艰难的现场抢救

抢救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有的伤员被挤扁的车厢带到高处，有的被压在铁板下面，还有的被夹在裂缝当中。加之深夜，一时无法确定伤亡人员的位置。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军官兵和公安干警想尽一切办法，解救遇难同胞。

解放军某部王参谋和鲁长青副团长，率先进入被撞坏的车厢里，查明情况后，指挥官兵迅速向车厢外输送伤员；连长方银平带领战士把遇难者遗体用布包裹好；副连长胡超增等带领战士将伤员和遗体立即用担架送到指定地点，卫生队对伤员逐一检查包扎后，用汽车分送到新乡市区各家医院。为了减轻运送途中的颠簸给伤员带来的痛苦，战士们把浑身是血的伤员揽在怀中。

从高处往下输送伤员的工作非常困难，高炮志愿兵杜学岭想出了一个对伤员有利但对自己却很危险的办法。他让人吊着他，而他一只脚蹬在车厢上，探着身腾出双手托住一个个送下来的担架。

为了抢救挤压在夹缝里的幸存者，同时取出遇难者的遗体，从未拿过切割机的共产党员、老战士杜学岭手握氧气切割机不停地切割，3次失火，手被烧伤，眼被灼得流泪。连长让他休息一会，他回答很干脆："我已经熟练了，换别人还得重新学，影响进度。"

"救命，救命！……"听到这生命的呼唤，武警支队班长高发录没等首长下命令，带领张留振、郑善强等6名武警冲向出事的车厢。挤扁的车厢与外面只有一个1米见方的出口，随着上面的压力，出口越来越窄，他们用肩膀撑起这条生命的通道，救出了伤员。

一名受伤的女乘客被挤在压扁的车厢里面，仅露出一个头来。她见到武警后喊着："喝、喝、快给我点水。"新战士张留振赶忙端来一碗水，一只手抚托着她的头，一边慢慢地喂水，一边安慰她说："不要大声说话，保持些体力，我们就是为救你们来的，等找来钢锯把上面的铁皮锯开，你就可以出来了。"女乘客渐渐平息下来，当她得救后，望着这位不足20岁才入伍7个月的武警战士，不禁流出了泪水。

另一位负伤的女乘务员被工具、尸体、铁皮、卧铺板等挤在一个小角落里动弹不得，只听到她喊道："快来救我吧，透不过气了。"武警指导员牛朝献和股长刘贵彬，上前分别用肩膀将两个露在外

面的卧铺角撑起来，旁边天津市公安局的一位警察随手从车厢上撕下一块三合板，缓缓地给她扇着，直到救出这位负伤的乘务员。

新战士郑善强忽然听到车厢夹缝中传来微弱的呼救声，便不顾被撞车厢随时倒塌的危险，爬进夹缝里，把两名中年妇女一个一个拖出来，转运到救护车上运走。

越往里抢救工作越难，战士们只能用手摸、用耳听，仔细辨认伤员在哪里。通信团班长张仁山在黑暗之中摸着一个湿乎乎的东西，拿近一看，竟是一个血肉模糊的心脏，他哇的一声呕吐起来，但他并没有退缩，仍坚持向前搜索。

哪里有危险，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和解放军官兵的身影。

当铁路局专业救护队的同志赶到，指出机车里有大量柴油可能引起爆炸时，10 多位武警和消防官兵提着灭火器，冲上机车，把每一处冒烟的地方扑灭。

当现场抢救指挥部命令转移后面车厢里的轻伤员时，在担架紧张的情况下，武警战士和解放军官兵将几十个轻伤员一个一个背下铁路，翻过田野，送到救护车上。

当附近工厂、商店、小商贩们无偿给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官兵送来饼干、汽水、包子时，他们纷纷又将这些送给乘客中的老人和儿童。

中午 12 时，天气炎热，抢救现场已开始发出异味，但还有几名遇难者的尸体没抬出来，工作到了最艰难的时刻。连长方银平，排长辛世成一马当先，让铁路救援车吊起被撞毁的车厢，自己抓到车底下，把这些遇难者扒出来。

下午 3 点多，直到最后一具尸体被扒出来后，整个现场抢救工作告一段落。这些冲锋在前的官兵在高温下，连续奋战 11 个小时，共抢救伤员 60 多人，抢运遇难者遗体 39 具，还有大量的财物。

下午 4 点，最后离开现场的是乘警宋建海和王爱民。他们浑

身淌着血水和汗水，眼里流着泪水，一直看着吊车将车厢残骸运走才缓缓离去。

为使被困现场的旅客及时得到安置，60余名官兵护送旅客到新乡车站转车。即将离别的旅客看着满身血迹和汗水的官兵，感动得泣不成声。

下午4时13分，京广线下行线正式开通。关系到国民经济建设的大动脉，恢复了正常的运行。奔驰的列车带去了广大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解放军官兵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白衣天使在行动

列车发生事故的消息传到新乡市，该市各大医院立即行动。

凌晨4时15分，新乡市中心医院接到电话，便迅速派医护人员乘救护车赶赴现场。院长刘玉华，副院长张金萍，外二、三、四科病房和手术室的医护人员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赶到医院，麻醉师和放射科也都做好准备。清晨5时，6名伤员陆续到达，医护人员立即忙碌起来，有的清理伤口，有的透视，有的做CT，他们力争缩短时间，挽救更多的生命。

解放军371医院接纳8名伤员，他们以军人特有的高度责任感，对伤员进行特殊治疗和护理。

新乡铁路医院是这次事故中接收伤员最多的医院，前后共有33名伤员在这里进行治疗，其中9名重伤，有4人生命垂危。为完成抢救任务，医院当即成立了急救领导小组，负责整个救护工作的组织指挥。根据伤员的伤势决定对一名脾脏破裂伤员、一名肝脏破裂者和一名腹腔积血者立即进行手术。上午8时，第一个伤员被送到手术室，在外科医师吴修竹、贾振营、杨同锷、贾滔，麻醉师张尊海带领下，手术室医护人员齐心协力，冒着36℃～37℃的高温，一连做了3个大手术，整整14个小时没离手术室，从而赢得

了时间，使伤员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在新乡市二院，3 名医生守护在病床前，为伤员按摩、擦洗身体，还给他们带来了可口的饭菜、水果等。医护人员对待伤员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做好善后工作，鼓舞职工士气

事故是不幸的，导致 40 人死亡，58 人受伤。另据铁路部门报告：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30 万元；使京广线下行正线中断 11 小时 18 分，62 趟列车晚点，117 列货车滞留。

特别令人痛心的是，40 名死亡者中有 32 名是列车乘务员，还有 7 人受重伤，7 人受轻伤。伤亡的乘务员都是洛阳铁路分局客运段的职工。据权威人士说：建国以来，一次死亡 30 多名乘务员，这是第一次。

不幸的消息传出后，遇难者的家属悲痛欲绝，干部职工的心情十分沉痛。做好善后工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对此，铁道部和郑州铁路局的党政领导十分重视，从局机关、郑州分局和洛阳分局抽出 150 多名干部，组成 40 多个善后处理小组，分工包干，认真细致地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心中，使许多家属深为感动。

洛阳铁路分局的干部职工在这次事故中，表现出较高的政治责任感。他们本着“继承战友遗志、开创新局面”的豪情壮志，积极投入到客运的各项准备工作。

7 月 20 日 20 时 12 分，洛阳列车段新组建的京成 6 组正点发车。全体乘务人员抑制住“7·10”重大事故留下的悲痛，满怀信心地第一次出乘。

洛阳铁路分局副局长王延发和洛阳列车段、洛阳车辆段、洛阳公安处乘警队的领导到洛阳车站为他们送行。王延发副局长看望

了每位列车员，并反复叮嘱列车长："这趟列车是新人员、新线路，又是第一趟出乘，要告诉列车员这很光荣，要有信心跑好这趟车。"列车员们表示，"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精心为旅客服务，保证旅客安全！"

事故原因已下了结论

事故发生后，社会上对其原因众说纷纭，但权威的意见是铁道部下的结论。

由铁道部安全监督司、北京铁路局安全室、郑州铁路局及分局安全室、劳动部安全司等立即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事故原因、损失情况进行调查，结论是司机违章操作所致。具体情况是：牵引163次客车的机头是北京铁路局石家庄机务段"北京型"3168号机车，由王新起、刘建立机班值班牵引。2时40分，列车由新乡站正点出发。2时49分，列车从新乡货场南转运场通过，铁道前方亮黄灯，列车没有减速；亮红灯，列车没有停车。列车通过两个闭塞区后，两司机误把新乡南转运场当作七里营车站，认为已驶出七里营车站，关闭了火车自停装置，造成了这场灾难。

调查组将调查结果报请铁道部认定。仅受轻伤的两个司机，于7月22日经郑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批准，将其依法逮捕。

金山上亮出“黄牌”警告

——1994年灵宝文峪金矿泥石流

陈学军　管荣光

时间:1994年7月11日
地点:河南省灵宝市
灾种:泥石流
灾情:死亡51人,直接经济损失500多万元

□ 在黄灿灿的金子诱惑下,淘金者骤然蜂起
□ 国家大矿被“星罗棋布”的小采点所包围
□ 滥采滥挖,地质环境急剧恶化
□ 悲剧刚过几天,淘金者的大小帐棚又挂满了大小山谷

泥石流灾害纪实

地处豫陕交界的小秦岭地区,这里原本山青水秀,林木葱丛,自然环境幽雅。地下黄金储量丰富,是河南省重要的优势矿产,黄金生产居全国第二位,灵宝市也成为河南省两个产金万两县之一。专家预测,在1991～2000年中,黄金生产将以平均每年4%的速度递增。在这黄灿灿的金子的诱惑下,从1992年以来,上山淘金者骤然蜂起,潮水般地涌上金山。除国营矿山企业外,采金的民工专业户近年来骤然大增,形成“星罗棋布”之势,仅河南省境内就有170余家,陕西省境内也为数不少。泥采点大都将滥采滥挖的金

矿石、废矿渣，乱堆乱放到山河河谷中，严重挤占河道、沟道，堵塞水路，山洪下泄受阻。1994 年 7 月 11 傍晚，仅 3 个小时的特大暴雨，汇水面积不过 7～8 平方公里，就造成泥石流成灾，挖采民工死亡 51 人，文峪金矿直接经济损失 500 多万元，成为河南省 20 世纪最大的一次地质灾害。

文峪矿在劫难逃

位于灵宝市文底乡文峪沟脑一带的文峪金矿，是中国黄金总公司的一家大型矿业，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和银金矿，矿物成分除金矿物和金属硫化物矿石外，还有黄铁、石英、赤铁、方铅、黄铜、磁铁等 10 多种矿物。其中自然金和银金矿粒一般 0 002～0 05 毫米，分布于黄铁矿裂隙与黄铁矿、石英、方铅等矿物内或矿物之间，金的成色为自然 860～980，银金矿 718～844，可谓是高含量，成色好。

该矿 1981 年建成投产，开采 505 和 530 两条矿脉，日处理矿石 500 吨。505 脉金储量超过 20 吨，伴生铅储量 7 万吨；530 脉金储量 8 吨，伴生铅储量 2 万吨，还有少量钨、铜、硫储量，同时探明的 509、512、519 矿脉金储量均小于 3 吨。总计金矿储量超过 30 吨，铅超过 10 万吨，银 100 余吨，钨（三氧化钨）2000 余吨，硫 10 万余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大矿，被周围“星罗棋布”小采点所包围，地质环境不断变化，从而在劫难逃因暴雨造成的这场泥石流灾害。

1994 年 7 月 11 日下午 5 时起矿区开始下中雨，雨量逐渐增大，至晚 7 时起连降 3 个小时大暴雨。晚 10 时许，山洪暴发，接着连续出现 3 次洪峰。据目击者称，洪峰高达 5 米以上，加上豫陕两省交界处民采的 10 余万立方米矿渣堆积严重，致使河道阻塞，泄流不畅，造成洪水短时汇集后，挟带大量砂石而成为“泥石流”，沿

西峪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泄而下。“泥石流”先淤满河道，又漫过河堤冲上矿区、公路，冲毁沿途建筑物、工棚、设备等，并发生人员伤亡。同时，从西路流泄的洪水冲毁了东闯乡矿的公路，文峪金矿尾矿库也由于洪水袭击，在7月12日凌晨2时许，形成了宽约4米、深4米、长300多米的口子，冲塌坝石4千多立方米。

洪水持续约5个小时。洪水退去，矿区一片破坏惨景，交通、供电、通讯线路被切断，矿厂设备被破坏，选矿厂房那数米高的大铁门外停放的大卡车被泥石流吞没，淘金专业户的窝棚一个个被埋在了泥石流中，50多名淘金者在泥石流下丧生。

这次灾害使文峪矿遭受重大损失。冲毁矿区公路9公里，涵洞3公里，冲毁电机、水泵、变压器、空压机等矿山设备百余台，交通中断，水电全停，在路石和选厂附近的乱石堆积总量达16万立方米。该矿直接经济损失达500多万元，恢复正常生产需一个多月，间接经济损失1200万元。

同时，在两省境内共发现尸体51具，这些遇难人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四川、湖北、陕西等地区在两省交界处民采区受雇挖采的民工。文峪金矿正式职工无一人伤亡，也未发现当地村民伤亡。

告急！抢险救灾

告急！告急！事故发生后，一份份加急电讯，飞到了省城，惊动了北京。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闻讯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抢险救灾，尽快恢复生产，并向受灾干部职工表示问候。

7月13日晨，三门峡市政府获悉后，市委、市政府领导立即带领有关部门赶赴现场，组织开展救灾工作。

7月13日下午，省政府接到灾情报告后，马忠臣省长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研究灾情，并就抢险救灾工作作了部署。

俞家骅副省长带领省劳动厅、公安厅、省黄金局等部门的负责同志立即连夜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向受灾干部职工转达了朱镕基副总理和马忠臣省长的关怀和问候。

副省长俞家骅在察看灾情时，就抢险救灾、恢复生产等问题作了具体部署：文峪金矿党委要继续做好思想工作，解决职工生活实际问题，全力以赴，组织好抢险救灾工作；三门峡和灵宝两级政府，要顾全大局，帮助文峪矿搞好道路、生产、生活设施的修复，使其尽快恢复生产，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做好防大汛、抗大灾准备，从思想上、行动上务必引起高度警惕，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俞家骅同志返郑后，向马省长作了汇报，省政府就救灾和今后的防范工作做出如下安排：一、河南省黄金局及省直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尽快落实俞家骅副省长的有关指示，从速安排好抢险救灾工作，使企业早日恢复生产。二、按照谁的人死亡由谁负责处理的原则，妥善处理好遇难者的善后工作。三、采取坚决措施，进一步清理整顿我省境内的乱采滥挖，避免类似灾害再次发生。四、要树立防大汛的思想准备，并认真采取措施，从防汛器材、人员组织和物力等方面抓好落实。

15日，正在带领黄河防汛检查组沿黄检查的水利部副部长周文智等领导同志，受国家防总和钮茂生部长委托，专程赶往现场，实地察看灾情，组织抗灾救灾，同时也转达了朱镕基副总理的问候。

人们啊！何时醒来？

据有关部门和专家调查，这是一起典型的人为破坏地质环境事件，也是地质灾害报复人类的典型。1975年8月的特大暴雨，比这次暴雨大2倍，发生在1982年的特大暴雨也比这次大，那时

暴雨连降了3日，河水亦猛涨了3日，并且均有山洪暴发，但未引发“泥石流”，也未形成灾害。因此，专家认为这次灾害的根本原因在于矿山地质环境的破坏。落实地质灾害的监测报告工作，已刻不容缓。同时要吸取教训，加强采矿管理，合理堆放采矿废渣，防止灾害重演。

照情理，这起目不忍睹的惨状，血泪斑斑的沉痛教训，损失几千万元的代价，足以使人们猛醒，再也不能继续做人为破坏地质环境的傻事了。但令人可悲的是，淘金热并没能由此而降温。就在悲剧刚刚过后的几天里，淘金者的大小帐棚又挂满了金山的大小山谷。滥采滥挖，乱堆乱放废石矿渣的现象并没有减少，矿山地质环境惨遭破坏的状况仍在继续，而且呈愈演愈烈态势，潜在的地质灾害随时都可能发生……

人们啊！何时醒来？

天然:并非是“天燃”

——1995年郑州天然商厦大火

管志光

时间:1995年1月20日
地点: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广场
灾种:火灾
灾情:过火面积6700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2096多万元

□ 大火:在升旗时燃起
□ 灭火:各路人马十万火急
□ 天然:并非是“天燃”
□ 确认: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火灾猛于虎,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谁能想到,位于郑州市中心的天然商厦,竟在顷刻之间被一场大火烧毁。消息传出后,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到普通的市民,无不感到震惊和痛心!

大火:在升旗时燃起

1995年1月20日,这一天对郑州天然商厦来说,是一个黑幕笼罩,不堪回首的凄惨日子。

上午8时,位于郑州市中心的二七广场是一天中最为庄严的时刻。以驰名全国的亚细亚商场为首,环二七塔的中原商都四大商厦,此时正竟相亮出自己阵容非凡的仪仗队、军乐队,迎着冉冉

升起的红日，将鲜红的五星旗飘在自己商厦的竿顶。

8时20分，随着一声“着火啦！”的惊呼，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朝天然商厦望去，只见一团裹着红色火舌的浓烟从天然商厦的二楼营业厅腾空而起。刚上班的天然商厦职工在乘电梯往三楼时，发现二楼针织部着火，当时着火面积只有10平方米。由于大厦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没启用，层与层之间又没有设置防火卷帘门，致使大火迅速向四周蔓延，并顺着中间天井冲上三楼，气势汹汹地又扑向与商厦紧紧毗邻的天然大酒店，扑向南北两侧的商城大厦和亚细亚商场。

1995年，中国第一场特大火灾发生了。

这是郑州市24小时之内发生的第三起重大火灾。一时间，郑州的大街小巷响起了震憾人心的警笛声……

记者闻讯赶到现场时，二七塔周围已被戒严。远远望去，二七塔上空浓烟滚滚。因正值上班时间，戒严线以外站满了观看的人群，除消防车和消防官兵外，其他人一律不准入内。好在我持记者证才被准入现场。

几分钟后，50余辆消防车、2500余名消防、防暴和武警官兵，在郑州市公安局和省消防总队的调集下相继赶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接着，开封、新乡、许昌和郑州军分区的15辆消防车和500余名消防官兵赶来助战。

红色消防车呼啸而过，白色救护车的蓝色警笛又响起。在不到半小时之内，郑州市14家医院的23辆救护车，载着100多名医护人员来到火场，在刺骨的寒风中，手持担架、氧气袋待命，随时准备抢救伤员。

消防官兵冲进火场，首先救出被大火围困的9名群众，防暴五大队的几十名干警冒着生命危险从一楼抢出8个氧气瓶和1个煤气罐，转移到安全地带。又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切断电源和天然气供应。此时，整个二七广场成了水的海洋。一条条水龙从各个

方向射向烈火，一根根输水管从四面八方接通到现场。消防官兵采取围攻堵截，分片消灭的战术，压住火势，打开通道，组成水墙，控制火势向东蔓延。只见几名消防队员站在高高的消防云梯上，手握高压水枪，在紧张地扑火，四周消防车上的水枪，也纷纷射向火点。不少消防队员奋不顾身地爬上高梯，从窗户翻入商场灭火，相继有6名浑身湿透的消防队员被烟气晕倒，医护人员火速送到离现场最近的郑州市二院和三院抢救。

8时40分，在接到报警后，省市领导李长春、马忠臣、宋照肃、林英海、郑增茂、张德广、范钦臣、钟力生、俞家骅、李志斌、纪英田、王全书、朱天宝、刘新民、岳修武等同志，迅速赶到现场，察看火情，指挥扑救。当即成立了由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张德广等领导同志组成的灭火现场指挥部，统一组织扑救行动。

火灾也惊动了省市及中央驻豫新闻单位的记者，数不清的摄影机、照像机对准灭火现场，记者们穿梭于指挥部与灭火现场之间，记录下让人难忘的镜头。

此时火场中，不时的传出劈劈啪啪地燃爆声，炸裂的玻璃碎片纷纷落下。消防队员和武警官兵不时地劝阻现场指挥的领导和现场采访的记者们后退，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四周的几大商场全部停止了营业，数以千计的行人，怀着焦虑不安的心情，远远注视着大火中的天然商厦。交通干警及时疏散滞留在广场的车辆与行人，保证运水车辆畅行无阻。

与天然商厦相邻的亚细亚商场则敞开大门，将成批的毛巾、面包、矿泉水、火腿肠无偿捐献给救火前线的将士，并停业参加救火，维持火场秩序。

最使人难忘的是，一位叫阎小泉的小伙子，是武警信阳中队的战士，他回家探亲途径郑州转车，在火车站得知火情后，便跑到火灾现场，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一次次地营救被困于商场里的群众。大火扑灭之后，他顾不上换下被水淋湿的警服，便登上了归

途。

就这样，由于指挥得当，各方配合，火势很快得到控制，至10时30分，大火全部扑灭，无一人伤亡。

接着，指挥部的领导又部署消防队员继续搜寻商厦内可能复燃的残火，并调查失火原因，直到下午2时，市委书记张德广才和指挥部成员离开现场。

下午4时，郑州市政府在市委礼堂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单位吸取天然商厦、蓝天歌舞厅、烧麦城三起重大火灾教训，消除隐患，堵绝漏洞。此后，市几大班子又召开会议，限令苑陵商场等20个单位对火灾隐患进行整改。

1月23日，省政府成立了由李志斌副省长为组长，省公安厅、劳动厅、计委、总工会、工商局、监察厅、检察院、经贸委和郑州市政府参加的省政府天然商厦特大火灾调查处理小组，下设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和损失清算及善后处理小组。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得知天然商厦特大火灾后，要求迅速查明情况，妥善处理，并批示要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

天然：并非是“天燃”

据悉，天然商厦的前身是人民商场，1991年郑州市公安消防监督机关曾组织省建筑设计院、机械部第六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对商厦消防配套设施进行检查，定为消防设施不合格单位，并提出了改进措施和要求。

1992年改成天然商厦后，建筑面积达10500平方米，其中营业商场三层，每层2600平方米，办公、酒店8层，高度近30米。商场融购物、食宿、办公为一体，被市政府列为高层建筑消防重点单位，令人遗憾的是，大厦改建成后，消防配套设施未经公安消防部

门检查验收，就于12月1日匆忙开业了。

开业两年多时间，天然商厦的确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消防设施不合格的问题却依然存在。

郑州市消防支队曾7次向天然商厦发出整改意见通知书，指出了该商厦室内消防自动报警和喷淋灭火设施不全，整个商厦无任何消防水源。灭火器材没有放置在醒目的位置，且数量少，部分消防疏散通道被堵塞，商厦没有注明发生火灾后的人员疏散标志，商厦营业员不懂灭火器使用方法，商厦所属的酒店操作间乱拉临时电线，商厦未设防火区等问题，严重违反了国家消防安全规定。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商厦必有的中央天井防火卷闸门是前人民商场投资几十万元安装的，作用是为了控制楼层火灾蔓延。可天然商厦对商场改造装修时，只是为了大厅美观，将原来的防火卷帘全部拆除，商场可燃吊顶仍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在久促不改的情况下，郑州市公安消防部门邀请河南消防杂志社、郑州法制报、郑州晚报、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郑州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单位，集中采访，对天然商厦的火灾隐患进行曝光。当时商厦承包人闻讯，四处托关系，以自己不懂消防为由，要求宽容，并表示“消防部门让咋整改就咋整改”，之后很快以整改见效搪塞了之。然而，新闻单位从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出发，分别以《火魔，瞄准了天然商厦》、《大火可曾把你烧醒》、《郑州市天然商厦消防安全设施严重不符合要求》等题目，真实地向社会各界披露了商厦存在的问题，再次敲响了警钟。

1993年11月5日，郑州市政府召开了冬季防火工作会议，王治业副市长严肃地告诫天然商厦必须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消防安全的关系，如不及时解决，一旦发生火灾，势必给省会带来极坏的影响和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天然商厦又以种种理由迟迟不动。

1994年7月，天然商厦在内部装修和四楼扩建工程时，又未经公安消防部门审查，擅自施工。郑州市消防支队得知后，立即采

取措施，对其下发了《违反建筑防火设计规定，停止施工通知书》，但天然商厦拒不执行。

1994 年 12 月 30 日的消防监督检查记录是这样写的：1 火灾自动报警装置未投入使用；2 商厦部分室内消火栓被堵塞、圈后，消火栓口出水方向不对；3 二楼一消防通道被鞋柜堵塞上锁；4 四楼加层东部与酒店连通处没有防火帘分隔；5 商场不锈钢结构屋架未做防火处理；6 酒店部分自动灭火喷淋头被电话线缠绕；7. 商场无火灾事故应急照明灯，无疏散人员指示标志。消防部门还逐条提出了整改意见。

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消防部门为了保证商厦春节期间的安全，再次提出了 23 条意见，责令其立即使用自动消防设施，但天然商厦的领导依然不予理睬，最终酿成火灾。

确认：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这起火灾过火面积 6700 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 2096 万余元。经有关部门联合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事故是由 2 楼针织二部床上用品附近水泥柱下方电线接线盒内临时接线接头处短路冒火，引燃附近可燃商品所致。

事故发生后，省政府及时成立了事故调查处理小组，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在查明原因和损失之后，严肃认真地追查了有关人员的责任，并提出了处理意见，经省委、省政府研究，报请中纪委、监察部批准，决定对事故主要责任者及有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对这起事故的直接责任者，天然商厦动力设备部经理崔京生，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天然商厦副总经理兼针织二部经理任华，严重忽视防火安全，对这起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天然商厦安全消防科科长朱全德，对商厦的火灾

隐患未向领导提出整改措施，负有直接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商厦保卫部经理马建民，多次收到消防监督部门《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后，没有认真落实，对这起火灾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天然商厦常务副总经理赵天增，负有疏于管理的直接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天然商厦代总经理贺平，分管保卫、消防工作，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原天然商厦总经理现任中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侯万钧，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原中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现任党委书记许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中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李泉润，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对代管的中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所属天然商厦的消防工作重视不够，对存在的严重火险隐患督促整改不力，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杨显明，对此事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一级工资处分。

窃油酿灾祸

——1996年内黄县输油管线大火

葛柱宇　贺德敬

时间:1996年8月9日
地点:河南省内黄县
灾种:火灾
灾情:死亡40人,伤93人

□ 人山人海在灌油,不料发生汽油燃烧,油人变成火人
□ 近千平方米的火海,油温高达60多度
□ 烈火熊熊燃烧,管线随时可能燃爆
□ 油田受损,但仍拿出50万元的药品医治受伤的村民

一

1996年8月9日早晨7时50分,中原油田销售公司保卫部值班室的红色电话机急促地响了起来,巡线工张俊喜焦急地报告:"汤濮159输油管线内黄县城关镇西长固村段发生漏油,请马上派人抢修。"

5分钟后,销售公司巡线中队队长崔延中、技术安全监督部工程师王新宝带领维修班和巡线队的10余名职工出发了。20多分钟后张俊喜再次打来告急电话:现场已经起火!

油田消防支队特勤中队的4台泡沫消防车一路呼啸着向出事

地点赶去。

二

上午 9 时左右，油田抢险突击队员赶到了火灾现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可怕的景象：方圆近千平方米的范围内，完全成了一片火海，烈焰熊熊，卷向天空足足有 30 余米高。整个火场浓烟滚滚，呈巨大的蘑菇云状漫卷着，大团大团地向天空扩散。人站在远离火海 80 米远的地方仍能感受到阵阵热浪的烘烤。

先期赶到的内黄县消防部门的两台消防车停靠在距火点约 300 米左右的公路边上。因为火场附近有两根高压电线横亘在空中，而他们的消防车又是水车，不敢靠近灭火。

大火仍在肆意的燃烧着，管线随时会有燃爆的可能。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油田消防支队的 1 台消防指挥车和 4 台泡沫消防车赶到了。紧接着，6 台消防车吼叫着向火海冲去。

燃烧的焦糊味、汽油味，加上氧气稀薄，使消防队员们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谁也没有退缩。从他们手中喷射出的十几条泡沫剂、干粉和水柱，像一把把雪白的利剑直刺熊熊燃烧的烈焰……

9 时 30 分，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90 多名被烧伤的村民全部被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安阳 151 医院、安阳市第三医院和内黄县医院接受紧急抢救。火灾现场的勘查和抢险工作仍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着。

三

这次出事地点位于内黄县城关镇西长固村东南马路边沟内管

线裸露处，尽管大火已被扑灭，但这条沟内仍存有 1 米多深满满一沟 70 号汽油，管道被沟里的汽油埋在了下面，但管道内的汽油仍在不住的往外喷涌，喷出的油柱高出油面 30 厘米左右，油温高达 60 多度。这时，抢险队员又从沟内“油河”里捞出了 3 具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为尽快查出喷油的原因，王新宝、崔延中、沈进生 3 名抢险队员跳进“油河”中，用手沿管线开始一点点触摸。工程师王新宝的右臂刚伸入管线的喷油处，就摸到一个套在管线上的铁卡子和焊在上面的一个 16 毫米的丝头。根据多年的生产经验，他马上判断出这是被人打孔破坏所为，为防止管道内汽油继续大量外泄，他们临时削了一根木棍将油孔塞住。油流泄漏减弱了，但仍有汽油从油孔中往外渗漏，致使沟内汽油的液面仍旧不断上升。抢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挖沟排油，必须在天黑前把漏点堵住，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抢险队员们先用铁锹将沟内的积油引到一边，然后，用脸盆、水桶等工具把管线附近未排干的汽油一点点往外排运。1 个多小时后，被不法分子破坏了的输油管线逐渐暴露出来了。人们看到的是窃油者卡在管道上的专门自制的卡子和卡面上方焊接着一节长约 2 厘米，外径 2 5 厘米，内径 2 厘米带丝扣短节，卡面边沿用机动车内胎做的垫子垫着，被打眼处的四周遗留有 4 只水桶、3 个脸盆和一把小铲子。

抢险队员按照堵孔要求，开始了艰难的堵孔抢险。他们刚刚小心翼翼地将犯罪分子定在输油管线上的卡子卸掉，憋压在管道内的强大油流立即喷涌而出，白色的油柱窜向空中足足有 4 米高。倾刻间，抢险队员从头到脚便被灼热的汽油浇了个透湿。此时，弥漫在现场空气中的汽油浓度已达到了一触即燃的程度，倘若任何一个人稍有不慎，碰撞出火花来，现场上所有人员都有可能顷刻间被火魔吞噬。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消防队员们严阵以待，几

十支泡沫枪、水枪、手持式干粉灭火器等呈包围之势，全部对准了沟内的每一个抢险队员。

沈进生、张晓峰、薛刚等几名队员没干多久，便被呛人的汽油味熏倒了，醒来后，拿过一条毛巾，用矿泉水打湿后，捂着鼻子和嘴，又一次冲了上去；灼人的油雨喷落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皮肤都脱落了，稍一动弹，钻心地疼，但队员们还是几人一组，轮番上阵……

消防队员们主动把自己的防毒面具让给了抢险队员戴，抢险队队长崔延中为了让队友少遭受油雨的浸袭，自己冒着生命危险用双脚死死地踩住了喷油孔。其他队员一边不停地用水桶向外提油，一边轮番冲上去在管线上打卡子堵孔。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艰苦奋战，终于于当天下午5时将油孔堵住，使汤濮输油管恢复了生产。

四

输油管线上的伤口虽然被堵住了，但“8·9”案件所造成的后果是惨痛的。据有关方面统计，这起案件当场烧死5人，失踪1人，93人被烧伤，截至8月17日，死亡人数增至40人。中原油田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不仅仅在河南省，就是在全国历年来也是罕见的。

案件发生后，中原油田公安处、安阳市和内黄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联合破案指挥部，经过现场勘查和连续几天来紧张的侦查和调查，查获了泄油现场输油管道上犯罪分子遗留的专门自制的铁卡、带丝扣短节和一条长24 4米、外径为3厘米的绿色塑料管；同时，现场遗留有被大火烧毁的20余辆机动三轮车，车上均放有盛油的塑料桶和铁桶，现场还有自行车94辆以及人力三轮车5辆。另据火灾发生之前一位当地的目击者说：“早上7时20分左右，我

打这儿经过时，老远就看到人山人海，路上停了很多农用机动三轮车和自行车。这些人手里拿着油桶、脸盆、水桶、塑料壶在灌油，当时最低不下三四百人。”根据这些情况及油地警方侦查，调查的结果和掌握的部分犯罪信息等可以证实：这是一起由于犯罪分子在输油管道线上打孔窃油，致使汽油外泄，当地部分村民在哄抢的过程中发生汽油燃烧的特大火灾。

“8·9”案件发生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党委、政府及中原油田对此极为重视，各级领导亲临现场，调查情况，组织和指挥被大火烧伤人员的救治工作并多次到医院慰问伤病员。省、市、县医院卫生部门全力抢救伤员。中原油田在经济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还是由油田红十字会向火灾中受伤的村民捐赠了价值50多万元的药品和血浆。

安阳、内黄及油田公安干警，在案发后精心布置，加紧侦破工作。8月14日，内黄县公安局和中原油田公安局联合发出了“关于侦破‘8·9’钻孔盗油案件的通告”，悬赏5万元捉拿案犯。

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此案也给予了极大关注。10日下午，李志斌副省长亲赴内黄，慰问受伤群众和抢险人员，并连夜召开协调会，要求尽快侦破此案；8月17日下午，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济晟等专程赶往中原油田，主持召开了由油田公安处、安阳市、濮阳市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参加的中原油田窃油专项治理工作会议，要求涉及油区的各县(区)公安机关与油田警方密切配合，集中力量，迅速投入到保卫油田生产、打击窃油、窃气专项治理斗争中，在近期内侦破一批案件，依法抓获、惩处一批罪犯，进而把全省的严打工作引向深入。

河南黄河滩区最大的一次水灾

——1996年8月灾后黄河滩区纪实

孙双俊　杜　超　李运海

时间:1996年8月

地点:河南省北部黄河滩区

灾种:水灾

灾情:漫滩面积256万亩,受灾人口100万,有540个村庄进水,127个村庄被水围困,倒塌损坏房屋11万间,36万多人进行了紧急迁移安置,直接经济损失30多亿元

□　咆哮的黄河像一头发疯的怪兽,掀起冲天浊浪,冲垮了羸弱的生产堤,不到一个小时,百里的黄河滩区一片汪洋

□　在这场百年不遇的浩劫面前,滩区人民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全部毁于一旦。人们发出了"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的无奈感慨

□　为修筑长江三峡水库,要移民100万。但是,有多少人知道,黄河"96·8"大洪水仅在河南的黄河滩区就造成了100多万的赤贫灾民

1996年8月。黄河一号洪峰来临。

一个漆黑恐怖的夜晚，咆哮的黄河像一头发疯的怪兽，掀起了冲天浊浪，拍打着一线堤岸，发出了"咣咣"的撞击声。羸弱的生产大堤，承受不了巨浪的冲击，终于被撕裂出一道道血淋淋的口子。顿时，3米多高的黄河洪水，像一头脱缰的野马，扑天

盖地汹涌而来。紧靠黄河岸边的村庄的夜空，响起了“漫—滩—了！漫—滩—了！”的惊叫声。杂乱的奔跑声、房子的倒塌声和小孩的尖叫声交织在一起。不到一个小时，百里的黄河滩区顿时成为一片汪洋，翻滚的水面上，飘浮起了扑腾的鸡鸭、带根的玉米棵儿和成片的麦秸杆……

在这场百年不遇的浩劫面前，滩区人民的房塌了、地淹了、东西被冲走了，10 多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全部毁于一旦，人们发出了“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改革前”的无奈感慨。

洪水过后，满目疮痍；百里滩区，一片汪洋。10 月上旬，在洪水过去一个月后，记者驱车沿滩区由北向南穿行 300 公里，所到之处满目荒凉：倒塌的房屋、冲毁的街道和仍被洪水淹没的土地……

家里被冲毁　何处可安身

台前县马楼乡陈楼村位于黄河滩内。村长介绍说，陈楼村有 432 户 1700 多口人。在这次大水中，32 户人家的房子完全倒塌，66 户人家的房子严重断裂，1/4 的人没房住、没饭吃，1/3 的家庭封门闭户到外地谋生。近年来修建起来的各种水利设施、电力、通信线路和 10 多公里的公路、50 亩鱼塘几乎荡然无存。

这个村的秦贵莲家有 5 口人，上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下有 20 多岁的儿子，因女主人经常有病，平时生活就相当困难。大水中 5 间房子被冲毁了，1500 公斤粮食被大水冲走，全部家当被砸倒在屋子里。在大水中，儿子和丈夫被砸伤，治病已欠下 500 多元钱的外债。现在住的是从邻居家借来的 1 间屋，吃的是借来的粮食。50 岁的秦贵莲哽咽着说：“我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咋过。”

在范县陆集乡坑东村，23 岁的许战春父亲去世已经 3 年，他

和母亲及两个妹妹艰难度日。孩子大了,该娶媳妇了。靠种几亩薄地生活的娘儿四个省吃俭用了几年,外加在亲戚家借贷,花了两万多块钱才盖起了3间预制板平房,今年春节过后一家人才搬进新房,不想一场大水,房子塌了,东西也砸到里面。

滩区内的原阳县蒋庄乡河头村是个只有80户380口人的小村子,就倒塌房屋475间,占全村房屋725间的一半以上,损坏房屋240间,损失粮食8万公斤,全部农田被淹,秋作物颗粒无收,180亩果林全部被淹死。

离村子还有好远,便闻到一股刺鼻的酒糟霉烂味,随行的人说那是粮食霉烂的气味。一走进村子,满眼看到成片成片的坍塌的房屋和用塑料布搭起的窝棚。在村北的沙岗上,我们随便走进一个塑料窝棚。主人叫吕军政,4口人,原来家里有10来间房子。一场大水,塌了9间,剩下的3间成了四处露天的危房。没地方住了,一家人在村北避水台的高岗上搭了个不足4平方米的塑料窝棚。问起家里还有多少粮食,女主人说:"有两袋子好麦。"我们问不把霉烂的麦子倒掉、还堆在屋子里干什么?"和好麦掺着吃。""霉烂的麦子能吃吗?"女主人无奈地回答:"有啥法呢?"

农田设施荡然无存　基础工程惨遭破坏

为加快滩区脱贫致富的步伐,1982年大洪水之后,国家投资1亿多元,对河南滩区进行了灌溉、排涝等水利工程建设,富裕起来的滩区人民也自觉把多余的资金用来修建各种基础设施。10多年后,滩区道路得到了规划,土地得到平整,通信、电力设施基本得到了完善。过去十年九不收、人均粮食仅有94公斤、经济收入不足百元的滩区人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不少农户正准备大干一番奔小康。不料一场大水,将滩区人民十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台前县清水河乡是一个滩区乡,过去这里是一片"无风三尺

土,有风半个天"的飞沙地。经过滩区人民十多年的辛苦劳动,这里的土地得到了平整,农田实现了沟渠配套,千亩沙滩已改造成为丰产田,千百年来滩区人民"背靠黄河种旱田"的历史已经结束。同时,这个乡还根据自身的特点,对全乡进行了规划,建成了"高产开发农业小区"、"瓜菜小区"、"桑蚕小区"、"油料小区"和"果林小区";形成了"羽绒加工"、"废旧钢材市场"、"矿山顶木"等4大支柱产业,仅钢材市场一项,一年就可上交税款10万多元;现在这个乡已实现了90%的村庄通公路,40%的村庄通柏油路,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该乡也跨入我省发展乡镇企业先进行列。然而,"96·8"一场大水,昔日千亩良田全部被埋到3米以下,2000多亩耕地被冲毁,3000多亩耕地掉到河里,各种农田基础设施全部遭到破坏,刚刚出现的希望又成了泡影……

在黄河滩区采访时,我们看到许多类似清水河乡这样的情景。

摇篮企业　惨遭夭折

在滩区,许多头脑灵活的农民企业家不愿把目光仅仅瞄准在土地上,他们也搞贷款,办起了企业。

范县陆集乡坑东村农民许化仓年初从银行里贷款10多万元,又多方筹措资金,投资近20万元建成了一座年产300多万公斤的面粉厂。8月11日夜,面粉厂的机器正在欢快地旋转,突然大水席卷而来把正在工作的机器和根本来不及转移的小麦、面粉全部泡在水里。许化仓的儿子说:"俺家的面粉厂开业才4天,就遇到这场大水。冲走了3万多斤麦子,1万多斤面粉,塌了厂房5间,电机和磨粉机也被泡生锈了,俺爹愁得饭都吃不下了。"

原阳县西王屋村刘志玉,去年与人合资兴建了一个机砖场。洪水造成200万块砖坯和窑体被毁,同时他喂养的2万多只蛋鸭大部分被冲走,只剩下不足200只。他的直接经济损失近50万

元。

这场大水，对刚刚起步的滩区富裕农民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也最重。

路难行　田难种

虽然是农忙九月，但在黄河滩区，见不到热火朝天的秋耕景象，只有一片片死水，透出深秋的凄凉和可怕的寂静。

洪水到来时，滩区九成村庄进水，所有庄稼被淹。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除个别地势高的村庄外，绝大部分村庄仍处在洪水的包围之中，成片成片的耕地仍在水里泡着。

濮阳县梨园乡房常治村是这个乡人口最多、地势最低的村庄，现在仍被洪水包围。车从乡政府出发，不到一公里便趴在路边。往前就是泥路，车不能走，我们挽起裤管，踩着过膝的泥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跋涉。半公里的路，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看到前面有许多人聚在一起，一打听才知是村民们在等着换船。十几个人挤到一只小船上，两个青年壮汉用力撑着篙，艰难地在水中蜗行。“咋恁难走啊？”“这里本来没有河，是村民们来回行船，在泥水中硬划出了一条河。”水面 10 公分下面就是稀泥，船在稀泥上行走。老乡告诉我们，村子被水包围，出去一次太难了，每次到集上换面，他们都是早上五点多出发，等到下午四五点才能回来。随行的濮阳县民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像房常治这样被水包围的村庄还不少，目前仅濮阳县就有 20 多个，积水面积 1 9 万亩。

台前县尚龄村 60 多岁的老人闫庆业说，今年秋季颗粒无收，如果小麦再种不上，明年只好去逃荒了。

粮食冲走了，连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更顾不上为人们耕地拉耧的马牛，于是在各地出现了大量贱卖大牲口的现象。仅濮阳县在大水中就冲走饲料 1 亿公斤，被迫贱卖大牲口 3320 头，降价幅度

为40%。本来农民就受到严重损失，农民赖以生产的大牲口卖了，对恢复生产的农民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校园被冲毁，风中读书声

近年来，滩区人民从自己的有限收入中拿出大量资金，改善办学条件，改善教师待遇，使许多学校的教学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一场洪水，又把许多孩子推到了失学的边缘。

范县陆集乡坑东中心小学担负着许楼村附近8个自然村孩子的上学任务。当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看不到孩子们欢快的身影，校园内空无一人，冲毁的围墙、坍塌的校舍，空荡荡的校园，呈现出一派死一般的冷清和劫后的凋敝。闻讯而来的校长许化亮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有5个年级，10个教学班，600多名孩子。8月11日夜里，洪水大面积漫滩，校园积水有3米多深。学校的39间瓦房倒塌了9间，其余的全部成为一级危房，校园围墙400多米全部倒塌。教室倒塌了，孩子们在露天上学，可现在天气冷了，孩子们上学的地方还没有着落。

据统计，在今年八月的洪水中，滩区所有学校遭到破坏。仅濮阳市就损失校舍2000多间，课桌凳8365套，图书1 2万册，仪器及其他教学设施等校产1525万元，许多孩子面临露天或无处上学的处境。

千亩良田变沙丘

位于黄河滩区的台前县清水河乡，过去是一片不打粮食的飞沙地。当地农民形容为“无风三尺土，有风半个天，吃饭关着门，土菜一块咽。”经过滩区人民10多年的辛勤改造，这些昔日寸草难生的飞沙地，如今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大水之后，我们看到昔日

的“黄金地”，如今成了起伏的丘陵。濮阳市民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这场大水搭沙平均有两三米深，个别地方有四五米，要想把现在的沙丘再改变成原来的良田，一是引黄河水淤泥造田，二是翻沙造田，不管采取哪种办法，没个十年八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据有关专家介绍.黄河水的特点是紧沙慢淤，在紧靠黄河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濮阳县梨园乡的土地搭沙也在两三米左右。

在采访中，当地的同志对我们说，滩区人家，男孩一到十六七岁，就开始拉土垫院子，因为他们的房子不是一次就能建成，要拉一年土，浇上水，夯结实，第二年再重复。地基一般要垫得高出地面两三米高才行。仅地基的成本就等于建一座房子的成本。在农村，人们把主要资金都投向建房，现在，大水把滩区群众省吃俭用多少年的基业都毁掉了，要重新再盖起一座新房子，也许要滩区农民再苦干上几年。

众志成城救灾忙

人们不会忘记：从8月初到9月中旬，上起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到县乡干部、城乡人民都紧急动员起来，万众一心抗洪救灾。一系列的抢险救灾会议召开了；一车车物资器材食品调拨下乡了；坐着大车挽着裤腿，领导们迈上大堤，深入农户，将办公会议搬到了一片汪洋之中。8月5日，省委书记李长春、省长马忠臣等冒着大雨，乘着冲锋舟分赴豫北各市县察看水情，现场指挥抗洪救灾；8月6日，省委、省政府又派出6个工作组，在宋照肃、范钦臣、王全书、黄晴宜、张洪华、李志斌等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分赴重灾区，同时马省长主持电话会议，要求各灾区的党委、政府把救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省里市里领导一拨一拨地往咱大堤上跑呀，县乡干部连着4

天4夜都没下过堤，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关键时刻带头人的作用都显出来了。”在濮阳县，救灾办的同志常念叨当时的动人情景。

“当我们来到灾区向老百姓表示慰问时，老乡们都嚼着馒头含着眼泪高喊‘共产党万岁’啊。”李长春书记至今感慨着人民对党的无限深情。

人民解放军、武警、公安等先后派出近万名官兵和5万多民兵，参与抗洪救灾。沿黄市县组织50万群防大军，在各级党政领导的直接带领下，全力防守黄河大堤，紧急疏散、转移和对口安置了近50万被洪水围困的灾民；并紧急调运了大批食品、衣物对特重灾民进行紧急救助。水已退下的地方及时组织卫生防疫部门对灾区水源进行了消毒清洗，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灾情还受到中国红十字总会及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的关注。8月底，联合会救灾代表让·库班先生到灾区考察灾情，并转赠了价值一百多万元的款物。

经过全省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取得抗洪救灾的阶段性战果。

负重前行绘新图

面对灾害造成的严重损失，刚刚在抗洪一线奋勇斗洪搏浪的灾区百万干部群众，又迅速投入到另一个更为艰巨的战场——在千疮百孔的飞沙淤泥上，重建美好家园。记者在沿黄滩区几百公里长的豫北重灾区，看到冲毁的道路、桥涵、电杆正在一段段修复、重竖；倒塌房屋的瓦砾上，人们正在挥锹扬镐满怀热望地翻盖新屋；受淹农田里，人们拉犁推耧播种冬麦……

洪水回落后，濮阳市台前、范县、濮阳县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濮阳县抽调300多名干部派驻滩区151个村和沿黄乡(镇)帮助工作。从8月5日开始入村，他们实行一周6天工作制，到第二年6

月 30 日麦收结束。范县组织了 83 个生产救灾工作队进驻灾区。台前县抽调 244 名干部深入滩区 122 个受灾村帮助救灾，县四大班子领导实行了包乡救灾责任制。

新乡市委、市政府 8 月 19 日召开会议，统一安排生产自救。全市日出劳动力 120 多万人，出动排灌机 5 万多台，排出积水 230 万亩，绝收地块种蔬菜 16 7 万亩。他们还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救灾投入。市财政原救灾款预算 100 万元，拟再增加预算 80 万元，全部下拨到灾区。

为了控制灾后疫病的发生，沿黄各县都组织了 100 多人的医疗队，到滩区检查，发放药品，全滩区均未出现大的疫情。

滩区各县千方百计抢修水毁工程和基础设施。濮阳县本着先修复、改造，后新建、扩大的原则，实行水、田、路、林综合治理，建设高标准农田。已修复农业基础设施 50 余处，抢修道路 410 公里，电力、电讯设备 513 公里。他们还成立了灾区劳务输出领导小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采取多种渠道，输出滩区劳动力。

原阳县对生产自救工作抓得早，措施得力，他们提出："堤南损失堤北补，农业损失工业补，秋粮损失秋菜补，大田损失庭院补，本地损失外地补"的指导思想。该县靳堂乡的遭灾绝收地块上 500 余农户办了蔬菜种植学习班，安排种植蔬菜 600 亩；对来不及直播的 4000 亩菜地，先进行育苗，水退后再移栽。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深谙农家经的农民们在上级政府的帮助下，积极着手进行了小麦备播和撒种。范县调集种子 40 万公斤、化肥 3000 吨、农药 40 吨等物资投放给赤手空拳的农民。在台前、范县滩区，记者不时看到，在已沙化 3 尺厚的地里，农民驾着推土机在翻沙造田；而在长垣、原阳县二尺厚的淤泥里，农民艰难地跋涉着在踏泥撒种，一家人拉耧推犁的生产场面更是处处可见。

在原阳县，一本被用旧的救灾捐赠登记册上记载着：留美学生

师书智(原阳县大宾乡尚湾村人)捐款 1000 元;县城建局捐款 1740 元;台新米业有限公司捐方便面 100 箱;县水利局捐方便面 100 箱,饮料 5 箱·……全新乡市共捐赠现金 230 多万元,衣物 21 万多件,面粉、食品等折款 170 多万元。

而濮阳市滩区的农民则一直夸说城里的老大哥了解"农二哥"的心思和需要。中原油田的 10 多万干部群众,在企业效益不甚景气的现实下,支援灾区 1000 吨柴油排水清淤;他们人人捐款,竟凑起了 218 万元,和中原制药厂、省各大金融机构的 280 万元汇流成河,购买了推土机、翻斗车为灾民翻盖房屋,翻挖沙地。

当我们在濮阳市采访时,正赶上省武警总队的冯文成政委代表官兵们,向灾区小学捐赠由战士们几十元津贴里挤出来的 8 万元心血。

河南的历史资料多处记载着:每逢大灾之后,"哀鸿遍野,人人呼号,饥民喧嚣,嗷嗷待哺",灾民"扶老携幼,荷囊背筐,号声哭声,日夜不绝,流离之状,惨不忍睹。"而现在灾区群众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旧社会洪灾之后,逼租的来了,放高利贷的来了,瘟疫来了,偷盗抢劫的来了;现在灾情一发生,领导干部来了,解放军来了,国家的支援来了,医疗队来了,中央的慰问团来了。还是社会主义好!

劫难何时尽头

这些场面和数字让人激动和感奋,但并不能让人释去心头的焦虑——尽管党和政府竭尽全力为灾区输送了大批的物资和资金,但和大自然狂暴的破坏力相比,我们所做的一切仍显得那么微弱。我们在采访中看到大片大片的村庄瓦砾残垣依然如昨,道路电杆还趴伏在田里,大片大片的农田还被泡在浊水里,或被压在黄沙下……

"资金缺口太大啊。灾害损失我们地区是 20 多个亿,可救灾

资金现在才发下600万,全都给了3个重灾县,也是杯水车薪;还有一些捐赠单位风声放出去了,意向也承诺了,但资金迟迟不能兑现到位。而群众的生活是一天也等不得的,当然人们有牢骚了。”濮阳各市县的一些领导和救灾干部解释道。

据濮阳市救灾部门提供的数字,当务之急需要救助的有:一、修复倒塌、损坏民房。目前,濮阳滩区倒塌民房11万间,损坏民房20万间,两项资助合计需9500万元;二、安排灾民生活问题。灾区48 3万人的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从现在到接新麦260天,按每人每日一斤粮,共缺粮近1亿公斤,折款1 1亿元。各级政府通过积极筹资和灾民自救解决60%,尚缺4412 8万元;三、通过发动群众捐献,仍有5%的灾民,2 2万人缺衣缺被,每件按60元,需款132万元;四、疫病治疗问题。洪水退后,各种疾病陆续发生,有20%的群众9 6万人需治疗,每人药费30元,计款288万元;五、转移安置问题。粮食、燃料等生活用品尚需136 8万元。上述5项共需资金14469 6万元。

新乡沿黄灾区目前仍有6万人住房无着;25万人需救济口粮。

据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提供的数字,截至10月初,在全省范围内已发放救灾款6900万元。但这个看来已不算小的数字对于几十亿的损失,无异于山羊和大象之比。

如何给黄河滩区上百万灾民以支撑性的帮助,这个沉重的话题无疑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当我们重新回首“96·8”洪水时,不能不为它的异乎寻常所震惊。这场洪水水位之高、历时之长、演进之慢、险情之多、灾害之重,是历史上少有的,造成了河南黄河建国以来最大的险情和灾害。特别是黄河一号洪峰,虽然最大洪峰流量只有7600立方米/秒,流量级属中常洪水,但这场洪水的表现非常特殊。

第一,水位表现异常偏高。这次洪水河南下游设防河段大部

分接近和超出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8月5日下午2时花园口流量达到7600立方米/秒，水位高达94 73米，比1958年流量22300立方米/秒的洪峰水位高0 91米，比1982年流量15300立方米/秒的洪峰水位高0 74米。从孟津县的铁谢至长垣县的大溜寺，沿程水位均超出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水位。

第二，洪水推进缓慢。由于水位高，漫滩范围和水量大，洪峰在我省花园口以下河段传播时间达232个小时，是正常情况传播时间的3～5倍。从濮阳县的高村到范县的孙口，河道长度只有120多公里，传播时间达120小时，是正常传播时间的5倍左右，每小时仅推进1公里。

第三，黄河防洪工程险情重。洪水期间，黄河河南段堤防偎水长度达320 5公里，平均水深2～4米，深的达6米以上。在高水位洪水的长时间浸泡下，大堤多处出现渗水、塌坡，许多背河潭坑、水井水位明显上涨，堤防险情10处，控导护滩工程有38处工程297道坝漫顶过流，滩区防汛路大部分被冲毁，通往控导工程的通信线路几乎全部中断。河道工程有70处工程460道坝出险1400多坝次，抢险用石料13万立方米，柳秸料600多万公斤，铅丝295吨，编织袋13万多条。

第四，洪水灾害大。在洪水推进过程中，我省黄河滩区除少数高滩外，一片汪洋。1855年以来141年没上过水的原阳、封丘、开封等地高滩也大面积漫水。漫滩面积达256万亩，受灾人口100万，有540个村庄进水，127个村庄被水围困，倒塌损坏房屋11万间，36万多人进行了紧急迁移安置，直接经济损失30多亿元。

黄河一号洪峰所表现的新情况，引发了人们重新认识黄河的呼吁，也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黄河治理的再思考、再认识。

反思一：要充分认识到黄河是条灾河，增强水患意识

黄河作为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一条河，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给沿黄群众带来了福利，给沿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

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另一方面又给沿黄群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每遇洪水往往造成家破人亡、土地荒芜、流离失所……黄河复杂就复杂在水少沙多。有水的地方不产沙,有沙的地方又少水。由于泥沙多,河床淤积很快,达到一定的高度,就会决口,就是历史上黄河屡屡决口、改道的主要原因。

分析"96·8"洪水造成这么大灾害的原因,与对黄河的灾河意识淡薄密不可分。人民治黄50年来,创造了伏秋大汛无决口的伟大成就,麻痹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人们更多地看到黄河造福的一面,而看不到灾难性的一面。尤其是自1983年的大水之后,黄河10多年来年年防汛,年年无汛,在不少人的心理中造成黄河已无汛可防的思想。因此,对来洪水,许多人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大,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灾害。当黄河一号洪峰到达花园口出现历史最高水位时,濮阳、台前、范县的群众还不以为然,认为不会出现大洪水,他们幻想仍像1992年的洪水那样,到这一带突然流量减小,水位降低,洪水消失得无影无踪。

黄河的断流也只是使人们认识到黄河水资源的短缺,而对断流和洪水之间潜在的关系认识不够。黄河从70年代初开始断流,到今年断流长度已达670多公里,断流时间长达137天。黄河断流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似乎黄河没水了,不会有大汛。其实,黄河平静中孕育着隐忧,安澜中潜伏着危机。这种隐忧和危机就来自于泥沙。

据统计,黄河每年从上游携带下16亿吨泥沙,其中4亿吨在河南段沉积,致使河南段河床越来越高。现在河南段河道普遍比建国初期高出2~3米,越淤越高,越高越险,成为地上悬河。

黄河断流更进一步加剧了河床泥沙淤积。由于黄河断流,大量泥沙不能东流入海,而淤积到黄河河南段。而且,正常情况下,常有水流冲刷,黄河有稳定的河道。断流之后,河道不稳,一遇大水,黄河水便如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变幻莫测,更增加了复杂

性、多变性，更加难以把握和预测。

“96·8”黄河洪水在流量只有7600立方米/秒的情况下，水位却达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记录，这就是黄河河道泥沙淤积的恶果。这一水位相当于黄河防汛模拟试验中15200立方米/秒的水位。河务部门呼吁要改变传统的流量水位关系，看来是到时候了。

试想，黄河泥沙淤积总有一定的限度，河床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抬高，大堤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垒高。到一定限度，要么黄河改道，要么大堤决口。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如何减少泥沙淤积也成为决策者和河务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

50年代三门峡水库建立后，人们错以为黄河可以变清了，黄河的防汛问题就解决了。事实打碎了这一梦想。如今，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小浪底工程上。从小浪底工程的建设初衷而言，的确有减少黄河泥沙淤积这一重要目标，也确有这一巨大功能。小浪底工程可以淤积79亿多吨的泥沙，相当于黄河20年河道的泥沙淤积，建成后将确保花园口不会出现3万吨流量以上的大洪水。但是，相当于并不等于完全没有淤积。

黄河出现“96·8”这样高水位的洪水，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洪水，甚至更大的洪水。

反思二：要充分想到，黄河滩区内生活着100多万群众

即便大堤不决口，滩区百万群众的损失也是惨重的，毁灭性的。

黄河治理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掌握黄河的规律，以最大限度减少黄河给两岸人民和滩区群众带来的灾难，最大限度地造福人民。目前，河南、山东两省黄河滩区共有群众140多万人，其中河南段有近100万人。在不少人的心中，滩区就是过水的地方，只要黄河大堤不决口，河南就不算受灾。但实事上，“96·8”洪水黄河虽没有决口，却创造了建国以来黄河最大的灾害。与当时全国其他省相

比,河南洪灾也是最为严重的。重新认识黄河,不仅仅是认识黄河本身,更要深刻认识到在原阳、长垣、开封、兰考、濮阳、范县、台前等县的黄河滩区,生活着100万农民,治黄和防汛,都要考虑到这百万农民的生命和财产。

黄河数年就来一次洪水,也难保不会一次比一次水位高,滩区群众将首当其害,难道滩区群众活该受害?在全国人民都奔小康的今天,黄河滩区却生活着100万常常遭受洪水、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没有保障的农民,对这百万群众该怎么办?这是摆在决策者和治黄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迁移到大堤外。但是,迁移百万人口,相当于三峡工程的迁移量,这是不可能的。既然迁移不走,那么,怎样保证堤内100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又确保黄河防洪大局,需要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待这个问题,必须摆正全局和局部、堤外和堤内的关系。就黄河防汛来说,确保大堤安全,是根本目的,是大局。如果大堤决口,处在悬河之巅的黄河水将一泻千里,受洪水洗劫的将是数个、数十个100万。但是,也并不是说为了大堤的安全,在正常的防汛中,可以对堤内黄河滩区的百万人口视而不见,对百万人口在"96·8"洪水中所遭受的灾难忽略不计。

反思三:要努力探索新的治黄思路

在常年与洪水抗争的过程中,滩区群众自发在黄河河道旁筑起了生产堤。从1958年开始筑堤,到1974年,滩区基本都筑起了生产堤。这种生产堤在预防小洪水,特别那种刚刚能漫着土地的洪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生产堤给黄河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在没筑生产堤前,黄河泥沙在滩地和河道中淤积平衡,滩地和河道同时增长。筑了生产堤后黄河泥沙在河道淤积严重,造成二级悬河。黄河比堤外高10米,生产堤以内河道又比滩地高。为此,1974年,国务院下文要求废堤筑台,明确滩区政策是"一水一麦,一季留足全年口粮"。我省滩区所筑的生产堤分别于1987

年、1992 年进行了彻底破除，1995 年滩区群众又新修、堵复了一些生产堤，但被河务部门坚决破除。

在生产堤问题上，河务部门和滩区农民、地方政府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在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筑生产堤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滩区群众还在新修、堵复生产堤。由于守护生产堤，不少地方在搬迁时贻误时机，滩区农民粮食等大量财产没能搬出去，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洪水过后，没有修筑生产堤的山东段黄河滩区水退地复，不影响今年的麦播。而河南段滩区因生产堤阻拦，淹没土地和村庄的黄河水没有随洪水而退。至今，村庄仍在汪洋之中，土地仍泡在水中，滩区农民只有望水兴叹了。面对“96·8”洪水，滩区农民应该吸取的一点教训，也应该明确的一点是：生产堤再也不能修了。

不能修生产堤，百万滩区农民的出路在哪？国家的政策是在滩区修筑避水台，让滩区农民在台上建筑房屋，首先确保农民的生命和部分财产的安全。这些避水台在今年的洪水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目前，滩区已有 30 多万人生活在这样的安全台上。但是，现有避水台达到设计要求的不多，仅能解决部分人员紧急避洪，而且大量是孤台，形不成连台，抗洪能力差。这些年来，国家不断投资在黄河滩区建设水利设施，以改善滩区的生产条件。考虑到黄河随时都会有洪水，国家从 1988 年开始，每 3 年为一期，每期投资 3000 万元兴建水利设施。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黄河滩区土地肥沃，欣欣向荣，滩区农民生活条件也得到巨大改善。然而，“96·8”一场洪水，将滩区农民十多年的心血洗劫一空。“辛辛苦苦十多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当我们听到这些话时，是否体会到滩区农民的无奈和辛酸。那么，黄河滩区发展经济的出路究竟在那里呢？

“96·8”洪水给滩区农民和河道工程造成的损失是毁灭性的，也是长远的。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决口而无视这一灾难，抹杀这一

灾难。正视灾难是为了减少和避免灾难，正视治黄中存在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这场洪水虽然过去了，在搞好灾区救灾的同时，各级决策者和治黄部门应该吸取教训，沉思黄河，沉思黄河滩区百万群众的出路，沉思自身担负的责任，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灾难。要时时牢记，黄河是一条灾河，而在这条灾河的两岸滩区，生活着百万农民！

惊心悲怆的火难

——1999年南阳“4·15”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

时间：1999年4月15日
地点：南阳市北郊汉冶村13号天府家具厂
灾种：火灾
灾情：烧死19人，烧伤7人，直接经济损失7万元

□ 火难的悲怆震憾人心，亲人的泪水谱出生命的挽歌
□ 黄泉路上伴亲人；学业未成身先死
□ 真夫妻患难与共；不幸之中的“幸运儿”
□ 魂断致富路，侥幸心理付出沉重代价

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市区北部有一个汉冶村，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这里曾是著名的冶铁中心，冶铁技术闻名于世。在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史册上，先辈们利用火，为摆脱蒙昧走向文明，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然而，在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付出过无数沉重的代价。历史告诫人们，科学地利用火，将把人类引向文明进步，而忽视了火的危害，则会带来痛苦与灾难。在即将踏上新世纪门坎的公元1999年4月15日，还是这块土地上，一群离乡背井的打工者为摆脱贫穷，走向富裕，忽视了火的存在，上演了一幕惊心悲怆的惨剧。

翻卷的大火宛如一条火龙直往上窜，突然，浓烟烈火中，传出几声女人尖厉的呼救，凄厉而恐怖

1999年4月15日零晨一点半左右，古城南阳夜深人静，谁也没想到，此时一场灾难正悄悄袭来：在汉冶村13号天府家具厂，一场大火正从院内的工棚燃起，并疯狂地扑向东面室内沉睡的人们。

当夜最先发现火情的，是住在家具厂东南角市汉冶遗址博物馆筹建处家属院五楼的徐连文。一点半左右，他被室外噼噼叭叭的声音惊醒了，睁开眼透过卧室和北侧洗手间敞开的门，发现洗手间的窗玻璃上一片火光。他吓了一跳，跑过去一看，只见天府家具厂院内大火冲天，徐连文顾不得细看，急忙跑到东侧的卧室报警。报完警，他又跑到洗手间打开玻璃窗察看火情，只见家具厂院内工棚已全部燃烧塌顶，工棚东边的一排瓦房，从北往南数第四、五间已经大火穿顶，火焰高达三四米，并迅速向南北两侧蔓延，仅仅两三分钟时间，整个家具厂东排的房子都已燃烧起来，一片火海。而翻卷的大火宛如火龙一样，直往上窜，徐连文站在五楼上，脸被烤得发烫。突然，他听见浓烟烈火之中传来几声女人尖厉的呼救声，凄厉而恐怖——住在家具厂的人们已被大火围困在室内。

当时家具厂一共有26人，分别住在东排厂房的南北两侧。火起时，他们正沉入梦乡，大火在房外的工棚内东奔西撞，熊熊燃烧，他们竟浑然不知，直到大火封门，向室内疯狂扑来时，他们才惊醒过来。最先发现着火的女工罗清玉，立即大声呼喊身边的丈夫和室内其他人往外跑，然而此时已经太晚了，大火已将他们唯一的逃生通道封死了，只有罗清玉等7人冒死穿过正在猛烈燃烧的工棚逃出火海，而其他人或者因为慌乱，或者因为恐惧，被困在了室内。

陡起的大火不仅让家具厂的人们深感恐怖，同时也在离该厂仅3米的筹建处家属楼里造成了恐慌，大家匆匆地穿上衣服，许多人连想都不想就夺门而出，跑下楼来。住在一单元3楼西侧的董

女士被户外呼呼的火声惊醒后下床一看，窗外火光冲天，火直往她家的窗台上卷，心里一急：妈呀！咋办！忙一边喊起家人穿衣服，一边打电话报警，可电话线已被大火烧断，连厨房外的排气扇都已被烧坏。火上来了，可不得了！一家人急得啥也顾不上要了，等不及将孩子衣服穿完，便抱着孩子往楼下跑。住在董女士家对面的袁女士，看见黑烟卷着火星，好像龙卷风一样扑了过来，吓得一边忙喊爱人："快起！快起！完了！完了！"一边忙给6岁的女儿穿衣服，孩子吓得坐在床上不停地哭，咋也哄不住。这时，消防车风驰电掣般地呼啸而来，袁女士高兴地对孩子说："你听，消防车来了——呜呜响！"孩子侧耳一听，真的，这才止住了哭声，惊恐的神色从孩子明亮的眸子里消失了。

人员被困，火场复杂，冲进浓烟烈火中救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怎么办？

南阳市消防支队火警调度室是1点34分接到徐连文报警的。得知是家具厂着火，且火势较大，调度室立即向市消防一中队下达了出动命令，并迅速向支队值班首长做了汇报。1点35分，市消防一中队接到出动命令，按照加强第一出动的要求，中队见习副指导员王亿立即带领4部消防车向火场奔去。官兵们刚到达光武路与工农路交叉口，便看见家具厂上空一片火红，大火映红了半边天。考虑到火势太大，王亿用对讲机向调度室报告，请求增援，支队政委王新建得知火情后，立即命令市区所有消防车辆急驰增援，并要求支队在市区的所有干部火速赶赴火场。刹时间，80多名消防官兵，10辆消防车从不同方向向火场急驰而来。

天府家具厂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两排1954年建的瓦房呈"「"形布置，属砖木人字结构，耐火等级低于3级。东边10间房子座东向西，中间3间为成品、半成品库，存储着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家具和原材料，北侧3间为原材料库和民工住房，南侧两间半亦为民工住房；房前倚墙而建的是

用油毡搭起的简易生产工棚，棚内堆满了加工机械和各种木料、半成品。北边10间中，东侧3间为家具厂油漆工房，存放着油漆、稀料和喷漆设备，西侧7间为另一单位租赁，门前堆放了大量的塑料水管。1点39分，王亿带领一中队第一出动力量赶到现场时，院内生产工棚、东边10间瓦房和北面东侧3间瓦房房顶已全部烧塌，整个厂区一片火海，火势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正向东邻的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筹建处家属楼、西侧7间瓦房和塑料管堆场蔓延。

根据火场情况，王亿首先命令部队预先展开，并组织人员进行火情侦察。1点41分，支队政委王新建带领值班人员赶到火场，迅即成立了以王新建为总指挥，朱殿清、张建军副支队长为副总指挥的火场指挥部。根据火情侦察得知，在燃料房屋中居住的26人，除7人在消防队未到达前已从火场中逃出外，其余19人已全部被烧塌的屋顶压在一片火海之中。本着救人第一、救人和灭火同时进行的指导思想，指挥部决定采取堵截包围、前后夹击、逐片消灭的战术措施，命令部队从东西两侧控制火势蔓延，立即组织救人。王亿领命后，迅速挑选10名骨干组成抢险救人小组，将抢险人员衣服全部打湿后穿上隔热服、佩带空气呼吸器，兵分两路，在水枪的掩护下冲入火海抢险救人。

王新建政委和他此刻所率领的消防一中队是英勇善战的功臣群体，在1997年8月1日南阳油罐列车旁边，他们冒着可能粉身碎骨的危险，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英勇无畏，誓死排险，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公安部和省政府的通令嘉奖，支队和一中队分别被公安部和省公安厅荣记集体二等功，王新建、王亿等14人被公安部、省公安厅记个人二、三等功。此刻，面对疯狂燃烧的火魔，王新建和战友们明白，在辐射热迫使人在几十米外都难以靠近火场的情况下，被困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同时他们也明白此刻抢险人员冲入火海将会意味着什么。但

作为人民子弟兵的职责，却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哪怕现场人员存在一丝的生还希望，也要把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实施救人。

在两支水枪的掩护下，救人小组向冒着浓烟烈火的房内冲去。水枪借着火光朝着房门的方向一步一步向前扫射，努力开辟道路，抢险人员一步步坚定地向前跟进，每一股水流射向烈火后，立即变为浓烟，随着火光的消失，又为抢险人员带来了新的困难，他们不得不在浓烟裹挟着的黑暗中艰难地前进。由火场外缘到住人的房门口，他们既要抢险救人灭火，又要避开随时可能掉下的残梁和墙壁倒塌的威胁。20 几米的行进距离，抢险人员伴随着若干回合生与死的搏斗。在手电筒的照射下能见度也不足 50 公分的浓烟中，干部带头，党员在前，勇士们摸索着前进。尽管每个抢险人员都身着隔热服，但身处炽热的浓烟烈火中，仍然经受着生和死的严峻考验，为保证不使抢险人员掉队遇难，他们不断地相互喊话。在险恶的环境中，战友们坚定一个共同的信念：分分秒秒都是生命，决不能等火压下去再去救人！

在回忆救人的过程时，王亿说：烟雾大，看不清周围的东西，大家一边喊话，一边搜索，结果无人回应。我们只好伏身向前寻找。在两个木板垛中间，首先发现一个人头，头皮已烧焦，进来时我们都带着排险钢锹，按照王政委的要求，为保证每个遇险人员的安全，使用钢锹要距被救人员远一点，靠近身体部位一律要用手抓。大家干脆丢下钢锹，紧张地用手将其扒出，但这个人不幸已被烧死，两名抢险队员忙将其抬出。尽管年青的战士们没有见到过死人，但神圣的职责使他们忘却了恐惧，只是一门心思继续寻找可能活着人。接着在第一具尸体左上侧的木板垛上我们发现了第二个不幸者，头朝东墙，背部朝上，衣服早已烧光，皮开肉绽，右边胳膊小臂残缺，分不出男女。随后，在照明车强烈光芒的照耀下，抢险救人灭火速度明显加快。

抢险救人小组在塌顶的房间里冒死紧张寻找生还者的同时，灭火战斗也正在紧张地进行，供水稳定的支支水枪迅速准确地扑向熊熊烈焰。为了有效灭火，有的水枪手不顾危险跪姿射水；为了阻止火势沿北边房屋向西蔓延，王政委及时指挥战士拆除毗连火场的半间房屋屋顶，同时南北夹击，分割消灭大火。19 分钟后火势得到控制，2 时 30 分，大火基本扑灭。

在紧张抢救过程中，官兵们在火海中总共抬出 19 位遇难者。这些遇难者的尸体大部分在南北两个房间的后半部窗下、墙角、床边、木板垛旁，他们面目全非、形态各异，有弓身爬着的，有夫妻相拥的，有身下紧抱着孩子的……在大火封门，无路可逃，死神扼住命运咽喉的非常时刻，他们作出了种种痛苦而无奈的挣扎，但最终还是倒下了。深入火海抢险的年轻勇士们，尽管未能寻找到一个生还者，但他们为此而淋漓尽致地付出了可敬的真情和无畏的努力，他们的情操是高尚的。那位年轻的消防警官王亿双膝被磕破，班长宋波右膝盖挂伤；谢小二、姜永振、柴世锋……双手都不同程度地扣破、划伤；许多战士的手被烫伤，头发、眉毛被烤焦，隔热服、手套、胶靴被烫坏或扎破…… …

火难的悲怆震憾人心，亲人的泪水与回忆谱出生命悲恸的挽歌

这次火灾中的 19 位遇难者，除了 4 位四川达县人外，其余全是四川遂宁县人，且大都为老板卢世中的亲友。他们抱着脱贫致富的希望，背井离乡出外挣钱，却不幸踏上了惨死异乡的不归路。

魂断致富路

火灾后的第二天下午，天府家具厂老板卢世中的父亲、妹妹、妹夫就分别从四川老家和上海匆匆赶来了。在这次火难中，他们一共失去了 5 位亲人：卢世中夫妇及两个孩子，还有卢世中的姐姐

卢世凤。面对着一堆焦糊难以辨认的亲人尸首，面对着家具厂残砖烂瓦的废墟，3 人痛哭失声，断断续续的絮叨回忆，成了他们对亲人最深切的怀念。

卢世中系四川省遂宁市横山镇三村 11 组人，据其家人讲，卢世中 37 岁，个子不高，经常佝偻着身子，虽然身为家具厂的老板，但出身的贫寒和工作的艰辛，使他在吃穿上都不太讲究，忙起来就跟工人一样，常常一身灰土和油漆顾不得换洗。卢世中在老家时，经济上十分拮据，生活的艰难迫使他萌生了出外闯荡的念头。1992 年，其妻兄在南阳市工农北路开了个家具厂，卢世中便和妻子一起来到南阳，在妻兄的厂里干活，卢世中干木工，妻子干漆工，每月倒也能挣一些钱，逐渐有了些积蓄。同时，阅历的增多，也使卢世中的眼界逐渐开阔。两年后，卢世中利用自己的积蓄，又借了妻兄 4000 元钱，从老家招来五、六位亲戚同乡，另起炉灶办起个小家具厂——天府家具厂。生意越来越好，原来的地方和人手显得不够用了，1996 年，卢世中又在汉冶村 13 号租了房子，将厂房迁到这里，并增添了一批工人。今年春节后，他又买了部手机，像模像样地做起了老板。火灾后，有人说他有一百多万积蓄，有人说至少二、三百万，但再多的钱，现在对卢世中而言，都已随大火烟消云散！

“哥哥非常顾家，平时家里全靠他支撑，爸爸看病也是他拿的钱；姐姐家里很困难，为了照顾她挣点钱，他还把姐姐（卢世凤）也接到厂里来干活 ……为了生活方便，哥哥还把两个侄儿都接来这里上学——两个侄儿也很孝敬老人，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拿来给老人，大侄儿每次买菜都要省下点钱给老人——两个侄儿一个 13 岁，一个 11 岁，脸上红扑扑的，多爱人！”谈到死去的亲人们，卢秀英语无伦次，泣不成声，“当天下午 4 点，我们还打电话问生意好不好，侄儿好不好，嫂嫂、姐姐好不好，都说好，谁知刚过几个小时……平时，哥哥总对我说：‘妹妹，做生意要辛苦，哥哥做生意也辛

苦，出门就是为了挣钱！'——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

黄泉路上伴亲人

在这次大火中，刘国庆（又名刘全顺）是和妻子苏数蓉、儿子刘欢一同丧生的。

刘国庆今年26岁，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木工好手，也是天府家具厂里的好师傅，很受老板的青睐与器重。前两年刘国庆一直在湖北做家具，由于样式、质量好，很受当地人喜欢和尊敬，人人都请他干活。卢世中多次托人捎信，才把刘国庆请来，去年他在天府家具厂干了整整一年，卢世中为了留住他，没给他开工钱，说是让他今年继续好好干，多赚些钱，好回四川盖房子。按照老板的吩咐，也为了一家人能相互照应，春节过后，刘国庆把妻子和3岁的儿子都带到了南阳，长久分别的家人能够守在一起，虽然条件差些，却也其乐融融，谁知就是这一念之差，竟把妻子、儿子也带进了火场！

这次火灾中全家遇难的，还有张富一家3口和杜尚明、杜尚和一家4口。

28岁的张富，系遂宁县横山镇大堰村人，1997年他带妻子开始出来打工，最先在湖北。去年过罢春节，两人带最小的女儿瑞雪才来到南阳，特别是女儿瑞雪，今年才一岁半，尚未读懂人世间的悲欢，便同父母亡身火海。而撇在家中刚上学前班的大女儿，失去了父母的亲爱扶持，将如何面对漫长而艰难的人生？

与别的遇难者相比，四川达县的杜尚明、杜尚和一家显得尤为不幸。三天前，杜尚明才带着兄弟和妻子、儿子一起从老家来到天府家具厂，可卢世中嫌他们手艺平常，本来是打发他们回去的，但他们也许觉得拖家带口出来一次不容易，想再等等重找机会吧，迟迟未动身，不料等来的却是一场惨祸。灾后，记者在南阳曾多次寻找他们的家属，却始终没找到，据知情人讲，杜尚明的父亲残疾，而母亲又卧病在床……

学业未成身先死

提起余超，其父余胜刚泣不成声，失去爱子的苦痛折磨得这位川中汉子几天时间瘦了许多，回忆起来时断时续，甚至连孩子的准确年龄也记不清了。

余超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机灵聪明，人见人爱，虽然有时爱耍小脾气惹父亲生气，但父亲打他一下却比打自己还心痛。小小年纪的余超十分孝顺，连买袜子也总是一次两双，从不忘记父亲。初中快毕业时，余超见父母种地持家十分困难，就主动退学，但劳动之余他仍然见缝插针读书学习，一直思考着将来要学一门过硬手艺，好好报答父母。不久，余超到了个家具厂，先是跟人学油漆技术，后又学了加工安装铝合金门窗。出师后，考虑到艺不压身，他征得父亲同意，40 多天前又来到南阳投奔同村亲戚卢世中，跟着同在厂里的表叔卢志刚学油漆家具。14 日下午，卢志刚由于患胃炎和父亲回四川治疗，余超还和同乡一起为俩人饯行，谁知道这竟是一场生离死别，而卢志刚竟因为患病和父亲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劫难。

余胜刚和其他死难者家属一起走进火场废墟，他蹲在那里不停地用手扒呀扒呀，当他看到余超生前穿的一件烧得破烂不堪的浅红色棉夹时，眼泪夺眶而出，扑通一下跪倒在残砖烂瓦上，号啕大哭，不停地将衣服摔下又捡起，捡起又摔下，哽咽地哭喊："你为什么不知道跑出来呢！"一位年迈不知姓名的死者家属也突然扑到被砖、钢筋封死的残窗前，一下子就把里面的钢筋拉了下来，哭道："你们为什么不知道从这里逃走呢！"

"也许重伤的人里面有他……"

卢世中的表弟张斌，也是这次火劫中的遇难者之一。24 岁的张斌长得高高大大的，木工手艺特别好。他来"天府"干活已经两

三年了，由于一个人在外打工，生活上非常不便，他来后不久便将妻子王凤和孩子也从家中接来了，王凤虽然在这里并没有干活挣钱，但凭着他每月千把元的收入，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去年11月，一年没回过家的张斌决定和妻子一起回去看看，火灾发生时，他一个人刚回厂不到一星期。据这次火灾的幸存者卢志强回忆，当时卢志强和张斌睡在一个床上，还是张斌把他叫醒的，当时发现张斌拿了条被子顶在头上准备往外跑，可不知为啥，却最终没有跑出来。

“在家刚得到消息时，本来怀了一线希望，也许重伤的人里面有他，谁想连面都没见…”4月18日上午，记者在火灾现场的废墟上见到了张斌的妻子王凤，听到火灾的消息，王凤忙陪着张斌的父亲匆匆赶来了，她两眼已经哭得红肿，但一提起丈夫，仍禁不住泪水滚滚：“别人都跑出来了，他为啥没跑出来！——他平时胆小得很，可能是被火吓昏了，也可能是没穿东西，或者被烟熏倒了…去年他出了次车祸，把我吓惨了，虽然缝了十多针，但人没受损，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可是这一次，连人都认不全了！·”第二天，王凤随诸多死难者家属又一次来到火灾现场，一到丈夫生前居住的小屋，泪水便又淌了下来，她拎起一块已被烧得支离破碎的棉被，终于找到了丈夫生前的痕迹：“这就是张斌盖的被子呀！”

生的欲望使他们鼓足勇气冒死穿过火海，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也许会使他们一生都忘不了

谭国强、罗清玉等7人幸运地逃出了魔掌，与死神擦肩而过，火后余生的他们，对平安与幸福的理解，也许会比过去更深刻一些。

飘逝不去的身影

30岁的卢世海是第一个从大火中逃出来的，劫后余生的他躺

在医院病床上，亡妻的身影总是飘逝不去。

火灾发生时，卢世海和妻子正在酣睡，是谭国强、罗清玉夫妻俩跑过来喊醒他们的。闻听着火，卢世海和妻子余红英忙穿上秋衣秋裤，摸索着直奔屋外。跑到大门口时，余红英却突然想起床下的钱和存单，又折身回屋去拿；而一个念头就是逃命的卢世海只说一声"快走"便只身赤脚冲入火海，火场纵深虽然只有10多米，但烈焰的炙烤却似万箭穿心，疼痛不已。逃出火海后，等了一下，没见到妻子，他很想回火场去救妻子，但烫伤的脚使其难以挪步，加之火势太大，他只好望而却步。

平时在厂里干活，卢世海也觉得有点危险，不安全，但看在每天能挣到三、四十元钱的份上，加之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便把对危险的一点担心也淡化了。大家都觉得房子不高，面积又小，又不是满屋汽油什么的，即使万一失火了，不过每人拎桶水，几分钟时间就能把火扑灭，哪能想到火会着得这么大，烧的这么惨。

接到遭火灾的电话，卢世海的父亲和岳母带着小孙子急忙赶往南阳，不料憨厚的老父亲却在成都火车站被骗，连路费也没了，只好暂回遂宁。驼背矮小的岳母背着光着双脚的小外孙，在火场与医院之间来回奔跑，女儿死了、女婿躺在病床上，饱经风霜的老人一脸凄楚和无奈，神志不清地呢喃着一些无法听懂的话语。不满两岁的孩子手里拿着半个梨啃着，在孩子稚嫩单纯的眼中一点也看不到火难的影子和痕迹，也许只有等他长大成人后，才能知道这场大火带给他整个人生的负荷该有多么的沉重。

真夫妻患难与共

谭国强(又名谭建平)和罗清玉这对刚结婚才个把月的新婚夫妇，在这次火难中，虽然命保住了，可两人烧得都不轻。

从火海中逃出来后，两人都被送进了南阳市中心医院，夫妻二

人躺在同一个病房里，身上都涂满了白色的药粉，两人伤势严重，记者不忍心增加他们的痛苦，所以没有对他们进行采访。但4月17日晚，罗清玉的父亲和表哥从老家赶来，罗清玉看到朝思暮想的亲人，却忍不住悲从中来，吃力地向他们诉说了可怕的一幕：大火封门时，两人都还睡得正熟，这时罗清玉被惊醒了，连忙喊丈夫和同室的工友向外跑，罗清玉跑在前面，谭国强蒙个被子紧跟在后，由于紧张，被子上短下长，被一脚踩掉了，这时火已由室外窜进了屋里，火舌翻滚，热浪逼人，谭国强顾不得拾被子，忙挤过室内林立的木板，床柜便往外跑，却发现妻子脚下一滑，跌倒在地，忙上前去扶她，就在弯腰的一瞬，一个火浪扑过来，一下子就将他的整个背部烧坏了，可他们谁也顾不得疼痛，只知道憋着一口气快跑，而门外唯一的出路已被大火封死，只有穿过火海，才可能逃出性命，两人相互搀扶着踉踉跄跄地向火海冲去——从他们住的地方到门前的大棚外，仅仅十余米，若在平时，对于他们来讲，也许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可这短短的十余米，此时对于他们，却像万里长征一样艰难呀！终于，他们冲出了火海，谭国强却一下子晕倒在地……

4月18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医院采访，值班医生杨立新告诉记者，由于谭国强身上烧伤面积太大，医院已派人到郑州为其买皮移植，但他的病情严重，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病床相对，望着为帮自己而生命垂危的丈夫，罗清玉的心里该是何等的酸楚！

不幸言中的悲剧

罗林的父亲接到电话，得知有人员死亡，心想“糟了！”——他去年到南阳看望儿子来过厂里，知道这里的形势、布局和存放物品情况，因此一放下电话，就知道“人要烧死就死了，要逃命只有从前面出去才能跑得脱，即使侥幸逃出来，肯定

也烧惨了!”他知道凶多吉少，怕自己受不了，就和罗林的叔叔一起赶到南阳，果然发现儿子虽然侥幸逃了出来，但已严重烧伤，处于危重状态。

在这7位受伤者中，还有两位南阳市唐河县人，一个是陈明海，22岁，一个是郭海双，18岁。陈明海和老板卢世中是亲戚关系，郭海双则是陈明海未婚妻的弟弟。看到报纸登载的火灾消息，两人的家人都从家中赶来了，郭海双的母亲一看到烧伤的儿子就大哭起来，而郭海双的姐姐呢，看到这间病房躺的是男朋友，那间病房躺的是弟弟，更是格外痛心。

不幸之中的“幸运儿”

提起这次火灾，许多人都说一个小伙子“命大”，脑子好用。这个小伙子就是顶着被子逃出来的卢志强。

卢志强是这样描述他当天晚上逃生经过的：“我睡得太深，弄不清是周围的响动，还是罗清玉的叫声把我惊醒的，醒后我没有马上意识到必须逃出去，更没有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我本能地伸手向床头的柜子上抓秋衣穿，起身穿上鞋，在火光下，我看见同床的张斌顶着棉被，我也抄起被子披在身上。我清楚地记得下床后，只均匀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便吸了两口黑烟，感觉很憋气，我就朝着火光，冒着火冲出来了。因为披着被子，所以只有双脚被烧伤了。火灾过去两天了，我没有睡好觉，也没有吃好过一顿饭，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一片尸体，真是太突然了……”

卢志强是从大火中逃出的7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后逃出且受伤最轻的一个，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者。灾后两天，在长城建安公司的会议室里，记者看到双脚受伤的卢志强坐在沙发中，微合双眼似在沉思着什么。其父卢世万紧挨儿子侧坐在沙发扶手上，深情地注视着儿子，在所有赶来参与善后处理的家属中，只有卢世万似乎还流露出几分欣慰的表情。

火场狭小，直接经济损失并不太大，却何以牵出一场死伤惨重的惊天火案？

这场火灾过火面积500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7万元左右，经济损失算不上太大，然而却由此引出一场近年来河南省一次火灾死伤人数最多的惊天火案。火灾过后，死难者的家属们从家乡千里迢迢地赶来了，站在火后的废墟上，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亲人们就是被这样一场大火夺去生命的。一次次地在废墟上徘徊，一遍遍在废墟里扒拣，在寻找亲人遗迹的同时，他们更在寻找亲人葬身火海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呢？

首先，这次火灾发现晚、报警晚，贻误了逃生和扑救的时机。当天，南阳市消防支队是1时34分接到报警的，据多名报警者介绍，当晚他们发现火情时，东侧的10间房屋已大部分燃烧并向两侧迅速蔓延，等消防队到场后，东侧10间及北侧3间房屋已全部燃烧并塌顶，火势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而当时正值午夜，从人的生理角度看正是进入沉睡之时，最不易惊醒，也最不易发现火情——这也是近年来全国的许多恶性火灾事故大多发生在午夜12点至凌晨3点之间的一个原因。

其次，火势发展迅猛，让人措手不及。这次火灾中，火势发展的速度之快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为什么呢？一是从房屋结构看，家具厂租赁的房屋建于1954年，系砖木结构，房顶瓦下铺着油毡和苇席，这些木梁、木椽和苇席，经过45年的风化干燥，宛如一堆干柴，一点就燃，更何况当时大火蔓延过来时，温度极高，而各房间人字形的房顶之间基本没有被实墙隔断，相互连通的构架如同一个大抽风通道，助长了火势蔓延的速度。二是家具厂存储了大量的家具成品、半成品、木料和油漆、香蕉水等可燃、易燃物品，为火灾的发生和迅速蔓延提供了物质基础。3间库房存储了大量可燃物自不必言，就是在南北两侧作宿舍的房间里，也堆积了大量的

家具、三合板等，使宿舍与仓库混为一体，加之卢世中为了工作方便又在房外违章搭建工棚，工棚内堆放了各种家具、木料和刨花、锯末、油漆等，且工棚的油毡顶与房屋紧连为一体，一旦发生火情，极易造成火烧连营的局面。三是火灾过后，检查人员发现家具厂电源的闸刀仍处于闭合状态，通过对线路的检测，发现起火时电器线路正在运行，火灾过程中曾发生短路，造成多处起火，也助长了火势。

其三，家具厂居住人员密集，疏散通道不畅，使他们在发现火情后不能及时逃生。老板卢世中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挣钱为第一，不顾员工的生命和生活，仅把东面北侧的3间和南侧的两间半作为自己和员工的宿舍，其中北侧3间被用半截土墙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共65平方米，住了男女10人，南边两间半为一大通间，共45平方米，却挤住了男女16人。由于房间狭小，男女混住，缺少基本的生活条件，他们只好又用木板或家具在内部隔出一个个仅二三平方米的小单间——在南侧的宿舍里，就有8个这样的小单间！——这一个个小单间，便成了这些打工者一家一户的“安乐窝”。如此一来，床挨床，板摞板，平时他们进出，都得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才行，何况在大火突袭时，烟雾很大、屋里漆黑，难以辨认逃生方向，他们如果头脑不是十分冷静和清醒、行动不能果敢迅速的话，更会因为慌乱而无法挤出房间。再者，宿舍的窗户被钢筋或砖堵死，也是人们无法逃生的一个原因。

其四，当晚是西风，在风的作用下，大火由工棚向工房迅速蔓延燃烧，使其内正熟睡的人们难以较早发觉，而且还封住了大门，堵住了人们唯一的逃生通道。从灾后的现场勘查和诸多报警者的现场目击得知，起火点就在工棚中部，然后引燃周围的可燃物，并向厂房迅速蔓延。火灾后屋前工棚处留有几十厘米厚的灰烬，起火前却堆满一人高的各种家具、板材、木料。着火时，风助火势，威力很大，这次火难中的7位幸存者，无一不是穿过正猛烈燃烧的工

棚逃生的，因此，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被大火烧伤了。而那些不幸的遇难者，大部分则是发现门外熊熊的大火后，或出于惊慌失措，或出于恐惧丧失了冲出火海的勇气，只好一点点地在大火的威逼下向墙角、床下等当时看起来还相当安全的地方躲，孰不知，却使自己退到了死角，最终被大火活活烧死。

其五，浓烟毒气的窒息作用。由于火场可燃物多，且有油漆、香蕉水、汽油等物，着火后产生大量烟雾和有毒气体。据资料介绍，如果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人呼吸数次就会失去知觉，处于昏迷状态，1～2分钟就会中毒死亡。从现场看，部分遇难者是在熟睡中被烟雾呛死的，没有逃生挣扎的迹象，大部分遇难者是在逃生时因吸入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昏迷后被烧死的。

这场火灾是由于业主卢世中对电器管理不严，电线私拉乱接，擅自用透明胶布代替绝缘胶布，致使工棚内用电线路接头短路滋火，引燃周围可燃物而引起的。火灾的发生，似乎很偶然，其实，对于家庭作坊式的天府家具厂而言，其灾前严重的火灾隐患，早已为这次大火埋下了伏笔。灾前，该厂电线私拉乱扯，宿舍、仓库、车间不分，违章搭建工棚，生活用火违章，吸烟现象严重，没有必备的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没有消防保卫人员和夜间值班人员 … 这些都严重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河南省消防条例》。针对其存在的这些问题，辖区派出所多次派人到该厂检查监督，并下发了治安管理通知书；1999年1月30日，当地派出所组织辖区的家具生产业主，召开防火安全会议，讲政策，讲法律，讲消防隐患不整改的危害性，并对该厂下发火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限于1999年2月10日前整改完毕，但该厂老板卢世中以该厂将要搬迁为由，迟迟未能整改；4月3日，派出所再次下发了治安管理通知书，要求4月18日前书面报告整改结果，但该厂至火灾发生前，仍以搬迁为由，一直没有落实任何整改措施，最终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在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审视这次火难，抚摸疼痛的伤疤，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我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富裕和幸福而艰辛努力的时候，不应该再忘记“忧患”这两个沉重的字眼而自掘坟墓了，我们可以在商海中扬帆奋进，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讨价还价，但决不可以再对火灾隐患抱任何侥幸的心理了！毕竟，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太沉重、太沉重！

天 堂 噩 梦

——2000年焦作"3·29"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

时间:2000年3月29日
地点:焦作市天堂音像俱乐部
灾种:火灾
灾情:烧死74人,烧伤1人,直接经济损失19 95万元

□ "天堂音像俱乐部"里,红男绿女在此享乐,不料"天堂"成为火海!

□ 灭火战斗异常艰难,消防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实现他们崇高的诺言

□ 一把火烧出一窝腐败分子,7名公职人员被捕

祸起包房

豫北重镇焦作,是河南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全国室内营业面积最大的贸易大厦,有河南省最大的影视城,驱车市区你会不时发现宾馆、歌舞厅、桑拿房、录像影视厅伫立大街小巷,吸引着无数尽情享受生活的人们。天堂音像俱乐部(以下简称"天堂")便是其中的一家。

天堂位于焦作市中心东方红广场南侧,这里原是市蔬菜副食品公司二分公司东风商场,营业面积约600平方米,系60年代所

建的砖木结构平房。因经营亏损,1999 年 6 月改造为文化娱乐场所。1999 年 7 月 8 日,市棉麻公司 53 岁的下岗职工韩本余,以每年五万元的承包费将其承包,主营录像放映。该场所南北向实体墙分隔为三部分,经豪华装修后,将西部改造成一个投影厅和 12 个包间,转包给白某经营,取名“东方彩影厅”;将东部的 16 个包间,以每年 4 万元转包给王峰经营。中部将原菜市场南门由里向外以推拉铁门、卷闸门和砖墙封堵后,面对广场隔为过厅、大厅和投影厅,由韩本余自主经营。中部与东部通过一铝合金门相连,共用一个大厅,对外通称“天堂音像俱乐部”。

天堂经营灵活,票价低廉,昼夜营业,如果在投影厅看录像,仅掏 3 元钱就可随便看,只管进门,不管出门。如果到包间看,每小时也只需 5 元。同时,为了让客人能得到更好的享受,在每个仅有五、六平方米的包间里,还设有沙发床、被褥等,包间房门一关,想看什么样的录像,想搞什么活动,都随客便,真像广告招牌上写的一样“四季胜春”。因此每天都吸引不少青年人来到这里享受生活,有的还掂着酒菜,边看边喝边聊天,其乐无穷。

两个月前,由于王峰拿不出应交的转包费,便与韩本余商定,近期包房的门票收入全归韩本余所有,以抵应交的转包费。为更多地吸引观众,增加收入,韩本余将门票价格压得更低,以至于晚上到投影厅看录像,票价只有 2 元,甚至 1 元也行。如果在包间通宵看,50 元、30 元、20 元都可以,反正收一点多一点。加之这里是通宵营业而且所放的影片都“刺激”,所以每天晚上这里几乎都座无虚席。

让我们将时间拉回到这场灾难发生的前一天晚上。蓝底白字的“天堂音像俱乐部”门额下方,两块醒目的白底红字影视广告在煽情地招徕匆匆过往的人群。

天堂的广告牌上写着——

今日上映:

美国火爆猛片——

黑社会新客

都市狂情片——

燃烧女郎……

东方彩影厅的广告牌上写着：

辣椒教室——

主演：曾志伟

您懂得在校少男少女的心态吗？

您很可能会不了解他们的心态

会使你出乎意料！惊人的剧情

从这里开始 · ·

最新视觉猛片胜利拍成於(与)观众见面

邪花——

一道邪气已乘机侵入她的骨内 ··

如此诱人的广告，对于那些情窦初开的红男绿女和贪婪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们，似乎很难拒绝。这一点，从几乎客满的包房和大厅内挤满的人群中可以看得出来。观众中既有有钱的闲人，也有出来打工的农民；既有成年男子，也有在校的少男少女，有些人甚至干脆寄宿于此·· ··进入录像厅，刺激的画面令人们忘记时间的流逝……

29日凌晨零时30分，天堂常客罗红按男友之约，来到正对着天堂大厅的15号包间等候。罗红姑娘穿的是裙子，嫌冷，热情的包间服务员康爱宾就到14号包间为其取来一台石英管电暖器，放在罗红所坐沙发前一脚远的地毯上，方便罗姑娘取暖。因罗和男友常来光顾，康爱宾和罗红也早已相熟。两人便一边闲聊，一边等。半小时后，罗红的男友开着出租车赶到，3人聊不多时，决定去吃夜餐，连电暖器也未关，便匆匆走了。

后来，康、罗步嫌失火罪被捕。

凌晨2时30分，包房放碟员韩斌与包房坐台小姐孟芳、常客张某等在9号包间看录像，孟芳耐不住困倦，直打瞌睡，便到15号包间睡觉，刚到15号包间睡下，张某便进来与其调笑。孟芳觉得电暖器一直开着太热，便让张某为其关掉一只发热管，张某笑说："不管你的事。"未给她关。过不多时，韩斌与吃夜餐回来的康爱宾也来到15号包间，康也和孟芳开玩笑，搅得孟芳没法睡。韩斌平时和孟芳相好，心生醋意，便说："你们玩吧，我走了！"便出来走了。2时40分，韩斌看见南边2号包间的客人走了，便转身进来喊孟芳起床，一同到2号包间看录像，孟芳起来后，韩斌夹着被子关掉电灯，随手拉上房门，一起到2号包间去了。

20分钟后，韩斌正与孟芳在2号房间看录像，猛然间影像跳动不止，韩斌起身立在门口察看，没发现异常，就又返身回到包间，看到录像恢复正常，就又放心观看下去。大约又过四、五分钟，录像又开始剧烈跳动，韩斌又起身出门观察情况，发现北头包间火起，便急忙推踢各包间的房门，一边大声呼喊起火了！一边寻找水桶灭火……

后来韩斌得以逃生，孟芳严重烧伤。两人涉嫌失火罪被捕。

丰某和女友李某，当晚在13号包间看录像，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丰某糊里糊涂被浓烟呛醒，就起来到隔壁15号包间察看，推门见里边烟雾弥漫，有火苗闪动，就急忙回头，叫醒女友，并焦急地等待李某穿好衣服……

后来，两人均得以逃生。

在南头一号包间，东部包房负责人王峰与妻子冯某，听走道内的呼叫声，两人急忙顶着被子向北往大厅出口处逃去，刚接近15号包间，大火迎面而来，王因烧化的地毯胶滑倒，就爬起来向后转往南逃去……灯熄了……

灾后，冯某下落不明，疑在大火中遇难，王峰涉嫌失火罪被捕。

灭火战斗异常艰难

3时30分,焦作市消防支队火警调度室的电话铃骤然响起:“天堂音像俱乐部着火了· · ”

刹那间,警灯闪烁,警笛嘶鸣,一辆辆消防车风驰电掣,奔赴火场,打破了整个城市的宁静。

在命令一中队出动的同时,值班员透过窗户看见广场上空一片通红,意识到火情严重,立即按规定向支队值班首长蒋金征支队长汇报。此时,正在三楼办公室值班的蒋金征听到警铃声后已穿戴好指挥服,立即命令值班员调动二中队和机关所有干部迅速赶赴火场,加强第一出动力量。

接警仅3分钟后,一中队就率先到达了火场。此时,整个天堂已成一片火海,除了走廊和东南角的几间包房外,大厅、投影厅及包房顶已几乎全部塌落,火焰高达十几米,向天堂北侧外围门面及西侧东方彩影厅迅速蔓延。中队长施光波立即下令战斗预先展开,并迅速组织人员进行火情侦察。话音未落,战士们有的已经撒开水带,有的已接好水枪,有的冲进现场侦察,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展开了。

支队长蒋金征率值班干部奔赴火场途中就立即命令市区三、四中队火速增援。到达火场后,又向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做了紧急汇报。

此时,火场内塌落的屋架及正塌陷的屋顶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大火映红了半个天空,东方彩影厅西侧北门有人正向外疏散物资,天堂大厅、投影厅及包房内人员不详。根据火场情况,蒋金征决定采取两侧合围,中间强行突破的战术,水枪掩护救人和灭火。命令成立两个救人小组,选择有经验的干部、骨干佩戴空气呼吸器,着隔热服,深入火场救人;同时部署四部消防车停靠在火场北

侧的解放路上，分别出两支水枪由俱乐部北门通过走廊深入火场灭火并控制火势蔓延；3 支水枪从东方彩影厅西侧进入火点并防止火势向东方夜总会蔓延。照明车停靠在解放路上将火场照得通亮，其余车辆向灭火车辆供水。3 时 42 分，三、四中队增援力量到达火场。此时，投入战斗的消防车已达 13 部，官兵已达 135 人，市区所有公安消防力量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火场。支队机关干部陆续到达火场后，蒋支队长命令李战京副支队长负责前方灭火和救人工作；赵改正参谋长组织抢救被困人员，阮长喜副支队长负责火场供水。同时，闻讯赶到的交警、巡警迅速布置了警戒，维护火场交通秩序，医疗部门也做好了救人准备。

此刻，面对冲天大火，参战官兵们毫无惧色。一中队队长施光波带领战士紧握水枪，打开天堂北门通过过厅深入大厅灭火。他们刚强行进入过厅，浓烟裹挟着热浪便一下子扑了过来，官兵们脸上顿时感到火辣辣的疼痛，眼被熏得泪水直流，但他们硬是忍着灼热和疼痛，抱着水枪一步步向前坚强地挺进。疯狂燃烧的大火并不甘屈服，暗红色的火舌在浓烟的裹挟下，反而一浪一浪地向他们不断反扑过来，紧急关头，二中队的官兵们抱着水枪冲了过来，加大了灭火力量，大火在英勇无畏的消防官兵面前不得不节节后退。

一中队指导员孔正按照指挥部的命令，一边部署战士在紧邻火场东部的蔬菜公司办公楼制高点，出两支水枪居高临下向火场射水灭火，一边带领几名战士出一支水枪在天堂东部包房南门掩护救人。此时，整个天堂俱乐部除过厅和东南角几间包房外，已全被大火烧塌，仅余的几间包房，也已烟火弥漫，走道内的顶棚装饰板带着火星噗噗直往下掉。孔正到达南门后，围观的群众告诉他包房内有人，他即提着强光灯戴上空气呼吸器冲了进去，包房的走道十分狭窄，浓烟滚滚，尽管佩戴着空气呼吸器，仍感到异常灼热，房顶随时都有塌落的危险，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穿入包房仔细察看。可惜，包房通往大厅的通道已被大火完全封死 …·

在孔正深入包房搜索的同时，二中队指导员李斌带领战士们正在俱乐部西侧的彩影厅救人灭火。火灾过后，记者在二中队采访时，李斌告诉记者，当时大火正从东向西迅速蔓延，东方彩影厅已经起火，他在命令架设水枪灭火的同时，带领王清锋等几名战士挨个房间搜索，察看有无人员被困。他们首先用切割机将北边第一道房门破拆开，发现里面烟雾弥漫，有群众被困其中，因慌乱而找不到出口，在此关键时刻，李斌忙让战士王战朋用手电筒为他们指路，将他们安全引出。

最让官兵们揪心的，还是俱乐部大厅及投影厅内的大火。官兵们到达火场后，大厅及投影厅的房顶已经塌落，大厅除了过厅北门外，别无通道。这时有知情者告诉他们，投影厅南侧原为大门，但被砖封死了，室内的墙面为投影屏幕。李斌立即带领战士用消防斧破开墙壁发现卷闸门，撕开卷闸门后，又发现两扇紧闭的铁门。战士们急忙取出扩张器，将紧闭的铁门打开不足盈尺宽的门缝。透过门缝，只见里面通红通红，好像一个正猛烈燃烧的火炉一样，便立即架起水枪朝里面猛扫。

一中队指导员孔正在天堂东侧，发现有一铁门从里面紧紧锁住，在此指挥灭火的副支队长李战京用手塞进门内，撑住铁门，令战士用钳子将锁链剪断。门被打开后，令人吃惊的是，里面竟有一个液化气罐！好险！他们急忙将其冷却后迅速搬到安全地带。随后，李战京与孔正带领官兵们由此穿过包间突入火场内部，在水枪的掩护下搜索被困人员。当官兵们挺进到投影厅门口时，猛然发现门口外侧躺着一人，战士谭广业、卢建武急忙将其抬出送上救护车。

投影厅门口发现被困人员的消息传出，指挥部立即命令正在南侧灭火的李斌抽调战士赶来增援。此时，从天堂北门挺进的施光波也已带领战士冲进大厅门口，3 路队伍合在一处，向投影厅发起猛攻。在水枪的掩护下，支队副参谋长朱怀亮带领战士深入投

影厅，在投影厅北侧的铁椅上又先后发现两人，随后又发现多人，指挥部立即抽调三、四中队保障供水的人员，与先期参与救援的人员合在一起，共组成5个抢救小组，冲进烟火弥漫的火场，将这些埋压在残砖断梁下面的遇难人员，一个一个抬出。4时35分，经过参战官兵们一个小时激烈的战斗，大火被基本扑灭。

在清理火场中，全体官兵冒着浓烟、高温和被砸伤的危险，用手奋力扒刨，将埋压在残砖断梁下面的遇难人员全部抬出。

这是一场报警非常迟缓、蔓延非常迅速的大火，这是一场已经失去最佳扑救时机的大火。在这种情况下，参战官兵们在火场可燃物多、温度高、有毒烟气大的情况下，冒着浓烟烈火，强行内攻，舍身救人，确保了毗邻建筑物的安全，营救出一些被困人员。特别是在最后清理遇难人员尸体时，官兵们在现场情况复杂，断墙随时可能倒塌、断梁随时可能塌落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不顾高温，有的手被划破，有的手被烫伤，仍坚持在火灾现场，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诺言。

大火牵动公仆心

焦作市“3·29”特大火灾发生后，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事故处理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作出重要批示后，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全国总工会、监察部、文化部都派出工作组和专家到焦作帮助指导工作。

省党政领导及时作出批示、指示后，还亲赴现场组织抢救和调查处理工作。3月29日上午，接到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明义报告后，正在赴新安县和安阳市搞调研的省委书记马忠臣、省长李克强多次打电话给王明义、刘其文等同志，了解现场情况，对处置及善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3月29日14时30分，李克强省长专程从安阳赶到焦作，省

委副书记郑增茂、副省长陈全国也先后到达现场。在查看现场后，李克强省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市委、市政府关于“3·29”火灾情况汇报，对事故处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王明义副省长对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亲自领导坐镇指挥。3月29日早晨王明义副省长接到报告后，果断决定取消原定于8时30分召开的省公安厅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带领省公安厅办公室、消防局、治安处的同志急赶焦作，现场指挥处置工作。上午9时，王明义副省长一到达焦作就与市委书记刘其文等同志察看现场，看望伤员，并在现场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对处置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一，要把“3·29”火灾作为大案、要案，从讲政治的高度、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严肃对待，以最快速度彻查此案。二，立即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全面、细致地排查，并全部控制审查，决不允许一人漏掉。三，省公安厅和焦作市公安局要组织专家，严、细、实地勘察现场，对所有尸体，要一具不漏地过细检验，认定清楚，分清死因，不能有丝毫含糊。对幸存的知情人员必须逐一找到，了解情况。要通过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快而又快的勘察、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四，要组织有力的工作组尽快查明死者身份，深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工作。五，情况查清后，要依法对犯罪分子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究。对此案要认真分析，总结教训，举一反三。焦作市也及时召开紧急会议通报情况，讲明处置措施，作出部署，由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牵头、有关部门参加，对全市所有公共场所彻底检查，凡存在隐患的坚决责令整改，不整改的坚决停业整顿；凡安全不合格的，坚决吊销执照、予以关闭；无证经营的一律取缔，没有消防合格证的一律不得发放营业执照。六，所有参与处置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怕艰苦，特事特办，日夜兼程，争分夺秒，高质量、高效率地工作。

3月30日凌晨，副省长王明义列席参加市委常委会议，要求焦作市委、市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领导的批示精神，从讲

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处理好这次火灾事故的重要性，要突出抓好案件侦破和善后处理工作。凌晨3时，王明义副省长又与国家经贸委有关领导就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交换了意见。

3月30日，省委决定成立“焦作‘3·29’特大火灾调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省长王明义任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崔承东，省政府秘书长贾连朝，焦作市委书记刘其文任副组长，省委政法委、省委宣传部、焦作市政府及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监察厅、省劳动厅、省文化厅、省工商局、省民政厅、省总工会等有关厅、局的负责同志为成员。

3月30日16时至17时，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暨消防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马忠臣书记、李克强省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立即组织力量，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全省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进行一次全面大检查。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要负起责任，各有关部门都要参加，认真检查，不留死角，不留隐患。要以工矿企业的安全生产，消防设施、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公共娱乐场所的安全经营等方面为重点，分别由省劳动厅、公安厅、文化厅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组成若干检查组，进行督促检查。同时，开展社会性、群众性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教育。

3月30日晚和31日晚，根据省委决定精神，副省长王明义两次主持召开焦作“3·29”特大火灾调查处理领导小组会议，认真总结近三天的工作进展情况，确定了“高度负责，特事特办，彻查全案，严查严办”的工作指导思想，强调参与调查处理工作的所有同志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以严、细、实、快的作用，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尽快实现全案全结，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的交待。

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为确保事故的妥善处理，付出了最大的努力。3月29日凌晨得知事故发生的消息，市委书记刘其文、市委副书记、市长秦玉海，市委副书记王仕尧，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郭国明和副市长李孟顺都先后赶到火灾现场，组织公安、消防、卫生部门开展灭火和救护工作。7时15分，市委书记刘其文主持召开书记办公会，成立了“3·29”事故调查处理小组、善后处理及群众工作小组、文化市场清理整顿小组，由市委、市政府领导担任组长，并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全力投入事故处理工作。

3月29日9时，市委书记刘其文等党政领导同志陪同王明义副省长察看了火灾现场，汇报了火灾情况及采取的初步措施。

3月29日12时10分，市委书记刘其文召集与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有关的市委常委和副市长，进一步研究明确了事故处理工作方案。同时决定成立“3·29”特大火灾事故专案指挥部，市委书记刘其文任指挥长，市委副书记、市长秦玉海和市委副书记王仕尧任副指挥长，其他领导成员任指挥部成员，指挥部下设4个工作小组，正副组长分别由相关的市委常委和副市长担任。要求事故调查小组要尽快从全市公安系统抽调精兵强将展开案件侦破工作。善后处理和群众工作小组要从城区两个公安分局抽调力量，迅速查清死者单位，组织好尸体认领工作。要从市直机关抽调干部，对死者家属采取3人包一户的办法，耐心做好工作。文化市场整顿小组要尽快查清录像厅开办的批准单位、发证机关、程序、业主情况及内部管理状况。要迅速召开会议，下达文件，并通过拉网式检查等办法，坚决关闭全市所有的录像厅、歌舞厅、电子游戏室等火险事故易发场所，进行全面清理整顿。情况综合组负责事故处理进展情况的综合上报。会议要求目前全市各项工作都要为事故处理工作让路，确保事故处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会议要求，事故处理指挥部领导和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各小组24小时留人值班，随时处理紧急情况。

3月29日15时，市委、市政府向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克强，省委副书记郑增茂，副省长王明义、陈全国，公安部部长助理杨焕宁等领导同志汇报了火灾情况及采取的主要措施。同时，市委、市政

府召开各县(市)区和市直公安、文化、工商、消防等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市委副书记王仕尧对清理整顿文化市场,全部关闭录像厅、歌舞厅、电子游戏室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部署,市政府专门下发了清理整顿文化市场的文件。

3月29日16时30分,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及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报了"3·29"火灾事故情况,传达了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领导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了"3·29"特大火灾事故处理指挥部领导在事故处理中的责任和要求。29日19时30分,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会议,简要通报了"3·29"火灾事故的情况,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单位必须做好五项具体工作:一是要求各单位配合市委、市政府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二是要求市政府副市长按照分工,对自己分管系统的安全消防工作进行一次拉网式普查,重点是工业企业、市场商场、金融机构、学校、山林和各类易燃、易爆场所;三是要求各单位务必于30日召开职工大会,通报火灾事故情况,教育职工增强防范意识;四是要求从即日起关闭录像厅、电子游戏室、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集中进行清理整顿;五是要求各地抓好社会面上的稳定工作。

30日零时15分,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朱镕基、尉健行、罗干、贾春旺、马忠臣等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在听取了王明义副省长的讲话后,市委书记刘其文对学习贯彻中央、省领导指示精神提出了三条具体要求:一是要充分认识事故的严重性和处理好事故的重要性,集中精力做好调查处理工作;二是要突出重点抓紧抓好案件的调查处理、善后工作和文化市场清理整顿;三是要求大家坚守岗位,各负其责,做好工作。

30日20时,市委书记刘其文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会议,通报火灾情况,传达中央和省委领导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在抓好

各项工作的同时，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做好事故处理工作。

31日20时，市委书记刘其文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会议，市委书记刘其文、市长秦玉海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从“3·29”特大火灾事故中吸取教训，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消防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克服官僚主义，摒弃浮漂作风，消除火灾隐患，保持社会稳定。副市长李孟顺、王太峰、原振喜、霍金花针对公安消防、森林防火、安全生产、文化娱乐场所管理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火灾发生后，三天内全市关闭录像厅、游戏室、歌舞厅共741家，并逐一对其进行审查，凡无证非法经营者一律取缔，依法追究；凡不符合安全经营条件、无法整改的，一律吊销执照；凡基本具备安全经营条件而存在隐患的，都要停业限期整顿，待符合安全要求后再开业经营；凡符合安全条件、证照合格的，保护并引导其依法经营。

火因查明　警示生者

这次火灾造成74人被烧死（其中男性63名，女性11名），1人被烧伤，直接经济损失19 95万元。

火灾过后，记者踏看了现场。

整个火场，东南角残存的几间包房尚未完全塌顶，西部东方彩影厅北端和中部房顶烧出两处刺眼的穿天孔洞，东方投影厅内焦黑一片。由天堂正门穿过残留的过厅，只见劫后的大厅和投影厅一片狼藉，废砖烂瓦之下，柔弱地冒出几丝余烟，几根稀疏焦黑的屋架无力地支撑在断壁残垣之上，昔日这里幽幻诱人的氛围，早已荡然无存。由大厅走入投影厅，门内两侧的几排连椅，只余下锈黄色的铁骨架，像一排排魔牙傲然斜刺，给人一种乱箭穿胸的感受。前墙投影壁上，原用以支撑屏幕的“口”字形金属框架，被烈火袭劫

之后，酷似一张饱食之后的巨型魔口，上下唇下陷，两边以弧形向外膨起。也正是在这一魔口的下端，消防战士抬出若干具焦尸。不难想象，在烈火熊熊之时，这些鲜活的生命，是多么渴望钻出这魔口，由“天堂”回到人间哪！

在“口”字形中央，关着的推拉大铁门留下不足盈尺宽的门缝，试图将“口”字撕成两半，然而这一竖缝被外边撕裂的卷闸门所遮挡。这就是消防战士在奋力抢险时留下的痕迹。除这一竖缝和入口之外，记者环顾整个投影厅，再无任何通道。求生是人本能的欲望，消防通道——生命之门！

这场火难逼使人不得不去思索：它是怎么燃起来的？又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人惨死？为了解开这个谜，遵照河南省“3·29”特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领导小组和王明义副省长提出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严肃对待，务必在72小时之内彻查此案”的指示，省消防总队总队长雷成德、副总队长张增慧，于当日7时15分，带领高级工程师朱学贞等防火、灭火技术人员16人赶到火场，由副总队长张增慧同志负责，组织总队高级工程师朱学贞等8名同志与焦作市公安局刑警队现场勘察组的同志密切配合，迅速开展工作。火调组的同志们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按照王明义副省长“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和“高、严、细、实”的工作要求，克服种种困难，经过认真地勘察火灾燃烧痕迹和调查询问，不到24小时就初步认定了起火部位和起火点。在勘察过程中，大家用手一点一点地扒，用毛刷一片一片地清扫，不放过任何疑点，不遗留丁点物证。为防止疏漏，对火场大量遗留物，又采取过筛、水洗等措施，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做到了不漏过任何一点有价值的残留物，为提取物证和最终认定起火原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火灾发生当天，公安部即派出火灾事故调查专家组到焦作帮助进行火因认定工作。专家组成员分别从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出

发，当日下午即先后赶到火灾现场投入紧张工作，为火灾原因认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专家组的同志一到焦作，不顾旅途疲劳，就与河南省消防总队先期到达的技术人员一起，立即投入火灾现场勘察工作。几天内，专家组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连续作战，艰苦细致地分析研究现场提取的各类残留物，获取了大量的物证。

3月30日17时30分至31日凌晨3时10分。为了争取时间，省消防总队的技术人员和国家专家组的同志空着肚子，连夜赶赴郑州，对所提取样品进行前期处理。同时，张增慧副总队长电话通知总队检测站做好检测准备，并与相关单位联系，作为特殊情况给予大力支持，保证次日拿到结果。

3月31日早上8时起，省消防总队工程师郭克河、高级工程师刘正勤和国家专家组专家分赴郑州大学理化检测中心、郑州机械研究所和河南省消防总队检测站同时展开工作。在郑州一天两夜的时间内，同志们没有吃过一顿应时饭，睡眠不足10个小时，经过努力及时准确地获取了火灾残留物的各项检测数据，为火灾原因的认定提供了准确可靠的科学依据。

为了印证火灾发生和蔓延的过程，在省消防总队高级工程师朱学贞同志的主持下，面对重重困难，认真反复地进行了模拟实验。实验过程中，在密闭狭小的空间内，他们冒着可能受试验材料分解出来的有毒气体中毒的危险，坚持亲自观察测试、录像。按照不同条件、不同要求，共进行7次长达10个小时的模拟实验。其间，尽管他们出现头晕、恶心等不良反应，但仍然坚持亲自观察、摄像，直至取得科学结论。

4月1日晚9时至20时，王明义副省长、焦作市委书记刘其文、省公安厅副厅长李承先等省市领导听取火灾调查专家组“3·29”起火原因认定情况汇报。专家组认为，经现场勘察及证人证言，15号包房中不存在生活火源和遗留火种，也不具备自燃的客

观条件。同时，对在 15 号包房内提取的导线熔痕、碳化物、墙壁附着烟尘以及其他房间内未过火的沙发包布、沙发内填充的聚氨酯泡沫和墙壁装饰材料分别进行了技术鉴定，未发现有因电气线路而形成的熔痕，未检出汽油、煤油、柴油等易燃液体燃烧残留物成分，另外还对石英管电热器的点燃性能进行了模拟实验。经综合分析认定，此次火灾是由 15 号包间内的石英管电热器烤燃其临近的易燃材料而造成的。至此，在不到 60 个小时内，经调查询问、现场勘察、技术检测，此次火灾原因得到科学认定，实现了王明义副省长 72 小时彻查此案的要求。

依据现场燃烧痕迹，结合调查访问和技术鉴定结果，综合火因调查人员考证，笔者将整个燃烧过程描述如下：

火从 15 号包间燃起之后，蔓延到与其南北相邻的 13 和 16 号包间，由于正对 13、15、16 号包间是 12、14 号包间的实体墙和通向大厅的铝合金门，暂时阻挡了火势蔓延的速度。经过一段蓄热后，火势猛然间向外向上扩散。一股火势沿包房走道向南，另一股火势穿顶破窗寻找薄弱环节，立体地向大厅和投影厅扑去，一下子将投影厅惟一的逃生通道——投影厅门封死。深夜大多昏昏欲睡的观众，被浓烟呛醒后，黑暗中受本能的避险和从众心理的驱使，向火势尚未蔓延到的南边躲避，而南边原有的大门却已被砖墙封死。火越烧越大，人们很快就丧失了逃生的能力。这从尸体的分布情况也得到了印证。

那么人在浓烟烈火中，能够坚持多久？火因调查组成员、公安部消防局火灾原因技术鉴定中心主任鲁志宝告诉记者：这家俱乐部大量使用了易燃可燃材料装修，比如现场提取的聚胺酯泡沫塑料，这些物质在燃烧过程中，分解出大量的 CO、CO_2、NO、NO_2 和 NS_3 气以及其他有害气体，同时耗费空气中大量的氧，使空气含氧比例迅速大幅度降低，相对地，CO_2、NO_2 和 CO、NO、NH_3 等有害气体的浓度迅速增大。而仅 CO_2 气体在空气中达到 20%，5 分钟

之内，就能使人窒息而亡，况且像这样空间封闭的火场，内部温度可达800℃，而700℃时，普通玻璃就能熔化。不难想象，置身灼热缺氧、有毒的气体之中，人能坚持多久。

鲁主任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说，灼热缺氧的火场空气，能使人即刻进入昏迷状态，脑子可能尚存意识，但四肢乏力，失去自理能力。由于缺氧，会促使人加速呼吸，有毒缺氧炽热的火场气体又促使人员中毒症状加深，而且灼伤气管，造成气管水肿。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呼吸困难，加速窒息死亡过程。鲁主任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是一个老太太，只需一口这样的空气，就会使她爬下，再也动弹不得。

3月30日，公安部消防局副政委陈加强飞抵郑州后，直赴火灾现场。在听取汇报和深入火场内部仔细察看之后，陈副政委就"3·29"火灾为什么死亡惨重，接受中央新闻媒体采访时，作了客观分析：第一，录像厅建筑结构耐火等级低。该录像厅建筑为60年代所建，属砖木结构，耐火等级为三级，后又数次进行违章装修，使用了大量可燃易燃物，因此大火一旦发生，蔓延十分迅速；第二，报警迟缓，贻误灭火战机。据分析，火灾发生时间大约在凌晨3时许，而119指挥中心接警时间是3时30分。从理论上讲砖木建筑火灾8至13分钟，即可达到猛烈燃烧阶段，屋顶大面积塌陷，很多人已被埋压在下边；第三，燃烧物中有毒气，很多死者都是先窒息死亡后被烧。尸检组对66具尚有尸检条件的尸体进行了检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结论。这些尸体解剖的共同特征是：喉头水肿，黏膜脱落，附着大量黑色粉末状物，气管、支气管附着大量黑色粉末状物质。其结果为，有60具尸体的心血中CO含量达到致死量(40%以上)，有6具尸体心血中CO含量达到中毒昏迷量(40%)，符合CO中毒窒息后烧死的分析。

面对废墟，面对一具具惨不忍睹的遇难者遗体，人们不禁要问：170平方米的投影厅设置近200个座位，而且大量使用易燃可

燃材料装修，无疏散通道和疏散标志及应急照明，与外界又无防火隔墙，而且没有任何消防设施，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此恶劣的经营条件，怎能不使生灵涂炭？

消防安全事关人们最宝贵的生命安全，既要有消防硬件设施，更要有很强的消防安全意识。各位业主，在你千方百计赚钱的同时，你想到了顾客的安危吗？各位同胞，在你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同时，消防安全在你脑子里究竟占有多大位置？生活质量基于生存安全，绝不可本末倒置！否则，噩梦就在眼前。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能以此告诫生者！

17 人落入法网

4 月 3 日，经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对焦作市“3·29”特大火灾负有直接责任的第一批 7 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其中天堂音像俱乐部老板韩本余及与韩共同负责经营的韩妻牛玉文涉嫌犯有失火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天堂音像俱乐部包房负责人王峰、工作人员韩斌、无业人员孟芳、康爱宾、罗红涉嫌犯有失火罪。

据焦作市警方调查证实，1999 年 6 月，韩本余租赁焦作市蔬菜副食品总公司第二分公司东风商场后，将商场东侧部分转租给王峰，二人未向公安消防部门申报，擅自对商场进行改造，韩将商场中间部分改造为天堂音像俱乐部放映大厅，并将南门封死；王峰将东侧部分改造成 16 个音像放映包间，将东侧铁门锁闭。装修改造工程结束后，韩本余、牛玉文夫妇共同负责经营录像大厅，王峰负责经营 16 个音像放映包间。3 月 29 日零时 30 分许，康爱宾、罗红到这家俱乐部 15 号包间，康从 14 号包间取一电暖器到 15 号包间，接通电源为罗取暖。1 时许，康、罗等未关电源及电暖器，离开包间。此后，孟芳到 15 号包间休息，2 时 30 分许，韩斌叫孟芳

到2号包间，二人离开此房间时，仍未将电暖器电源关闭。15号包间电暖器烤燃其靠近的易燃材料引发特大火灾，致使74名观众被烧死，1人烧伤，经济上也造成严重损失。

另查明，韩本余、牛玉文夫妇自1999年6月录像厅开业以来，以牟利为目的，经常在录像厅播放淫秽影碟。

4月6日，焦作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和受贿犯罪的7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逮捕。其中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东方红派出所民警李彦平、焦作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陈有桐涉嫌犯有滥用职权罪；焦作市工商局直属分局副局长杜斌、该局工交商业登记科科长刘联平、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东方红派出所指导员刘忠汉涉嫌犯有玩忽职守罪；焦所市蔬菜副食品总公司第二分公司经理宋志平、公司原经理刘学礼涉嫌犯有受贿罪。

经查，1999年7月，李彦平在为个体业主韩本余办理“天堂音像俱乐部”公共场所治安合格证时，超越权限，擅自指使本所借调人员赵素霞编造场所名称、企业性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为韩办理了治安合格证。同年，陈有桐明知韩的治安合格证有假，却收受贿赂，越权审批，指使他人为韩办证，并在年审表上签字，使其通过了年审。

1999年8月，刘联平在审核原焦作市蔬菜副食品公司第二分公司东风副食品商场向焦作市工商局直属分局提交的《企业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时，在缺少卫生许可证、多种证件的法人姓名各异、治安合格证多处编造的情况下，还为韩本余登记注册。杜斌没有认真审核刘联平报来的注册书，草率地在审批栏里签了“同意办理”的意见。

1998年8月，刘忠汉发现“东风电子游戏厅”没有办理公共娱乐场所治安合格证，监督整改不力。韩本余向刘申报治安合格证时，刘不深入现场查看，草率地签发上报，“3·29”火灾发生后，他又伪造和补充“天堂音像俱乐部”的管理档案。

宋志平、刘学礼在发包东风商场过程中，收受贿赂，弄虚作假，把韩本余的个人经营改为全民所有制经营，把无业人员韩本余任命成为公司内部机构的负责人，利用收取承包费之机，索要贿赂。

4月7日下午，焦作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编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将焦作市公安局山阳分局东方红派出所借调人员赵素霞依法批准逮捕。

据检察机关调查，犯罪嫌疑人赵素霞现年45岁，系山阳公安分局东方红派出所借调人员。1999年7月，赵素霞接受东方红派出所片警李彦平指使，在韩本余原有的“东方电子游戏厅治安合格证”的场所名称“东风电子游戏厅”后增加了“天堂音像俱乐部”，在经营性质“个体”后增加了“全民”，在经营范围“电子游戏”后增加了“录像放映、包间录像”字样，并在增加的字样上加盖了“山阳公安分局东方红派出所治安管理专用章”，从而使韩本余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并开张营业。检察机关认为赵素霞的行为涉嫌构成编造国家机关证件罪，故于4月7日依法批准对赵素霞逮捕。

4月9日，焦作市检察院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淫秽物品罪分别依法批准逮捕了该俱乐部的经营人牛玉会和放映工作人员刘志科。

29岁的女青年、犯罪嫌疑人牛玉会自1999年6月与其姐牛玉文、姐夫韩本余共同开办“天堂音像俱乐部”。20岁的无业青年、犯罪嫌疑人刘志科今年3月8日受雇于“天堂音像俱乐部”大厅从事放映工作。

据调查，1999年6月份以来，牛玉会伙同韩本余、牛玉文夫妇以赢利为目的，为招揽顾客，多次在其承包的放映大厅播放淫秽录像，牛玉会直接播放淫秽录像光盘数10场，每场观众近百人。今年3月8日至3月28日期间，刘志科在牛玉文的授意下播放淫秽录像光盘10余场，每场观众近百人。

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牛玉会的行为已涉嫌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犯罪嫌疑人刘志科涉嫌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

截至4月9日，因焦作"3·29"特大火灾，焦作市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17人。

全省消防大检查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全省各地采取得力措施，认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已初见成效。

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公安厅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各市地党委、政府都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贯彻，党政主要领导对消防安全检查工作亲自部署，亲自动员。安阳、信阳、商丘、驻马店、濮阳、平顶山、开封、漯河等市地还分别召开了市(地)委常委会、市长(专员)办公会，安排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并进行明确分工，责任具体到人。南阳、开封、安阳、鹤壁、许昌、濮阳、商丘、焦作等市政府还分别制定了检查方案和具体检查步骤，要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抓好落实。各县(市)区政府和各级公安、消防部门对消防大检查也层层召开会议，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各级党政领导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迅速行动，带领有关部门人员深入大型商场、酒店、宾馆、公共娱乐场所、易燃易爆等单位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洛阳市委书记李柏拴、漯河市委书记刘炳旺、市长史宁安、焦作市长秦玉海等党政一把手，还亲自带队，深入有关单位、场所检查消防安全工作，发现隐患要求立即整改。为了督察各地更好地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把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搞扎实，省公安厅还抽调消防、治安等部门的有关人员组成5个检查组，赴全省各地督察消防安全大检查活动。省公安厅党委

委员、省消防总队总队长雷成德与总队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有关人员深入各市地进行安全检查。

在这次消防安全大检查中，各地把商场、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以及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作为重中之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认真排查不安全因素，发现火灾隐患立即督促整改；对一时不能整改的，责令限期整改。焦作市为吸取"3·29"火灾事故教训，于3月31日晚，组织全市消防干警统一行动，关闭了全市所有"两厅一室"。新乡市在对公共娱乐场所进行大检查的同时，还对擅自留宿陪侍的饭店等场所进行专项治理，严禁留人住宿。各地在检查中还把近年来省市通报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作为检查的重点，借这次大检查的东风，狠抓整改。许昌市集中组织公安、消防、工商、劳动等部门对省防委通报的人民商场、七一商场等3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进行了联合大检查，对存在的火灾隐患且整改不力的许昌税务宾馆、飞天歌舞厅等单位予以强制查封。平顶山市消防部门在检查中敢于碰硬的，来真的，动实的，先后依法对太阳城地下娱乐城、赤道广场等几家有影响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予以依法取缔。濮阳市消防部门在检查中还在新闻单位的配合下，对一些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查封后，在当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予以公开曝光，扩大了社会影响。

全省公安、消防、文化等部门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夜以继日、协作奋战在消防安全检查第一线，认真对易燃易爆、公共场所、高层建筑、厂矿企业等单位，实施拉网式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在检查中，坚持不留死角，不丢项目，不降低标准，做到重点查与普遍查相结合，以公共娱乐场所、重点单位和易燃易爆单位检查为主；日常查与突击查相结合，以督促整改重大火灾隐患为主；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相结合，以帮助单位解决存在的火灾隐患为主。据初步统计，至4月6日，全省各地共检查单位20100多个，查处各类火灾隐患65190处，督促当场整改38430

处，下发消防安全检查记录 15630 份，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6300 多份，下发处罚裁决通知书 2900 份，依法查封单位 1170 个，取缔 7920 个，责令停业整改单位 3930 家，暂扣物品 2890 件，依法传唤 540 人，拘留 38 人，罚款 25 9 万元。

小震并不小

——2000年南阳4.7级地震

贾英华　杨　森　管志光

时间:2000年4月29日11时54分46秒

地点:南阳市内乡、镇平县之间(北纬33°13′,东经112°03′)

灾种:地震

灾情:震级为4.7级,震中烈度六度强,震源深度16千米。死亡1人,受伤26人,其中重伤7人。受灾人口19万人,其中成灾人口8.6万人。倒塌房屋490间,损坏房屋53761间,其中33311间房屋形成危房。直接经济损失5680万人民币

- □ 20世纪90年代,河南省地震活动呈增强趋势
- □ 河南省解放以来惟一一次造成人员伤亡的地震事件
- □ 小震并不小,所暴露的许多问题值得反思

引　言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地震史上4.7级的地震太多了,值得一写吗?其实不然。

河南地处中原,位于全国的交通枢纽,又是全国第一个人口大省,城市密度大,人口和财富高度集中。专家指出,在河南发生一个5级左右的地震,将超过我国西部地区一个7级地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这是其一;其二,河南省地震活动的特点是:

震级小，震源浅，烈度高，所以造成的损失也就大。

发生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南阳4.7级地震，无疑是对河南省的地震监测预报、政府防震减灾决策、地震应急和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的一次重大考验。

地震由北向南迁移

据历史资料统计，自公元46年南阳6.5级地震以来，河南共发生4.7级以上地震42次，其中5级以上地震28次，6级以上地震6次。1970年至2000年5月底，河南省共记录到1.0级以上地震1281次，3.5级以上地震22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省地震活动呈明显增强的趋势，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有感地震，震例分别如下：

○1998年3月25日16时47分、52分，在濮阳、清丰之间发生3.6级、3.0级两次地震，濮阳、清丰、南乐有感。

○1998年5月9日12时51分，在清丰、范县交界处发生3.2级有感地震。

○1998年12月26日11时56分，在濮阳文留镇发生4.0级地震，濮阳、范县普遍有感。

○1999年5月20日22时50分，在范县县城至濮阳一带发生4.0级有感地震。

○1999年6月19日17时50分，在汝南县发生3.2级有感地震。

○1999年6月22日13时43分，在中牟县发生3.8级地震，郑州、中牟、开封、原阳等地有感。

○2000年1月28日21时02分，在信阳与湖北随州交界地区，发生4.2级地震，信阳市区及罗山、光山、新县等地有感。

○2000年3月26日01时02分，在黄川县发生3.2级有感地震。

从以上震例可以看出，河南地震活动呈现出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然而，地震部门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豫鲁冀和晋陕豫两个国家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而对豫南地区的地震危险性认识不足。在近几年的年度地震趋势会商会及专题研究中，有些观测方法虽然已察觉到豫南地区的地震活动异常，但没有引起专家们的足够重视。

地震在瞬间发生

南阳是我国地震学界的鼻祖——张衡的故乡，张衡至今长眠在南阳石桥镇夏村。他于公元 132 年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及方位的仪器——地动仪，从此开创了人类研究地震的先河。

据史料统计，从公元 46 年至 1987 年南阳共发生 6 次 4 5 级以上地震。特别是 1973 年 11 月 29 日，南阳市淅川县宋湾乡发生了 4 7 级地震，造成宋湾乡及瓦房、太行、袁坪等 4 个村镇共有 1904 间房屋损坏。1991 年桐柏县虽然发生了 3 0 级地震群活动，由于无明显震感，20 多年来，人们似乎在脚下太平中度过。

2000 年 4 月 29 日。与往日一样，南阳地震台又开始了一天的正常工作。由于近一个月来距台站 130 公里和 100 公里左右的小震不断发生，又加上“马山口窗口”小震已数次发生，使台站人员的心里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凭经验他们似乎感觉到附近什么地方将有地震发生。因此，台站除了将记录到的资料归纳整理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外，又加强了震情值班。

一个上午在寂寞沉闷中过去。11 时 50 分左右，值班员取出简单的午饭准备进餐，突然警报声响，守候在值班室的两名值班员立即跑向监测地震的仪器……

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寺山村。李金焕老太太正在厨房做饭，中午了，下地干活的儿女就要回来了。突然间从远处传来闷雷般

的响声，紧接着屋子好象在旋转，地面在剧烈颤动。她险些栽倒在地，急忙跑出屋。这时她发现自家几间新盖的平房裂开了缝！厨房的烟囱已经倒塌！路上到处是惊慌失措的人群·····

——地震！11时54分46秒，河南1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发生了！

郑州，河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震情值班室，是联络全省28个地震台的神经枢纽。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急响，值班员元晓春忙拿起话筒，国家基准地震台——洛阳龙门地震台第一个报告地震数据。随后，平顶山、焦作、濮阳、南阳等分布在全省各地的20多个地震台相继报告了震情。

河南省地震局局长王保斋、副局长王振乾、卢国合得知震情消息后，顾不上吃饭，立即投入紧张的地震应急工作。王保斋局长迅速将震情报告给中国地震局和省委、省政府值班室；卢国合副局长打电话给南阳市、镇平、内乡、南召、淅川县政府，了解震区情况；王振乾副局长在震情值班室与专家们进一步核实震情。

此时，震情值班室异常繁忙，一个接一个电话传递着震情信息。分析预报中心主任刘尧兴、副主任李安印、何加勇，监测处副处长袁中华，高工孟保成、马俊林，工程师许孝法、张俊山等同志，有的接电话，有的做记录，有的计算，有的标图·····

与此同时，南阳地震台也迅速将震情报给了南阳市科委、地震办的领导。科委主任朱传义、地震办主任黄永权、副主任薛江峰、刘斌等领导和技术人员，立即赶到地震台了解震情，并将震情迅速报告了南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还会不会发生更大的地震？"急切的询问声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省地震局、南阳市政府、南阳市地震办公室、南阳地震台电话铃声不断。政府部门的防震减灾决策，千百万人民群众安危的重担落在了地震部门肩上。此时，拖延一分一秒都会给震区群众增添一份

不安和焦虑。迅速科学地拿出地震趋势判定意见，是当务之急！

地震趋势紧急会商会

29日中午2时25分，地震趋势紧急会商会在河南省地震局震情会商室召开。省地震局局长王保斋、副局长王振乾、卢国合参加了会议，分析预报中心主任刘尧兴主持会议。会上，首先听取了各方法组的情况汇报，卢国合副局长介绍了震区灾情。与会领导和专家经过综合分析，最后将这次震中定在内乡、镇平之间，即：北纬33°11′，东经112°00′，震级4 7级。接着讨论众所期盼的地震趋势判定意见。

孟保成高工第一个发言。他曾在南阳镇平地震台工作过，亲身经过了1973年11月29日淅川发生的4 7级地震，并长期从事地震预报研究。他说，这次地震是一次主震余震型地震，而且还会起伏持续一个多月，但不会发生更大的地震。与会领导和专家结合该地区的地震地质和历史地震情况，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将这次地震的趋势判定意见定为：此次地震属于主震余震型地震，在今后一段时间该地区还会发生有感地震，但不会发生更大地震。王保斋局长立即用手机将趋势意见通知南阳市地震办公室，并迅速拟定打印了《震情快报》，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防震抗震指挥部成员单位的领导。

地震趋势判定意见为各级政府防震减灾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新闻媒体刊发后，对稳定震区的社会秩序，安定震区人民群众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省政府防震减灾决策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作了重要批示。中共河南

省委、省政府领导对震后应急救灾工作高度重视，马忠臣书记、李克强省长迅速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省、市党委、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安排抗震救灾工作；地震部门密切注视震情，加强监测预报；宣传部门统一宣传口径，确保社会稳定。下午4时，张涛副省长在省政府3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防震减灾工作。省军区、省地震局、公安、民政、财政、经贸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省政府秘书长贾连朝、办公厅副主任曹国营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省地震局局长王保斋、副局长卢国合关于震情趋势和地震应急工作的汇报，其他部门也就防震减灾工作发表了意见。张涛副省长在会上强调切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责成南阳市根据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做好工作，研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准备好多种预案；对危房和其他危险建筑立即进行检查，采取预防措施，不能出现新的伤亡；做好水库、输电等特殊设施的安全检查，制定应急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二是省工作组立即出发与当地领导共同研究解决问题，并随时报告有关情况；公安、民政部门要做好一切准备，根据当地需要，及时解决安置群众、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三是省地震局要加强监测、值班和会商研究，并保持与中国地震局的联系，积极争取中国地震局的指导和帮助。四是宣传部门、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纪律做好宣传工作，围绕政治稳定、大局稳定，把握好宣传的口径和尺度。张涛副省长还要求省政府办公厅尽快将震情和政府所采取的防震减灾措施上报国务院。会后，省政府派出以省政府办公厅曹国营副主任为首，包括省地震局领导和专家组成的工作组，连夜赶赴地震现场，调查了解震情、灾情，协助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开展防震减灾工作。

省政府召开的专题研究部署南阳震后的防震减灾工作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6点多钟了。省政府秘书长贾连朝、省地震局局长王保斋以及省政府科教处的两位处长、信息处处长李玉梅等同志，

仍然在省政府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忙碌着。他们根据省政府领导的指示,起草会议纪要、上报国务院办公厅的报告、处理南阳震区可能出现的问题。

等候已久的省会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们利用会后休息的时间,一下子围住了王保斋局长,争先恐后地提问有关南阳地震的各种问题。

采访结束后,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将晚饭送到了会议室。他们急匆匆吃过晚饭,放下饭碗,拿起笔纸又开始了文件的起草工作。

夜里10点多钟,省政府会议纪要、上报国务院办公厅的报告、震情公告和新闻通稿起草完毕,迅速送给贾连朝秘书长审阅,贾连朝秘书长就一些问题与王保斋局长商量、修改后,让省政府办公厅八处的同志连夜打印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同时王保斋局长和信息处李玉梅处长又乘车赶往省委,向省委书记马忠臣,省委常委、秘书长王全书汇报震情,并请他们审阅新闻通稿。王全书秘书长先听取了震情汇报,然后与王保斋局长、李玉梅处长乘车前往马忠臣书记住处。马书记在客厅详细听取了王保斋局长关于震区情况和地震趋势判断意见的汇报后,提出将震后趋势判定意见写入新闻通稿,以利于震区的社会稳定,人心安定。

当王保斋局长和李玉梅处长从马书记住处出来时,已是深夜23时35分。他们又驱车前往河南日报总编室,送去马忠臣书记签阅的震情新闻通稿。河南日报总编室的同志看到天色很晚,为了节省时间,通过他们的传真机又将新闻通稿传给了省人民广播电台、省电视台总编室。

此后,他们又回到省政府,向贾连朝秘书长汇报。当得知马忠臣书记对省政府所采取的地震应急措施表示满意时,贾连朝秘书长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地震应急在南阳

震情就是命令，地震发生后20分钟内，南阳市地震办全体同志都赶到办公室，在科委主任朱传义的带领下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一是同邻边地区地震台取得联系，落实地震三要素；二是以震情快报形式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地震局汇报；三是组织人员开展震情监视、现场考察和震害评估工作；四是组织人员平息各种地震谣传，回答群众有关震情和地震知识询问。

南阳市委、市政府接到震情报告后，采取了紧急措施。地震发生后40分钟，南阳市委秘书长朱长青、市政府副市长张忠祥就带队赶赴地震灾区察看震情，慰问受灾群众；当日17时，南阳市委召开常委会，安排布置抢险救灾工作；5月1日14时，南阳市政府召集十三个县市区和防震减灾指挥部成员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召开全市地震紧急会议，市长王菊梅主持会议，布置震后救灾工作。

与此同时，震区各级党委、政府立即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机构，深入地震灾区组织抢险救灾。内乡县委书记安子健、县长于国干、县委副书记廉建等带领公安局、民政局、科委、教委、卫生局等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立即赶到马山口镇受灾现场，察看灾情，慰问群众，组织抢险工作。镇平县委、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抗震防震救灾工作，并组织专门人员负责灾情收集与传递，24小时值班。主要领导带队分赴高丘、寺山等受灾严重的乡镇实地查看灾情。制定抗震防震救灾工作预案，成立救灾应急小分队，县财政拿出10万元作为紧急救助之需，发放一部分赈灾粮食给灾区贫困户和重灾户。内乡县民政局拿出1 5万元作为解决救治地震中伤亡人员的费用，组织城建部门对震后的危房、险房进行评估。

市民政局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1 局主要领导随同市委、市政府领导立即赶赴震区，安排救灾工作；2 及时召开了局长办公

会,对救灾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决定先拿出 20 万元救灾款及 400 条棉被,用于紧急救助伤员安排灾民生活,并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制订救灾应急方案,确保救灾工作有序进行;3 先后 5 次派出工作组由局领导带队赴灾区核查灾情,慰问群众,并将灾情及时上报省政府救灾办;4 局领导两次派人赴省民政厅汇报灾情,请求支援,通过积极争取,民政部同意拨给该市救灾帐篷 300 顶,已于 5 月 4 日运到灾区;同日,省民政厅救灾处魏双志处长等人受李志斌副书记的委托,代表省政府、省民政厅专程到地震灾区查看灾情,慰问干部群众。

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灾区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南阳地震灾区震后各项救灾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地震灾害损失

一、地震灾害损失

据内乡县、镇平县救灾部门调查统计,截至 5 月 5 日,此次地震造成死亡 1 人(内乡县马山口镇大寨村 12 组村民李保中),伤 26 人,其中重伤 7 人,轻伤 19 人,受灾人口 19 万人,成灾人口 8 6 万人,倒塌房屋 490 间,损坏房屋 53761 间,其中危房、险房 33311 间,因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 5680 万元。此次地震共波及 20 个乡镇(其中内乡 9 个,镇平 11 个),重灾乡镇 7 个,它们是内乡县的马山口镇、王店镇、七里坪乡,镇平县的高丘镇、芦医、寺山、二龙乡。此次地震除少量人员伤亡之外,最大的损害是村民住房、各种建筑物造成"伤筋动骨,甚至是粉碎性骨折"破坏。受损房屋中,大部分房屋墙体开裂、变形,有的地基墙体移动歪斜,潜在的危险很大,一旦遇到较大余震或暴风雨侵袭,后果不堪设想。

二、地震基本参数

发震时间:2000 年 4 月 29 日 11 时 54 分 46 秒。

微观震中:镇平县寺山乡西(北纬 30°13′,东经 112°03′)。

宏观震中:内乡县马山口镇与镇平县高丘镇之间。

地震震级:4 7 级。

震中烈度:六度强。

震源深度:16 千米。

三、地震烈度

本次烈度评定的标准以《中国地震烈度表》(GB/T17742～1999)为准。极震区几个村的个别房屋倒塌,多数房屋受损,并有少量人员伤亡,按《中国地震烈度表》应为七度。考虑到极震区范围较小,而且受损房屋建筑质量较差,因此将震中烈度定为六度或六度强。五度区基本按实际调查结果给出。三～四度区范围较大,交通不便,以通讯调查为主,故没有划出四度区边界,而将三～四度区合并为有感区。至于外围"室内个别静止中的人有感"的地区(相当于《中国地震烈度表》中的二度区),该区域大致西北到三门峡,东南到信阳,东北到平顶山,西南到湖北襄樊。

(1)烈度评定标准

①六度区:半数房屋墙体出现裂缝,少数屋顶掉瓦,少数烟囱裂缝、掉落,个别房屋倒塌;局部地区地表松软土上出现微细裂缝;多数人站立不稳,少数人惊逃户外。

②五度区:室内普遍有感,室外多数人有感;门窗、屋顶、屋架颤动作响,墙面抹灰出现细微裂缝或灰土掉落,个别屋顶掉瓦、烟囱掉砖;不稳定器物摇动或翻倒。

③三～四度区(明显有感范围):少数静止中的人有感觉;门、窗轻微作响;悬挂物晃动,器皿作响。

(2)烈度评定结果

通过对南阳市所辖内乡、镇平、桐柏、唐河、南召等县市区 16 个乡镇 100 多个村庄的现场调查,圈定了本次地震的等震线。即:六度区、五度区及有感范围颁均呈椭圆形,长轴方向为北西,短轴

方向为北东。即沿发震断裂走向方向的烈度衰减比较慢。

①六度区:位于马山口、寺山、高丘之间。长轴长约 18 公里,短轴长约 10 公里,面积约 140 平方公里。地震时,人们普通听到地声,像闷雷或载重货车发出的闷响,门窗剧烈作响,震感强烈,人们纷纷跑到院外。区内一半左右房屋的墙体出现裂缝,大多数倒塌的房屋及人员伤亡主要集中在本区。其中内乡县马山口镇大寨村大约 95% 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墙体裂缝、屋顶掉瓦、烟囱掉砖、花墙塌落等,并造成 1 人死亡,3 人重伤。镇平县寺山乡响水河村中及麦地里还发现 2 条走向东西的地裂缝,长分别为 15 米和 80 米,宽分别为 3 毫米和 3 厘米,后者南侧局部下沉约 15 厘米。

②五度区:西至七里坪,东至白河镇,北边沿霸王峪—槐树湾一线,南边沿王店—彭营一线。长轴长约 85 公里,短轴长约 27 公里,面积约 1700 平方公里。此外,在桐柏附近还形成一个五度烈度异常区,长轴走向也呈北西,长约 36 公里,短轴长约 10 公里,面积约 270 平方公里。显然,该烈度异常区的出现与该地震的发震构造有关,即受控于北西走向的朱阳关—桐柏断裂的活动。而其间唐河一带烈度较低,是因为这里的建筑物以低层为主,其自振周期较短,加之唐河地处南阳盆地内,土层较厚,因此相应的震害较轻。

③三至四度区(明显有感范围):西至卢氏,东到信阳西,东北侧沿南召—社旗一线,西南侧沿西峡—新野北一线。长轴长约 320 公里,短轴长约 58 公里,面积超过 2 万平方公里。

地震发生的成因

南阳地区的小震活动一直较为频繁。那么,这次地震发生的成因是什么呢?记者为此采访了河南省地震局监测预报中心高级

工程师孟保成。

据孟保成高级工程师介绍，这次地震属于构造型地震，它的震中位置位于华北板块和中南板块的分界地带。该地属秦岭断褶带，是在中元古代华北板块结晶基底的裂陷作用中分离出来的。在裂陷的基础上，经过加里车旋回、华力西旋回和印支旋回的地槽型沉积，到三迭纪中晚期变质转化为断褶带。进入燕山期后，北西向和北西西向断裂活动加剧，中酸性岩浆大规模入侵，发生了大面积的同化作用。白垩纪时期，北西向和北西西向断裂控制的断陷盆地边下沉边接受沉积，同时火山喷溢形成白垩纪火山岩、沉积岩相间的地壳。在这一地带，较大的盆地有罗山—潢川凹陷、南阳盆地、西峡盆地和襄樊盆地等。

在我省西南部的栾川、南召、方城、确山、息县、固始—华北断块南缘断裂，由陕西蓝田进入我省，向东延伸入安徽交于郯庐断裂。该断裂带北侧为“华北型”，其结晶基底为太古代变质岩系，元古代地壳较微变质，古生代未变质，岩浆活动微弱，其南侧地层具有过渡特色且全部变质，岩浆活动频繁，在晚第三纪仍有强烈的岩浆活动。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南阳地区形成了朱阳关—夏馆断裂、丹凤—西峡断裂等断裂带，而栾川—确山—固始断裂为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界线，其北部为华北板块，南部为秦岭断褶系。历史上在这里发生的5级以上地震有公元46年的南阳地震、1634年的罗田地震、1640年的黄岗地震、1925年的商城地震、1913年和1932年的麻城地震等。

这次内乡—镇平4 7级地震的震中位置处于南阳断陷盆地西北缘和夏馆盆地东南端的交界部位，同时也是朱阳关—夏馆断裂和丹凤—西峡断裂的交汇处。受地震挤压的作用，该地区极容易形成应力集中；而从深部构造来看，该地属于地壳梯度带，也较容易形成应力集中。这就是这次地震发生的主要原因。

此外，孟保成高级工程师还介绍说，这次地震的控震构造为朱阳关—夏馆断裂，但其发震构造却并非此断裂，而极有可能是由次生断裂引起的。他还说，这次4.7级地震释放的能量达到了全部释放能量的99.9%，估计今后一段时间内发生更大震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地震启示录

地震发生后，河南省人民政府派出了以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曹国营为首、省地震局副局长卢国合等参加的地震应急工作组，奔赴地震灾区开展工作。记者就这次地震给人们的启示，采访了河南省地震局副局长卢国合。

问：这次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我省近年来罕见的，您认为在今后的防震减灾工作中，应改进和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从而尽可能地减少震害损失？

答：从我亲历震区目睹的受灾情况来看，这次地震中所出现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以后的防震减灾工作中值得重视和加强：一是必须重视和加强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村住房建设中的抗震设防问题。以前的防震减灾工作重点放在了城市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上，对广大农村地区住房建设中的抗震设防问题较为忽视。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农村住宅普遍存在着设计不合理、施工方法落后、建筑材料质量低劣的现象。由于疏于管理，以至于无抗震设防要求、无抗震设计、无质量监督的“三无”工程在农村极为普遍。这样的建筑是无法抵御地震的袭击的。这次地震中，最让人痛心的是新房，尤其是砖房出现裂缝多，有的已成为危房，致死致伤现象多数是由于新房顶部的女儿墙倒塌所致。可想，仅一次4.7级小型地震就造成如此损失，如遇中等或中强地震，损失将无法想象！所以，加强农村地区，尤其是重点监测

防御区建筑物的抗震设防、科学设计和严格质量把关，是减轻地震灾害的一项重要举措，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是城镇建设一定要避开活断层和地震危险地带。这次马山口4.7级地震，正是发生在马山口—南阳—新县—安徽霍山断裂带上，震感最强烈、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也是沿着这条断裂带呈椭圆形分布。因此，今后对新建城镇，首先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避开活断层和地震危险地带；对于一些已建在了断裂带上的城镇，在扩建城区时，也要重视这个问题，原有城区一定要加强抗震设防和抗震加固。我省计划在“十五”期间重点建设114个城镇，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城镇建设中切实做好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是要重视和加强地震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实施工作。《防震减灾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参照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 建立这一制度的目的是，确保政府和社会能高效、有序地做好地震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或扩大，迅速恢复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震害损失。在这次灾区考察中，我们发现有的县级政府没有预案，有的虽然有预案，但在地震发生后，却没有按预案的要求实施震灾救助，而是临时派人查看这方面的工作，职能部门的工作多数没有到位。特别是震后地震趋势判定意见公告后，职能部门的工作仍未到位。这种震前无预案，有预案的震后又不能按程序实施有效救助的状况必须尽快扭转。

四是要本着“慎重、适度”的原则，开展防震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在地震灾害中的自救互救能力。这次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主要是由于缺乏防震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知识造成的。在这次地震中的唯一死者是马山口镇居民，他是在震时从房内往

外跑时，被房顶倒下的一面女儿墙砸中而葬送了32岁的生命；还有镇平县寺山乡大陈营小学一名女学生，是在地震发生时学生们拥挤下楼被踩踏致伤的。如当时他们能及时躲在坚固的墙角或课桌下临时避震，震后再马上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一死一伤是可以避免的。可见，让公众了解防震减灾知识，尤其是让那些应付突发性事件能力差、在灾害中易受伤害的广大中小学生，学会和掌握一些防震减灾知识，提高他们的自救互救能力迫在眉睫。

世纪末大灾难

——2000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　李红锋

时间:2000年12月25日
地点:洛阳市东都商厦
灾种:火灾
灾情:烧死309人,烧伤7人

□　大火无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火,人们本能逃生,然而楼梯大门被锁,数百人被锁入火海

□　生死大营救。消防战士、公安干警、医护工作者无私无畏,鲜血、泪水、掌声,谱写一曲感动天地的英雄壮歌

□　灾情牵动中南海,五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作出批示,河南省、市党政领导亲临火场指挥灭火救人

□　死者悲壮,生还者惊恐。大火过后,洛阳人不敢见明火了

□　因为亲情,我们有了悲伤;因为悲伤,我们吸取教训;因为教训,我们憧憬明天

火起圣诞夜

公元2000年12月25日夜,是一个日渐时髦的节日——圣诞夜,而且再过六天,人类将进入新世纪了。因此,今年的圣诞夜在古都洛阳格外热闹。

洛阳中州路上,灯火灿烂,彩旗招展,彩球高悬,霓虹灯闪烁。

宾馆、饭店、商场、歌舞厅里，圣诞树熠熠生辉，圣诞老人和蔼可亲，“圣诞快乐”的祝福，被彩笔涂满了玻璃幕墙，使节日的夜色令人陶醉。

位于中州路最繁华地带的东都商厦，更是一片欢乐繁忙的景象。从负1楼到地上3楼，丹尼斯商场的员工和东都商厦的商户们，正紧张地往各自的摊位上摆放货物、打扫卫生，四楼歌舞厅流光溢彩，舞姿翩翩，歌声飞扬；商厦外许多人在扯横幅、挂广告牌……

——东都商厦共有地上4层，地下2层，由于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商厦此前曾被迫停业。不久前，东都与丹尼斯量贩有限公司订下合同，约定商厦由两家共同经营，负2层的家具商场和2、3楼的服装、五金交电商场仍由东都负责，负1层和1楼则由丹尼斯经营日用百货。为了改善营业环境和形象，吸引顾客，东都与丹尼斯从11月6日起对自己负责经营的场所重新进行了装修，并决定于12月26日，也就是第二天进行试营业，28日双方正式开业。

为了能一炮打红，在洛阳商界占据一席之地，东都和丹尼斯对第二天的试营业非常重视，当晚都组织了大批员工、商户加班加点上货。“丹尼斯量贩东都店开业前记者招待会”的大红横幅，横挂在一楼营业厅，洋溢着一派喜气。

商厦四楼除了东都的办公室外，还有一个大舞厅、一家音乐茶座、几个舞厅包间，均由个体户张建国承包经营。商厦的重新开业，也让一向不景气的歌舞厅看到了一线曙光。趁着圣诞节的大好时机，颇有商业头脑的张建国向外散发了许多免费舞票，并且许诺女士免入场券，因此当晚歌舞厅人流如织，以至包间费也由平时的30元涨到了50元，甚至许多人兴冲冲地赶来后，由于人太多只好扫兴离去。这对张建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生意兴隆的好兆头。

大火突起，肇事者没了主意

在东都商厦负一层和负2层的营业大厅中间，有一个连接上下的步行楼。装修期间，考虑到今后经营方便，丹尼斯便用一大块钢板将负一层的楼梯口盖上了。并由电焊工王成太按照店长赵宇的安排，将钢板焊牢，但钢板上原有的两个方洞却一直没遮没拦地留着。

25日这天，王成太按照分工，在大厅里巡查电气线路。晚上8时20分左右，丹尼斯的负责人王自亮把他叫住："你把楼梯口钢板上那两个洞焊一下。"王成太回答说："我一个人不行，再说电焊机也不在这儿。"王自亮说："找两人帮你抬抬。"于是，正在现场干活的生鲜处员工宋龙、丁晓东便被王自亮叫着，和王成太一起乘电梯到顶层养护办公室把电焊机抬到钢板旁。王成太发现缺少接地线，又上去找了一根绿皮铜芯线和两根多股红皮铜芯线下来。因没有插头，他便把电源线头剥去约1 5公分长，扭一下直接插到附近一根柱子的插座上了，接着又把接地线插到钢板的一个缝隙里。这时却发现电焊机指示灯不亮，王成太就问旁边的养护工周健怎么回事？周说他正在修电路把电停了，让王成太稍等一会。大约等了十分钟，周修好了电路，王成太走过去把电闸合上，接着试了几下火，发现火花很弱，怀疑是电线接错了，就叫周过去看一下。周确认线路接错之后，王成太重新接好线，在离钢板一孔洞约距一拳头处又试了几下，这次火花很大，四处喷溅。线路正常了。

正准备焊接时，王成太发现两个洞中间有些东西突起，又到泵房拿来一个手砂轮和延长线。这时负责土建施工和现场协调的周晓走过来问王成太干什么，王成太回答："王（自亮）经理叫我把这洞焊一下。"周晓仅说一声"好，焊美一点！"就离开了。21时左右，王成太在王自亮拿过来的一块钢板上画上印，正想按画印把钢板割下来一块时，从外面过来一个名叫李如意的民工，看见王成太焊

东西，就问他："这下面是啥东西？能不能在上面焊？"王成太一听，就说："对呀，你看看下面有啥东西没有？"因没有手电筒，从洞口看不见下面，王成太就拿电焊条在洞口旁点了几下，让李如意借着电焊火花的亮光从相邻的洞口向下观察，看见下面好像有一捆方木条，并且其中有一块已经烧得像红炭。李抬头吃惊地说："不好啦！赶快救火！"一场骇世大火就由此燃开了。

闻听着火，周围的人忙围拢过来，有的找桶、有的找盆、有的找水、有的找消火栓救火，就是没有想到该报警。匆忙间，已经从洞口能看见明火，烟也冒出来了。王成太慌忙找到店长赵宇报告说："下面着火了！"赵宇讲："赶快拿灭火器，赶快通知东都的人。"王成太就向东南消火栓箱跑去，可消火栓箱是锁着的，王就掏出随身携带的螺丝刀，把锁扣撬坏，紧随其后的四、五个人打开箱子，拉出水带，王成太匆忙接好，就跑向冒火的洞口，将枪头插入洞口向下灌水，但水流太小，无济于事。经过半个来小时的周折，窜出来的烟越来越大了，眼看局面不可收拾，才有人开始报警。

陶醉在欢乐中的人们，突然陷入一片黑暗

21时20分左右，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王磊来到商厦，从北门进入一楼查看开业准备情况。当他和夫人与迎面而来的周晓、养护科副科长刘新强走到一楼南边，听到下边一片乱哄哄的，就大声向下询问："发生什么事情了？"下边的人指着北边说："着火了！着火了！"几人大吃一惊，跑到负一层中间楼梯附近，看见有烟从钢板上的孔洞往上冒，不少人正从洞口往下灌水，同时看到浓烟已从东北角墙缝和东边夹壁墙窗口处往上冒。王磊急忙用手机联系东都商厦的总经理李志坚，告知他负2层起火，让他赶快组织人扑救。和李志坚联系完，他才拨打119报警。

烟越来越浓。忽然有人说东南角有一个门可以下到地下家具城，刘新强、周晓等五、六个人就往下跑到木门处。门锁着，一起跑

下来的一个员工拿角铁砸锁未开，最后刘新强抬脚将门踹开，看见里面漆黑一片，借着楼梯间的亮光看见烟已有七、八十厘米高，感觉风直向里吸。此时在东都店查看货物摆放情况的洛阳市丹尼斯南昌路店店长杨政然和刘新强弯着腰往里进去一米多远，突然掉下来一块东西砸到杨头上，二人觉得危险就退了出来，吆喝人"快拿手电筒来!"结果等得很着急，见烟雾更大，就一同回到上面，此刻，负一层大厅几乎两米以外就看不见人了。

大火在负2层迅速蔓延，可上面正在干活的员工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火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有人在救火，有人仍在忙着摆货。

王磊指挥人员把钢板周围的东西搬开，看着烟越来越浓，便命令让所有的女工先撤离。后来看往洞口灌水不需要太多的人，就叫安管人员留下，其余的员工全部撤离。

正准备下班回家的丹尼斯东都店安管科长郝敬钦，得知着火消息又急返商厦，让保安队长曹文强通知总服务台报警，并利用丹尼斯内部广播通知所有员工到东都商厦外面广场集合。很快，大多数丹尼斯的员工就撤了出来，在广场上排队集合清点人数，可现场太乱，一直没有清点成。

发生火灾时，东都商厦的总经理李志坚和副经理刘保军正在二楼。他们出门一看，一股黑烟已从东北角的楼梯口冒上来。李志坚让人将东北角楼梯间的门关上，打开西南、东南角楼梯的门，并让刘保军与配电房联系切断电源。配电室的值班人员刘武松接到通知当即拉闸切断电源，整座大楼立即陷入一片黑暗。

黑暗中，王磊大声呼喊："所有人员全部立即撤离!"一边向李志坚通电话，告诉李志坚烟很大，已经没有办法了。同时，他感到呼吸已经很困难。在职工的引导下，王磊等摸黑由南门撤出大厦。

涌出大厦的人群，借助周围建筑的亮光，隐约地看见整座大厦已被烟雾笼罩。而火灾发生后，直至丹尼斯和东都商场负责人组织自己的商户和员工撤离，直至拉闸断电时，独独没有人想到在四

楼办公室、歌舞厅还有数百人。更没有人想到该通知他们一声，也没有人想到该把已经上锁的楼梯打开……

就这样，四楼的部分商厦员工和正在欢度节日的人们，陷入了一片黑暗和浓烟之中……

生死大营救

“叮铃铃、叮铃铃·· ··”

公元2000年12月25日21时35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打碎了市火警调度指挥中心值班室的宁静，也打碎了这个城市的好梦——

东都商厦着火了！

霎时间，警灯闪烁，警笛嘶鸣，一辆辆消防车，一群群消防官兵从四面八方向火场疾驰而来。

“救命啊！救命啊！”一声接一声的呼救，凄厉而恐怖

21时38分，洛阳市消防支队三中队20余名官兵分乘三辆消防车率先到达火场。

接到命令，中队长陈岗和指导员邹立生都吃了一惊！因为他们对这个占地面积32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7900平方米，整体高度为6层的东都商厦实在太熟悉了：商厦不仅面积大、结构复杂，而且火灾隐患重重，消防设施极不完备，一旦发生火灾，不仅难以扑救，而且极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两人很快做出决定：一、备好空气呼吸器，做好深入商厦内部灭火的准备；二、备好救人的器材，防止有人员被困！

由于报警迟缓，三中队官兵到达时，整个商厦已被浓烟包裹。由负2层燃起的大火正猛烈地向上蔓延，在燃烧产生的高温剧毒浓烟的裹挟下，火已顺着大厦四角以玻璃幕墙封闭的楼梯间迅速

窜到四楼。隔着商厦的玻璃幕墙，只见东北角、西北角楼梯间内，1～4楼一片火光。浓烟滚滚中，商厦四楼东北侧广告牌旁，站满了被困群众。“救命啊！救命啊！”一声接一声的呼救，凄厉而恐怖。

从未见过的大火，令在场的商厦职工、附近的摊贩、商户和过往行人惊悸万分，拥挤的人群一片慌乱。商场门前乱七八糟地摆满了自行车、汽车和商场在着火前正准备搬进去的货物一片狼藉。

见此情景，陈岗意识到火势严峻，立即命令兵分两路：一路出两只水枪从商厦北面正门深入商厦内部，其中一只水枪掩护人员上四楼救人，一只阻止火势向一楼纵深处蔓延；另一路出两只水枪从商厦东北角楼梯向下灭火，力争将火势控制在地下楼层。

指导员邹立生带领战士紧握水枪从正门向商厦内冲进，里面浓烟弥漫，漆黑一团，强光灯也只能照到不足一尺远。高温浓烟使人犹如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烫得手、脸像刀刮一样疼。由于能见度太低、温度太高，官兵们冲了几次都被迫撤回。这时，四楼烟气更加浓烈，且时有火星闪现，烟火中的被困人员危在旦夕，怎么办？

二楼正面有一个伸出约两米的平台，陈岗迅即带领战士高文新、张建林携安全绳利用两节拉梯登上广告牌封裹平台，才发现这个平台后面原来是一个倾斜的琉璃瓦楼檐，人根本站不上去。但此刻他们已顾不了太多，赶快让被困人员从四楼续下一根系广告的细绳将安全绳吊下去，让他们紧紧拴在水泥柱子上顺绳滑下。

一条安全绳，就是一条救命绳！急于逃生的心情使被困者格外慌乱，绳刚拴好，一名男子就迫不及待地顺绳而下，还没等他站稳，第二个人又滑落下来。陈岗和两名战士一边紧张地接应下来的人员，防止他们摔下去，一边地扶他们搭两节梯下楼。就这样，有十几名被困群众很快被安全救出。但仍有4人不敢顺绳而下。这时，前来增援的特勤中队赶过来了，他们在楼前迅速架起消防云梯，几名官兵乘云梯直达四楼，将剩余的几名被困者全部营救下

来。这些人有的头、脸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有的嗓子被烟呛哑了，有的慌乱中手脚被碰破了，有的吓得几乎瘫倒在地。但不管怎样，能够平安地回到地面，对他们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激动与感激的泪花。

有困难要上，有危险更要上！一定要把群众救出来！

据营救出的人员讲，四楼内部可能仍有人被困，人数不详。这事关生死的消息，更揪紧了消防官兵们的心。

三中队官兵们正在紧张地展开救人灭火战斗的同时，洛阳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二、四、五、六中队和市拖拉机厂、轴承厂、机车工厂、石化总厂等企业消防队以及110、120、供水、供电、交警、武警等相关单位人员也已风驰电掣般赶到火场。

21时45分，洛阳市消防支队政委刘来成、支队长李法信率领机关全体干部到达火场后，根据火场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内外结合，强行内攻，采取一切措施救人，同时消灭通道附近和影响救人的大火，为救人全力创造条件。

为统一指挥，协调行动，更准确、迅速地营救人员、扑灭大火，刘来成、李法信决定由副支队长宋晓新、参谋长范会生带领三中队、特勤中队、六中队营救被困人员；由副政委刘发学带领二中队、五中队、石化总厂消防队灭火并掩护救人；警训科长李家甫、参谋王荣范带领一中队、四中队及拖拉机厂、轴承厂、机车工厂消防队，为救人灭火车辆供水、确保水源充足。

一场规模更大、任务更明确的战斗紧张有序地展开。31辆消防车、200余名消防官兵、数10支水枪，对大厦形成了合围之势。

接水口、洒水带、加压、射水！一条条水龙从不同方位向火点扑去！

楼梯被锁，破拆！空气呼吸器不够，捂着毛巾上！商厦内情况不明，亮度太低，强光灯不顶用，用手摸、用脚趟着往前冲！

挂钩梯、拉梯、云梯、安全绳、充气垫… 为了救人，能用的工具都用上了！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但并不顺利。

由于火是由负2层家具城燃起的，沙发、床垫等易燃品使火势发展异常迅猛，加上报警延误，官兵们到达火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阶段，失去了最佳扑救时机。而燃烧产生的大量一氧化碳、二氧化氮、氯化氢、氰化氢等高温剧毒气体，极短时间内就充满了所有的通道及整个四楼，不仅夺去了被困者逃生的机会，也给营救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几乎所有的安全通道都被铁栅门锁死，更加大了救人灭火的难度。

然而，有困难要上，有危险更要上！官兵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被困者救出来！

闪光灯此起彼伏，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战斗中，洛阳市唯一的一台云梯消防车发挥了它特有的威力。

特勤中队驾驶云梯车到达后，中队长熊志强立即带领副中队长田军、战士毛志文、孟宪凯携带缓降器、保险绳、腰带、破拆斧等，在水枪掩护下乘车升到四楼北侧，配合三中队将4个失魂落魄的被困者安全救出。这时，四楼东北角东侧一窗口有两位妇女抱着一男孩正焦急呼救。云梯车立即伸出长臂，将工作斗向他们靠近。但由于工作曲臂被四楼向外延伸的墙体遮挡，虽几经努力均无法接近。为稳定被困者情绪，防止他们冒险跳楼摔伤，地面战斗员李明伟、张瑞敏、王白涛等忙将随车空气跳垫抬到东北角窗口下方，紧急充气。官兵们将跳垫团团围住，窗台一名妇女按照战士们指导的正确方法，勇敢地跳下，平安无事。随后，附近另一窗口的一名男子也跳了下来。但和该妇女同一窗口的母子始终不敢跳楼。

在战士们准备跳垫救人时，楼顶平台仍有人员被困。为争取时间，救出更多的人，云梯车又将巨臂向楼顶伸去。同时，班长毛

志文将一个头盔、两根安全绳和三根安全腰带，在工作斗下降到四楼时，抛给东侧窗口惊恐的母子，并不断地向她们喊话："扎好安全带，我们马上来救你们！"由于楼顶人员较多，云梯车反复升降多次才将上面人员全部带到地面。之后，登高车重新调整车位，并将阻挡工作臂的高压线剪断，工作斗迅速上升到东侧窗口前营救始终未敢跳楼的母子，但由于场地限制，工作斗无法靠近窗台。关键时刻，副中队长田军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徒手攀着商厦外沿的广告栏杆，终于将母子俩拉入工作斗中，当他们将这母子俩送到地面时，记者们将他们团团围住，闪光灯此起彼伏，焦急等待的群众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从4楼下到1楼，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却仿佛比一年还长

六中队根据布署，组成两个救人小组投入施救。

由于空气呼吸器不够用，指导员席立新带领两名战士口捂湿毛巾，在一名大厦保安人员的导引下，从西南侧强行冲进大厦救人。当时温度极高，烟雾浓烈，大家眼睁不开，气出不来，弯着腰，几乎贴着地面摸索着前进。到达3楼后，实在难以坚持的队员们对着窗口大喘几口气，这时，他们才感到背部热痛难耐，强烈的热流，使他们有一种被挤压的感觉。然而，他们顾不上多想，再次向上冲去。但眼前的情景又给施救布下了一道新的防线：通向4楼的铁栅门反锁着，浓烈的烟雾却一个劲通过铁栅门向4楼涌。队员们只好顶着呛人的浓烟，一边保护疏散3楼平台上的60余名群众，一边用消防铁锤、手斧撬锁。通道终于打开后，大家不顾一切地冲进黑暗的4楼。

有人！在舞厅与办公室之间的走廊处，他们发现有一人躺在地上，战士时舒仁伸手一摸，发现还有微弱的呼吸。席立新立即下令："马上救出！"但被救者特别肥胖，两名战士和商场保安3个人抬着仍很吃力。刚下到3楼，保安却因顶不住闷热和烟呛，

独自撒手跑了，怎么喊也喊不住。抬人更加艰难。席立新在前面一手拿电筒、一手抓着伤者，两名战士抬着紧跟在后。他们眼睁不开，嗓子疼痛难忍、浑身发软，仍咬着牙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前进。心里一个劲儿地默念着：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对于他们来说，从4楼下到1楼，虽然只有10分钟的时间，却好像比一年还长。

当他们终于将伤者抬上救护车时，只见4楼室外空调机上有一名逃生者正在急切地喊叫着."我要跳下去！我要跳下去！"官兵们忙向他喊道："你很安全！马上就去救你！"中队长余志立即率两名战士用湿毛巾捂着嘴冲上4楼踩开门后，只见窗机上的人正一个劲地打哆嗦。"不要紧张，我们来救你了。"余志等一边安慰他，一边小心靠近将其救出。

"把呼吸器给他们，咱们用毛巾！"

二中队队长黄海带领战士梁红星在丹尼斯职工指引下，由商厦西南角楼梯到四楼救人，楼梯间内浓烟弥漫，温度极高，两人来不及佩戴呼吸器，捂着毛巾就往上冲，他们一口气冲到3楼与4楼的结合部，这时从上面惊慌失措地冲下来约20来人。3楼南侧外是一块平台，上面有一游泳池，两人急忙将楼梯间朝平台的玻璃打破，将他们全部疏散到平台上。此时烟雾越来越大，温度越来越高，他们多想继续向上冲啊，但仅靠两条毛巾，根本无法前行。两人只好撤出。

大厦3楼西侧中部，歌舞厅包间、厕所及办公室的窗口处，有四、五个人正挥手呼救，离他们不远的西北角火光熊熊，几人所在的窗口也飘出阵阵黑烟，惶恐和焦急使他们的声音已经喊得嘶哑了。黄海急忙带领战士聂涛、梁红星、李顺序等，利用9米拉梯和挂钩梯连挂，准备攀上窗口救人，但由于梯子高度不够，只好又迅速组织水枪射水掩护被困者。在地面上射水够不到，战士们就将

水枪架在大厦西侧的一间平房上，一边压制西北角的火势，一边将水射在被困者头顶的楼檐上，利用反射减弱水压，将水洒在被困者身上保护他们的同时，官兵们还不停地向他们喊话，鼓励他们坚持住，坚定信心，让他们利用毛巾等捂住口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在4楼西北角大部分明火得到有效控制后，梁红星和聂涛利用云梯车登上楼顶，计划把安全绳从楼顶放下救人，但由于楼顶是琉璃瓦，屋檐伸得很长，无法放绳，且无法固定绳子，只好放弃。这时，他们发现楼顶东北角有一间平房，可通过平房内的楼梯下到四楼，他们随即冒着浓烟顺梯而下，用斧子砸开楼梯铁栅栏的锁，强行通过四楼北侧小过道向西，到达被困者所在的区域，一边喊话，一边踩门找人。终于，他们在四楼商厦一小间仓库里找到了一名妇女，当时，这位妇女已经被烟熏得几欲瘫倒，他们急忙将她背出送到楼顶，用登高车救下。

随后，二中队和特勤队的官兵们，沿着舞厅西侧包间过道，一间一间地寻找，终于在3号包间找到了2男2女4名幸存者，他们中除了一名女孩的脸被烟熏黑了外，在水枪的掩护下都毫发未损。此时，过道内仍然浓烟弥漫，温度仍非常高，“把呼吸器给他们，咱们用毛巾！”为了确保被救者的安全，官兵们不顾自身安危，将自己的呼吸器递给他们，自己则捂着毛巾架着他们一步一步向楼下走去。

“咱俩是老搭档，要上一块上！”

三中队指导员邹立生带领战士闫水涛、何飞从正门进入大厅寻找救人途径。摸到一楼大厅东北角楼梯间口，猛然感觉到前面有人在动，原来有五、六名被困人员冒死从楼上跑了下来，但已迷失方向，官兵们赶快将他们连拉带搀送出大厦。

“战士们年轻，经验少，别让他们上了！——咱俩是老搭档，要上一块上！”将人救出后，陈岗和邹立生再次头戴矿灯，换上呼吸

器，由大厅向火场内冲去。这时里面更加灼热，两人手拉手，在视线不足一尺的浓烟里用脚趟、用手摸着一步步向前挪。刚走了几米远，“嗵”一声，邹立生一下子被吊落的顶棚绊倒了，玻璃扎满了双手，鲜血直流，陈岗忙伸手扶邹立生，也被绊倒，双膝跪地，裤子、膝盖被扎了几个窟窿。

经过多次强攻，两人无法从大厅深入，只好撤出绕到西南角楼梯。这里温度相对低一点，两人迅速摸到4楼，先把楼梯间朝外的玻璃打破向外排烟，然后深入4楼搜寻被困人员。刚到舞厅过道，只见地上躺着两个人，他们赶快和随其上楼的商厦保卫人员一起，将两人抬下，楼梯口围满了紧急赶来的医护人员，很快将两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将两人抬出后，陈岗和邹立生来不及喘口气，又带人向楼上冲去。这时，其他中队的官兵们已冲了上来。两人摸到舞厅西南角的小门，用力将门踩开，只见里面叠压着许多人，显然，他们早已随烟而去。两人连忙组织人员抢运遇难者，一边沿舞厅西侧过道继续搜寻。在过道北侧有一铁栅栏门，他们用断电钳将链子锁剪开，在门前两米左右又发现了一名遇难者，急忙指挥人抬出。

为不漏掉一名被困人员，最低限度减少死亡，两人沿舞厅南侧过道继续一间间办公室搜寻。在踩门找人时，陈岗一跤摔倒在地，头盔掉了，强光灯摔碎了，胳膊摔得失去了知觉，但他全然不顾，爬起来仅靠一只手电又摸索着前行。

刹那间，整个舞厅一片沉寂，巨大的悲痛将每个人击中

特勤中队指导员朱红全按照命令，带领战士出两支水枪、两支水炮强攻北门大厅两侧火点。经过一阵紧张战斗，火势被压了下来，朱红全立即带领李中良等3名战士佩戴空气呼吸器，在水炮的掩护下，沿东北角楼梯强行开辟通道，逐层搜寻被困人员。炽热的烟雾中，为了防止战友失散，他们手拉手艰难地前行。到3楼时，

呼吸器快没气了，朱红全觉得呼吸特别困难，赶快摘掉头盔将楼台玻璃窗打烂，伸出头去连吸几口，继续上冲。刚走了几步，漆黑之中，他一跤绊倒在地，伸手一摸，发现一个人昏倒在楼梯上，他顾不得疼痛，连忙和战士们抬起就往下跑。

将伤者送到等候的救护车上，朱红全和战友们又一次返身冲进火场。当他们再次来到3楼时，一阵热浪从4楼回卷下来，戴着呼吸器仍觉得脸发烫，呼吸又特别困难，手连对讲机都握不住，直往下滑落。4人紧紧抱在一起，伏在地上相互鼓劲。但灼热的气流，迫使他们滚下楼梯，撤了出来。刚跑出大厅，大火突然又由地下楼层窜出，沿东西两侧楼梯向大厅猛扑过来。如果稍晚一步，他们可就永远也不能出来了。朱红全跳上司太尔大吨位水炮车，操起水炮，对准火点一阵猛射，终于将火势压了下去。

火刚灭，朱红全又带领战士登上楼梯向4楼发起了冲刺。黑暗中，他们借助强光灯逐层边破拆边呼喊寻找。终于在将最后一道铁栅门破拆后，到达了4楼。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便出来接着向南搜索。然而推开紧邻会议室的一间名为“情人岛”的音乐茶座，大家却一下惊呆了：里面横七竖八地倒着约有二、三十人！

几乎就在同时，副支队长宋晓新带领特勤中队队长熊志强等官兵，利用云梯车从楼顶出口也来到了四楼，他们打开紧挨“情人岛”的舞厅大门，在手电筒模糊的灯光下，在浓烟弥漫之中，只见舞厅的舞池内沙发上、座椅上、茶桌旁是一大片人原地倒下，他们有的蹲着、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相互拥在一起，有的相互叠压着，都没有烧伤的痕迹。在舞池周围的座位上，早已静静地告别了人世。见此情景，官兵们沉痛地流下了眼泪。刹那间，整个大厅变得格外的沉寂。没有一个人动一下，没有一个人说出一句话，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将每个人击中。他们多么希望能够将这些遇难者唤醒呀！

突然，一块巨大的木吊顶塌落下来，
大火“轰”地一下在4人身上燃起

在救人的同时，灭火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

特勤中队的官兵们用切割机将大厦西北角的卷闸门破拆后，深入内部出两支水枪从正北面强压火势，并利用云梯车、大吨位水炮车上下夹攻。

一中队出两支水枪从西北角冲入地下室。

二中队除了出两只水枪掩护救人外，同时出一只水枪主攻地下室火点。

五中队出两支水枪，一支主攻地下室火点，一支控制火势向上蔓延。

石化总厂两部车在商厦南侧分别各出一支水炮，灭火驱烟，掩护救人。

……

特勤中队战士除培栋、张刚勇、郝宗魁、王伟，抱着水枪由大厅深入一楼内部控制着火势后，继续向东挺进，准备打通疏散通道扑救地下室火点，这时大厅内巨大的木吊顶突然燃烧塌落，一下子将四人压在吊顶下，大火“轰”地一下在4人身上燃起。在此指挥的参谋长范会生急得大叫一声，一个箭步冲上去；救人！附近的战友们赶快冲过来砸破玻璃幕墙掀起吊顶，及时将他们救出，但他们的头盔、水枪都被砸掉，手全部砸伤。他们刚被救出，大火突然又从东西两侧向大厅猛扑过来··

三中队的几名官兵在东南角侧门进攻时，楼梯间的墙灰、水泥、顶棚装饰材料由于长时间烧烤，扑扑直往下掉，砸在他们头盔上叭叭直响，但为了赶快救人，都将生死置之度外，用水枪对准已炸裂的墙灰、水泥一阵猛扫后，又挺身向前。刚上到1楼楼梯，只听“哐”的一声，一块与楼梯同宽，一米多高的铁架突然掉下来，在

官兵们头上悬着来回晃荡，好险！

六中队队长余志带领战士张亮、刘希民从东南边楼梯口向地下室摸去，楼道内一片漆黑，进入室内后，除了明火外，还充满了浓浓的烟。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只见顶部水泥石灰已剥落殆尽，不少钢筋裸露着，有一处钢筋已断开。吓得楼梯口的一名保安大喊："马上就要塌啦！快叫你们的人出来！"他们何尝没有意识到危险，但赶快将火灭掉的信念却支撑着他们紧握水枪一步步向纵深推进。水枪射出的水马上就变成了水蒸气，浓烟热流不断扑面而来；"咚"、"咔"顶部掉落的建筑碎片不时地砸在队员们的头盔上、手上和地面的积水中；胶靴扎烂了，靴内全是水，每个人的脚都冻得发木发麻，身上的衣服不断地被水湿透，又被火烤干。这时，大家也不清楚火到底烧到了啥程度，会被搁在楼里面的可怕念头也偶尔闪过，但这种恐惧感很快就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阵猛冲猛扫。因为他们此时想得更多的是尽快把大火控制住。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在这生与死的抉择中，官兵们才能更加真切地意识到消防这个特殊职业的神圣和伟大！

为了保证战斗需要，一中队、四中队和企业队形成了12条供水线路，将水源源不断地供向火场。参战官兵坚决贯彻火场指挥部的战斗决心，采取内外夹攻、上下合击、强攻近战的方法，堵截火势向上发展，把大火最终控制在一楼下部，使商厦二楼以上免遭火焚。

在参战官兵们艰苦顽强的拼搏中，大火被逐片消灭，战斗员从不同方位向负二楼起火点处一步步逼近。会师时刻的到来，更增添了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一切艰难与危险都统统抛在了脑后。22时50分，大火得到控制，26日零时37分，大火终于被彻底扑灭。

每一个英雄的壮举，都展示着无限的爱心和真情

战斗中，官兵们冒着浓烟烈火，奋不顾身救人灭火，许多人的

脸被烧伤了，手脚被划破了，被烟熏毒倒了，但他们毫不退缩，勇往直前，最终成功地解救出106名被困人员，扑灭了大火，并在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的协助下，将309名遇难者以最快的速度安全稳妥地抢运出火场。

战士闫水涛在地下室，正全神贯注地灭火，这时一团黑烟迎面扑来，由于当时他没有空气呼吸器，一下子被烟熏倒在地，摔倒在楼梯上，昏了过去。指导员邹立生急忙将他搀出，谁知他一醒，又冲进了火场。战士柴碧波在二楼向上进攻时，也被烟熏倒在地，被战士们救出后，刚一醒，就又冲进了火场。

战士陶恒林为了压住火势，保护四楼东北角的几名被困者，一人抱着水枪在大厦东侧一临时建筑物上灭火，谁知水枪加压时压力太大，一下子将他从两米多高的房顶上弹了下来，他爬起来顾不上伤痛，又提着水枪冲了上去。就这样，他独自一人抱一只水枪，在房顶上一直战斗到大火扑灭。

战士张建林在利用气垫救人时，空中突然掉下一大块玻璃，一下子砸在他手上，顿时鲜血直流，但他稍作包扎，又投入了战斗。

……

战士们舍生忘死，做为火场的指挥员们，关键时刻更是冲锋在前。

河南省消防总队总队长雷成德得知火情后，连夜带领副总队长张增慧、程敬忠、防火部长杨书生、副参谋长叶有林及总队有关处室人员赶赴火场，深入火场内指挥扑救，洛阳市消防支队副支队长宋晓新、参谋长范会生身先士卒，一次次地深入火场指挥、侦察、抢运死伤者。宋晓新的双手被烧伤，范会生被烤得一脸血泡，仍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在东北角楼梯内寻找通道救人时，三中队指导员邹立生一边用右手提强光灯，一边用左手摸索探路，在负1楼楼梯口发现一铁栅门锁住了通道，邹立生伸手拉门，试图将门拉开，谁知刚抓到门上，只听“嗞”的一声，左手已被炽热的铁门烫出了

几道血泡。

火灾发生时值隆冬，所有参战官兵的衣服都被水湿透了，在刺骨的寒风中冻得浑身发抖。而炽热的烟熏火烤，不仅把他们浑身熏得脏乎乎的，更使不少人中毒受伤。我们可敬的消防官兵，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最终将106人平安救出。特别是最后发现大批死难者时，他们顶着烟熏、火烤、恐惧和疲劳等多重压力，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连续作战抢运遇难者。在当时漆黑一片的环境中，从四楼到一楼，每个战士都是一步一挪，艰难异常。他们虽然已经明白无论如何也夺不回遇难者的生命了，但在抢运过程中依然小心翼翼、细心呵护，他们要用这特殊的方式，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死难者的血淌在他们手上、脸上、呕吐物涂满全身，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每个人都往返10多次，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遇难者全部抢运出来。

这是一次发展非常迅猛、由于人为因素报警迟缓的大火，在消防官兵接警赶来之前，剧毒浓烟已使309人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消防官兵们以崇高的使命感和极大的爱心投入救人灭火战斗，付出了真情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民警、医护人员倾情参战

洛阳"12·25"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在这场生死大营救中，既有消防官兵的浴血奋战，也有社会各界的倾力相助。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展示出了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

公安干警：火场一线又一支生力军

21时38分，洛阳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群众报警后，迅速指令老城公安分局、120急救中心火速赶赴现场实施先期处

置，同时，紧急调集巡警、防暴队、交警等120人以最快速度赶赴现场。洛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崔保连及党委其他成员也先后赶赴火灾现场，实施一线指挥。

为了确保救援工作有序进行，公安干警们担负起维持现场秩序的重任。人手不够，市公安局又紧急增调郊区、西工、瀍河等3个市区公安分局的160余名干警进行支援，后又增调110名武警奔赴火场。

在接到命令出发时，大部分民警来不及穿上棉衣就奔赴火场。这些身穿单衣的公安战士，为确保消防车和救护车顺利通行，手拉手组成人墙，强忍着寒冷自始至终坚守岗位，使现场秩序始终井然。

26日凌晨零时37分，大火被彻底扑灭后，各警种组成抢救突击队，冒着滚滚浓烟和逼人的热浪，忍受着刺鼻的毒气冲进大楼，抢救伤员，搬运尸体。他们许多人全身被水湿透，冻得直打哆嗦，但仍然不下火线。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公安干警许多感人的事迹：巡警三大队民警毕家林的母亲、舅舅、舅妈都被困在楼内，因窒息死亡，他强忍悲痛，亲手将母亲的遗体抬出来之后，他不顾大家的劝阻，再次冲进火场，和战友们一道清理现场。防暴队民警李士中的胶鞋被钉子扎破，双脚鲜血直流，但始终没吭一声，依然来回奔波在漆黑的楼道内。民警丁军豪先后13次冲进现场，抬出13具尸体，最后竟累得躺在水泥地上昏迷过去…

46岁的巡警三大队大队长刘敬敏冒着浓烈呛人的黑烟，第一个带领民警冲进火场，凌晨4时50分现场清理完后，各警种基本撤离，他又带领干警进入现场进行最后一次搜索。

面对眼前横七竖八的尸体，许多干警都流泪了。虽然头上不断有物品下坠，从4楼抬一具尸体到一楼需要20分钟，许多民警都出现了呕吐、鼻孔流血等中毒反应，但他们没有一个顾及个人的

安危，全都坚持到了最后。经过500余名抢救突击队员近6个小时的拚搏，309具尸体被一一抬出，赶在天亮之前将火灾现场彻底清理干净。

白衣天使：生死线上竭力相救

25日21时50分，当火魔还在洛阳东都商厦肆虐时，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已经呼啸而来。随后，市中心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市第一中医院、市第二中医院、医专附属医院、市妇幼保健院、150医院、洛阳正骨医院、一拖集团职工医院、市二商局职工医院、老城区医院等二十几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相继赶到现场。由于大厦内浓烟未散，几十辆救护车排列在中州路两侧待命。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距离火灾现场较近，该院医护人员在各大医院中最早赶到现场。从20余名急救人员就位，到赶赴现场，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洛阳正骨医院接到命令后，派出了东花坛院区内的救护车，并急调白马寺院区的救护车到现场参加救援。26日零时，市中心医院烧伤、护理、药剂等所有科室和部门负责人全部到位，急诊科在家休息的人员也全部到岗待命……

从进入现场到伤员和死者遗体拉走为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没有离开火场。他们抬着担架，一直守候在东都商厦各个门口。由于出诊时间紧急，大部分医护人员衣衫单薄，但他们不离开担架半步，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有伤员从大厦中救出。

26日1时29分，第一位伤员从大厦中救出。随后，伤员便源源不断地被抬出来。从商厦大门到救护车前，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要抬着担架跑上几十米。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杨菲、王媛霞只有20出头，但就是这两个柔弱的姑娘抬着担架往来奔波几十趟，鞋子被水浸透了，她们浑然不觉，直到救助完毕回医院后才感到双腿如灌铅一般沉重，胳膊也累得抬不起来了。

凌晨5时，经过5个多小时的奋战，东都商厦内的伤员终于全

部被送往市各大医院。据洛阳市卫生局统计，在这次火灾中，全市有12家医院出动了32台救护车，有208名医护人员参加救助工作，载着抢救物资、药品和应急物品的救护车一夜之间往返120余次……

第一人民医院接收的死者身上所佩带的呼机、手机响个不停，各种打着"现在在哪儿？请速与家人联系"的信息都是家人焦急的企盼呀！护士们详细记录下这些信息，以便确认死者身份……

少数生还者被救出后立即被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和医专附属医院。伤员一到，在医院内待命的医护人员立即为伤员作了生命体征检查，对呼吸道灼伤和脑部缺氧的伤员，氧气瓶、雾化器、输液药品马上到位，救治工作迅速、有序地展开。为了安抚伤员，医院还专门组织医护人员对伤者进行精神安慰。

26日晚11时，劳累了一天一夜的医护人员们还没有休息，善后工作已经开始。各医院都把院内最好的房间腾出来安放死者，把白床单盖在每一位罹难者身上。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锐、洛阳正骨医院副院长裴会芳、市第一人民医院司机班班长白高展等两天一夜未合眼。

26日，全市各大医院全部加班加点地处理善后工作。已年过花甲的洛阳正骨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昌，50多岁的市中心医院总务科长白章君也像年轻人一样搬运尸体。尽管各家医院都接收了许多死者，但他们在搬运每位死者遗体时都小心翼翼；护士们细心地为死者擦拭着被烟熏黑的脸庞，仔细收拾好每一位罹难者的遗物。

河北、四川一些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打来电话，要求参加伤员救助工作；湖北、山西等省市的一些专业烧伤医院也打来电话，希望对伤员进行无偿治疗……

普通市民：以真诚面对灾难

大火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事发的当天晚上，许多市民出于好

奇和关心围在现场看，但渐渐地，人群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群众是伤员和死者家属。

情况不明，亲人生死不定，他们心里是多么的焦急和忧虑，但为了不影响救援工作正常进行，他们只有强忍热泪，服从民警指挥，一个个站立在寒风中默默等候。

直到26日凌晨三、四点钟，东都商厦前还有上千名群众，但他们没有乱，一些人还自觉地帮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帮助消防官兵拉消防水带。

东都商厦附近居民以朴实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事故遇难者的同情和对参战人员的爱心。消防官兵的衣服湿透了，医护人员的鞋子湿了，当地居民自觉地给他们送来了御寒衣物；卖卤鸡蛋的老大娘推着小车，把热乎乎的鸡蛋送到消防战士手中。有名伤员到商厦对面的小店里打电话，老板免了她所有的电话费；几位出租车司机把伤员送到医院，分文未收就走……

普通市民的举动，给生者以勇气，给死者以慰藉。

灾难留下的话题是沉重的，但社会各界奉献的真诚与爱心，能够告慰罹难的灵魂！

无处不凄凉

12月26日一大早，记者便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弄懵了：洛阳发生特大火灾，死亡300余人！

职业的责任感促使我们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带着异常沉重的心情驱车匆匆向出事地点奔去。

除了伤痛，还能留下什么？

9时40分，由郑州奔赴而来的我们从火场附近的警戒线穿过。警戒线外是拥挤的人群，无数双写满惶恐的眼睛紧紧盯着火

难后的东都商厦。警戒线内，原本宽敞的大院，因东西两侧门面房的挤占而显得拥挤狭小。院内，数百辆自行车、摩托车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商厦玻璃幕墙千疮百孔，烟熏火烤的痕迹清晰可见。有关领导和火灾调查人员正在现场紧张地忙碌着。

记者从东南角楼梯口来到地下2层的家具商场。借助临时架设的电灯看到近3000平方米的大厅被烧得一塌糊涂，除了南边一个角落残留的些许家俱外，其余全部化成了灰烬。顶部的水泥涂层全部脱落，天花板钢筋一根根裸露着，地上尽是烈火中崩裂落下的建筑碎片和家俱燃烧后的灰烬，有近一尺厚。大厅的中央，有一个与负1层连接的楼梯，与上层连接处的分隔铁板上有两个方形的小洞，就是从这两个小洞里漏下的电焊熔渣引起了这场大灾难。依旧呛人的烟火味和室内的冷峻，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使人仿佛走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黑洞，许多不祥的念头都在此时滋生出来。

在地下1层营业大厅因为有防火门阻挡，没有过火。“丹尼斯量贩东都店开业前记者招待会”的大红条幅仍在营业厅高挂，引发灾难的电焊设备和肇事者用于扑火的水枪仍丢在原处，这个不协调的画面不能不让身临其境者为之沉思，如果不是这场火，此刻展现在记者眼前的应该是一个欢乐喜庆的场面。

沿着被烟雾熏得漆黑，落满碎石、衣物的楼梯，记者一路走上去。2、3层营业厅内的货物因为没有过火完好无损。在楼梯的走道上，我们见到不少传呼、手机、上衣、鞋子等，地上的传呼和手机不时响起。这肯定是机主的亲朋好友焦急地呼唤，孤零零跌落在人们脚下而无人问津的信息，实际上已经给了对方明了的回答。

4层便是东都歌舞厅了。东北角处，记者在不甚显眼的舞厅入口处，看见门楣上“东都歌舞厅”5个字已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烟尘。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记者踏上了污浊不堪的红地毯。大厅被周围的KTV包间和办公室围得严严实实，虽然是白天，仍见

不到光线。借着手电筒照出的光亮，记者在幽暗阴森的大厅内追寻着悲剧的影子。大厅东西两侧是诸多东倒西歪蒙满烟尘的沙发、茶桌，尤其在东北角和西南角散落大量衣物。遇难者的血迹和舞厅入场券等依稀可见，这些都是25日晚在这里娱乐被熏致死者的印记，我们不禁联想到他们死前那痛苦挣扎的神色。据说事发时，西南角小门被锁，靠近舞厅西边走道的一个小房间就死有三、四十人，这个小木门已被损坏得只剩下零散的木框架。吧台隔墙外通道西侧则是一溜包间，狭窄的通道内一片黑暗。一间包房内，点歌本散落在地，茶几上有茶杯、酒瓶，沙发上有一件黄色大衣。东北角、西北角、东南角通向楼顶平台的门当时也是锁着的。东南角铁栅门上还写有"请走东北门"字样。贴在墙壁的消火栓箱被铁锁锁着，下面的灭火器已经被烟熏成了"黑将军"。从这一切的一切，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歌舞厅内的人们是怎样的无奈与痛苦。

就在记者准备下楼时，一间办公室电话响起，大概是有人要商谈业务方面的问题。久久未曾中断的电话铃声，非但没有消除几分清冷，更使人多了一份凄悲。

记者在四楼不少地方顿足，实在不明白商厦以及歌舞厅业主为什么要给顾客留下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不明白娱乐者为什么非要走进这样没有安全保障的场所，以致于拱手送走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丝丝寒气穿身，记者们的心在隐隐作痛。

走近一张张神色黯然的面孔，走进一个个悲伤的故事

走出大厦，脚步铅一般沉重。警戒线外一张张神色黯然的面孔好像在企盼着什么、痛惜着什么。

26日下午，记者走进了外围人群，走进了一个个悲伤的故事。

一位年逾花甲的老汉在东都商厦对面的剧院门口看到了儿子的摩托车后，双腿马上就瘫软下来，泪水爬满了他饱经沧桑的脸颊，他的儿子和儿媳25日夜至今一直未归，焦急绝望的心情可想

而知。周围几名群众急忙上前搀住了他，安慰道："听说不少人在医院抢救，你儿子、儿媳会平安无事的。"老人带着一脸惊恐与悲伤被人搀走了。

东都歌舞厅给某学校送去了邀请票，许多老师都不愿去，最后校长独自去了，他这一去便添加了一个冤魂。火灾发生时，他给副校长打手机说："我这儿出事了，快来救我！"那位副校长立即通知教职员工回学校找了个遍也没找到，第二天才知道校长原来是在东都歌舞厅出了事。

马某舞瘾极大，一天也不肯歇着，而且一定要一天换一个地方。25日这天，他的舞点踩到了东都歌舞厅，在这里，他终于跳完了人生最后一曲。

刘姑娘是24日刚从北京到洛阳看望朋友的，25日晚，朋友盛情安排她到东都歌舞厅唱歌。谁知她来也匆匆，"走"也匆匆。

凄凄哀草，朵朵白花，一别痛断肠

在洛阳殡仪馆，记者看到整个殡仪馆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从大门外望去，火化区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12·25'火灾遇难者"的大幅挽幛。旁边端放着洛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死难者所献的花圈，4名武警战士警容严整地肃立两旁。

殡仪馆内，能停尸的房间都摆满了遇难者的尸体。房间门旁写着尸体数和负责的医院名称。记者看到一号吊唁厅72具(150医院)、大休息室41具(二院含北方)、车库1～3号57具(正骨医院)、车库4号8具(一中医院)、4号和5号告别厅37具(二中医院)…… 一组组冷酷无情的数字，让人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灾难的恐怖。

殡仪馆庭前小广场上，常绿的灌木林郁郁葱葱，地上散落着一层白花。维持秩序的民警肃穆地站在各自的岗位上，担当着指挥车辆、抚慰亲属的责任。五、六张遗体火化手续办理桌前，工作人

员表情凝重，态度温和。不少亲属带着亲人生前最喜爱的衣物，怀着极度的悲痛送亲人最后一程。

殡仪馆大门外，是成群的等待进去的遇难者亲属，他们把大门围得水泄不通，焦虑着想早一刻看亲人一眼。一位中年妇女在持有手续的家人还没到之前，便冲过执勤岗，几名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欲把她拦回，但听着她撕心裂肺般地哭诉："我的儿子那么小就去了，我想早点见见他呀！"只好木然地站在一旁。接着，她一个停尸房一个停尸房地乱找。那悲痛欲绝的神情，那难以抑制的举止，令在场执勤的民警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无不为之洒下泪水。

在殡仪馆大门口，记者目送了不少含泪离去的遇难者亲属，内心也一次次刀割般难受。

一位老太太拉着年仅3岁的外孙女，泣不成声地哭诉着："我的女儿呀，你丢下这么小的孩子咋办呀！"她身边的小女孩也是哭个不停，嗓子都哑了，围观的人们也在一个个抹眼泪。

一位30余岁的妇女被家人搀扶到殡仪馆大门口时，一下子昏厥过去，家人和几位民警不断地掐穴位，仍不奏效。救护车开过来了，几位医护人员连忙把她抬了上去。

殡仪馆门前大道旁一簇簇的人群中，传出阵阵哭诉。

王姑娘的姑妈告诉人们，王刚刚18岁，在某卫校上学还没毕业，专门到她家来走亲戚，25日下午自己出去后一直没有回来，后来一个从舞厅逃出来的熟人说在舞厅内见到过她。她在我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向她家人交待呀?!

11岁的小女孩高燕飞紧紧地依偎在舅母怀里，舅母怜爱地搂着她含泪诉说：那天晚上小燕飞的妈妈有一张东都歌舞厅的免费门票，她爸爸还专门把她母亲送到了歌舞厅。谁知晚上10点钟有人往家里打电话，说东都商厦着火了，没想到这把火竟夺走了小燕飞妈妈的命。小燕飞连日来茶饭不思，像个木偶似的。这以后可咋办呢？此刻，依然满脸稚气的小燕飞神情木然，茫然的眼里充满

了恐惧、哀怨和无望。随烟而去的母亲，带走了她年少的欢乐，也许任何诉说对她来说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在洛阳宾馆门口，许多群众在张贴出来的遇难者的名单前默默伫首，每一个人的神情都那样的庄严肃穆，人群中时不时传出长长的叹息。而在宾馆一间会议室里，桌上摆满了用透明塑料袋装着的死难者照片，不少人在含泪辨认……

从洛阳宾馆出来，已经是黄昏时分，阴云和寒气使记者的心不由得揪得更紧。许多天来，整个洛阳市都被这阴郁的气氛所笼罩，这场巨大的灾难给人们的打击太沉重、太沉重！

灾情牵动中南海

2000年12月25日，发生在洛阳东都商厦的这次特大火灾，是自1994年克拉玛依火灾之后，中国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灾，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对此事非常关心，指示要全力救治受伤群众，认真做好善后工作。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和罗干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要求妥善处理事故，迅速查清原因，严惩责任人。

洛阳市委、市政府接到火灾的报告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典立等在洛阳的领导同志立即赶到现场，成立临时指挥部，组织实施抢救。市委、市政府明确要求，各单位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有力措施，随时抢救伤员，同时调动卫生部门救护车32辆，医护人员200余人赶到现场进行现场抢救，将清理抢救出的伤员分头送往全市9家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和安置。根据现场情况，市委、市政府领导牵头，公安、消防、卫生及老城区委、区政府分工负责，实施现场灭火、抢救群众、控制现场、疏导交通、维持社会秩序等各项工作，保证了灭火工作顺利进行。

12月26日凌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主持召开省委常

委紧急会议，研究被困人员抢救和事故处理工作。

省委常委会后，省长李克强紧急赶赴洛阳查看了火灾现场，并到医院看望了正在救治的伤员，主持召开了省、市有关党政领导紧急会议，听取了情况汇报，部署善后工作。

在此之前，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张以祥带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连夜赶赴洛阳，指挥抢救工作。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石万鹏于26日下午赶赴洛阳，查看了现场，听取了情况汇报，召开了国家有关部门及河南省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了善后处置工作，决定由公安部牵头，会同河南省及国家监察部、总工会等部门，对火灾事故进行全面调查处理。

12月26日下午，河南省委、省政府联合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安全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就该省当前安全生产及安全工作作出部署。

省委书记陈奎元，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李成玉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省委书记陈奎元在讲话中指出，洛阳东都商厦特大火灾，309人被烟熏致死，这是一桩极为严重、极为惨痛的恶性事件，在我省全社会乃至全国必将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必须认清此类恶性事件的严重后果，认真地吸取教训，全力以赴抓好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工作。

陈奎元说，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都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为人民谋利益，当然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作“三个代表”，我们连人们的生命都不能尽心尽力去保护，算什么“三个代表”？中央一再强调抓落实，我们把中央抓安全、保平安的指示落到哪里去了？行政执法、安全消防等部门对于不符合安全要求、有重大隐患的公众聚会、游乐场所为什么视而不见，为什么禁而不止？

陈奎元强调，对于人民的生命安全再也不能漠视了，对于危害人民和社会的安全隐患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这样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12月26日，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防特大恶性火灾事故，确保元旦春节期间消防安全。

公安部的通知说，12月25日晚21时35分，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东都商厦发生特大恶性火灾事故，初步核查已造成309人死亡。为了严防此类火灾事故的再次发生，确保元旦、春节期间的消防安全，公安部要求各级机关切实吸取河南省洛阳市东都商厦特大恶性火灾的教训。针对元旦、春节期间消防工作的特点和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认真研究，周密部署。对一些重大的消防安全问题，特别是对可能造成群死群伤恶性火灾的不安全因素，要做到心中有数，并采取有力措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绝不能掉以轻心。

通知要求，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以大型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医院、学校、歌舞厅和灯会、晚会等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建筑工地以及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储运、销售、使用单位为重点，立即开展一次深入细致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章行为要依法采取果断措施，不走过场，坚决督促整改；对无证经营且严重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歌厅、舞厅、录像厅等一律依法予以关闭；对节日期间举行庆祝活动主要场所的消防安全情况，要组织力量进行现场监督。要切实消除不安全因素，从源头上预防特大火灾特别是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

1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切实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通知指出，今年12月25日晚，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东都商厦发生特大火灾事故。河南省继今年3月29日焦作火灾事故后，又发生这起特大火灾伤亡事故，暴露出安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是绝对不应该的。元旦、春节将临，要严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安全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公安、经贸、交通等部门的负责人各司其职，要责任到人，互相配合，依法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对因工作不力，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的，要依法从严追究有关地区、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二、立即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切实消除各类事故隐患。要将购物、文化体育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的地点和部位作为重中之重，狠抓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

三、加强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安全生产知识宣传教育。

48小时查明真相　涉案人员被刑拘

得知洛阳火灾的消息，2000年12月26日凌晨，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就主持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研究事故处理工作。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以省长李克强为组长的处理火灾事故工作领导小组。省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省公安厅厅长张程峰直接指挥，组织精干警力，强力攻坚，各级公安机关参与专案民警110余人，抽调专家和技术骨干130余名。通过现场勘察、鉴定、侦查，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并及时实施抓捕，省市检察机关密切配合，提前介入，案件取得重大突破。

火灾发生当夜，河南省消防总队总队长雷成德即率领副总队长张增慧、程敬忠、防火部部长杨书生等赶赴火场，火刚灭，雷成德即率有关火灾事故调查技术人员与洛阳市消防支队防火处的同志组成火场勘查小组，会同公安刑侦部门及时展开了火灾原因调查工作。受公安部指派的火灾事故调查专家也先后迅速赶赴洛阳。

26日上午，经过4个小时的紧张工作，火调人员完成对整个火场的环境勘查。当天下午，公安部火灾原因鉴定中心副主任鲁志宝和公安部电气火灾原因技术鉴定中心刘振刚助理研究员分别赶到洛阳，鲁志宝和河南省消防总队高级工程师刘正钦首先深入火场负2层察看。他们借助手电筒的亮光冒险进入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负2层后，发现里面漆黑一片，水泥天花板多处钢筋裸露，星星点点的余烟残火仍在散发着刺鼻的有毒烟雾。上层因灭火积聚的污水到处向下滴漏，掉落的天花板水泥碎片覆盖着整个地面。刚刚过火之后的室内空气污浊、刺鼻呛人，使人呼吸困难。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对室内整体环境进行了勘查。通过对若干承重柱体烧损程度和天花板烧损痕迹的初步查看，勘查组初步认定起火部位就在负2层中部楼梯处。

26日深夜零时许，正在参与山西大同特大火灾现场勘查的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专家组成员田景章、王希庆、耿惠民千里迢迢冒雪赶来，专家们不顾旅途劳顿，在听取勘查组初步勘查情况后，立即深入现场内部实地勘查，并连夜分析情况，确认负2层中部楼梯处为起火部位。

但从调查询问方面反馈情况看，25日晚大火形成以前，东都商厦负1层中部楼梯附近的确发生了火灾，但不能确定是何原因引起的。火场勘查人员经过对电气故障、吸烟和其他生活用火、纵火的可能反复排查后，一时无法确认火是如何烧起来的。但在负一层对应负2层中部楼梯口上面的钢板上发现有焊条，且钢板上的孔洞内插有水枪。火场勘查组立即参与调查询问，并与调查询问组共同研究分析，决定查清有无电焊作业情况。调查询问组迅速扩大询问范围，并对所控制重点当事人重新进行询问，由电焊引发火灾的事实渐露真面目。与此同时，火场勘查组人员汇聚负2层中部楼梯处进行细致入微的勘查。通过对楼梯四周残留物炭化痕迹、楼梯各面烧损程度以及楼梯不锈钢扶手过火变形情况，确定

起火点位于楼梯从上向下第7至12级的台阶上方。在对起火部位勘查过程中，勘查人员由外向内，用手一点一点地扒，用毛刷一片一片地清扫，用磁铁反复在成筐的残留物中吸附遗留的所有物证。最终从起火点上面覆盖钢板的两处孔洞下方的残留物中，提取到19粒电焊熔渣。通过科学技术分析，这些熔渣与钢板上方所发现的焊条相互印证。

在火场勘查组获得确凿证据之后，调查询问组也取得重大进展。原来在丹尼斯员工对初期火灾扑救失败撤离现场后，有人在人群中散布言论："不要乱说火灾是由电焊引起的。"至当夜11时左右大火正在扑救过程中，王磊、周晓、刘新强、赵宇等又在东都商厦西侧王府烤鸭店前订立攻守同盟，商定在事情没有完全确定之前，对外都不要提电焊的事。接着调查人员很快查清直接肇事者王成太，并很快将其控制。王成太对事实供认不讳，详细交待了他的肇事经过。至此，这场特大火灾的原因在火灾发生48小时后终于水落石出：大火系丹尼斯员工王成太违章电焊作业引燃负2层中部楼梯可燃物所致。

12月27日，涉案人员已全部到案，并将1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他们是：丹尼斯量贩东都店养护工王成太、养护科副科长刘新强、养护科员工来登阁、周健、孟子虎，生鲜科员工宋龙、丁晓东、韩浩锋，东都店业务经理赵宇及郑州、洛阳丹尼斯量贩有关方面负责人王磊、卢全富、杨政然等，按法律程序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001年2月16日，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李学斌向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提请审议的工作报告中说，去年洛阳大火事故中涉嫌渎职人员的犯罪问题正在抓紧办理。

李学斌在报告中说，焦作市"3·29"和洛阳市"12·25"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后，检察机关迅速介入案件调查，在对刑事犯罪责任人依法批捕、起诉的同时，对涉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犯罪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直接立案侦查。

据了解,焦作"3·29"事故中涉案的5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洛阳"12·25"事故中涉嫌渎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问题正在抓紧办理。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几名犯罪嫌疑人和涉嫌渎职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告慰309名遇难者的亡灵。

洛阳各界真情献爱心

洛阳"12·25"特大火灾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向遇难人员家属伸出了温暖之手,倾注了一腔爱心。

洛阳市市长刘典立就特大火灾事故发表了电视讲话,向遇难人员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市委、市政府从80个市直部门抽调的229名干部,积极投入到东都商厦火灾事故的善后工作中,把温暖送到每一个遇难者家庭。

为认真做好善后工作,洛阳市成立了善后工作领导小组,除抽调本市区法医、辖区15县市法医外,还从周边地市借调法医增援,对309名遇难者进行了尸检,对死者身上的遗物、身份特征、衣着等物品、资料进行了整理建档。此项工作完全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的。

因为309名死难者绝大多数身上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工作人员通过照片、资料等对死难者进行逐一、有序、准确的编号,以便死难者家属辨认。原则上,死难者家属将依据公安部门为死者所拍的照片、整理的遗物等资料辨认。

为满足遇难者家属尽快见到亲人的需要,洛阳市在市区设立了四处遇难者辨认地,并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要讲政治、讲情义、讲大局,工作要周到、耐心、细致,尽可能减轻遇难者家属的悲痛,保持社会稳定。

洛阳市委、市政府从80多个市直部门抽调的229名干部肩负着两项任务:一是检查政府善后工作安排的落实情况,督促负责善后工作的有关单位做好工作;二是协助负责善后工作的有关单位做好了遇难者亲属的思想工作。具体方法是:每名干部负责1~2户遇难者家庭,负责调查了解这些家庭存在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能够当场解决的,立即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积极向上级反映。要让遇难者亲属明白,配合政府部门及时确认遇难者遗体,做好遗体处理工作,随着火灾事故善后工作的开展,对遇难者家庭的补偿、赔偿、捐助将逐步兑现。同时,每位干部要与自己负责的遇难者家庭建立长期联系,对特殊困难家庭和今后家庭出现困难的,政府将认真负责地对待。

这些干部深入一线,走街串巷,登门入户,耐心细致地做好遇难者亲属的劝慰工作。

火灾牵动着每一个洛阳人的心。27日晚,市文指委、市委宣传部、洛阳日报社等八家单位决定联合发出《关于在全市开展为"12·25"火灾事故死难者家属募捐的倡议》。消息一传出,不断有单位和个人打电话,要求加入捐款的行列。

在募捐登记簿上,记者看到:中信重机公司下岗职工张长生50元;六冶指挥部下岗职工梁东娥50元;安徽路小学六四班学生高宛成20元;六一班学生郭了20元……

画家王绣说:"单位捐1万,我捐5000…… 这样吧,我也捐1万。"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姬铁聚用提包提着单位捐的2000元钱,走到门口,又从兜里掏出300元钱:"这是我自己的。"

当日下午3时,"12·25"火灾事故接受捐赠办公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捐赠者。她一见到工作人员,泪水便夺眶而出。

"要是他还活着,一定会到火灾现场参加救援工作的。现在,我替他把生前最后一个月工资捐出来,了却 ……"说着说着,这位女士泣不成声。

她叫韩秀云，是市建委的干部。丈夫刘志国生前是市公安局五科科长，去年9月27日，在下县检查工作时，不幸因公去世。而在此前不久，韩秀云又遭受了失女之痛。一年之间，两位亲人离她而去，她悲痛欲绝。她抽泣着告诉记者，她深知失去亲人的痛苦，一听说东都商厦发生火灾的消息，就立即决定代替丈夫将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1000元捐出来，一是慰藉死难者家属，同时告慰丈夫在天之灵。

此时，市民政局社会救济科科长庞会通告诉记者，倡议书还没发出，就有许多人要表达心意。昨日凌晨1时左右，一位先生在洛阳宾馆将1000元现金交到他的手上，说："那么多人遭遇不幸，我就尽点微薄之力吧。"庞科长再三询问他的姓名、单位，但他坚持不说，只说了一句"这是我应该做的"，转身而去。

28日上午一上班，接受捐赠办公室的咨询电话就响个不停。从9点钟开始，前来捐赠的人络绎不绝，将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

子弟兵们赶来了。96251部队副政委温子和少将、96531部队副政委董宾力大校、63880部队首长分别代表官兵送来了10万元、12万元、6万元捐款。官兵们说洛阳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家乡父老如果需要部队的帮助，他们将义不容辞，全力以赴。

各大企业、市直各部门的领导们赶来了。市公用事业系统的员工们捐赠15万元，古城机械厂捐赠10万元，南方证券有限公司捐赠10万元……

在捐款的人群中，还有9位盲人。他们是老城区盲人个体户。他们相互搀扶着，来到接受捐赠办公室，每人捐了100元。

"12·25"火灾事故也受到海外友人和洛阳游子的关注。日本友人武田光司通过市外事办向死难者家属捐款1 5万元；洛阳市在日本留学的王艳艳、张涛分别捐款1000元。

大火无情人有情，每一笔捐款都凝聚着深情……

从死神身边走过来的幸存者

他们是这次灾难的幸存者。那与死亡抗争的景况，那场噩梦般的经历，不仅在他们的人生中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同时也向更多的人们诠释着生活与生命的意义。

"真想知道是谁救了我们，真想知道他们的名字！"

陈国杰、梁静、王卫红、张雪明几位好友说什么也想不到，他们会在世纪末的圣诞夜和死神"握"了一下手。是啊！刚进舞厅时东都商厦还洋溢着一派诱人的喜气：楼下丹尼斯量贩的工作人员正在挂招牌、进货，许多人在看热闹，舞厅进口处更是人头攒动，平时30元的包间费这天涨到了50元仍然很快卖空，有几位女孩因买了票进不去而吵闹着要退票。这情景哪有什么大难临头的征兆！然而，火魔却悄无声息地溜近了东都。

陈国杰五人是在3号包间唱歌的，大概在9点多钟的时候，他们闻到了焦糊味，当时以为是烟头引燃什么东西了，在包间里找了一遍没发现什么，这时也不知是谁开了一下门，烟气呼地就扑了过来。陈国杰说了声："不好，失火啦！"包间里有人还正在唱歌，梁静喊了一声："都着火了，还唱什么？"接着又对同伴们说："咱们手拉着手出去，抓紧跑！"这时电停了，打开门后，外面漆黑一团，他们没走几步就没法呼吸了。回忆那一刻的情景，梁静说："当时感觉到10秒钟都坚持不了，如果多呆半分钟都要趴下！一种悲哀绝望的情绪占据了大脑：马上要死了！"无奈，他们又手拉着手摸着墙返回了包间，到包间后才发现跑丢了一人。陈国杰说："我们一块儿出来的，跑丢的伙计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直试图出去找他，但开几次门都被烟气拦了回来。想起来这事，心里始终很不是滋味……"

处在那样恶劣的景况中，他们呆在包厢内仍被恐惧包围着，想跑出去的念头也就特别强烈。烟气顺着门缝直往里灌，越来越浓，呛得受不了。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绝望中他们发现墙体是木板，急忙踩下空调通风，发现了外面的凉台，他们便砸烂凉台玻璃，将头伸出窗外呼吸，这时候几个人的情绪才算有所缓和。他们定神往下看去，见下面有光亮，到处是人，便不停地大声呼救，并不停地用手机打119报警。很快，有水枪在向他们的窗口上方射水，且听见有人在对他们喊话："你们比较安全，就呆在那儿！我们会去救你们的！"就这样，4个人在那儿一直站了近4个小时。

整个四楼除了一团漆黑，就是死一般的宁静，他们在想：大概别的人都跑出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但当8位带着手电筒、湿毛巾、氧气瓶的消防队员把他们搀出包间时，一个个都吓傻啦！走道里、大厅里全是遇难的群众，有的趴着、有的跪着、有的互相搂抱着、有的坐在沙发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特别是穿过大厅时，几乎是从遇难者身上跨过去的。梁静、王卫红两名女孩一脸的惊恐，呼吸变得急促，两腿已无法移动，被战士们架着离开四楼。

被救出后，他们都像变了个人似的，满脸黑漆漆的。拿他们的话说：洗澡后的水简直就像墨汁。梁静的表姐到医院看望她时，带着颤音一再嘱咐道："以后可不要弄这事了，晚上要早早回家！"

逃离死劫的陈国杰深有感触地说：那阵子感觉到离死神很近很近！还好，这口气憋得很长，总算挺了过来。当时出口门都上着锁，要不锁，不会死那么多人。在医院里，他和梁静总在琢磨这次火灾的教训，说以后遇到火灾，第一要先看清哪儿着火，第二要向相反的方向跑，寻找通风口。

"是消防队的同志们救了我们的命啊！一见到消防队员打开门进来，感觉到他们真是太亲了！"。躺在病床上的梁静说着这话，泪水就涌上了眼角，"真想知道是谁救了我们，真想知道他们的名字！"

求生的欲望战胜了恐惧，她纵身从楼上跳下

跳楼生还的刘大凤是一位43岁的女性，是东都商厦的职工。晚上她在四楼办公室通知商户上货，为商厦26日试营业和广告宣传做准备工作，刘的同事蒋惠娣带着6岁的孩子也在办公室内。大概21点多钟时，两人听见楼内乱糟糟的，走道里有人喊："快！快！快！跑跑！"声音很急促。当时以为有人偷东西，打开门想看个究竟，却见一股黑烟从北往南窜了过来。烟很大，她俩意识到是着火了，但不知道是哪儿着的，忙拿脸盆想去灭火，但盆里没有水。蒋惠娣发现有人已把通向楼下的铁门锁上了，急得直喊："谁把门锁了，屋里还有人！"情急之中，二人连忙进屋把门关上，但烟气仍一个劲地顺门缝往里钻，电却停了。黑暗中，蒋摸着了毛巾和盛有水的茶杯，把茶水倒在毛巾上捂住了孩子的鼻子。与此同时，刘大凤打开了后边的窗子，但窗户很小，烟很难散出去。两人便来到里边的卧室，烟雾又灌了进来。蒋焦急地说："跑不出去了！咋办？"慌乱中，两人拿着一床被子堵门缝，但没多大效果，室内烟雾不断加浓。二人一人顶一床被子想冲出去，拉开门冲了几步就被热辣辣的烟雾堵了回来。无奈她们又返回了屋里。由于太慌，二人在屋里发愣。蒋说："打开窗户喊人吧！"这时才想起忘了打开卧室的窗子。打开窗子后，他们在大喊"屋里有人，快救人！"的同时，刘就爬上了窗台。消防队员发现她们后从楼顶放了一根救生绳，刘大凤将绳子递给了蒋："救孩子要紧，先拴着孩子。"但孩子却吓得一个劲地哭着："妈妈，别把我扔下去！"已经给孩子绑好绳子的蒋惠娣流着泪哆嗦着手又解开了绳头。

救生气垫升起来了。楼下的消防队员对刘大凤大声喊："跳下来！跳吧！"刘不敢跳。"没关系，下面有人保护，跳吧！"刘仍在犹豫。是啊，从这么高的楼层上跳下去，这对四十岁开外的一位女性来说的确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烟气仍在她面前升腾，射过来的水龙将烟雾驱散后，给了她片刻的喘息机会，但仍呛得她特别难受，她意识到这样下去说不定哪一刻气就上不来了。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恐惧。事后，刘大凤说：当时是牙一咬、眼一闭便跳了下去，只觉得像驾云一样，很快就落在垫子上了。落地那一瞬间，头很晕，脑子里一片空白。看见一个消防队员在旁边，可能也摔倒了，另一个消防队员把我背到了一边。有人说："快点送医院！"就这样，刘大凤终于躲过了死神的纠缠。在灾难临头时，她始终没有停止过争取生存的机会。危难之时，施救者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有时候自我救助显得更为重要。

"这样等也不是法子，得抓紧想办法逃出去！"

在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恰巧遇上了前来看望她的3楼个体商户包某，他格外激动地讲道：当时烟很浓，呛得厉害，电也停了，3楼几十个正在加班的人全都困在楼内，急得团团转，有不少人在打"119"电话报警。但我想：这样等着也不是法子，得想法抓紧逃出去。这时突然想起靠南边的货柜后边是玻璃窗，窗子外面是一个有一游泳池的大阳台，人可以到阳台上避难。我当过木工，身边又有工具，就摸到靠南墙中间的货柜边用斧子破拆货柜，同时大声喊："要命的都跟我来！"后来几个人一齐推倒柜子，砸碎窗户玻璃，打开了一条生路。就是通过这个出口，我组织楼内的人全部疏散到了阳台上，直到消防队的同志上来把我们安全救出。

对于当时正在2楼上货的李铁军等人而言，在这场人与火的较量中，他们算得上是胜利者。

李铁军这样讲述道：当晚9时20分左右，我听到楼下有人在大喊大叫，以为是抓小偷，没怎么在意。没多长时间，上来一个丹尼斯的小伙子，大喊："起火啦！"我就急忙到2楼西北角的楼道口看情况，楼道里全是黑烟，浓得很。我就去拉墙壁内的消防水带，当时消火栓箱是被锁着的，我就咬牙用力拽，最后总算把水带拉了

出来。那名丹尼斯小伙子马上就拉着水带向一楼跑去，我也没停就去拧水龙头，谁知水龙头不出水，我们赶紧关上通道口的大门堵烟。然后我转身朝西南口的一扇窗户那儿跑。整个2楼除了这个窗户外其他的全都封死了。我砸了玻璃，跳上窗台，问楼下情况。商厦管理科的一个人说从西南口通道可以下去。但在场的刘经理说，一楼的铁栅门锁住了这个出口。后来，楼下的人告诉我们，铁栅门的锁已经砸开。这时，2楼全是烟，人们已乱成一团。我和商厦一名保安马上组织楼内人员下楼。人们逃命心切，挤得厉害。我一边说"不要乱挤，否则谁都出不去。"一边扯下我爱人的护袖，一人一个，捂住鼻子，拉上我内弟、连襟，跌跌撞撞往下冲。在楼梯转弯处，电突然停了，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跌跌爬爬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算跑了出来。出来后听到3楼、4楼的人在砸玻璃，等我们撤进一个小巷子中再往楼上看时，刚才砸破玻璃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估计他们已经晕倒了。消防车来得很快，但就是进不去，无法靠近大厦，进口处都让临时建筑堵住了。我跳上最前面的那辆消防车，把消防队带了进去。

火起时，商厦职工范高骊正在四楼办公区领办公用品，正当她填写登记表时，发办公用品的人突然眉头一皱说："这味不对，好像什么东西烧了。"二人便出了门。外面烟气呛人，范急忙蹲下去喘气，然后开始往回走，边走边向那位同事喊话，但再也没能听到对方的声音。范进屋后很沉着地关上门，打开窗户，然后无力地趴在窗口大口喘气。这时有人在喊着让她往下跳，她坚持着没有跳。楼下的消防队员看到她，便开始向她所在的位置射水降温驱烟，直到一名消防队员冲上四楼把她背出死亡地带。

东都商厦的张先生说，25日晚上9时25分，发现外面有黑烟涌入房内，因为当时有100多人(包括装修工人和商家中赶着摆货的)，有一个领导发现事情不妙，马上招呼大家用毛巾捂着鼻子，用打火机和仅有的一个手电筒照路，100多人从楼梯走了下去，也有

一部分人跑到3楼的游泳池去了。据说在游泳池的人也都获救了。

还有一位姓王的女士，她火海逃生的经历更显得凄婉感人。当晚她和爱人一块儿在商厦歌舞厅参加圣诞舞会，烟雾袭来时，他的丈夫用力将她推上一个窗口，使她从阳台上侥幸逃生，而丈夫却永远地留在了另一个世界。

他们也接到了“死亡通知书”，但命运又把那张纸很快撕毁了

在这场灾难中，他们的生命，不是消防队员救出的，而是自己与死神抗争而来的，那是何等的弥足珍贵！还有不少幸运者，也许他们也接到了“死亡通知书”，但命运又把那张纸很快又撕毁了。那么，通过他们的侥幸避灾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点深层次的启示?！我们是不是应该早一点醒悟，早一点远离那诱人的黑色魔窟?！

25日晚，商厦附近一理发店的3名女孩拿着舞票要上楼，服务人员说：人已爆满，不能进了。3名女孩骂骂咧咧要退票，最后带着扫兴的神色离开了。可不到一个小时，东都商厦着火的消息又把她们拽了回来。那一夜，她们在彻骨的寒风中一直站到天亮，3人唏嘘不已：我们捡了条命！

搞器乐的文老师和他的徒弟杨海燕被东都歌舞厅请去专门负责奏乐，以往他们每天都是准时去的，恰巧这天晚上他们服务的一家食府因节日人多活动提前，他们便放弃了东都歌舞厅的演奏活动。这次的阴差阳错，竟留下了两条性命。

当晚，一位近30岁的妇女在舞厅跳了两曲后，担心扔在家中的幼子哭闹，喊同伴一同回家，同伴说：“你先走，我再跳一会儿。”是爱心救了这位妇女的命。

一位老职工在向围观的人们讲述着这样一件事：“我本来也收到了东都歌舞厅几张招待票，但想自己恁大岁数了，那地方也不适

合自己去，也就没打算凑这个热闹。后来老伴的几位朋友说，你不去，给的票就请客吧！中午他们便拿着票出去玩了。到晚上7点多钟，他们一帮人就回到了我家，我问他们怎么不跳舞了，他们说下午在另一个舞厅跳过了。没想到晚上东都歌舞厅就遭了这么一场横祸，他们几个人命大呀！”

还有几个喝过酒后进舞厅跳舞唱歌的，其中一人醉得受不了，一点玩的兴致也没有，便提前离开了。他也算逃过了一场死劫。

火难给人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在这个时候，每一个活着的人内心深处不仅仅有一种侥幸，更多的是无法抑制的震颤和反思：我们应如何消除灾难？我们应如何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和财产？！

309人是如何被火魔吞噬的？

洛阳“12·25”火灾共造成309人死亡，7人受伤，为什么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生命何以如此“脆弱”？参与火灾原因调查的公安部消防专家和当地的气象技术人员，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恐怖的排毒烟囱

东都商厦地下2层、地上4层，人员最为集中的舞厅和办公室设置在顶层4楼。舞厅居中，其东侧、南侧为办公区，西侧为KTV包房，整座商厦内部除没有通至楼顶平台的东南、西南角楼梯外的另两角楼梯和位于各角的电梯上下贯通，同层以周边环形通道相连，内部各层以防火门关闭形成相对封闭的立体空间。商厦外墙和以玻璃幕墙封闭的东北、西北角楼梯间、各电梯间、各层环形通道，共同使整座大厦构成以中部相对封闭立体空间为填充体的立方体烟囱。当最低部负2层发生火灾后，整座商厦好像底部整体

连接一个烟雾发生灶的大烟囱，燃烧所产生的烟雾受烟囱效应的作用迅速通过楼梯、电梯间先向上集中于顶层歌舞厅。结合当天的气象条件，火灾发生时对烟气的产生及流动，专家们有如下分析.

当天洛阳市区及郊区县均受偏东气流影响，20 时风向为东北，风速 7 米/秒(4 级)。21 时，风向也为东北，风速 6 米/秒(4 级)。22 时、23 时风向仍为东北风，风速 4～5 米/秒。这就是说，12 月 25 日前半夜，市区一直维持着 3～4 级的东北风。

结合天气形势分析，火灾接近发生时，大厦内部的空气环流除了受外部的大环流影响外，还受当时楼内的通道影响。根据空气流体力学原理，大厦顶部风力要明显大于地面。在楼顶气流有两个入口处，主要入口处位于楼顶的西北角。这一入口为铁栅门，相当于大门敞开，更重要的是，铁栅门坐西向东且仅挨出口南侧有一米多高的墙体遮挡，使东北风从该楼梯口处直接灌入楼梯间。另一个入口为楼顶的东北角，但这一入口坐东向西，不仅背风，而且有木门阻挡，门上部仅有两个无玻璃的小窗口，不可能成为东北风入口。以上两个入口以下，均为与各自相对应贯通大厦上下的外封闭楼梯间。大厦负 2 层还有两个出口楼梯，但是，东南角楼梯已封闭，且东南角、西南角楼梯均未通至楼顶平台，因此空气流通不畅。另外，负 2 层以上地上 4 层以下，内部基本为封闭状态。因此火灾前，空气主要流通的路线为：东北风从大厦西北角楼顶门灌入，顺楼梯直下流入负 2 层，部分进入负 2 层大厅内，后又沿东北角楼梯向上，从大厦东北角楼顶门头上窗口流出。

然而火灾发生后，商厦内的小气候就发生了变化。

火灾发生初期阶段，空气和有毒烟气的流动方向基本上与火灾前一致。

火灾发生中、后期，由于负 2 层烟气逐渐积聚且受热急剧膨胀，热力作用大大超过了外部风动力作用，即烟气猛烈向四周扩

散，其最容易扩散的路线为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个楼梯通道。原因是楼顶有两个出口，且这两个楼梯口距着火点较近。烟气的流动方向和当事人的口述也是一致的。由于东北角楼顶通气不畅，烟气顺顶层四楼顶棚直奔舞厅入口。

经大量的调查询问资料推断，发现火灾的时间为21:00左右，119台接警时间为21:35，切断电源时间为21:45，说明在舞厅断电时，负2层家具商场已着火至少达30分钟以上。负2层中间封闭楼梯周围着火后，烟气向上到天花板，在天花板处水平扩散到四周边缘后，向下逐渐弥漫。当烟气从东北角楼梯向上大量蔓延时，负2层的烟气已充满。资料显示，火灾中，烟气在垂直方向的流动速度，每秒钟可达8～10米，也就是说，烟气由负2层楼梯口上升到四楼舞厅楼梯口仅需3～4秒钟的时间。而在断电时，舞厅人员才意识到发生了火灾，此时已失去了疏散的有利时机，浓烟已将东北角舞厅唯一的疏散口封死。

有毒烟雾——罪恶的杀手

灾后从整个现场情况看，除地下2层家具城整个被烧毁和地上一楼北门大厅吊顶被烧塌落外，其他各层均未过火，只是炽热的烟气使部分物体变形并熏黑了过烟空间。从最主要过火区域负2层燃烧的主要可燃材料看，有木质家具、化纤包布、软质聚氨脂(海绵)等。这些固体可燃材料，在受热后分解出其组成成分与加热温度相应的热分解产物，这些分解产物再氧化分解燃烧。最后分解出的毒性产物主要有：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氯化氢、氰化氢、二氧化氮、甲醛、丙烯醛等。其中二氧化碳最主要的生理作用是刺激人的呼吸中枢，导致呼吸急促，烟气吸入量增加，还会引起头痛、神智不清等症状。一氧化碳，为无色无臭气体，空气中最大容许浓度为30毫克/立方米，是火灾中致人死亡的主要燃烧产物之一。其毒性在于对血液中血红蛋白的高亲和性，其对血红蛋白的亲和力比

氧气高出250倍，它能够阻碍人体血液中氧气的输入，引起头痛、虚脱、神智不清等症状和肌肉调节障碍等。氰化氢，一种迅速致死、窒息性的毒物；空气中最高容许浓度0 3毫克/立方米。浓度达300毫克/立方米时，使人立即致死；200毫克/立方米时，使人10分钟致死。二氧化氮，肺的强烈刺激剂，能引起即刻死亡以及滞后性伤害。丙烯醛，有窒息性臭味，对人眼的刺激性很强，有毒，空气中最大容许浓度为0 3毫克/立方米。甲醛，具有刺激性和窒息性的气体，极毒，空气中最高容许浓度5毫克/立方米。

由于焊渣温度可达摄氏3000度左右，且可燃易燃材料较多，蔓延迅速。根据初期风向分析，东北风可从屋顶平台西北角直接灌入，使火灾由起火蔓延到全面燃烧的时间大大缩短，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有大量的有毒炽热气体涌入楼梯间，直上4楼，使舞厅人员窒息中毒死亡。

难以逃离的“牢笼”

遇难人员最为集中的区域是4楼东部歌舞厅。当晚4楼能够通往下层的步梯和通向楼顶的通道全部被上锁的铁栅门封死。只有电梯可供上下，据从同层舞厅包间逃生的人员获悉，几乎在大厦拉闸断电的同时，舞厅的人员才发现楼下起火。然而此时整个顶层实际上已经变为悬在空中的“牢笼”。

而居于4楼中部的歌舞厅，仅有东北角唯一的出入口。这一疏散口同时又是烟雾的最主要进口。舞厅虽在西南角吧台东侧有一不足80厘米宽的小门，但其又通向右边的杂物间，对于不熟悉舞厅情况的顾客来讲，突然断电后，这个小门根本不具备疏散条件。难怪舞厅业主也葬身其中，在清理火灾现场时，这一杂物间内挤满了遇难人员，也证实了这一点。

火灾猛于虎，生命最珍贵。不论尽心思赚钱的业主，还是花钱娱乐的顾客，首先都应考虑到他人和自己的安危。

洛阳:沉甸甸的守岁

2000 年 12 月 31 日傍晚,离一个崭新世纪的到来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世纪之交的喜庆已经在电视、广播里洋溢开来。走在洛阳街头,我们终于看到了有"欢度元旦"的字样在机关单位的门前挂起。提着一个花篮,穿行在拿着大红气球的孩子们中间,感受着九龙鼎下的流光溢彩,我们感觉到一种灾难之后更加宝贵的安宁和祥和。而今没有了变形的尸体,没有了哭昏的家属,在孩子们"咯咯"的笑声中,我们的眼睛反倒有些湿润了。

洛阳"12·25"特大火灾发生已经 6 天,309 个不幸者也大多安息了。跨世纪的时刻,洛阳宾馆北楼内,仍有五六家来自陕西、周口等地的遇难者家属坐在房间里苦苦等待,等待用法律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敲开了洛阳宾馆 112 房间杨裕禄的房门时,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41 岁的杨裕禄是陕西咸阳人,洛阳大火中遇难的有他的表妹刘晒丽。1995 年以来,刘一直在洛阳开凉皮店,生意做得很好。2000 年 12 月 26 日,洛阳市民政局一个电话打到了杨裕禄的家里,杨才知道洛阳大火的悲痛神经延伸到了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的家里。家族紧急会议的结果是,噩耗瞒着刘晒丽年迈的父母,杨和刘晒丽的弟弟刘辉赶到洛阳处理后事。

认领、鉴定、火化,在洛阳市检察院一位抽调的何姓干部的全程陪同下,他们该做的全部做了。而今,漂亮能干的表妹躺在了宾馆桌上的一个骨灰盒里。"你还没走啊?"杨主动和我打了招呼。"过年了,来看看你们。"我说。不善言语的杨嘴咧了咧,算是对我的谢意。一个标准间,两个大男人,守着中间桌子上一个用黑布蒙着的小盒子。小盒子前面是一个搪瓷盆,按照陕西的风俗,应该在盆里烧些纸。但是盆内并没有灰烬,全是些黄纸折成的纸钱。杨解释,家里老辈子人说了,"头七"天天都得烧纸钱,要不她"不好过

奈何桥”。可当27日那天他们“奉命办理”时吓坏了整个宾馆，原来，东都大火后，洛阳宾馆的服务员已经见不得一点火星了。所以两个男人不得不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每天笨手笨脚地给刘晒丽折“元宝”，等回去后一起烧。

隔壁房间里又是另一番景象，河南周口市26岁的遇难者王平的家属依然呆坐在悲痛中。教师出身的王父说，他们也知道“再哭也没有用了”，但是一看到别人家亲亲热热地逛街，就止不住流泪。他说，这几年生活好了，在洛阳打工的女儿几次说春节全家出去旅游，但是不想“她先去了”。记者每说一次“节哀顺便”，王父都会客气地说一声“谢谢”。但愿这个中年丧女的父亲所有的不幸都留在就要过去的世纪中。

一楼服务员这几天说话都是悄悄地。她说，快过元旦了，住在这里的六户家属情绪也好了很多，因为从不开电视的他们在31日这天都不约而同地打开了电视机。

离开宾馆时，洛阳的天空是灰暗的，不过盏盏街灯照着街上的车水马龙，使人有了一些暖意。一家人在唱卡拉OK，你欢我闹中，新世纪的笑声已经提前传来。此时，记者想起了洛阳市委副书记宋克耀动情的一句话：“灾难是我们所有人的悲伤，也是所有人的教训。”是的，因为亲情，我们有了悲伤；因为悲伤，我们记取教训；因为教训，我们憧憬明天。

全省消防大检查

2000年12月26日下午，河南省安全生产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后，全省迅速行动，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省经贸委、公安厅、文化厅、教育厅牵头，省劳动、交通、工商等部门，迅速抽出得力人员组成督查组，分赴各地检查指导工作。省消防总队抽出所有防火骨干力量配合行动。全省18个省辖市100余名副市级以上

领导亲自率队连夜检查当地的消防安全工作。止2001年元旦下午，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级共组织检查组1164个，检查单位6420个，查出各类火灾隐患21866处，督促当场整改10263处，下发《消防安全检查记录》6932份，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7130份，下发处罚决定书8630份，依法查封单位613个，取缔922个，责令停业整改单位1136家，暂扣物品1230件，依法传唤106人，拘留12人，罚款78万元，各地研究解决消防登高车等重大消防问题672件。

焦作市政府组织商贸、消防、工商、文化、卫生、旅游、化工、教育等部门组成17个检查组，迅速开展全市消防安全大检查。焦作市委书记刘其文、市长秦玉海、副市长李孟顺、霍金花等市领导带领人员分两路对市百货大楼、市贸易大厦及部分文化场所、大中专院校的消防安全工作进行了检查。在市百货大楼一楼量贩超市，刘其文书记发现其消防安全通道的卷闸门无法打开时，严肃指出“不管想什么办法，必须在24小时内把它修好”。他要求消防支队要加强监督检查，如不立即整改要追究大楼有关领导的责任。当时，市消防支队组织的4个检查组，对市区亿万、万方等20个较大的公共娱乐场所进行了夜间突击检查，对未经消防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市人民会堂，在连夜报经市政府批准后，立即责令其停业整顿，并对主要负责人依法传唤。对在未向消防机构申请的情况下，擅自改建了堂吧和桑拿中心，且现场管理混乱、乱拉乱扯电线的亚细亚大酒店，当场予以查封。

郑州市委、市政府在市消防支队召开消防安全紧急会议。部署全市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市长陈义初、副市长康定军等领导当场与全市44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的法人代表签定了《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改承诺书》。存在火灾隐患单位的领导表示，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制定整改方案，积极筹措资金，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单位消防安全。

新乡市夜间对50余家公共娱乐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共查出火灾隐患240余处，当场整改100余处，关闭30余家。

2000年12月26日夜，平顶山市市长邓永俭、市政法委书记兰荣增、副市长张浩侠等市领导分别带领公安、消防、文化、工商、新闻等部门领导，深入到市区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消防安全突击检查。在检查中当场对下层为商场、上层为公共娱乐场所的赤道广场、上海滩茶社、小江南歌舞厅、红珊瑚恋歌房等19个单位依法进行了查封。检查组在检查假日乐园时，发现装修使用的大量可燃材料未做阻燃处理、电器线路混乱且敷设于可燃材料内，未穿阻燃管保护、接线处未使用接线盒，事故照明装置损坏且缺乏安全疏散指示标志，新华区公安分局当即对其进行了查封。28日晚，市消防、文化部门在督查中发现，该场所依照照常营业，所贴封条被私自揭去。鉴于此，新华区公安分局依法对该店老板予以治安拘留。

位于漯河市火车站广场西侧的兴亚白兰宾馆，主体建筑12层，为多功能大型公众聚集场所。该宾馆由于未按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且消防供水量严重不足，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先后4次对其下发《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并上报市政府责令其停业整改。几年来，该宾馆始终抱着侥幸心理一味强调客观理由，拒不整改，成为漯河市的“老大难”。漯河市市长史宁安，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相富等党政领导检查后，当即责令执行停业整改。

周口市在检查中，对滚迪迪巴四楼和建筑结构严重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新兴影视城当场予以取缔。

济源市依法查封了铁路宾馆、百万庄园、济源宾馆、环球宾馆四家单位中未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歌舞厅、桑拿部，对严重违反消防法规的百文的士高溜冰场等单位责令停业整改。

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当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写完这篇本不该收入这本书的《世纪末大灾难》时,人类已迈进新世纪。然而,洛阳"12·25"特大火灾悲惨的一幕仿佛还在眼前。309名遇难者虽然没有同我们结伴走进新世纪,但他们用生命带给我们的教训却是永恒的。

是的,21世纪的人应当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多的安全和宁静。但是,安全、宁静、和谐的生活是靠大家共同创造的,决不是靠一时的消防安全大检查得来的。因此,我们要珍惜生命,首先要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这是生命得以延伸的根基。

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附录：

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存目

在组织撰写《20世纪河南重大灾害纪实》一书的过程中，有些重大灾害因史料阙失搜集有难度等原因，未能单篇写入，须留待再版时增补。为此，编者以“存目”形式、按时间顺序保留下列灾害的基本资料，供读者查阅、研究使用。

□1900年安阳破坏性地震

时间：1900年4月

地点：安阳西（北纬36 1度，东经114 2度）

灾种：地震

灾情：震级4 75级，震中烈度六度。据《河南省地震历史资料》记载：“安阳市：地动三天，人卧不稳，床摇晃。场上石磙往复滚动。安阳县：人惊，门鼻响，掉砖瓦，不坚固房倒塌不少。”此次地震有感范围还包括鹤壁、林州、汤阴、内黄。

□1912年南阳大水灾

时间：1912年7月6～8日

地点：南阳

灾种：洪水

灾情：南阳一带连降暴雨，成泽国，唐河县城水深数尺。9～10日，唐、淯、漂、涧、沙诸河漫溢，房屋倒塌，死人无数，田禾尽毁。洪河决口，冲断京汉铁路5处。

□1919 年开封大疫

时间:1919 年 8 月

地点:开封

灾种:疫

灾情:从当年 8 月初开始,开封市内霍乱大流行,10 有 8 人罹患,至 11 月末,全市病死 2951 人,随后疫情波及全省。

□1921 年大水灾

时间:1921 年 6~9 月

地点:河南省淮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河南省自阴历五月底至中秋节,约计 80 余日阴雨连绵,"不雨者仅 3 数日,雨量之大为近 50 年所仅见"。境内河水横流,庐舍荡然,豫东、豫南灾情尤为严重,豫东淮阳、西华、太康、商水、项城、沈丘、扶沟等县,"平场水深六七尺,一望无际,所有禾苗棉豆均被淹没,房屋因之倾倒者更不计其数"。陇海线铁路亦被冲断,"哀鸿遍野,惨不忍闻"。豫南之信阳因沙河"水势陡涨五六丈深,堤岸溃决,洪水横流,距河数十里内,都成泽国",淹毙人口牲畜无算,财物米粮漂没一空,城内民房倒塌 1 万余间,城墙崩毁数十丈,压毙数 10 人。

□1923 年黄河两次大决口

时间:1923 年 8 月

地点:范县

灾种:洪水

灾情:黄河大堤范县廖桥段接连两次发生决口,濮阳、范县、寿张、阳谷各县的 400 余村,平地水深二三尺不等,房屋半归倒塌,田

禾尽行淹没，洪流“势如建瓴，漫淹村庄而下，男哭女啼，惨不忍闻”（《历代治黄史》），死亡数10万人。

□1928～1929年大旱

时间：1928年春～1929年夏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豫省自春至夏，滴雨未降，麦既歉收，秋夏枯槁，旱灾未已继之蝗蝻，苗食殆尽，收获几等于无”；“大旱，麦禾未收，饥毙者无数”。据河南赈务处调查撰写的《各县灾情纪实》（河南新志卷之八·救恤第九）记载：河南全省灾荒严重的有112县，其中灾重十分的有南阳、镇平等13县，灾情重九分的有商水、桐柏等14县，灾重八分的有巩县、郾城、新郑等56县，灾重七分的有中牟、延津等29县。

□1930年新蔡大水灾

时间：1930年夏

地点：新蔡县

灾种：洪水

灾情：是年山洪暴发，洪、汝河堤溃决，五六十里尽成泽国，受灾者1505 4人，流离失所者5000余。上海《民国日报》称：新蔡水灾惨重，饿殍载道，奄奄待毙者比比皆是。

□1931年大水灾

时间：1931年6～8月

地点：河南省淮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由于境内雨量过大，淮、黄、汉诸水系及其支流纷纷泛

滥,全省 87 县罹难,灾民 950 万人,死亡 114090 人,受淹农田 3015 万亩,经济损失 2 67 亿元。其中,淮河上游受灾最重,确山县山洪暴发,平地水深丈余,淹死 2950 人;遂平县沿河决口 78 处,溺毙 2241 人,环城 30 里尽成泽国;汝南县汝河洪水漫溢,平地水深 6 尺余,死亡 8596 人。汉江水系之唐河、白河受灾最重,邓县因大雨河决,积涝东西百余里,南北四五十里,死亡 21400 人,唐河流域死亡 2710 人,南阳地区死亡 5800 人。

□1936 年大旱

时间:1936 年夏至秋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河南省"自入夏至晚秋雨量特少,秋禾枯槁歉收,入秋复遭虫灾",大部分地区"特大旱,三伏无雨,麦禾尽枯";陕县"夏麦歉收,三伏无雨,棉禾枯槁,伏尽始雨。秋冬未雨,麦未安种";伊川"大旱不收,乞讨街头";汝阳"大旱,秋不收,麦无种";宜阳、登封、渑池、沈邱、巩城、商水、西华、阌乡、灵宝、临汝、鲁山、孟县、郾城、叶县等地均因旱成灾,收成大歉;密县、新安、孟津、禹州、嵩县、洛宁、洛阳、偃师、宝丰、荥阳、襄城、汜水、济源、巩县等地旱灾又兼虫灾,百姓更加饥苦;临汝、新安、洛宁、渑池、洛阳的年降水量分别为 202 毫米、247 毫米、287 毫米、245 毫米、243 毫米,均不到常年的一半。

□1943 年沙颍河大水灾

时间:1943 年 8 月上旬

地点:沙颍河、汝河、沙河、伊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当年 8 月上中旬在河南省西部伏牛山、外方山、嵩山山

区发生一次局地性大暴雨，沙颍河流域支流北汝河、沙河水系及伊河上游出现50～100年来最大洪水。暴雨主要发生在8月2至16日期间。据当时《河南民国日报》报道，汝阳、临汝、襄城、大汤等地均“淫雨连绵，势如倾盆”，宝丰则“大雨滂沱，15天内未见天日”，是以山洪暴发，水势陡涨，在沙颍河流域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此次水灾中，上游一些地区惨遭毁灭性打击。鲁山县“西乡沿河水灾惨重”，淹死200余人，毁房2000余间，冲坏农田1000余亩。大汤镇两度涨水，被灾惨重，“大街水深丈余，繁荣市镇顿成泽国，市房900余间完全冲倒，牲畜财物尽付东流”，沿河两岸数百顷稻田“立刻变为不毛沙滩”，其“水灾为数百年所未有”，其他如汝阳、临汝、襄城等县，皆平地水深丈余，“冲田亩，塌房屋，淹死人畜无算”。中下游的郾城、周口、太和及阜阳等地，沿河亦多处决口，泛滥成灾。郾城境内，“沙河暴发，境内决口5处，淹地约二分之一以上”。周口县竟至陆沉，“沙河北岸堤外一片汪洋，自逍遥至周口已成泽国”。太和沙北干堤夜间崩溃，“滔滔水势横灌城郊，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房舍秋禾付之东流”。阜阳“西、北、东三面沿颍堤埝溃决，而溃决之处因水位特高，浊浪排空，以致全乡镇顷刻陆沉，人畜不及迁避，庐舍漂没者不堪指数”。

□1943～1944年大蝗灾

时间：1943年秋至1944秋

地点：豫北太行山一带

灾种：蝗灾

灾情：1943秋，大批飞蝗飞到安阳等县，把庄稼一块一块地吃坏，随后蝗患全省大发生，被害农作物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23%，蝗患发生面积5800余万亩，致使当年的收成不及常年的三分之一。秋后，小麦下种，刚一出地，即被蝗虫吃光，补种后又被吃光，一连三次，最后又把蝗卵产在地垅、石缝里，潜伏下了翌年的蝗害。

1944 春，在太行山一带蝗患大发，形成南北长 400 余公里，东西约 100 余公里的蝗灾区，安阳、修武、泌阳、博爱、林县等县的麦苗被吃光。从 5 月到 8 月底，差不多半月一次遭受蝗群袭击。蝗虫落在地上很厚一层，多的地方有 1～2 尺厚。落在树枝上，将树枝压弯压断，看去成了一座“蝗山”。飞蝗飞起来时，使阳光透射不下来，天地为之黑暗变色。这一年，太行山区军民 25 万人与无数次的蝗虫袭击进行了顽强斗争。从 2 月末开始，经过刨卵、打跳蝻、打飞蝗三个阶段，到 9 月初结束，打死飞蝗、跳蝻和卵块共 900 余万公斤，其中除蝗卵 5 万余公斤外，蝻蝗各半。经过大规模的打蝗战役，这一年被蝗虫吃坏的麦苗、秋庄稼总共只有 1 5 万公顷，其中被吃光仅 1 2 万公顷。

□1949 年鲁山泥石流

时间：1949 年 8 月 3 日

地点：鲁山县二郎庙乡

灾种：泥石流

灾情：从 8 月 3 日，鲁山县西部突降大雨，8 天 8 夜不止。19 日夜 10 时许，沙河及其支流暴发泥石流，二郎庙、马公店、朱家坟、下汤等 14 个村庄被冲，朱家坟一夜之间夷为沙滩，32 人死不见尸。几乎同时，汝河上游及其支流也暴发了泥石流，木植街沙岗学校被冲，100 多名师生除一名教师回家免遭遇难，其余全部丧生。

□1950 年小麦吸浆虫大发生

时间：1950 年 4～5 月

地点：南阳、安阳地区

灾种：虫害

灾情:受灾县 19 个,受灾面积 32 7 万公顷,小麦减产 13 2 万吨。

□1952 年麦蚜大暴发

时间:1952 年春

地点:河南

灾种:虫害

灾情:因冬季气温偏高,麦蚜春季发育早、繁殖快,全省 9 个麦区 60 余个县发生,洛阳、南阳、郑州等地平均单株蚜量 700 余头,受害叶片全部被虫体覆盖,叶片变黄,株高不足 16 厘米,毁种面积极大。

□1952 年棉花蚜虫、叶螨大暴发

时间:1952 年 5~8 月

地点:河南

灾种:虫害

灾情:5~7 月,河南省有 42 个县的棉花突遭棉蚜虫危害,面积 15 万公顷。棉苗一出土即遭棉蚜危害,5 月中旬至 6 月初,大部分棉田被害严重,平均百株蚜量 1~2 万头,最高 4~5 万头,一些棉田被害苗达 30%。6~8 月,因天气干旱,河南棉区叶螨又大暴发,平均单株有螨 2000~5000 头,重灾区 90%的棉田叶片全部脱落,部分地区每公顷仅收获 15 公斤籽棉。

□1954 年大水灾

时间:1954 年 7~8 月

地点:黄河、淮河流域

灾种:水灾

灾情:该年 7~8 月,豫南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其中固始日降雨量近 200 毫米,项城 24 小时降雨量 415 毫米,一个月内降水

900毫米以上，淮河水位超过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记录，高水位持续一月之久；8月，黄河流域又连降暴雨，黄河连续发生8000～15000秒立方米的洪峰7次。黄河、淮河许多支流多处漫溢。全省7个地区的85个县遭受严重水灾，其中特重灾县11个，重灾县14个，轻灾县60个。成灾面积3138万亩，减产粮食约80亿斤，成灾人口1016万人，倒塌房屋60万间。

□1955年卫河大水灾

时间:1955年8～9月

地点:河南省卫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8～9月中旬,河南中部和北部等地区降水量达500～660毫米,比常年多1～2倍,致使北部的卫河流域多处决口,农田受灾面积1396万亩,其中成灾面积877万亩;倒塌房屋23万间,砸死、淹死569人。

□1956年大水灾

时间:1956年7～8月

地点:河南省黄河、淮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7月,连续阴雨40余天,局部地区日降雨量在150毫米以上,使2000多万亩小麦地内涝严重,减产9亿多斤。8月份全省又遭暴风雨袭击,黄河、淮河、卫河等河流洪水猛涨,使其支流汝河、沙颍河、漳河、淇河多处决口泛滥,尤其是卫河水势更大,沿河两岸几十里一片汪洋。全省有87个县受灾,其中特重灾县12个,重灾县16个,轻灾县29个,花灾县30个。成灾面积4446万亩,减产粮食35亿斤;成灾人口1439万人;倒塌房屋191万间。

□1956 年卫河大水灾

时间:1956 年 7～8 月

地点:河南省卫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该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出现了一次大范围暴雨过程,卫河上游降雨量在 500 毫米以上,卫河在汲县以下几无完整堤防,从二分庄至内黄县的楚旺一线以北,卫、漳两河形成汇流,有 1700 多个村庄被水包围,内黄县城被洪水围困达半月之久。河南省受灾农田 590 万亩,死亡 300 多人,倒塌房屋 16 万间。

□1958 年鲁山县泥石流

时间:1958 年

地点:二郎庙乡

灾种:泥石流

灾情:该村处于花岗岩体山前地带,因暴雨发生泥石流,全村 80 余人无一幸免,农田丧失殆尽。

□1961 年淮滨大火

时间:1961 年 4 月 2 日 14 时

地点:淮滨县

灾种:火灾

灾情:大火燃烧 5 小时之久，计烧毁工厂 8 家，物资仓库 5 个，门市部 18 个，食堂 20 个，房屋 2518 间，各种机器 213 部，粮食 10523 斤，农具 780 件，衣被 10963 件，损失折款 316 万余元；烧死 1 人，烧伤 7 人，受灾户 1251 户，占总户数 2100 户的 59 5%；受灾 5026 人，占总人口 12130 人的41 4%。这场大火是因一家综合商店厨房烟囱冒出的火星被风吹落在办公楼的草屋

顶上引起的。

□1963 年大雹灾

时间:1963 年 6 月 2～3 日

地点:豫北、豫南

灾种:冰雹

灾情:6 月 2～3 日,辉县、浚县、汲县、沁阳、博爱、获嘉、修武、孟县、焦作、封丘、长葛、叶县、方城等 40 余县市降冰雹。雹体直径 1～3 厘米,博爱县大雹如碗,积雹 30 厘米。小麦减收 3～5 成。29 个县秋禾受害 48 万亩,20 个县内伤亡 2246 人。

□1963 年大水灾

时间:1963 年 8 月

地点:豫东、豫北

灾种:洪水

灾情:连降大暴雨 20 多天,总降水量约 200 多亿立方米,其中大多集中降于豫东、豫北和许昌以东地区。除黄河、淮河未决口外,黄淮大小支流决口 2830 处,许多地方一片汪洋。被洪水包围或已进水的县城 17 座、村镇 45000 多个。全省有 92 个县受灾,总成灾面积 5841 万亩,减产粮食 50 亿斤;成灾人口 2857 5 万人,其中特重灾人口 997 6 万人,重灾人口 952 5 万人,轻灾人口 907 3 人;倒塌房屋 604 5 万间,损失粮食 5 亿多斤、饲草 11 亿斤、农具、家具 1100 多万件、衣被 300 余万件。

□1963 豫北大水灾

时间:1963 年 8 月上旬

地点:河南省海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该年8月上旬,海河流域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暴雨中心7天的降雨量达2050毫米,为我国大陆最大记录。卫河上游合河站洪峰流量1350立方米/秒,支流淇河新村站洪峰流量5590立方米/秒,大大超过了1956年3380立方米/秒的最大记录。致使河南安阳、新乡地区受灾最重,共淹地1387 7万亩,受灾耕地1215 86万亩,被洪水包围的村庄6251个,倒塌房屋198 8万间,死亡人数586人,伤4000多人。

□1964年豫南大水灾

时间:1964年4月

地点:豫南淮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河南省4月上旬中期降雨量最大,淮南商城、潢川、新县降雨量都达150毫米以上。雨后,淮河右岸支流白露河、失灌河水位都超过保证水位1米以上。白露河北庙集以下部分堤段漫决,固始县南大桥公社围堤决口,仅光山、潢川、罗山3县不完全统计,受淹麦田80多万亩,麦播作物8万多亩,倒塌房屋16 2万亩,死亡40多人,伤60多人,冲毁小水库180多座、塘坝4600多处;淮滨县城及光山、潢川、固始等县的村庄一度被水包围。4月21日20时,白龟山水库施工围堰溃决,下游沙河叶县段北岸决口4处,南岸决口6处,至4月下旬初,全省受涝面积1300万亩,其中小麦1000万亩。

□1964年湍河等决口200余处

时间:1964年7月下旬

地点:河南湍河等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该年7月下旬,受高空低槽的影响,河南省京广铁路以西的安阳、新乡、南阳等地区出现大至暴雨,降雨量一般有200～300毫米。造成部分山洪暴发,河水上涨;湍河、刁河、涝河及济阳河决口200多处,南阳地区有200多个村庄一度进水。据不完全统计,受淹农亩260多万亩,倒塌房屋3 7万多间,死亡67人,伤200多人,公路桥梁及农田水利设施也遭不同程度的破坏。

□1965年豫北大旱

时间:1965年5月～10月

地点:安阳、新乡

灾种:干旱

灾情:安阳、新乡、洛阳、开封5～10月份总降雨量只有100～25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5成以上,致使4个地区受旱面积1470万亩,其中严重干旱620万亩,绝收100万亩。安阳地区受灾最重,干旱农田590万亩,占秋作物的60%。

□1966年热浪袭击中原

时间:1966年6～8月

地点:河南

灾种:高温

灾情:夏初,太平洋副热带高气压位置偏南,雨带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盛夏季节副热带高气压急剧北跳,边缘在黄河以北,加之冷空气势力较弱,雨带也北跨至黄河以北,因此造成近3个月内河南省黄河以南,特别是豫东南地区雨水稀少,气温偏高。以6月中、下旬,7月中旬,8月上旬为最高。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4个地区8月上旬平均气温达31～33℃,较常年同期偏高4～5℃,尤其是固始、信阳、汝南、驻马店、太康、永城等地旬平均气温

达到32～33℃，这是近40多年来罕见的酷热。全省7月中旬和8月上旬极端最高温度达41～44℃，比常年夏季极端最高温度偏高2～3℃。由于气温过高，加之赤日炎炎，空气湿度偏小，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的日常活动带来很大影响。早玉米开花期因遭热浪袭击，造成不少雄穗干枯，花粉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授粉不良，后期玉米棒子籽粒稀少，不孕现象较多。郑州地区杂交高粱抽穗开花期遇高温低湿，造成授粉不良，穗顶空瘪达4～7厘米，中、下部空瘪也很多，严重影响了产量。淮阳县反映，6月中下旬因高温，晚红薯苗烧死现象较严重。另外，据固始县有关部门反映，8月因受高温等影响，全县有1500多人患肠道传染、中署等疾病。

□1968年信阳特大暴雨

时间：1968年7月12～18日

地点：豫南淮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受切变线和低涡的影响，淮河上游信阳、固始一带连降大雨和暴雨，6天总雨量达500～600毫米，雨量大和猛的程度为近40多年来同期所未有的。这场雨使淮河上游水位暴涨，干流长台关(信阳)、息县、淮滨、王家坝等站的水位及洪峰流量均出现了近40年来的最大值。其中，淮滨站7月16日最高洪水位33 29米，最大洪峰流量1 66万立方米/秒；王家坝7月16日最高洪水位30 35米，最大流量1 76万立方米/秒。造成不少河段河水漫溢、堤防决口，信阳地区有几十万群众被水包围，息县、淮滨等地的不少地方基本上是汪洋一片，房子只能看到房脊，群众避到高处，有的上树，有的上房，有的几天吃不上食物，河南省派飞机空投80多架次，空投大量食品及橡皮船、救生圈、救生衣等。据不完全统计，信阳地区的息县、潢川、罗山、淮滨、信阳、光山、商城、新县和驻马店地区的正阳、新蔡、平舆、汝南等县受灾人口180多万人，被淹

农田400多万亩,倒房50多万间,死亡130多人。部分灾区受灾群众浮肿,皮肤变黑,疟疾等发病率较高,如潢川县两个受灾公社的4万多人,染上各种疾病的达2 1万人。

□1970年焦作暴雨山洪暴发

时间:1970年7月22～23日

地点:焦作、新乡

灾种:洪水

灾情:受低槽和切变线的影响,河南省西北部山区一带出现暴雨。23日深夜,新乡、焦作市降雨后,暴发山洪,受灾严重。初步统计,死亡32人,伤45人,下落不明48人;死亡牲畜150头、伤16头,下落不明的40头;倒塌房屋260间,冲走衣物1 1万件,冲失各种车辆78部,冲毁农田160亩,冲垮桥涵47座。

□1970年内乡朱庙水库垮坝

时间:1970年7月28～29日

地点:内乡县

灾种:洪水

灾情:受低槽影响,内乡、南召、邓县等地连降暴雨,总雨量达300毫米左右,其中邓县十林公社降雨量346毫米为最大。内乡、南召、邓县等地因山洪暴发,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害。损失最重的是内乡县,该县的马山公社有5个大队受灾,其中朱庙大队有一个50万立方米左右的小水库因溢洪道未达标准,造成垮坝,水库下游的执剑石村淹死43人,冲倒房屋164间,石庙大队300多亩土地被冲,正在施工的大磨岗水库冲失5人。另外,南召县的板山坪公社有一个3户小村,因山坡滑动山洪暴发冲失27人。邓县的十林公社有5个小水库被冲垮,冲倒房屋2000多间。

□1970年卫河上游41万人受灾

时间:1970年7月31日至8月1日

地点:新乡市

灾种:洪水

灾情:受低槽影响,卫河支流的黄水河、石门河一带普降大暴雨,降雨量一般在200毫米左右,其中辉县的上八里站1天多的降雨量就达280毫米,淇县新村两日降雨量达340毫米。造成河水暴涨,普遍漫溢。8月1日16时,共产主义渠合河站出现洪峰,水位75 85米,流量1870立方米/秒,超过1963年洪水,在汲县顿房店关屯大队处的渠左岸决口,有十几个大队受淹。另外,在这次暴雨洪水中,辉县有40个大队、新乡县有29个大队、新乡市有8个大队被淹,新乡驻军出动4架直升飞机给被水包围的群众送熟食,并出动橡皮船、汽船、竹筏进行积极抢救。据辉县、新乡县、新乡市的不完全统计,共有12个公社41万多人受灾,死亡36人,损失大牲畜1200多头,猪羊1 1万多只、粮食80多万公斤,冲垮库容百万方以下的小水库2座。

□1971年暴雨冰雹灾害

时间:1971年6月

地点:河南

灾种:洪水、冰雹

灾情:6月下旬,安阳、新乡、开封、许昌、周口、驻马店、南阳等地区的23个县市6月24~26日雨量超过100毫米。由于雨量比较集中,降雨强度较大,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据当时的初步调查,有140多万亩秋作物被淹,其中22万亩比较严重,需要重新播种;倒塌房屋10万余间,死7人;方城县有3处水库被冲毁;开封市有11个工厂因厂房倒塌或电源中断而一度停产。28~29日晨,河南省中部地区又出现大暴雨,鲁山、宝丰等6县市雨量在

100毫米以上，其中鲁山雨量最大，24小时降雨量达415毫米，据该县9个公社的初步了解，倒塌房屋3200间，死15人，伤9人，冲毁山塘、水库40处，冲毁拦河坝、护水坝400条，部分农田被淹。另外，28日晚灵宝县朱阳公社朱阳大队吴家湾生产队，因降暴雨，雨量达80毫米以上，发生山坡滑塌，两间房子被压垮，正在屋内开会的60名社员有29人死亡，12人受重伤。

6月21～22日，安阳、新乡、洛阳3地区的10多个县市降了冰雹，小似红枣，大像馒头。有37万亩农作物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有6万亩被夷为平地，损失小麦10万公斤，倒塌房屋200多间，砸死4人。

□1972年风雹灾害

时间：1972年4月18日

地点：商丘、许昌、驻马店、信阳

灾种：风雹

灾情：当日，许昌、商丘、驻马店、信阳等5个地区突降雷阵雨，同时有的县市出现短时大风和冰雹。大风刮倒和刮坏许多民房。例如，项城县降冰雹同时伴有9级大风，刮坏房屋近9万间，砸伤83人，砸伤牲口14头，砸死1头。大风还刮断电线杆90根，刮倒树木8960棵，5700多亩农作物遭受危害。新蔡、平舆两县因大风刮坏房屋15万多间，刮倒树木1万多棵，砸伤55人，砸伤牲口41头，1万多亩庄稼遭受危害。

□1972年豫南水灾

时间：1972年6月30日晚到7月3日

地点：豫南淮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受低槽和低涡的影响,江淮一带地区连降大至暴雨、局部大暴雨。总雨量一般有100～200毫米,部分地区200～300毫米,沈丘、项城等地超过300毫米。汾河、泉河、西蔡河在沈丘县境内漫决,沙河支流澧河向泥河洼分洪区分洪,周口地区的沈丘、项城、淮阳、郸城、商水,南阳地区的社旗、唐河,驻马店地区的泌阳,许昌地区的郾城等县的大部或部分公社内涝积水,水深一般0 3米,最深达1～1 5米,农作物除玉米等高秆作物外,全部被洪水淹没。受淹面积250多万亩,倒塌房屋8万多间,死亡40多人,伤近百人,冲走粮食1440万斤,冲垮小型水库14座,仅周口地区就有2000多个村庄一度被洪水包围。

□1972年干旱

时间:1972年8月

地点:豫西、豫北

灾种:干旱

灾情:全省95个县市受灾,农作物受旱面积3500万亩,500万亩绝收。全省19座大型水库汛初蓄水量为3 3亿立方米,到汛期末只有1 52亿立方米;洛阳地区80%以上的水库干涸。

□1973年淅川破坏性地震

时间:1973年11月29日

地点:淅川县宋湾乡(北纬32 8度,东经111 6度)

灾种:地震

灾情:震级4 7级,震中烈度六度。据统计,宋湾乡及其瓦房、太行、袁坪等4个村镇的房屋共有1904间损坏。大部分掉瓦,其中房屋脱脊者744间,墙壁倒塌者305间,墙壁裂缝者228间。家具有破坏。多处山石滚落,落石直径最大者3米以上,石垒田埂毁坏755处。

□1974 年鲇鱼山水库火灾

时间:1974 年 4 月 3 日 11 时 15 分

地点:商城县鲇鱼山水库工程指挥部

灾种:火灾

灾情:因导线相碰产生电弧,落到导线下面的草房顶上引起火灾。由于当时有六七级西南风,加上工地全是草房,扑救十分困难,不到 20 分钟,工地成了一片火海,损失惨重。烧毁库房,宿舍等 485 间,各种车床、推土机等机械设备 239 台,以及大量的办公用品、五金电料、药品、食品等,347 名职工及 13 户居民 57 人受灾,经济损失 151 4 万元。

□1974 年降雹砸伤七百多人

时间:1974 年 6 月 22 日

地点:河南

灾种:冰雹

灾情:6 月 22 日,郸城、沈丘、太康、鹿邑、淮阳、林县、封丘等 7 县先后出现雷雨、冰雹天气,冰雹小似黄豆,大像鸡蛋,降冰雹历时 10 分钟左右。据不完全统计,有 50 万亩农作物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郸城县是重灾区,风雹损坏庄稼 28 万亩,冰雹砸伤 714 人,触电身亡 4 人,死亡牲畜 100 多头,毁坏房屋 1 5 万间。沈丘县受灾也较重,农作物受灾 14 万亩,其中有 6 万亩被冰雹砸得面目全非,颗粒无收;倒塌房屋 1 6 万间。

□1974 年信阳地区地裂缝

时间:1974 年 7～10 月

地点:信阳地区息县等

灾种:地裂缝

灾情:信阳地区息县、潢川、光山、商城、固始、淮滨及向东延至安徽省，共十余县发生大面积地裂缝，南北宽 70 公里，东西长 200 公里，在河南省面积达 1400 平方米，造成 2000 余间房屋裂缝。

□1975 年南召基岩滑坡

时间:1975 年 8 月 5～8 日

地点:南召县

灾种:滑坡

灾情:因南召县境内连降暴雨,某工厂 102 工房后山体软弱结构遇水软化,发生基岩滑坡,冲毁厂房 1100 平方米,砸坏设备 13 台,直接经济损失 190 万元,后期治理耗资达 250 万元,工厂推迟试生产期一年。

□1976 年黄河大洪水

时间:1976 年 8 月下旬

地点:黄河中下游

灾种:洪水

灾情:8 月下旬,受冷空气的影响,黄河中游地区连续降雨,过程降雨量一般有 100～300 毫米(9 月上旬中下游地区仍有断续的小至中雨天气过程),下游地区先后形成 7 次洪峰,并出现了 1958 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次洪水虽然洪峰流量没有 1958 年大,但是洪水总量接近 1958 年,许多地方的水位比 1958 年高,高水位持续的时间也比 1958 年长。济南洛口站洪峰水位 32 14 米,比 1958 年高 0 05 米;利津站洪峰水位 14 71 米,比 1958 年高 0 95 米。花园口站流量大于 6000 立方米/秒的持续时间长达 10 天,比 1958 年多 5 天,17 天洪水总量为 100 亿立方米,与 1958 年接近;

利津站高于1958年洪水位的持续时间达到14天。河南、山东两省黄河大堤偎水长度1110公里。高水位的洪水,造成下游沿黄滩地生产堤决口,滩区上水。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山东两省黄河滩区共有1544个村庄进水,影响人口99万人,死亡46人,淹没滩区耕地197万亩,倒塌房屋33 5万间,滩区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公路、通讯等也受到一定的损坏。另外,河南封丘、长垣、濮阳、范县等县滩区进水时间较长,人畜都聚居在避水台和大堤上,四周被水包围,防雨设备很差,没有烧柴,不少人吃生玉米,喝浑水,疟疾、痢疾等传染病日益蔓延,患病人数达20多万人。

□1976年新密王庄煤矿大火

时间:1976年8月13日7时40分

地点:新密矿务局王庄煤矿

灾种:火灾

灾情:该矿东翼51采区某掘进工作面,因电缆明接头打火,发生火灾,造成93人死亡,33人受伤,经济损失52万元。

□1979年开封皮鞋厂火灾

时间:1979年1月12日

地点:开封皮鞋厂

灾种:火灾

灾情:因炼胶工孔某在暖气片上烘烤胶沫,胶沫遇高温自燃引起火灾,烧毁皮鞋4358双,皮革11300平方尺,生橡胶1 7吨,还有纺织品、电料、制鞋设备等,损失折款57万元。

□1979年豫东南淞灾

时间:1979年1月27~29日

地点:豫东南

灾种:淞灾

灾情:豫东南9个地区70个县出现雨淞,冰厚50～60毫米,破坏线路31303公里,倒断电杆243410根,断线72095处,断瓷横担91068只,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

□1979年南阳柴油机厂爆炸

时间:1979年3月28日17时35分

地点:南阳柴油机厂

灾种:爆炸

灾情:因该厂男女浴池中间供淋浴用的热交换器发生爆炸,将浴池后墙冲垮,房屋倒塌134米,44人死亡,37人受伤。

□1979年局部水灾严重

时间:1979年7月15日2时至4时

地点:南阳、许昌

灾种:洪水

灾情:南阳地区的南阳市和镇平、内乡、西峡、淅川、邓县、方城、南召等县,降雨量均在150～180毫米,暴雨中心的镇平县陡坡水库雨量达308毫米。由于暴雨,南阳地区湍河、许昌地区浉河水位迅速上涨,湍河急滩站15日17时洪峰流量3370立方米/秒,超过保证流量590立方米/秒;浉河官寨站15日15时30分出现洪峰,流量达3200立方米/秒。致使邓县湍河东岸漫溢9处,莱庄公社王营大队200多人被水包围。夏集公社到老河一带100多个村庄积水,湍河大队积水深1米。南阳市梅溪河、三里河、文良河等河普遍漫溢,市人民路积水深1米以上,不少商店和住户进水。市郊大石营、小王庄、赵庄3个村庄进水。这次暴雨洪水中,南阳

地区受淹耕地234万亩，倒房6 8万间，死亡44人，河堤决口300多处，焦枝铁路漫水1公里多，中断通车1天，损失粮食近1000万公斤。许昌地区农田受灾51万亩，倒房1000多间。

□1979年秋冬大旱

时间：1979年9～12月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该年9月开始，降水骤然减少，10月份降水量一般不足1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8成以上，同时气温偏高1～2℃，土壤蒸发量大，致使旱情迅速发展。全省11月中旬受旱农田2000万亩，到12月上旬发展到4200万亩；全省播种冬小麦6200万亩，有350万亩未能出苗，1500万亩严重缺苗断垄，小麦黄瘦，单根独苗多，分蘖少，其中弱苗占全省麦田的70%；豫北地区由于干旱时间长，麦苗成片枯死，坑塘无水，河道大部断流，人畜饮水发生困难。秋冬旱之重为建国后至本年的30年同期所少有。

□1980年林州破坏性地震

时间：1980年8月2日

地点：林州市采桑乡

灾种：地震

灾情：震级4 7级，震中烈度六度。据河南省地震局《林县4 7级地震考察报告》统计，宏观震中位置在林州市采桑乡。该乡共损坏房屋154间，倒塌房屋8间，断椽塌顶12间，落瓦44间，部分脱瓦62间，厨房7间，石堰300多米。此次地震有感范围很大，北至河北邯郸，南到新乡，西至山西长治，东到安阳、汤阴。

□1980 年龙卷风

时间:1980 年 8 月 24 日下午

地点:潢川县

灾种:龙卷风

灾情:此次龙卷风起自潢川县仁和乡谈围村,东至安徽霍丘县龙潭寺乡新楼村,历时 75 分钟,起止间距 38 公里,平均移速18 5 米/秒。龙卷风摧毁地带长 1500～2000 米,宽 500 米,中心附近旋转速度约在 100 米/秒以上。倒塌房屋 3750 间,吹毁房屋 2 万余间,死 40 余人,伤 360 多人,毁树木不计其数。

□1982 年新乡 760 厂仓库火灾

时间:1982 年 1 月 15 日 23 时 40 分

地点:电子工业部所属 760 厂仓库

灾种:火灾

灾情:烧毁库房 786 平方米,显像管 7600 多支、高频头 2 5 万多支、收录音两用机配件 2 万多套,并烧毁一批高强度漆包线、电磁线及多种小型变压器等,损失折款 286 8 万余元。

□1982 年干热风危害严重

时间:1982 年 5 月中旬

地点:安阳、新乡、开封、商丘

灾种:干热风

灾情:5 月中旬末至下旬前期,受高空脊前暖平流的影响,河南省冬小麦产区出现了 3～6 天的干热风天气,最高气温一般都在 32～35℃之间,最小相对湿度在 25% 以下,风速达到 6～7 米/秒。这种干热风天气严重阻碍小麦灌浆,并促其提早成熟。河南受干

热风影响大的是安阳、新乡、开封、商丘等中北部地区，如安阳地区600多万亩小麦，有500多万亩普遍出现干芒、干尖、青枯等受害症状，成熟期提前一周左右，减产数亿公斤。

□1982年豫南水灾

时间：1982年7月12～24日

地点：豫南淮河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降雨主要集中在7月12～24日，信阳地区平均降雨量达450毫米，最大雨量超过600毫米，造成淮河及其支流河水暴涨，库塘漫溢，渠道决口，洪水泛滥，公路上水或冲毁，铁路局部路基塌方断道。全区有122个乡、160多万人受灾，淹农田200多万亩，倒塌房屋4万多间，损坏房屋3万多间，死亡36人，受伤49人。21日暴雨中心位于驻马店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250毫米的有驻马店、汝南、遂平，板桥水库上游48小时降雨量达300～500毫米，局部在500毫米以上。由于暴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西部山区和丘陵区洪水滚滚而下，平原径流加大，水猛涨，汝河遂平站超过保证水位0 77米，造成褚市右岸漫溢决口5处，奎旺河决口3处；洪、汝河下游由于淮河洪水顶托，水排不出去，内水汇集，低洼地区一片汪洋，是继“75·8”以来又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初步统计，全区水淹面积500多万亩，倒塌房屋12万多间，200多万人受灾，死亡10人，伤201人，大中小型水库出现滑坡或裂缝64座，红汝河堤防浸水决口10处，滩塌裂缝287处，其他支流决口528处，出现险情189处。21～22日商丘地区东南部暴雨过程总量200～300毫米，永城、夏邑两县44个乡60多万人受灾，淹地120多万亩，倒房4000多间，死亡27人，损失粮食70多万公斤。

□1982 年豫北、豫西水灾

时间:1982 年 7~8 月

地点:安阳、新乡、洛阳等县市

灾种:洪水

灾情:受 8209 号台风减弱成低气压及西风槽等天气系统的影响,河南部分地区相继降了大至暴雨,局部大暴雨。洛阳及新乡、安阳、开封、许昌 4 地区西部过程降雨量普遍在 200~400 毫米,林州、鹤壁、嵩县、新安、汝阳、获嘉等县市达 450~650 毫米。黄河三花间汛情危急,花园口站 8 月 2 日下午洪峰流量达 1 53 万立方米/秒,仅次于"58·7"特大洪水,是建国以来第二次大洪水。伊河、洛河、沁河、北汝河和淇、彰河流域河水暴涨,多次出现洪峰,沁河武陟站 8 月 2 日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大洪峰,流量达 4130 立方米/秒。使沿河的洛阳、偃师、巩县、汝阳、武陟、孟县、温县、林州、安阳等 28 个县市出现洪涝灾害,公路冲毁,房屋倒塌,通讯线路中断。郑州铁路局内的京广、陇海、焦枝、太焦等铁路线多处被冲,行车中断。灾情最重的夹河滩进水 1 米左右,最深的有 2~3 米。伊河南北堤仅 7 月 30 日下午决口就达 56 处,洛阳地区受灾 100 多个乡镇,冲毁农田 200 多万亩;新乡地区冲毁土地 10 多万亩,有 187 个村庄进水;安阳地区受灾农田 90 多万亩。

□1982 年洛阳焦枝线汽车与火车相撞

时间:1982 年 9 月 30 日 7 时 07 分

地点:焦枝线杨文与邙山间

灾种:交通事故

灾情:郑州铁路局 4072 次单机列车在行至焦枝线杨文至邙山间 109 公里 261 米处一有人看守的道口时,因道口工严重失职,在列车来时未作认真瞭望,误导一辆洛阳地区长途运输公司的公共汽车

进入道口，致使该车被单机列车撞击，汽车上34名乘客23人死亡，5人重伤，5人轻伤，汽车报废，机车小破一台，中断正常行驶两小时。

□1983年鹤壁许家沟煤矿火灾

时间：1983年3月6日2时

地点：鹤壁市大河涧乡许家沟

灾种：火灾

灾情：因该矿下新主下山与二平巷交叉口电缆线着火引起特大火灾，烧死47人，受伤3人，经济损失75万余元。

□1983年郑州地面裂陷

时间：1983年5～9月

地点：郑州市中心21 5平方公里范围内

灾种：地面裂陷

灾情：裂陷分布在以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为中心，呈南北向延伸的椭圆内。1983年主要集中于5月21日、8月10日和9月7日3天内，其出现的裂陷点分别占调查点总数的43%、11 5%和29 5%。地面裂陷在同一位置的重要出现率为36 3%，就塌陷面积而言，以塌陷深度小于2米，塌陷面积小于90平方米的塌陷点为主，占塌陷点总数的55 6%；塌陷深度2～4米、塌陷面积2～96平方米的点占27 8%；塌陷深度4～7 5米、塌陷面积8～300平方米的点占16 6%。

□1984年焦作一长途客车火灾

时间：1984年1月5日16时

地点：武陟县郭奄村

灾种：火灾

灾情:河南省焦作市公共交通公司出租队 66 号汽车满载 56 名乘客从郑州返回焦作。当驶至武陟县郭奄村时,汽车发动机熄火停车。司机在加油时引起火灾,共烧死 18 人,重伤 38 人,直接经济损失 20 余万元。

□1984 年舞阳钢铁公司火灾

时间:1984 年 1 月 21 日凌晨 2 时 30 分

地点:舞阳钢铁公司轧钢厂

灾种:火灾

灾情:因电缆短路引起的这场火灾,烧毁高压开关柜 67 个、低压开关柜 9 个、整流柜 4 个、液压控制瓶 6 个,电缆 206 余公里及仪表盘等,损失折款 151 万余元。

□1984 年多灾之年

时间:1984 年 6~8 月

地点:全省

灾种:水、风、雹、虫灾

灾情:全省受灾面积 6500 多万亩,成灾面积 4900 多万亩,其中水灾 3558 万亩,旱灾 278 万亩,风雹灾 811 万亩,病虫害 218 万亩,霜冻和其他灾害 50 万亩。在受灾面积中减产 3~5 成的 2200 多万亩,5~8 成的 1590 万亩,8 成至绝收的 1124 万亩。因受灾减产和损失粮食 79 亿斤,棉花 4 7 亿斤,油料 3 亿斤,烟叶 1 3 亿斤,倒塌房屋 101 万多间。成灾人口 3155 万人,其中重灾和特重灾民 1578 万人,因灾缺粮 1274 万人,缺粮 12 亿多斤。

□1984 年安阳东方山矿瓦斯爆炸

时间:1984 年 9 月 1 日 18 时 20 分

地点:安阳市郊区龙泉乡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死伤 16 人,重伤 1 人,轻伤 4 人。

□1984 年省黄金公司亚硝酸纳中毒事件

时间:1984 年 12 月 23 日 7 时 30 分

地点:义马市千秋矿

灾种:中毒

灾情:因民工领工孙大章不知亚硝酸为何物,误认为是食盐,并用于拌料的面条,造成 17 名民工食物中毒,虽经奋力抢救,仍有 10 人死亡,其余 7 人中毒严重。

□1985 年西华县棉加工厂火灾

时间:1985 年 1 月 10 日 13 时 30 分

地点:西华县城关

灾种:火灾

灾情:因用铁丝代替保险丝,合闸时发生短路,引燃棉绒起火。烧毁厂房 11 间,棉花 29 7 万余斤,包装布 2 万条,苫布 24 块,损失折款 51 万元。

□1985 年登封一大轿车火灾

时间:1985 年 1 月 21 日 18 时

地点:登封县大金店乡

灾种:火灾

灾情:登封县个体户范某经营的客运汽车,行至本县大金店乡郑伊公路 90 公里处时,因油路不通,司机向汽化器直流供油,并用打火机照明,引起火灾。两名司机一名逃跑,一名被烧死。因车门

未开，全车55名乘客，被烧死17人，烧伤31人，其中重伤23人，损失折款2万余元。

□1985年新郑一工厂火灾

时间：1985年7月26日2时40分

地点：新郑县谢庄中药加工厂

灾种：火灾

灾情：河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新郑县谢庄中药加工厂因临时工张某等5人到库房熏烤时，违反操作规定未将磷化钙放在耐火的容器内，直接放在纸张和麻袋上，又加上当晚下雨，使室内空气湿度增大，磷化钙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自燃起火成灾。烧毁库房1250平方米，垫木65立方米、帆布12块、自行车2辆以及密银花、山药、熟地、猪苓等中药材83万余斤，损失折款217万余元。

□1985年大雹灾

时间：1985年8月3～4日

地点：豫北、豫东

灾种：冰雹

灾情：此年8月3～4日，新乡、周口、许昌、濮阳、开封等地市26个县同时降雹，历时10～20分钟，9～10级大风持续半个小时，风、雨、雹交加。据统计，作物受灾面积45万公顷，砸坏民房3 48万间，死19人，伤786人，仅濮阳市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50～300万元。

□1985年新安县煤矿瓦斯爆炸

时间：1985年8月20日

地点：新安县石寺乡上孤灯村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死亡 26 人,经济损失 26 万元。

□1985 年麦沟牙甲虫害大发生

时间:1985 年冬

地点:鲁山、南召、嵩县

灾种:虫害

灾情:该虫主要分布在鲁山、南召、嵩县高山区河谷两岸种植的稻麦轮作田,幼虫在土内危害麦苗地下部,致使麦苗受害严重。1985 年发生面积 7 万余亩,一般小麦死苗、枯苗率达 40%～50%,减产约 40%,严重者死苗在 90%以上,几近颗粒无收,鲁山县四棵树乡代坪一农户的 1 8 亩麦田,播种量达 35 公斤,因缺苗严重又补种 15 公斤,基本齐苗,最后只收获 30 公斤小麦。

□1986 年全省大旱

时间:1986 年 1～9 月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全省 1～8 月份降水量偏少 37%,15 座大型水库总蓄水量从年初的 33 6 亿立方米,下降到 19 36 亿立方米,全省地下水位一般下降 0 2～0 4 米,个别地区下降 3 6～9 2 米。旱期之长、受灾面积之大,为河南省历史上所罕见。许多地方塘堰干涸,河水断流,禾苗枯萎,人畜饮水发生严重困难。以郑州、洛阳、平顶山、许昌、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区受旱最重,大面积农作物旱死无收。据有关资料对比,旱情之重超过了 1942 年。全省夏秋两季受灾面积达 1 09 亿多亩,成灾面积 8325 万亩,绝收面积在 10 万亩以上的有 84 个县。总计夏粮减产 16 8 亿公斤,秋粮减产 42 75 亿公斤,烟叶减产 2 35 亿公斤,棉花减产 2 05 亿公斤;房屋倒塌

7 1 万间,损坏 30 多万间。缺粮人口在 10 万人以上的有 89 个县,缺粮总数在 500 万公斤以上的有 94 个县。

□1986 年冰雹灾害

时间:1986 年 8 月 5 日

地点:南阳、周口、驻马店等

灾种:冰雹

灾情:由于受华北南部冷涡的影响,河南省中部出现了一次强对流天气,遭受冰雹、狂风、暴雨袭击,许昌、周口、平顶山、漯河、南阳、信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均受灾,其中以南阳、周口、驻马店 3 地区较为严重。雹块大如鹅蛋,小如弹珠,平均风力 7~8 级,阵风 10 级以上。受灾较重的地区平地积雹厚 10~20 厘米。有些低洼处达 30~80 厘米。冰雹所击之处,农作物、树木被毁,棉花、豆子被打成光杆,芝麻被打断、玉米叶被砸成条状,瓜田不见秧,西瓜坑洞累累·……。据 5 个地区不完全统计,受灾农田 460 多万亩,绝收 80 多万亩;损坏房屋近6 6 万多间,死 3 人,伤 1930 人;毁坏树木 1945 万多棵,树苗 2786 万多株,砸死家畜 56 32 万只。

□1986 年郑州于水勤煤矿瓦斯爆炸

时间:1986 年 10 月 27 日凌晨 3 时

地点:新密市来集乡东于沟村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设备简陋,强令工人冒险作业,使井下 12 人全部遇难。

□1986 年中原油田大火

时间:1986 年 11 月 26 日

地点:濮阳

灾种:火灾

灾情:中原油田卫146井突然发生特强井喷,强大的天然气挟持原油直冲50米高,方圆6公里内的房舍、农田,行人全被染黑。汽车发动机的火星又使井喷变成冲天烈焰。几万名群众紧急撤离。关掉大渠,将水集中引向现场灭火,一批批消防人员奋不顾身冲入火海,拧紧螺栓,卸下器件,上千名人员赶来参加灭火。经过26天奋战,井喷被制服了,大火也熄灭了。但却毁掉一口油井。伤亡数10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987年息县蒲公山塌方

时间:1987年9月7日6时30分

地点:息县蒲公山采石场

灾种:塌方

灾情:塌方山石27000余方,死亡24人,重伤4人,轻伤1人。

□1987年灵宝大湖金矿滑坡

时间:1987年11月1日

地点:灵宝市大湖金矿罗山开采区

灾种:山体滑坡

灾情:滑坡长192米,宽80～120米,体积约40万立方米,造成职工宿舍、空压机房摧毁,5个生产中段完全报废,矿山停产生产一年之久,直接经济损失700万元。

□1987年登封缸窑煤矿透水事故

时间:1987年12月4日11时30分

地点:登封县君召乡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在没有探放水及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强令工人冒险作业,导致25人遇难。

□1988年鲁山县梁洼镇煤矿透水事故

时间:1988年1月1日10时10分

地点:鲁山县梁洼镇南街村

灾种:透水事故

灾情:因没有执行先探后掘的制度,造成这次透水事故,共有11人遇难。

□1988年平顶山矿井煤自燃

时间:1988年1月27日

地点:平顶山矿井

灾种:火灾

灾情:该矿井17010回采面在1987年10月上旬采完,同年11月上旬进行封闭。由于封闭不严,漏风较大,1987年12月30日该采空区的煤岩发生自燃。采取措施进行封闭补救后,误认为采区的火已熄灭。然而,1988年1月27日,发现东段封闭墙上部发红,密封墙即被烧透。在处理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被迫进行大范围封闭。此次煤自燃事故使3个掘进工作面和1200米生产巷道被迫封闭,冻结了煤碳资源,严重影响煤矿生产,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

□1988年鹤壁市九矿瓦斯爆炸

时间:1988年4月2日零时

地点:鹤壁市郊区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因通风管理混乱,造成土平巷与上山交岔口处瓦斯聚积,钢锹与矿车相撞产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造成12人遇难。

□1988年风雹灾害

时间:1988年5月2日

地点:商丘、开封、许昌、新乡

灾种:风雹

灾情:当日,商丘、开封、许昌、新乡4个地、市的211个乡镇降雹。使500多万亩农田受灾,损坏房屋16万间,倒塌200间,死亡5人;打伤2000多人。成灾320万亩农作物中,有80万亩绝收。此外,冰雹还砸坏了1300多个蔬菜大棚。

□1988年大旱和高温

时间:1988年5~6月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高温

灾情:6月份,新乡、郑州、许昌、南阳等地降雨仅2~6毫米,偏少9成以上;各旬的最高气温均在33~38℃之间。高温少雨,土壤墒情急剧下降,旱情迅速发展。全省1 07亿亩秋作物中,受旱面积8900万亩,其中重旱6600万亩,因旱不能播种的有1300万亩,已播的有600万亩旱死,全省有287万人、8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1988年雹灾夺走20万人1年的口粮

时间:1988年5月31日至6月1日

地点:许昌

灾种:冰雹

灾情:许昌以北地区有30个县、市先后普遍降冰雹,降雹最长历时20分钟,最大冰雹直径8厘米(像鸭蛋),平地积雹最厚处成层,田野里正在茁壮生长的农作物有210多万亩横遭损坏,仅小麦就绝收32万亩,损失粮食8000万公斤,相当于夺走20多万人1年的口粮。

□1988年南部山区泥石流

时间:1988年8月11日

地点:伏牛山区

灾种:泥石流

灾情:因暴雨袭击,中、深山区发生泥石流,8万亩耕地被冲毁,62 59万亩受灾,摧毁房屋2万余间,死34人,毁塘坝堰99座,桥涵139座,公路244公里。

□1988年泡桐大袋蛾大发生

时间:1988年10月

地点:河南

灾种:虫害

灾情:当年10月,河南省暴发了罕见的泡桐大袋蛾,1 7亿株泡桐遭到危害,有的地方还殃及林下农作物,受灾范围涉及80多个县,直接经济损失3亿多元人民币。

□1989年郾城县烟花爆竹爆炸

时间:1989年1月19日16时48分

地点:郾城县城关镇西街

灾种·爆炸

灾情:共有1500千克制鞭炮用药物爆炸、燃烧,波及300米,造成死亡27人,受伤18人。爆炸波及73户,严重损坏房屋141间,损坏各

种家具、家用电器200多件,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8 7万元。

□1989年郑州铝厂塌陷

时间:1989年2月25日

地点:郑州铝厂

灾种:塌陷

灾情:该厂灰渣坝因基底黄土浸水塌陷,发生溃坝事故,埋压火车机头和车厢各一节,瓦房、农田毁坏,死伤农民数人,经济损失达1400万元。

□1989年郑州卷烟厂火灾

时间:1989年3月12日2时10分

地点:郑州市陇海路72号烟厂印刷分厂

灾种:火灾

灾情:郑州卷烟厂印刷分厂纸库因电炉未断电源起火成灾。烧毁库房2000余平方米,各类纸张2万余令,各类装潢2亿余枚,装烟铁听8万余个,堵头9000万余枚,口花8000万余枚,条盒70余万个,铲车1辆,经济损失达775万元。

□1989年焦作中马村煤矿沼气突出

时间:1989年4月23日18时30分

地点:焦作东10公里处

灾种:沼气突出

灾情:共有18人遇险,其中12人死亡。

□1989年大水灾

时间:1989年6月6~8日

地点:豫东、豫南

灾种:洪水

灾情:河南全省普降中到大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等地市的大部分地区降大到特大暴雨。暴雨中心在淮河发源地桐柏县,降雨量为353 1毫米;信阳平昌乡6小时降雨量达355毫米。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水灾共淹没麦田84 3万亩,水冲压沙稻田15 3万亩,倒塌房屋2 82万间,死亡39人,失踪46人,死亡大牲畜1600多头。暴雨洪水还使交通、通讯和水利设施受到严重破坏,京广线因此中断行车2个多小时。

□1989年平顶山张庄煤矿瓦斯爆炸

时间:1989年6月11日7时50分

地点:平顶山市西区南顾庄乡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由于井下作业人员灯头线短路产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12人遇难。

□1989年鲁山县"五七"矿透水事故

时间:1989年8月21日1时10分

地点:鲁山县梁洼镇

灾种:透水事故

灾情:新开巷道在未执行先探后掘的探放水制度情况下,盲目施工,造成10人遇难。

□1989年郑州于换森煤矿瓦斯爆炸

时间:1989年9月2日8时50分

地点:新密县于集西于沟村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电工检查井下电铃时,没有切断电源,违规带电作业,产生电火花,引起瓦斯爆炸,井下 14 名工人全部遇难。

□1990 年龙卷风袭击中原

时间:1990 年 7 月 12 日

地点:濮阳、郑州、信阳、三门峡等 11 个地市

灾种:龙卷风

灾情:由于受东南季风的影响,河南省濮阳、郑州、信阳、开封、许昌、三门峡、驻马店、新乡、焦作等 11 个地市 28 个县先后遭到冰雹、大风、暴雨及龙卷风的袭击,最大雹块重 0 67 公斤,三门峡市的 4 个县区 21 个乡降雹持续时间最长达 1 个小时;风力达 8～10 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农作物受灾 160 多万亩,倒塌、损坏房屋 6000 多间,伤亡 700 多人;刮断成材树木 70 多万棵,刮倒、刮断高低压、通讯线杆 3400 多根,毁坏线路近 30 万米。

□1990 年局部秋旱

时间:1990 年 9～11 月

地点:商丘、许昌、南阳、周口、开封

灾种:干旱

灾情:河南大部地区 9 月份就少雨呈现旱象。10 月降水量不足 10 毫米,商丘、许昌等地滴雨未降。9～10 月总降水量一般只有 40～55 毫米,比常年偏少 5～6 成。两个月的秋旱是近 40 年来较严重年份之一。由于入秋后天晴少雨,干旱迅速发展、加剧。9 月中旬全省受旱面积约 2500 万亩,到 10 月后期受旱面积发展到 4400 万亩,其中重旱 2700 万亩,南阳、商丘、周口、开封等地区旱情最重。因小麦适播期干旱,播期延长,直到 11 月 13 日才完成小

麦播种任务。因干旱小麦播种质量差,严重缺苗断垄达994万亩,比上年度多600万亩。部分麦田墒情差,次生根少,麦苗细弱。

□1990年郾城县烟花爆竹爆炸事故

时间:1990年11月9日

地点:郾城县城关镇鞭炮厂

灾种:爆炸

灾情:死亡27人,炸伤18人,同时强大的冲击波将周围300米内45间房夷为平地,176间民房严重损坏。

□1990年第二拖拉机厂火灾

时间:1990年12月29日15时

地点:巩县

灾种:火灾

灾情:该厂仓库因电线短路产生火花引燃轮胎发生火灾,火毁砖木结构库房219平方米,橡胶制品6683件,发电机、电动机、原动机1190台,电器产品3840件,直接经济损失61 3万元。

□1991新乡纺织厂火灾

时间:1991年2月25日12时50分

地点:新乡市纺织厂流纺车间

灾种:火灾

灾情:烧毁建筑物540平方米,梳棉机8台,细纱车3台,并条机5台以及大量的成品、半成品等,经济损失69 5万元。

□1991年河南大面积地面沉降

时间:1991年5~9月

地点:洛阳、许昌、开封

灾种:地面沉降

灾情:因过量开采地下水,洛阳、许昌、开封发生大面积地面沉降。其中开封市最大沉降量达113毫米,使39231部队办公楼、前锋俱乐部及烟厂小学楼出现裂缝,无法使用。洛阳市以上海市场为中心约5平方公里范围内沉降量约100毫米,约有60%的建筑发生开裂。

□1991年长葛县老城镇火灾

时间:1991年5月10日19时40分

地点:长葛县老城镇供销社

灾种:火灾

灾情:因值班员违反安全用电规定,下班后未切断电源所致。烧毁供销社大楼和设在二楼上的老城镇尾毛厂整个车间(共1300平方米),以及大量的五金、纺织品、糖烟酒和尾毛产品,经济损失170万元。

□1991年开封国际时装公司大火

时间:1991年9月14日21时10分

地点:开封

灾种:火灾

灾情:因该公司在装修出口车间时,电焊火花溅到可燃物上引烧成灾。烧毁建筑面积810平方米,缝纫机67台,电器(包括录放机、电视机、冰箱、钟表)1 281万台,衣服4900件,直接经济损失25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000万元。

□1992年郑州西郊大面积塌陷

时间:1992年5月

地点:郑州国棉五厂、六厂

灾种:塌陷

灾情:大面积塌陷4处,总面积400平方米,陷深5米,造成人防工程坍塌,水管破裂,通讯设备破坏,直接经济损失200万元。

□1992年兰考县助燃剂厂火灾

时间:1992年5月18日17时30分

地点:兰考县孟寨乡孙营西村

灾种:火灾

灾情:因一工人违反操作规程,在砂轮上磨钢锯条打出火花,引起挥发的助燃气体爆炸,烧死12人,伤5人,经济损失1万多元。

□1992年旱灾

时间:1992年5~7月

地点:洛阳、三门峡

灾种:干旱

灾情:据6月9日统计,全省受旱面积达6300万亩,给夏种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长期干旱的洛阳、三门峡等地,已种秋作物大部枯萎,6月中旬旱情一度缓和,但此后至7月上旬末全省滴雨未降,旱象又复发展;7月10日全省受旱面积高达7000万亩,其中重旱5600万亩,有413万多人、103万头大牲畜饮水发生困难。

□1992年风雹袭击开封

时间:1992年7月19日

地点:开封市各县区

灾种:风雹

灾情:7月19日,开封市各县区先后遭冰雹、雷雨、大风袭击,

部分地区还下了大雨或暴雨。农作物受灾面积近 100 万亩，成灾 27 3 万亩；损坏房屋 3000 多间，伤 32 人；刮断树木近 30 万棵，倒断高低压及广播线杆 700 多根，市区变电站有 27 条线路（占总线路 30%）短路。

□1992 年风雹袭击信阳

时间：1992 年 7 月 31～8 月 1 日

地点：信阳地区

灾种：风雹

灾情：信阳地区有 6 个县的 89 个乡镇降雹，并伴有雷雨大风，致使 130 多万亩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 10 万多间；刮断、刮倒成材树木 28 万多棵，刮倒高低压线杆 1828 根。还造成 64 人受伤，3 人死亡。各种损失折合人民币 6400 多万元。

□1993 年宝丰酒厂火灾

时间：1993 年 6 月 3 日 17 时 20 分

地点：宝丰县宝丰酒厂包装库

灾种：火灾

灾情：烧毁砖木结构仓库 1200 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火灾原因初步认定为电热壶长期通电过热引燃可燃物所致。

□1993 年新乡县烟花爆竹爆炸事故

时间：1993 年 12 月 4 日 10 时 20 分

地点：七里营乡大张庄村礼花厂

灾种：爆炸

灾情：死亡 16 人，炸伤 2 人，炸毁厂房 9 间。

□1994 年十市、地遭风雹袭击

时间:1994 年 6 月 12 日

地点:豫北、豫东

灾种:风雹

灾情:6 月 12 日,一场强雷雨、大风、冰雹天气袭击了河南省的安阳、新乡、鹤壁、濮阳、焦作、郑州、许昌、开封、商丘、周口等 10 个市、地。最大风力 8 级,冰雹最大直径 7 厘米,局部地区积雹厚度 25 厘米,降冰雹历时 10～25 分钟,暴风雨历时 1 小时。据统计,农作物受灾 70 多万亩,致伤 1860 多人,死亡 19 人,失踪 5 人,直接经济损失多达 5 亿元。

其中安阳市内黄县雹击带长 30 公里,宽 15 公里,冰雹最大直径 5 厘米,平地最深积雹 25 厘米,最大降雨量 61 毫米,农作物受灾面积 20 万亩,冲走小麦 100 万公斤;安阳县降冰雹 20 分钟,农作物受灾 3 万亩,1500 亩棉花被打成光杆。新乡市的原阳县降雹同时伴随龙卷风,冰雹大似拳头或鸡蛋,致灾面积 180 平方公里,损坏房屋 3000 多间,倒塌房屋 100 多间,损坏树木 5 万多株,损失小麦 15 万公斤,伤 180 人,死亡 2 人,失踪 5 人,直接经济损失 4000 万元,长垣县降冰雹伴随 8～9 级大风,持续 20 多分钟,冰雹似枣大,造成 1700 多人受伤,3 人死亡,5 人失踪,损坏房屋 5800 间,倒塌房屋 330 多间,农作物受灾 23 万亩,绝收 7 万亩,死亡大牲畜 509 头,毁坏树木 20 多万株,损失小麦 120 多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 3900 万元。郑州市的新郑县遭受暴雨夹雹和龙卷风袭击,冰雹大似核桃,风力 10 级以上,致灾范围 100 平方公里;造成 600 多人受伤,7 人死亡,32 万亩农作物受灾,损失 13 万公斤小麦,损坏成材树木 47 万株,倒塌房屋 3 7 万间,145 家工业企业停产。焦作市的武陟县降冰雹 20 分钟左右,大冰雹似核桃,损坏树木1 5 万株。商丘地区民权、睢县、虞城、永城 4 县遭受雷雨大风冰雹灾害,冰雹大似鸡蛋,小如蚕豆,伴随风力 10 级,倒塌房屋 300 多间,

农作物受灾17万亩,损坏树木近10万株。开封市虽然大风冰雹持续时间短,但是破坏力很大,损坏房屋2800多间,倒塌房屋270多间,受灾农作物面积26万亩,成灾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4500多万元。许昌市长葛县和许昌县,在这次风雹天气中,损失小麦390多万公斤,倒折树木13万株,损坏房屋7300多间,受伤70多人,死亡1人,死亡大牲畜130多头,直接经济损失4800多万元。

□1994年暴雨洪涝灾害

时间:1994年7月11～13日

地点:河南省黄淮流域

灾种:洪水

灾情:新乡、安阳、濮阳、焦作、郑州、三门峡、开封、平顶山、南阳等市地遭受暴雨袭击,安阳、新乡、郑州等市局部降了特大暴雨,长垣、获嘉、辉县11日23时至12日18时的降雨量分别达294毫米、253毫米、250毫米。暴雨后,平地积水30～50厘米,最深达1 5米以上,洪汝河、沙颍河等出现中等洪水。据统计,全省受灾农作物710万亩,500多个村庄进水,倒塌房屋2万多间、损坏1 8万间,死亡36人,伤201人,失踪12人,直接经济损失12亿元。

□1994年淮河特大污染事故

时间:1994年7月

地点:淮河上游

灾种:污染

灾情:因淮河上游突降暴雨,颍上闸已经超过防洪水位而开闸泄洪,将积蓄于上游一个冬春的2亿立方米污水放了下来。所经之处,臭气熏天,河面泡沫密布,绿苔连绵,鱼虾丧生。一些地方居

民由于饮用了虽经自来水厂处理，但仍未能达到饮用标准的自来水，出现了恶心、腹泻、呕吐症状，医院人满为患。

□1995 年开封市重大交通事故

时间：1995 年 3 月 11 日 18 时 30 分

地点：310 国道开封段

灾种：交通事故

灾情：开封县杜良乡一农民，无证驾驶三轮农用车，载客 28 人（大部分是小学生），因严重超载和违章抢行，在 310 国道与山东省东明县城关镇一中型客车正面相撞，造成农用三轮车上死亡 9 人（7 名 11～13 岁的小学生，1 名校长和 1 名教师），伤 19 人。

□1995 年风雹袭击豫南

时间：1995 年 5 月 12 日

地点：新野、唐河、桐柏

灾种：风雹

灾情：暴雨夹带冰雹两次持续 2 个小时，最大风力 7 级以上，雹击带长 12 公里，宽 5 公里，冰雹最大像鹅蛋，小的似蚕豆，降雹密度严重地带积冰雹 30 厘米厚。暴雨、冰雹造成农作物受灾 48 万亩，成灾 33 万亩，损坏民房 3400 多间，死伤大牲畜 100 多头、家禽 1 万多只，直接经济损失 9200 多万元。

□1996 年平顶山十矿瓦斯爆炸

时间：1996 年 5 月 21 日

地点：平顶山矿务局十矿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死亡 84 人。

□1996 年安阳特大暴雨

时间:1996 年 6 月 21 日晚 11 时 45 分

地点:安阳市、汤阴县

灾种:暴雨、冰雹

灾情:农业受灾面积 80 万亩,成灾 50 万亩,绝收 26 万亩。150 多人受伤,14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4 5 亿元,间接经济损失 6 亿元。

□1996 年小秦岭地区泥石流

时间:1996 年 8 月 2～6 日

地点:灵宝市

灾种:泥石流

灾情:因小秦岭地区连降暴雨,造成大西峪、文峪沟引发泥石流。冲毁矿区公路 13 公里,通讯线路 13 公里,房屋、设备多有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690 万元,间接经济损失 663 万元。矿区外因山体滑坡,死亡民工 23 人,伤 5 人。

□1996 年嵩县峪沟金矿泥石流

时间:1996 年 8 月 3 日

地点:嵩县陶村

灾种:泥石流

灾情:在暴雨作用下,该金矿尾矿坝溃决引发泥石流,总方量 20 万立方米,造成 36 人死亡,4 人重伤;冲毁房屋 500 间,耕地 4 67万平方米,汽车 16 辆,冲走金精粉 56 吨,造成经济损失 1290 万元。

□1997 年黄河特大凌汛

时间:1997 年 1 月 10～12 日

地点:台前

灾种:凌汛

灾情:1月10日以来,由于冷空气影响,气温骤然下降,黄河台前县关山口以上先后结冰,此处以上18公里河面全部封冰,结冰堵槽,河水倒流。1月12日,滩区水位达48 28米,接近1996年8月汛期洪水水位,使台前县6个乡的7万亩麦田被冰水淹没,船只也被封冻,群众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这是自1957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凌汛灾害。

□1997年义马耿村矿瓦斯爆炸

时间:1997年1月25日

地点:义马矿务局耿村矿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死亡31人。

□1997年商丘氢气球爆炸

时间:1997年2月6日10时

地点:商丘市京巷大道

灾种:爆炸

灾情:位于京巷大道西侧的天宇大酒店开业,一青年为放飞氢气球,用打火机去烧拴着气球的绳子,不料一气球突然爆炸,其他气球也接着爆炸,现场顿时一片火海,正在现场工作的18名男女青年被烧成重伤。这是我省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气球爆炸事故。

□1997年鲁山红土坡矿特大瓦斯爆炸

时间:1997年3月4日

地点:鲁山县梁洼镇

灾种:瓦斯爆炸

灾情:该矿是一个体煤矿，当时井下工人45人，死亡42人，3人被救。因该矿与附近的三关官庙矿、梁洼南街联办三矿井下空道贯通，爆炸波及此两个矿井，其中三关官庙矿当班工人27人，死23人，救活3人；联办矿当班工人26人，死亡21人，救活5人，其中一人到医院后死亡。此次事故共死亡87人，11人受伤。

□1997年森林病虫害大发生

时间:1997年4月

地点:河南

灾种:病虫害

灾情:全省发生各种森林病虫害1294 67万亩(病害199 43万亩、虫害1095 74万亩),森林病虫害发生率达19 7%。其中大袋蛾发生127.17万亩,马尾松毛虫48 2万亩,泡桐从枝病36 2万亩,经济林病虫害420 53万亩,杨树蛀干及食叶害虫227 48万亩,刺槐天蠖类害虫32.01万亩,舞毒蛾12 5万亩,松扁叶蜂9 7万亩,松落针病7万亩,鼠害3万亩。值得注意的是,栎食叶害虫(栎天蛾、栎舟蛾类等)该年在南阳、三门峡、平顶山、洛阳、济源大面积暴发,发生面积达56 8万亩,一跃而成为这些地区的主要害虫。

□1997年固始重大交通事故

时间:1997年11月11日

地点:固始县新店村

灾种:交通事故

灾情:一辆个体双层卧铺客车撞桥沉河,车内 26 人,16 名乘客落水死亡,9 名受伤,驾驶员生死不明。

□1998 年开封黄河桥重大车祸

时间:1998 年 9 月 4 日 7 时 30 分

地点:106 国道开封黄河大桥

灾种:交通事故

灾情:死亡 25 人,重伤 11 人,轻伤 15 人。

□1998 年三门峡文峪金矿泥石流

时间:1998 年 7 月

地点:三门峡市

灾种:泥石流

灾情:毁坏矿区公路 16 公里,桥梁涵洞 10 多处,变压器、空压机等大型矿山设备数台,供电、通讯中断,经济损失 473 万元。

□1999 年全省大旱

时间:1999 年 3~8 月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3 月份,出现建国后降水量最少、气温最高的天气,致使 18 个市地发生旱情,小麦严重受旱 230 万公顷。全省绝大多数市、地地下水位下降近 50 年同期的最低值,2200 多座小型水库有 890 座干涸,造成 150 多万人饮水困难。6~8 月份,全省降水量 46~392 毫米,有 91 个县(市、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1~9 成,信阳、南阳、驻马店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4~9 成,旱情严重的有信阳、南阳、平顶山、三门峡等市地的 40 多个县(市、区),其

中信阳市、南阳市的23个县(市、区)全部受旱。7月份,卢氏、正阳、潢川等县降水仅在50毫米以下,比常年偏少7～9成。进入8月份,全省平均降水量74毫米,仅为常年同期的26%,有7个县滴水未下,61个县降水量在1至20毫米。特别是信阳市,7月份平均降水仅8 1毫米,较常年减少80%,是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少的年份。由于持续高温少雨,全省2396座大中小型水库中有1018座干涸,占总数的42 5%。全省地下水位普遍下降2～4米,旱情严重的地方下降达20米以上。淮河等河道出现断流;红旗渠34年来首次出现汛期断流。干旱严重的地方,秋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叶黄干枯,用火一点就燃。部分乡镇的群众要到几十里外担水,甚至买水,有些地方的群众由于饮用了不清洁的水,发生了肠道等疾病。

□1999年叶县烟花爆竹爆炸事故

时间:1999年10月24日12时5分

地点:仙台镇辛楼村

灾种:爆炸

灾情:农民辛国岭办的鞭炮厂,因工人在墩炮时引起爆炸,9人死亡,7人受伤,炸毁房屋8间,直接经济损失19万元。令人震惊的是,死伤者中有11名是儿童。

□1999年光山县烟花爆竹爆炸事故

时间:1999年11月21日13时

地点:殷棚乡殷棚村

灾种:爆炸

灾情:死亡12人,受伤12人,烧毁厂房10间,直接经济损失10万余元。

□1999 年平顶山市一公司火灾

时间:1999 年 12 月 10 日

地点:平顶山市润力鞋业有限公司

灾种:火灾

灾情:烧毁库房 1609 5 平方米,洗衣机等电器 2564 台,损坏 4506 台,直接经济损失 300 多万元。

□1999 年西平县烟花爆竹爆炸事故

时间:1999 年 12 月 15 日 12 时 10 分

地点:二郎乡段庄村

灾种:爆炸

灾情:死亡 16 人,受伤 12 人。当天下午,部分群众搭车、租车去该村看现场,一机动三轮车与一昌河面包车相撞,面包车翻入沟里,又造成 2 人死亡。

□2000 年濮阳县特大火灾

时间:2000 年 1 月 18 日

地点:濮阳县三力玻璃制造公司

灾种:火灾

灾情:该公司 3 号车间因天然气管道泄漏燃烧发生火灾,造成 13 人死亡,5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342 6 万元。

□2000 年商水县特大火灾

时间:2000 年 1 月 29 日 20 时 20 分

地点:商水县

灾种:火灾

灾情:一辆依维柯客车发生特大火灾,死亡 10 人,重伤 2 人,

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

□2000年3月河南省森林火灾档案

3月25日下午,卢氏县潘河乡上川村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350亩,大部分属于1981年飞播的油松林。

3月26日下午,渑池县段村乡南岭村马蹄坪山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1500亩。

3月26日11时,鲁山县国有林场温汤庙林区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3000多亩,受灾森林多为天然次生林,其中烧毁油松林500余亩。

3月26日13时,济源市国有涧河林场郑坪林区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810亩,受害森林为天然栎类次生林。

3月26日17时,灵宝市焦村镇发生火灾,过火面积500亩,受害森林为油松和刺槐林。

3月27日下午,南召县境内同时发生13处火情。其中仅崔庄乡的2起火灾过火面积就达500余亩,受害森林多为天然次生林。至此,自3月26日南召小店乡演义山山林失火以来,南阳市已累计发生森林火灾40余起。

3月27日3时许,信阳市浉河区潭家河乡玉泉顶山火烧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2000多亩。

3月29日下午10时,陕县张汴乡发生火灾,县政府迅速组织150多人上山扑救,火灾扑救中1人死亡。

……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0年春河南省共发生森林火灾98起,烧毁森林6000多亩,毁坏其他林地8500多亩。

□2000年扶沟商厦特大火灾

时间:2000年4月11日22时

地点:扶沟县

灾种:火灾

灾情:因电线短路引起火灾,过火面积 6000 余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 244 万余元。

□2000 年旱灾

时间:2000 年 1～5 月

地点:河南

灾种:干旱

灾情:上半年,全省绝大部分县、市降水量偏少八成以上,有 79 个县(市、区)的降水量出现历史同期最少值,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 67%。全省麦田受旱面积 4363 3 千公顷,成灾 2642 35 千公顷,绝收 598 34 千公顷,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48 亿元。

□2000 年洪涝灾害

时间:2000 年 6～9 月

地点:河南

灾种:洪水

灾情·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连续出现了 4 次强降雨过程。全省 18 个省辖市中,有 14 个市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多 1 倍以上,11 个市多 2 倍以上,38 个县市超过历史同期最大值,14 个县市日降雨量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极值,18 个省辖市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新乡、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等 10 多个市灾情严重。沙澧河、唐白河、赵河、沙河出现较大洪水,澧河、赵河普遍漫堤,多处决口。昭平台、白龟山、孤石滩、宿鸭湖、板桥、石漫滩等大中型水库同时超汛限水位泄洪或溢洪,沙河被迫 3 次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老王坡、杨庄滞洪区也先后 2 次运用分滞洪水。舞阳等 30 多个县的大

部分村庄水深一般在半米以上，最深处达3米左右。新乡的原阳、延津、封丘等县积水达8亿多立方米，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一片汪洋。7月23日至24日，豫东再降大到暴雨，全省许多地方还遭受了龙卷风袭击。进入8月份，豫南又先后降大暴雨，形成严重内涝，农田被淹，房倒屋塌，基础设施破坏严重。9月19日至21日，三门峡、南阳部分县乡发生风雹灾，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和人员死亡。

据统计，2000年全省农作物受灾6604千公顷，成灾4571千公顷，绝收1485千公顷，受灾人口6370万人，成灾人口4552万人，被水围困的村庄5445个，紧急转移安置114万人，倒塌房屋38 7万间，其中倒塌民房33 9万间，损坏房屋89 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69 5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189亿元。

本书资料来源

□ **庚申奇荒——1920年河南大旱** 管志光

作者为报社副社长、副总编。长期从事防灾减灾宣传工作，多次参与重大灾害事件的采访报道。为写此文，作者检索了河南各地的县志，参考了陈玉琼的文章《2000万人坐以待毙——1920年北方大旱》。

□ **癸酉洪荒——1933年黄河大水** 郭家宽

作者为记者。为写此文，曾踏勘黄河两岸，寻访亲历灾害的老人，参考了《中国大洪灾》，并得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帮助。

□ **荒无人烟的黄泛区——1938年黄河花园口大堤决口** 管志光

作者为写此文，在黄委会同志的陪同下，到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口处考察、采访；参考了孟昭华主编的《人间正道历尽沧桑》和李矗森的著作《东方大浩劫》。

□ **温故一九四二——1942年河南大旱** 刘震云

作者为作家。作者在家乡河南省对1942年大旱的史实进行了考察，访问了当事者，并检索了1942年版《民国日报》，参考了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著作《探索历史》和《在中国失去了的机会——谢伟思电报》。

□ **腰斩黄河大桥——1958年黄河大水** 管志光

作者为写此文，在河南省黄河河务局办公室主任赵友林先生的帮助下，考察了郑州黄河大桥，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参考了王化云的著作《我的治黄实践》。

□ **75·8劫难——1975年8月驻马店大水灾** 于为民

作者为作家。为将“75·8”劫难的内幕展现给世人，他以作家的责任感，为此作了大量的采访、调查和研究，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潜心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75·8 浩劫》。本文是该书的缩写。

□ **豫北大地的震憾——1978 年新乡 4 9 级地震**

张祖玺　郭　澜

作者均为地震科技专家。他们亲自参与了这次地震的宏观考察,并对这次地震的成因、时空分布特征等,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本文是在这次地震考察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

□ **血肉铸起的墓碑——1978 年陇海线杨庄列车相撞**

陈继红

作者为文学作者,曾在报刊上发表多篇作品。为写此文,作者在郑州铁路局的帮助下,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参考了这次事故的调查处理报告。

□ **134 位亡灵在呼唤——1981 年平顶山五矿瓦斯煤尘爆炸**

管志光

作者在写此文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社会劳动保障厅矿山安全监察处魏良贤处长等同志的帮助。资料来源:本次事故调查处理报告。

□ **100 多名中学生在这里遇难——1985 年青天河水库特大沉船事故**

皇甫尚让　皇甫幼宇

作者为地震科技工作者、文学作者。本次灾祸事故发生在他们的家乡,有许多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写作此文过程中,得到了博爱县档案馆的帮助。

□ **愚昧的火种,深重的灾难——1987 年鲁山县森林大火**

曹冠武　管荣光

作者曹冠武为森林防火专家,参与了本次森林大火的扑救工作,另一位作者管荣光为文学作者,曾在报刊上发表多篇作品。写作此文中,参考了这次森林火灾的调查报告。

□ **小麦大省大减产——1990 年河南小麦病虫害**

管志光　吕国强

作者管志光为报社副社长、副总编；另一位作者吕国强为农业植保专家，参与了本年度的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写作此文过程中，参考了省植保站的总结材料。

□ **水！水！水！河南水贵如油——1991年河南西北部大旱** 管志光

作者为写此文，曾两次深入到洛阳市重灾区和新密市等灾区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图片。作者还得到了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洛阳日报》和被采访单位的帮助。

□ **世纪洪荒祸豫南——1991年河南南部大水灾** 张希昆

作者为地震科技专家，并多年从事防灾减灾宣传报道。1991年江淮流域大洪灾时，他在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著有《中国大洪灾》一书。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 **虫！虫！！虫！！！——1992年河南棉铃虫害** 管志光

作者为写此文，曾到豫北、豫南棉区采访，写作中参考了省植保站吕国强科长提供的资料和相关报道。

□ **警报，祸起校园——1992年河南财专780名大学生中毒** 管志光

事件发生后，作者及时赶到该校和抢救学生的省会8家医院采访，取得了第一手资料。采访中得到了河南省卫生厅医政处田常俊、郑州市公安局李伟、河南省人民医院田利明的帮助，并提供了图片。

□ **循着红旗渠的爆炸声……——1992年林州红旗渠爆炸** 解国记

作者为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记者。他曾多次参与重大灾祸事故的采访报道。本文资料来源：现场调查采访。

□ **飞来的灾难——1992年原阳空难** 管志光

事故发生当天，作者及时赶到原阳县现场采访，然后又专程到新乡两家医院采访了受伤住院的部分伤员，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和

图片。

□ **赵河，赵河——1992 年邓州市赵河交通惨祸**

王根义　李红锋

作者王根义长期从事消防宣传工作；另一位作者李红锋为杂志社编辑、记者，多次参与重大火灾案件的采访报道。这次事故发生后，作者随警出动，获得了第一手现场资料。

□ **多灾多难的小煤矿——1993 年鲁山县梁洼矿透水事故**

管志光

资料来源：现场采访，并得到河南省社会劳动保障厅矿山安全监察处魏良贤处长的帮助。

□ **喂，我在的巷道出事啦！——1993 年平顶山十一矿特大瓦斯爆炸**

管志光

事故发生后，作者及时赶到现场采访，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在采访中得到了平顶山矿务局宣传部、《平顶山矿工报》的帮助。

□ **添加剂竟成 TNT——1993 年郑州食品添加剂厂爆炸**

管志光

事故发生后，经郑州市政府领导批准，作者采访了最早进入现场的郑州市公安防爆支队；在郑州市卫生局的帮助下，到市一院、四院采访了伤员抢救情况及伤员。写作此文中，参考了郑州市政府事故处理报告。

□ **灾难悄悄向列车逼近——1993 年京广线列车相撞**

管志光

资料来源：现场采访，并得到了郑州铁路局、洛阳铁路局和新乡市卫生局的帮助。

□ **金山上亮出"黄牌"警告——1994 年灵宝文峪金矿泥石流**

陈学军　管荣光

作者陈学军为地质环境保护方面的专家；另一位作者管荣光为文学作者。写作此文时参阅了本次灾害的调查报告。

□ **天然:并非是"天燃"——1995 年郑州天然商厦大火**

管志光

事故发生后,作者及时赶到现场采访。在写作此文中,得到河南省消防总队的帮助,参阅了事故处理报告。

□ **窃油酿灾祸——1996 年内黄县输油管线大火**

葛柱宇　贺德敬

作者均为记者,多次参与重大事件的采访报道。本文资料来源:现场调查采访,并得到了中原油田和内黄县有关部门的帮助。

□ **河南黄河滩区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 年 8 月灾后黄河滩区纪实**　孙双俊　杜　超　李运海

作者均为记者,多次参与重大事件的采访报道,发表了一系列特稿,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资料来源:现场调查采访,并得到濮阳市有关部门和黄委会、河南省黄河河务局的帮助。

□ **惊心悲怆的火难——1999 年南阳"4·15"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

作者吴国林为杂志社副主编,长期从事消防宣传和编辑工作,对历年来全省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宣传报道进行策划;另一位作者为杂志社编辑、记者,多次参与重大火灾事件的采访撰稿。本文资料来源:作者深入火灾现场,参与了事故的调查访问。

□ **天堂噩梦——2000 年焦作"3·29"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

作者同上。事故发生后,作者及时赶到现场采访,并参与了事故的调查访问,获取了第一手详实、客观的资料。

□ **小震并不小——2000 年南阳 4 7 级地震**

贾英华　杨　森　管志光

作者贾英华、杨森为编辑、记者,多次参与重大灾祸事件的采访报道,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作品,另一位作者管志光为报社副社

长、副总编。为写此稿，作者参与这次地震事件的采访，参考了《中原减灾报》、《南阳日报》的相关报道，得到了河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刘尧兴的帮助。

□ **世纪末大灾难——2000 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

吴国林　李　凌　李红锋

作者吴国林为杂志社副主编，作者李凌、李红锋均为杂志社编辑、记者。资料来源：灾情发生后，作者及时赶赴火场，参与了火灾调查的全过程，较为详细地掌握了火灾事故的原始资料。